

大司成即墨礪齋周先生

集叙

昌黎韓子曰仁義之人其  
言藹如是語也聞之矣未  
見其人也於以求諸古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顏子足以當之顏子以知  
十之資幾庶之炤發而為  
言固足以經緯二儀旁羅  
萬象何所不具而顏子無  
是也其在聖門請試彌勇

而常苦仰鑽瞻忽之艱所  
見既卓而欲從末繇之嘆  
退焉如有所未逮者豈非  
若無若虛如愚非助之真  
體也哉後世學術有幾於

是者惟漢黃叔度時所推  
為顏子而獨墮然其處順  
淵乎其似遺言論風旨罕  
所傳聞故處右文之際班  
張馬鄭之流辭賦章句騫

長競華煒燁自表而叔度  
悶然其間間出片詞諸子  
相顧讐服無能加其上何  
也叔度之異於諸子者有  
意無意之間也余於是而

有感於吾師即墨周先生  
之文也先生天質粹美敦  
篤沉睿其搜簡綴文之初  
人皆目為任長孫王仲宣  
之儔及長博記羣書家故

富縑緗連屋克棟先生寢  
處其中披吟晝夜不輟於  
是遂無所不窺得第後入  
承明著作之庭朝省洪篇  
大製率就先生以為粉黼

詞林前後莫不延佇而推  
遜之繇是即墨言語文章  
遍于天下余雖及門甚久  
而於宗廟百官之觀蓋闕  
如也先生既沒其文之留

傳大者遠者故以沾溉寓  
內而其仲子取笥中所遺  
藏於家者間以示余余收  
而卒業拊膺嘆曰吾師泰  
山梁木之思意在茲乎意

在茲乎蓋思其德而知其  
文之必肖今讀其文而益  
信其德之無涯也夫先生  
之學廣大精微如鄧林祀  
梓於材無所不備如武庫

戈戟於用無所不精而又  
運以班輸郢匠之巧風胡  
熊渠之技安所不窮其瑰  
瑋極其犀利者而先生之  
意勿寧爾也今觀其所為

諸體雖靡所不有而一發  
於性靈大率先生以孝友  
之性沉摯之請多與人為  
善且鑿鑿悉經濟石畫然  
而含蓄雍容坦夷簡曠此

雖精能之至復於平淡抑  
亦顏氏之善言德行也夫  
昔臨朐馮宗伯每謂余曰  
君師之文冲而不盈淡而  
甚遠遂為一代貴重之品

余深服其言則韓子所謂  
藹如之言舍先生其誰與  
歸哉余於是益幸其得為  
顏氏之徒而幾不欲復立  
文字也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  
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

兩朝實錄副總裁  
經筵講官前詹事府詹事

身兼錄集



掌府事國子監祭酒司  
業門生東蒙公鼐頓首  
拜撰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叙  
在

神廟已丑南宮得士晁盛爾  
時天都許文穆公柄衡放  
榜前一夕夢五色雲中須

菩提數人以阿羅訶下界  
覺而說之語副考王忠銘  
先生具五所弋必異是以  
人倫完冕則有白下焦弱  
侯制義首衰則有若鄉陶

周望一時履奎簪蓋盡在  
木天旣中鼠噪乃余座師  
南充黃昭素雲間董玄宰  
長沙莊冲虛關中馮少墟  
而三齋則

周季平先生更提牛耳余  
奉先生之教則在南充師  
座又時共酒於玄宰齋頭  
先生若有深器焉者癸卯  
南畿之後先生副周望柄

衡而余以分房侍几覲舊  
給諫郝仲興得張賓王卷  
上之先生閱詩大為欣賞  
定解矣而余得王聖俞卷  
上之先生即以解易王不

忤也程式首篇出先生手  
大約謂帝王之道統即其  
相傳之學術道統於聖而  
聖之承天遂開七千君子  
光明眼藏表策工麗博瞻

如龍珠眩海鳳繡摩霄刷  
工未完寫斷洛陽之紙南  
國人士私相語曰此真洋  
洋大國之風歟先生賦貌  
惆悵便言笑不苟立

朝止有正色不能戚施首  
秉循次至國于祭酒天下  
望其大拜會師相李文節  
公見愠多口攻之百端隨  
波及門生竟以此棍揆路

事在黃宮諭傳中余垂老  
過嶺南晤哲嗣凌江太守  
出遺文微弁余視先生為  
師執風辱知交即弗文弗  
辭也魏文帝曰富貴年壽

皆有窮盡惟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而子建亦言吾道不行采庶官之實錄彙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

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曹氏兄弟各有肺腸而其言文者似皆殊塗合轍近代文字見館課則謂其繪刻無神也肥郁無骨也堆沓

可敬也於是山人墨子懷  
其酸餽被其結鷄以相標  
榜儼若走高清之路自余  
視之其為風馬牛不相及  
也若先生之文莊嚴有體

化裁以法賦準駱盧詩根  
騷選律在闕元大曆之間  
古則太白少陵之際  
王言典重不以甘字酬金  
洞序芳葩每用他山攻玉

其它說議記解之確鐵畫  
不移歲銘誌表之精珠琲  
共貫即長書短札奕過蘓  
黃哀命招步傷同景宋而  
余所心醉者建

本論列鬚戟雄張表節陳  
情所花盡裂則先生大孝  
大忠之氣行江河而燦日  
月者也至於為友情深居  
鄉德厚在遷城之狂吠擴



新廟之文顏先生蓋大有  
氣義大有經濟者使得坐  
禮夏初參

密勿必當保泰運以福震  
亨夔龍周召何能多讓然

而位不至宰相壽不登耄  
期則造物忌才謂其大業  
具在矣豈不惜哉余聞之  
佛說四果預流先生仁蓋  
切圓乃斯陀舍之二果一

東不再須菩提入夢先生  
一人矣是時東阿于穀峰  
臨胸馮用韞兩宗伯者皆  
當代鉅才至先生而同  
朝分鼎足位秀挿天不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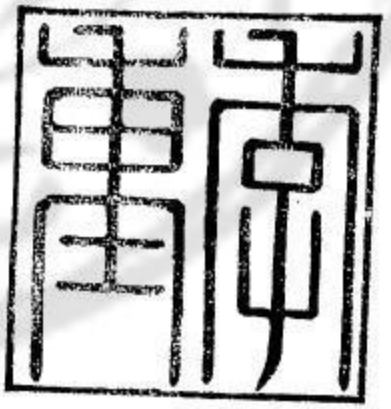
里而齊魯之境肯竟未了  
帶暎茲集有以天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修正

庶尹奉

勅整飭饒南九江兵備江

西按察司僉事通家晚  
侍生山陰王忠任撰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目錄

卷之一

賦

日重光賦有序

五言古詩

贈周用修

志誦 宣宗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君子有所思

代凜凜歲云暮

清秋瀛洲亭講業

和淵明九日閒居

六言詔修省

顏神山中

觀運甓圖有感

七言古詩

送董思白謫楚學憲

送傅湯銘之南都司業兼懷焦漪園

擊劍篇

送羅龍臯給諫被謫

河間孝子歌

春日偕江健吾孫肖溪遊舍風嶺

五言律

馮宮詹邀同焦漪園夜飲遇雨呈謝四首

薊門早秋

芻平倩病起偕區用孺林丞伯過訪畱飲

四首

得區林二丈隣詩獨恨敝居之遠奉和

自慰

九日飲興德寺池臺二首

臨崔昌平八首

淄川月夜朱海曙邀飲王氏園亭四首

曉發金鄉望光善寺塔東桂微室二首

遊仙人洞二首

于穀峯老師贈詩四首和韻稱謝

七言律

送許公歸田四首

黃金臺懷古

早發望岱

渡黃河

陳畱詠古

尉氏懷古

過東阿爲于穀峯老師祝壽四首

古洞樓霞

梵刹鐘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AIWAN

山亭樵語

溪橋煙柳

法海寺二首

黃石宮二首

白雲庵二首

曹南仙桐

題王念野雲耕山房二首

王明吾使遼過里詩以訊之

孟夏陪祝太廟恭述二首

李毋慈節

送曾石甫

春日送李百原侍御闕關

送王念夔按楚

送包大瀛還貴州時省疏公為首云

苦旱

丙之前一日宿孫郤浮給諫宅作

送齊禕御書山哀者

送李霖寰遼東月屏二首

送喬裕吾給諫二首

題鄭公招隱園

送邢水部迎養之南都二首

五言排律

雨渡膠萊河宿河東壞館夜坐卽事

是夜五鼓復雨達旦不止獨坐卽事

七言排律

皇極門早朝

七言絕句

詠史四首

塞下曲四首

嘆白三首

制草

尚書趙煥

侍郎馮琦

尚書李戴

侍郎李廷機

侍郎趙世卿

尚書田樂

尚書加玠

尚書蕭大亨

尚書楊一魁

簡討朱國禎

簡討朱延禧

郎中王成德

主事崔應科

巡撫尹應元

巡撫劉易從

布政孫維城

副使荊州俊

知府汪應泰

推官田貢國

推官高折枝

推官胡東漸

知縣李夢熊

知縣張其忠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縣鄭振先

知縣孫夢桂

知縣周朝重

知縣翁汝進

知縣金勵

知縣周三嘉

知縣任時芳

知縣趙思忠

知縣史紀事

知縣翟耀

知縣周仲士

知縣晏景卿

知縣張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

明 卽墨周如砥季平著

門人東蒙公 龔孝與較

賦

日重光賦有序 館認

昔者聖人繫芴象日於離日君象也其在上下  
皆離一卦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則出  
震繼離之變所從來矣是以周武嗣文謂之重  
光而漢明在青宮樂武之名以之德各不同其



有見於重明化成之美一也臣伏覩 皇上

聰明天縱光於四方 皇長子冲睿宣哲夙

負元良之望此豈止燦彩於前星流潤於少海

而已乎固所謂日以麗日運臨炤於無疆明以

生明軼休光于百代者也臣不佞謹稽首頓首

爲賦

賦曰至陽之精是謂耀靈朱輪斯轉黃道攸行浴

虞淵以潔朗出暘谷而曠曠呈蒼涼乎初曙布炎

赫乎方中紛可愛而可畏豈時縮而時盈蓋聞戴

冠抱珥表王者之上瑞又或赤暈玉宇昭盛世之

休徵五色亦所時有重光眇其希逢至矣哉人事

動乎天監層輝發乎翔暘烈景寔其相麗朶睨合

而成章珠連兮華若木之末璧合兮匪太陰之傍

色陸離乎昆吾影婆娑乎扶桑烏聯翻以接翼驥

方駕而騰驤霞沔開以簇錦火益熱其探湯爾乃

中外晶瑩乘承炤爛鬱儀羲和旁窺四盼耀火齊

以金鏡迸流星於飛電犀銅鉦其無聲發輕花而

互艷驪龍之珠競吐鍾山之燭爭艷田夫訝其倍

暗蒸藿感而深戀夸交棄杖以恍惚離朱披雲而  
目眩魯戈憚其兩指弄綴拙於雙貫爾乃凝盛魄  
之輪困於皓質之歲雜叠射黃金之榜叢暝赤羽  
之旗臨仙掌以駢映繞龍鱗而交輝散幽光於繡  
閣開宿陰於彤墀太液之波如沸上林之露其晞  
敦覆益而豐蔀比累洽而重熙嗟乎作述顯承是  
佑是啓天曰重明人則濟美仰青宮之岐嶷瞻玄  
象之伊邇載謳載歌其云有子謨烈煌煌光於遐  
紀

五言古詩

莊誦 宣宗御製翰林院箴有述 館課

我聞古明良交警流徽音臣規而主勅高風益所  
欽王路嗟陵夷此道幾陸沉亡從鏡袞闕遑復及  
官箴我明啓曆祚 章聖揚芬馨爰及輔導義  
譬彼礪與金厥職一以曠天工孰與任奎文揭清  
署臣鵠見皇心言言垂藥石字字披球琳想知地  
天泰皎如日月臨飛白誰謂榮蓮炬誰謂琛大哉  
此王言睿旨淵以深隱茲經術士蟬蛸出以陰願

言相勉旃名實鑄鼎營永與聖人謨千年重禁林

觀運甃圖有感

無題

青山入宮舍蒼藹護庭除當軒伊何人運甃良勤  
渠五馬渡江水百年成丘墟言廻西流光生色落  
照餘世人久疎曠浮雲自卷舒未能躡高步對此  
空躊躇

周用修謁其父太霞先生祠于真陽涉河遊  
塞下意倦圖歸迂道訪余太霞終襄王紀善  
獲交李王諸名家用修肖焉又曾有讓田事

爲士林所推余以雅慕且值歲杪爲賦此畱  
之

六合寄萍梗一投澹膠漆傾蓋白日暮解佩西風  
急青燈笑著化金卮媚生色意氣何慷慨世路良  
徧側龜陰君自薄千璞誰能識行矣南辭楚駕言  
北遊息息邑名  
卽真陽耳棠多遺愛廟貌崇明德俎豆詎  
有涯文章故無敵曳裾失應劉餘波蕩藉澁片言  
已不朽千秋况血食東郡罷趨省蓼莪生感泣邑  
人去見思遊子情何極遊說百不成還家復相歷

嵩少拭目存河洛沾襟濕死者如何起隸也實不  
力語發淚隨零聽之不能畢嗟余久伏枕聞君忽  
倒烏愛人及屋烏覩毛見池翻風欽紀善名早入  
濟南室有子不洛莫有交爲斥責霜重草帶丹月  
冷松籠碧歲晚應須留人生盡爲客且浮綠醕春  
共醉紅爐夕郭外田單壘海上秦皇石明發請從  
游逍遙話干鬲

君子有所思

吳峯高參差漢水橫長渡有懷同心人高歌向巖  
戶蘭蕙發幽巉秀色含霜露雙飛未可憑至精誰  
從悟流光自荏苒美人嘆遲暮聚散悲浮雲翩翩  
感庭樹曉望在崖間蒼茫起烟霧

代凜凜歲云暮

滄海爲桑田桑田復白波相思動經歲人生知幾  
何憶從蹇修來蘭麝飛衣羅良人重遠遊光景成  
蹉跎豈無青鳥翼當天懸明河含情幽窓下竟夕  
理寒梭疎櫺回皎月清影搖婆娑綠綺未敢彈悲  
聲傷我和徘徊向曉鏡掩淚憐修蛾

和淵明九日閒居

玉露楓林晚蒼翠相離披黃花吐冷艷報我重陽  
時避世憐金馬馳幽托東籬天清鴈聲遠人靜松  
陰移煙容澹孤岫霜鏡澄秋池曲江何寥落龍沙  
紛旌旗山萸寒委佩落萸咲空卮獨懷千古意細  
和淵明詩蕭然短亭上杳如同風期

清秋瀛洲亭講業作

瀛洲秋色滿白露生芸蓀蕭蕭此亭上幽意獨難  
論大雅久不作吾道嗟陸沉池水遠天淨悠悠見  
我心霜林起寒鳥井梧搖疎陰鳧魚自造化鄒魯  
空荆榛卓彼河汾子登壇稱素臣高踪躡百代餘  
輝耀千春如何濟南生九十誦古文石渠連漢苑  
日星隱浮雲感此重歎息矯首瞻秋旻昏衢有華  
燭大道無迷津前綏如可企泗上揚清芬

奉詔修省

靈雨何愆期民瘼嗟孔棘九步揚飛沙隴麥無青  
色懸磬徧窮簷推溝動宸極靡愛太乙牲總減尚  
方食六事桑林情一懷三嘆息朝曦上龍樓雲漢



言齋集 卷之一  
相悠悠詔書中禁出丹陛羅公侯聖情重股肱  
然念交修未解挽天意何以答皇休蔽袞自無關  
臣職多愆尤齋居向幽窓窓影搖廻光對此意耿  
耿言念增徬徨清淚亦何補濡鵝隨鷓行疇能將  
寸誠格此萬里蒼半天落餘炤低回羞夕陽中霄  
望星河縱橫合晴波深潭龍不出西郊雲空多古  
人亦有言人事生天和商霖看只尺大地霑滂沱  
堯憂一日釋有年騰謳歌

滎澤雨坐卽事用壁間韻

去住自非我遑暇問征路朝日澹霽色四牡鳴烟  
霧悠悠倦客心愛此雨中樹題壁者誰子相對恣  
傾吐我聞桑下宿淹速亦云敷斯時與斯景誰令  
兩相赴簷溜浙瀝聞芥舟縱橫渡忽報新晴開飄  
然遺所顧

顏神山中

山梁人踪入崖懸箭括通經由是何代剖判自神  
功曲作黃河折難應蜀道同鳥飛霄漢外客列幃  
屏中但恐前途雨全廻兩岸風蔽虧先得夕起伏

青藜合集 卷之一 七  
欲成虹樹杪輪蹄出巖腰承黍豐驅車時轉側夾  
路總巖嵒盆峙雙丹巘孤窺一碧空吟嶮疑虎穴  
浪瀟僂龍宮谷口明方漏關門勢轉雄信憑一夫  
力天險爲齊東

七言古詩

送董玄宰謫楚學憲

漢家才儁何紛紛簪筆侍從如烟雲禁闈頗饒中  
視草外藩不惜出衡文去年延壽歸天水子淵十  
載猶旃毳三策從來羨董生只今又趣江都轡升  
沉那不沐皇靈可憐白壁飛青蠅金馬門前幾人  
在相看落落如晨星迢迢漢水碧縈迴雲夢瀟湘  
秀色開先生別有煙霞意長揖青宮歸去來都門  
白酒爲君沽君抱蕭然冰在壺欲煩更出橐中穎  
勒作春明送別圖

送傅湯銘之南都司業兼懷焦漪園

鷄鳴桃李多新栽二月東風吹未開由來霖雨君  
家事寧辭暫與濯枝來兩都相望烟雲繞干旄高  
暎蓬萊曉文章八斗珠璣駢功名三十臯比早秣

言苑集 卷之十一  
陵王氣日葱葱詞人六代爭豪雄可能滿酌泮池  
水傾觚喚起鍾山翁驅車明日太行西垂楊夾路  
聞鶯啼片帆細雨秋江上芙蓉倒水沿金隄同心  
昔友今巖居卷藏大道迤空虛相逢儻訊余何狀  
問字無從但嘆吁

擊劔篇

我有歐冶劔昔磨若水溪十年未曾試出匣風淒  
淒鐵英金穎何竒特綠龜文繞青蛇色寶鏐直冲  
牛斗寒神光迥與秋霜逼長安擊劔多俠斜相看  
瑞氣生明霞萬道虹霓忽舒卷繽紛亂落芙蓉花  
還如颯沓奔流星晴空隱隱來風霆荆玉驪珠自  
掩暎晦冥上下迷蒼青鼓橐當年亦自勞勾踐目  
動荆卿迺何當抵掌向伊吾斷蛟瀚海澄波濤盛  
世由來重于羽蕭曹帶劔揖明主我亦于中悟草  
書不羨區區馭脫舞

吳羅龍臯給諫被謫

把酒欷歔與君別十載交情兩行血日隱蒼岑氛  
襪多雲迷青瑣封章歇出來平地伏舍沙鬼物備

青藜集 卷之一  
瞻高明家君心皎皎霜空月肯因圓缺生咨嗟憶  
昔中秘稱同舍笑談珠玉相傾瀉接席梁園授簡  
時聯牀禁雨燃藜夜此去磯山翠色秋回頭應復  
見瀛洲試訂後期杳無日長河帆影空悠悠河岸  
參差多綠楊一枝相贈轉心傷猶憶去年春苑裏  
幾因折柳諫君王

河間孝子歌

滹沱流水碧如黛潺湲環抱王城外元氣鴻濛日  
夜浮太古渾灝依稀在歷山人去幾千霜終身之  
慕何渺茫卓彼八十廬墓者直令重華生耿光八  
十飄瀟嗟白首上有高堂九十九不辭鯨背舞斑  
衣笑展龐眉進春酒雲輶一夕駕秋山相送雙淚  
紛流漣誅茅寧避荆棘底托身願在椿萱前昔爲  
椿兮髮正青瘠毀酷似衰翁形今爲萱兮鬢已  
衰矣却作嬰兒哭嬰兒哭慕何時歌墳成十指淋  
漓血乳兔宵號原野烟孤鶴曉唳松楸月煙月綿  
綿幾歲年一苦寒與水霜堅心逐魚燈炤玄室夢  
隨殯馭飛遙天天帝聞之亟幽討和風敕共祥雲

統三百周詩失蓼莪二千漢代重芝草君不見少  
壯燭武不如人老向汜南還退秦嗟公底事沉淪  
从突兀空餘孝子身龍章赫赫表高門始信孝子  
是忠臣吁嗟乎始信孝子是忠臣

春日借江從吾孫肖溪遊含風嶺

憶昔卜築山之阿山青雲白相嵯峨無端橐筆隨  
鸞坡曉猿夜鶴奈人何東風吹綠春堤柳遙指春  
山停四牡高陽社畔邀故人杏花村前載尊酒村  
煙盡處山色明千巖萬嶂色逢迎路石時作神羊

起風枝盃學仙鸞鳴衆峯俄從四面集一踪纔可  
單車入犬吠鷄鳴異人世荆扉茅屋懸天際天際  
煙霧紛橫斜仰躡虎豹穿龍蛇蒙茸芳草盈平沙  
欲步每惜青青芽一派寒泉落高岸奔向橋頭忽  
不見沉波伏流二百步門邊突吐清如練造化妙  
理誰能窮幽人勝地嗟難逢三杯咲傲白雲中卽  
此便是蓬萊宮蓬萊宮裏神仙宅含風嶺外紅塵  
隔始信洞天別有天不知身世誰爲客漁人好近  
武陵舟落花不惜隨東流當年奕跡垂千秋斧柯

已爛山東頭屋前屋後閒雲繞道士相看懶不掃  
高徑微茫杳若螭狂客攀緣疾于鳥返炤未收皓  
月來輝光晃耀金銀臺江淹賦罷呼金壘酣歌數  
闕眠蒼苔一任筆花夢裏開五斗相將尋野梅孫  
登長嘯動山河盈杯旨酒丹顏醜螟蛉螺贏足呵  
呵寧辭罵坐嬰禍羅君不見朝來白髮映明鏡水  
萍風絮那能定碧山銀魚我欲焚青樽綠蟻君堪  
共雲滿巖巒風滿林勸君切莫動歸心試卜重遊  
知何日回首澗樹生層陰

五言律

馮宮詹邀同焦漪園夜飲遇雨呈謝四首  
杯酒論文日相看青眼開塵揮飛玉屑花落點金  
壘殘暑隨風盡新涼逐雨來其憐陶謝手秋賦好  
重裁

其二

風雨青尊夕梧桐白露秋宴開金馬主卽用掌院事客  
有老龍頭炬作蓮花吐杯看竹葉浮高談渾不盡  
良夜自悠悠

其三

哀時及詞客惜夜且芳醴海水東流黑胡天北望  
青鍾分長樂殿人醉草玄亭不是宵來雨還應見  
德星

其四

總對文章伯其如樸櫟才談天碣石近擊筑酒人  
猜紫燕穿雲出朱華骨雨開由來爲幽興欲去重  
徘徊

山行擬訪周苻浦不果已而過其先中憲廉

憲二公所建塔廟讀遺碑及苻浦所撰新

碑有感却寄二首

憶戴翻中輟迓禪又此經古碑分蘚綠高塔亂松  
青文采徵家世功施及杳冥踟躕回望處寒色滿  
郊垞

其二

豐石峨雙峙居然見古今青鑄猶在眼白髮漫傷  
心倦馬嘶盤逕寒鴉集暝林蘇門無客嘯歸去獨  
行吟

喜張懷海山人造訪瓦庄四首山人故諸生

精地理卜算之術

一別餘十載重逢已二毛  
風雲思欲盡湖海興猶  
豪囊括青山色談飛大海濤  
却羞曼倩冷不敢問  
綈袍

其二

謔禪新茹素投筆罷題橋  
指點千峰近遨遊萬國  
遙世誰容濩落君自托  
鷓鴣握手平郊外春風綠  
麥苗

其三

有意從詹尹逢君喜氣饒  
幾憐秦地脉曾在漢宮  
鑣天意存龜策人生但  
鹿蕉請推何代客犯斗上  
青霄

其四

葱鬱瞻佳氣徘徊向遠臯  
買山錢未辦問卜意空  
勞待羨年來驗名知老去  
高相看人世短髮任  
蕭騷

薊門早秋



涼氣薊門早蕭條忽已秋遙天鴻欲度落日火初  
流野曠悲清角煙寒暮戍樓風霜自臣節肯爲歎  
淹留

黃平倩病起借區用孺林咨伯過訪留飲四  
首時食蜀魚

金莖露欲滿蜀客渴初除知己同幽思聯鑣問索  
居星河庭樹杪意氣酒盃餘刻燭新篇在誰當步  
子虛

其二

小苑涼先得清談夜未央經旬憐寂寞把袂已飛  
揚暗響風傳漏斜暉月度牆偏宜銀漢近千頃共  
汪洋

其三

入牖芸香細開樽竹葉新寧須投轄欵轉爲閉關  
親妙辨聞非馬嘉餐出素鱗寒蟄秋草裏似我和  
歌類

其四

貫酒恰燕市論文况北扉月看三峽近魚帶錦江

肥夜色開軒霽秋聲出樹微從來愁肺病飲此忽  
忘歸

得區林二丈隣居詩獨恨敝居之遠奉和自  
慰

卜居燕市裏頗亦遠風塵綠樹聞黃鳥金盤俯錦  
鱗草玄寧寂寞辟世故沉淪二妙如相憶天涯是  
比隣

九日飲興德寺池臺二首

古寺青林外平臺綠水涯寒塘雙鳥影曲岸幾人

家奠酒芳樽媚檀陰綺席斜君恩偏侍從特許辭  
黃花

其二

水色侵衣上花香繞座聞帝城連遠浦賓鴈入寒  
雲樹杪千山迥池邊衆壑分夕煙天闕北回望正  
氤氳

崔昌平公精醫善詩膠東之世族也謝政東  
歸復道京叙別因感舊雅得詩四首贈焉  
偏愛沉冥趣聊同汗漫遊越壇京結雉齊海暫辭

陽道大回春易心閑覓句幽故山猿鶴侶莫謾  
相求

其二

簪笏辭頽景刀圭駐晚顏看方臨上帝揀藥識名  
山鶴逸傳清響龍來問大還壺天何處是薇色蔭  
松關

其三

循吏西京傳文才稷下譽蒼穹知赤念黃帝托丹  
書芳草條風裏韶華正月餘燕臺回首處鬱鬱海  
邊閭

其四

淵源分綠宇出處近丹霄下榻南州重看山西野  
遙分曹惟上宰傾蓋半清朝香雨蘇門夜神功可  
共標

淄川月夜朱海曙邀飲王氏園亭四首

淄水停驂日名園載酒過池風清石几松月下烟  
蘿入座星河動親人魚鳥多同袍今地主無問夜  
如何

其二

勝地逢良夜青尊發浩歌雨餘花氣重雲盡月明  
多芳徑斜隨燭征衣翠染蘿相看饒意氣林樹轉  
婆娑

其三

座有河陽主花如上苑濃松長堪宿鶴槐老欲成  
龍入洞探玄髓登臺數近峰境佳人自醉况復對  
歌鍾

其四

地僻囂全絕林深暑盡消覆荷低翠簾疎竹淡青  
霄樂奏池魚上詩成月鵲遙勝遊應自惜門外有  
征輶

曉發金鄉望光善寺塔東桂徵室

西國浮屠近前朝苔蘚多瑤鑄深篆鳥峭級迴旋  
螺秀色窺虛牖清香送曼陀却思談笑夜客路欲  
蹉陀

遊仙人洞二首

小洞石門入懸崖丹磴開羊鬚應恍惚蝸路幾縈

廻穴盡天光出風高爽氣來悠然俯人世卽此是  
蓬萊

其二

陶唐是何代營窟向津涯蘿薜山門古莓苔石徑  
斜晦暝迷日月迂曲入烟霞可知九天上別自有  
人家

于穀峯老師贈詩四章和韻稱謝

望入平津邸游從濟北城薇垣瞻氣色茆屋識平  
生款作家人語親看國士情別來無可道時復頌  
明明

其二

岩扉春寂寞窓竹日平安雲護東山榻溪橫渭水  
竿雜花迎砌上疎雨對燈看移席驚棲鳥羣飛正  
劇乾

其三

燕見頻開徑龍門幾御車送迎優禮數問對雜樵  
漁夜色傳清柝春官醉敞居天開潁水上爲炤紫  
泥書

其四

若渴情應切如醇味自投驅車千里暮揮塵萬山  
秋醉愛臨風坐驪成秉燭遊談天當夜事回首笑  
三鄒

七言律

送許相公歸田四首

黃扉紫綬戀新恩白石清江問故林虛席自知明  
主意懸車誰識老臣心五湖煙月鷓夷返綠野池  
亭裴相臨莫怪西風叢菊淚滿前桃李總陰陰

其二

驅馬春明落炤餘十年帷幄亦勤渠鏡中白髮知  
憂國江上青山苦問居曉日共期鳴彩鳳秋風不  
爲憶鱸魚調元手著潛夫論已把成功付太虛

其三

欣聞元首咏康哉底事文昌逐斗廻恩重燕雲生  
劍鳥江空吳月滿樓臺賜金都散填門客加料猶  
憐濟世才天下安危關出處已虛上相待重來

其四

太白星前識去旌麒麟高閣自鴻名輿車得載辭  
金殿朝請常通軫睿情五夜天顏依夢遠六朝山  
色逼人明晚年更號泉爲穎豈欲巢由少保城

黃金臺懷古

燕王臺上雨初晴滄海微茫獨撐千里雄風生  
駿骨百年王氣枕龍城黃金夜邑星辰動碣石春  
烟草樹平最是臯夔羅聖代由來樂郭亦虛名

早登望岱

曙色初迴日觀峰關門猶未動晨鐘松濤十里來  
秦樹雲蓋孤飛是漢封誰向翠微看繫驂我從天  
矯見蟠龍無端長路縈征客虛負名山一度逢

渡黃河

中流無浪午風徐薄雪輕花俯檻餘隔渚戎戎迷  
岸馬有時歷歷上河魚浩波九折開周宅故道千  
年復禹墟盛世誰當蒼水使歸來擬奏史遷書

陳留詠古

城郭蕭條帶夕曛議郎風雅似猶聞孤貞舊識羔  
羊節三體遙傳蝌蚪文絕代才名凌白日噓炎幽

意薄高雲憑誰判斷千秋事長夜金商路不分

尉氏懷古

晉代風流阮步兵人傳麩蘖是生平自緣疎放還  
直趣轉向醜醜見獨醒荆棘銅駝隨雨暗竹林野  
鶴向人鳴謾將當日窮塗哭認作猖狂醉裏聲

過東阿爲于穀峯老師祝壽四首

岱宗采翠倚天開倒景參差炤酒杯雲隔北扉看  
五色星當南極見三台松篁自逐丹崖秀桃李元  
從上苑栽聞道商家求舊德未應泉石老伊萊

其二

歸來清興復如何環堵蕭然帶薜蘿黃石閒雲晴  
澹蕩金華宮樹雨婆娑九天夜降麒麟種二月時  
聽鴻鵠歌四牡謾勞催去路脚衣正不厭蹉跎

其三

碧山迢遞接丹丘夏木陰陰路轉幽興到欲酬千  
日酒雲開恍見五城樓門牆側望逢青眼閭闔重  
看是黑頭眷注當年何限意加餐勉爲答宸旒

其四



金莖玉露漢宮春雲臥天書帝寵新滄海月明鷗  
盡下瑤堦客到鶴雙馴丹心戀闕常千里綠鬢懸  
車祇四旬不是風塵能信宿登堂更比及門親

題趙相國靈洞山房

古洞棲霞

洞門誰鑿玉嵯峽遶洞烟霞鎖寂寥向夕故明丹  
竈火隔林遙見赤城標天邊孤鷲秋相送江上詩  
情晚更饒舊德由來餐不盡都門五色護清朝

梵刹鐘聲

寺隱高峰片月斜疎鍾不礙翠微賒傳來澗水欺  
飛瀑散入松風驚定鴉清夢乍疑長樂曉白蓮知  
近遠公家故山精舍元爲主題詠無勞護碧紗

山亭樵語

亭結崔嵬樵逕旁樵來問答總相忘穿雲日許尋  
瑤草叩樹時容憇夕陽一石未殘柯已爛千羊欲  
起石猶僵初平兄弟休全踏欲采芻蕘獻 聖皇

溪橋煙柳

楊柳和煙綠未齊行人初踏杏花泥千條萬縷垂

垂合弱靄輕陰處處迷  
冰泮遊魚渾欲躍  
樹深黃鳥但聞啼  
畫橋似爲憐春色  
時度東風到水西

遊法海寺二首

雲盡寒山石竇開  
西風古寺一徘徊  
樹當十月猶青色  
碑載前朝總綠苔  
護法似聞天犬吠

山名聽天狗

回

其二

幽巖欲盡見浮圖  
峭級穿雲百尺孤  
四面山風團翠靄  
千年花雨暗平蕪  
人尋鳥道迷南北  
篆籀文半有無  
欲問慈航何處是  
斜陽古木一啼烏

黃石宮二首

黃石遺踪海畔留  
一宮深鎖亂山秋  
松風時送波濤出  
泉竅疑通河漢流

泉名天液

濟北天空烟漠漠  
圮橋雲斷水悠悠  
慙慙獨向高峯覓  
應有藏書在上頭

其二

石徑蕭條栗葉黃  
我來懷古倍心傷  
世人猶自傳

雲鳥海上于今正虎狼白日蒼茫迷細柳丹梯彷彿見扶桑登臨轉覺添愁思時把寒花嗅野香有

朝鮮  
之後

### 白雲庵二首

崎嶇千澗野雲賒乘興遙遙訪道家門外清泉滋碧草甌中白石變丹砂平臺客上凌寒露斜日人歸帶落霞最喜諸真頻見戀洞天幾度飯胡麻

### 其二

翠栢丹楓相映新清波白石故粼粼羽人總解談

黃老塵世誰知是漢秦樵語每從天外落仙丹自許鼎中真流連歲杪渾忘返氣候時時似暮春

曹南仙桐曹南寺故有二桐大各數圍其一

忽枯死寺僧因而伐之獨其根存焉六年矣一日有藍縷道人醉臥其上夜半歌曰

我來枯樹活我去人不識云比明失道

人所在越六日有芽發枯根間大如其根

又半月大如其一之存者二桐宛然如故

莫訝神仙頃刻花請從柵柵看靈芽棲鸞幹就春

青藜集 卷之一 三十五  
應妬騎鶴人歸月未斜翠葉至今餘紫氣紅塵無  
路覓丹砂何時問訣曹南寺藉取清陰老歲華

題王念野雲耕山房

年來霖雨徧中州底事閒雲尚隴頭三徑倒懸桑  
柘影一廬深鎖薜蘿秋澹煙故自環龍窟佳氣遙  
應接鳳樓却憶嵩高回首處金門青瑣並悠悠

其二

結屋高從霄漢間綠疇時共白雲閒鷓鴣幾見生  
新色猿鶴依然滿舊山簾榻繁花春窈窕護田流  
水夜潏潏我來欲問讀書處石磴青苔未可攀

王明吾使遼過里詩以訊之

聞道槎回遼海頭匡牀懷思日悠悠故園英蕩涵  
佳氣絕域皇華試壯遊宣詔幾人扶杖聽磨崖到  
處乞詩留經行豈有安邊策女直將無意外憂

孟夏陪祀太廟恭述二首時上人在靜攝

天仗一出羣情忤舞

闕宮禘禘警清鑿簪紱叨陪侍從班九奏自天傳  
鳳吹重華此日識龍顏朱櫻細帶宮雲出碧草紛

承御輦還宗祐萬年靈旣在敢期聖壽比南山

其二

慈闈會扈祝彤宮清廟還瞻法駕同孝德千秋光  
俎豆歡呼一日滿臣工明禮自合神人悅臨御須  
知朝講通從此萬靈綿萬曆願歌天保罄丹衷

李母慈節

庭前春雨秀瓊枝却憶蕭蕭徙舍時五夜淚從機  
杼盡半生心許栢舟知鸞書日月明貞潔象服山  
河羨委蛇翻笑下宮雙義士當時猶自屬須臾

送曾石甫

朝陳封事暮歸田菽水君恩亦自駢共羨龍鱗嬰  
赫怒何須豸服炤春筵孤忠移孝庭闈喜令子直  
臣制詔賢卽此便勝三釜養從來曾氏大名傳

春日送李百原侍御閤關

可信煙消淥水干雄關遙控簡霜寒蒼精都變貌  
貅色鐵騎爭迎獬豸冠風靜玉門猶鎖鑰時清天  
步轉艱難只今柱下饒封事不比邊庭羽檄看

送王念夔按楚

楚雲如蓋擁旌旄萬里遙澄漲海濤霜簡有時生  
夜色牙籌無奈到秋毫漸看鷺羽清風遠幾觸龍  
鱗絳闕高采俗未應嫌楚怨民謠處處似離騷

送包大瀛還貴州時省疏公爲首云

豈向飄蓬嘆一官丹心白日炤長安公車有牘操  
牛耳方士無成覓馬肝青瑣人歸宮樹老炎荒書  
寄隴梅酸離筵半屬金門舊時事誰從珥筆看

文安姜蒲翁中丞余弟叔音座師也中丞撫

楚值余弟令襄乃茲相繼二年俱作異物

矣中丞訃來余南向望哭之乃余之泫然

則又不獨爲中丞也

逍遙劔履杳難馮咫尺門牆俱哭聲遺草徵求歸  
太史諫章傳誦滿燕城千秋勁節烏臺色一日深  
恩鴈序情最恨年來峴山上雙看墮淚石崢嶸

苦旱

底事肥蠶苦見侵漫勞露禱集桑林遙遙莫挽天  
河水處處空聞雲漢吟陌上游氛渾欲火人間滴  
雨貴于金憑誰借得函牛鼎烹却弘羊答帝心

朝之前一日宿孫却浮給諫宅作

清淡誰如侍從家  
牆陰春雪積瑤華  
一封未上憂時疏  
七碗纔餘供客茶  
簾護餘寒春尚淺  
鐙銷殘月月初斜  
條風無柰三珠樹  
香滿閑庭懶看花

送齋捧御書山東者

聖人自擬周三禮  
詞客親將漢十行  
東國山河皆近甸  
中天日月正重光  
炬花夜就金鑾草  
行李朝銜御墨香  
宣罷詔書還問俗  
從來齊魯富文章

送李霖寰遼東開府二首

油幢六月欲飛霜  
赤鉞干雲白日黃  
胡火尚猶明大漠  
秦城元自過遼陽  
談邊遙憶新封事  
較武親臨古戰場  
相送慇懃歌吉甫  
好將文武佐宣王

其二

度遼元禮出延秋  
璀璨金章炤鳳樓  
石室半藏司馬法  
宮衣先拜紫貂裘  
遙天壁壘寒生色  
絕漠雲烟澹不流  
却羨筆花連劍氣  
磨崖應徧首山頭

送喬裕吾給諫二首

朝陽鳴徹五雲橫  
折翮翻飛下紫清  
疏草通霄干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二十九  
御氣梅花是處遶王程黃河日落風波惡青瑣門  
閒夜月明戀闕知君無限意遙天回首可勝情

其二

未論宣室更溫綸便是淮陽亦主恩已向玉階羞  
仗馬忍從滄海嘆窮鱗寒烟積草迷丹地深夜明  
珠炤紫宸却恨夕陽山下路瞻烏無定雪飛頻

題鄭公招隱園

君家谷口舊風流招隱當年託倦遊暗水自纏花  
徑曲閒雲深護竹窓幽詩成倡和聞黃鳥機盡倘  
祥對白鷗幾欲相從便歸去一瓢同醉海天秋

送邢水部迎養之南都二首

冠蓋都門爛曉霞司空六傳出京華共看綵服霑  
天寵遙指金陵是帝家淮口晴烟迷古渡鍾山寒  
色到官衙閒中得句堪相憶不盡歸鴻易水涯

其二

笑咏南垓向石頭行旌雙拂帝京秋千林黃葉隨  
人遠六代青山入望悠官冷歲時頻臥閣興來江  
海獨登樓須知漢主憐詞賦渴客無勞嘆倦遊



五言排律

雨渡膠萊河宿河東壞館夜坐卽事

倦客厭遠涉暑雨何多情  
嶺外片雲黑河上孤舟  
橫在霖連暗浪暝色迷  
前旌那見天水際但聞風  
濤聲官舍臨路隅撐柱空  
檐楹板輿歆側入誓水  
參差平羣飛尚石鷺盆坐  
愁黃鸞鄉隣盡白眼吏  
胥如散星呼童貰綠醕  
就炊熟青精野店有桂玉  
春盤無水晶燈前四壁寂  
雨後雙樹清水氣從西  
來銀漢欲東傾良夜不能  
寐坐對寒風生

是夜五鼓復雨達旦不止獨坐卽事

旅程不可計明發氣候殊  
金蛇爍窓牖鐵騎排空  
虛石枕清有聲匡牀忽若  
濡起視何晦冥獨坐良  
踟躕西牆掛河流木杪浮  
菹茹穀洛鬪咫尺神靈  
意何如商羊鳴前庭車馬  
灑長衢驚見竈有蛙遑  
嗟食無魚芹心憐田野  
苴粥嗟蕪萋慙更壺觴  
擊跪稱鄉墟瀟瀟對阿誰  
渺渺翻愁予殘杯雜屋  
溜敗輿當泥塗行吟皇華  
章未敢言馳驅

七言排律

皇極門早朝

長樂疎鍾曙色分  
禁城佳氣鬱氤氲  
雙魚曉向銅龍啓  
五鳳晴連赤羽曛  
露重宮花千樹潤  
風清仙樂九霄聞  
鳴珂白映螭頭月  
寶扇光搖雉尾雲  
煙傍袞衣常縹緲  
草承委佩欲繽紛  
蓬萊半落星河影  
閭闔歡均燕雀羣  
就日聖顏看咫尺  
臨軒天語聽殷懃  
呼嵩自罄南山意  
拱極還瞻北斗文  
幾處謳吟爭擊壤  
一時歌賦盡橫汾  
侍臣朝罷渾無事  
虎觀芸香散夕曛

七言絕句

詠史四首

商翼聯翩下漢關  
一時決策動龍顏  
誰憐翠羽金丸忌  
千古令人歎轉圜

其二

汾水幽懷感壯圖  
秋雲千里黯江都  
不知半夜輪臺詔  
還憶當年三策無

其三

璽書捧處主恩深  
郡國爭傳有賜金  
爲問治平誰

第一河南名字已銷沉

其四

刀斗無聲朔帳移  
閭山春草自離離  
于今塞下聞飛將  
李廣元來數不奇

塞下曲四首

燕支葉落鴈南飛  
薄采秋山向夕歸  
何處葡萄醞夜月  
一天霜露冷戎衣

其二

龍沙枯骨委蒿蓬  
虜騎長驅太白東  
暮角西風悲自語  
將軍新策是和戎

其三

城郭蕭蕭歎此離  
隔河猶自見旌旗  
天朝近有平胡頌  
正是單于奏凱時

其四

劍花十載拂征塵  
贏得胡兒作比隣  
從此未應愁野戍  
大軍不復度西秦

嘆白二首

莫向人間悲墨絲  
須知自有素絲時  
丹陽洞裏瞞

如縷誰倩天工作染師

其二

似帶西方白虎威令人一見壯心微分明我物難  
爲主昨日青青今已非

制草

南京吏部尚書趙煥

制曰表帥師僚粵重典銓之秩光昭鼎地允需率  
屬之良崇階並列于兩都茂績丕宣于三載肆頒  
寵命用示殊恩爾南京吏部尚書趙煥坦夷博大  
直亮端凝揚庭宰邑以來起署惠文交譽爰以京  
兆棘垣之亞叅彼蘭臺石室之班旣佐冬卿尋襄  
天部時羣品式叙已聞嚴正之名乃特疏乞旋獨  
切庭闈之念一徵掌憲司喉舌于西曹再起持衡  
領縉紳于南國而爾寬平法罔體欽欽惟卹之心  
藻鑑人倫副赫赫具瞻之望泰山喬嶽作鎮舊京  
啓事題才光猷昔日風采肅羣工之範老成協衆  
論之歸歲績來聞恩綸載播是用授爾階資政大  
夫錫之誥命於戲金陵根本之所存譬如堂奧太

宰寅恭之自出所謂權輿爾尚潛挽官邪倡公忠  
于九牧深思祖服圖鞏固于萬年旂常之建豎益  
隆袞宸之謨謀終賴欽哉

制曰朕表績大臣加恩元配膚功有自追惟桃灼  
之宜淑問尚存詎泯蘭萎之馥懿勞維舊洵錫方  
新爾其妻累贈淑人錢氏性秉幽貞心專敬戒滌  
澹恪白華之養組紉佐黃卷之勤持澹泊以從官  
冰蘖之清聲有力臨華腴而委珮糟糠之往勸難  
忘旌敬助于鵲巢炳徽音于鸞綉是用加贈爾爲  
夫人默歆宸貺六珈生色芳原顯著閨彝四德垂  
輝贊策

制曰國重銓綜之選清班特綴於星辰家資蘋藻  
之賢媿化式彰于風火一德獎相成之義十行隆  
並貴之恩爾其繼妻累封淑人方氏稟呈姑訓麗  
美國楨琴瑟在陳適贊和平之政締絡無數與光  
黼黻之猷睠無偏無黨之規刑于寮案知周南召  
南之烈茂在閨闈恒一夙昭巽申寧斬是用加封  
爾爲夫人穹階疏爵已躋內秩之華末路遵箴彌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三十一  
勗上公之業

祖父母

制曰蓋聞德厚者流光功隆者賞茂肆累仁積善  
迺昌丕緒于後昆而偉伐鴻勛必沐醲恩於奕世  
爾義官贈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趙惠乃其之祖  
父醇明邁俗信義孚鄉麥舟不吝於窮人蓬戶多  
來乎長者身藩族屬譬彼風雨之旃幪福裕孫枝  
作我衣冠之領袖惟慶餘之澤下逮斯義率之典  
上行是用加贈爾爲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垂  
紳正笏旌繩武于宰卿木本水源闡貽謀于烈祖  
制曰濬發祥源明德率由先代助開慶祚同心允  
藉重闡其昌應兆于和鳴介福生光于烝畀爾贈  
淑人吳氏乃其之祖母慈仁篤念雍肅閑家戶外  
之履常盈主饋竟賢豪之志海上之門將大舍飴  
襄啓佑之謀如鑑如衡美聞孫之亮節以仍以續  
揚王母之遺芬爰錫紫泥式光玄壤是用加贈爾  
爲夫人鳳章五色降典雲霄麟塚重暉慰思霜露

父母

制曰朕惟黃耆宿儒宜望耆淵而憲老青箱世業  
况聞鴻碩以教忠嘉宜勤均軸之名卿舉崇報箕  
裘之鉅典爾教授封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趙某  
乃某之父清和風世齒德萃躬旃北三魚夙樹標  
于士類子稱雙鳳竝爲瑞于朝端而爾養重掩扉  
竿牘不聞當道吟詩結社耆英共樂衡門適冢臣  
奏最之年正胡考介眉之日當代之典刑共仰九  
重之綸綍爰頒是用加封爾爲資政大夫南京吏  
部尚書於戲朕近憫二子之陳情俞留一人以終  
養從王將父伯與仲實互盡其倫令子直臣朕與  
爾可更相爲賀尚其彌高彌邵秩抑戒于賓筵壽  
國壽民流緒餘於家慶聿賁便蕃之寵丕昭作述  
之光

制曰於戲燕喜興歌具慶之懽未鬯鹿門媿德亢  
宗之哲無聞都予宰臣際天倫而最盛優茲壽母  
胥偕老以駢榮爾累贈淑人孫氏乃某之母敦崇  
節儉明習箴圖闡政雍雍千指咸翁合於井理嗣  
賢袞袞三遷猶未奉其慈規惠周舉火之家信好

施之同志績奏望雲之子宜峻爵之均霑匪慰門  
閭式彰聖善是用加封爾爲夫人四命赫臻觀護  
草金花之並燦百齡未艾樂綵衣春酒以長康

日講官吏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馮琦

制曰朕務崇儒重道而難知人安民肆簡西清帷  
幄之良俾貳南省銓衡之事最績丕著寵命隆頒  
爾某量茹萬流學綜百氏揚庭甚蚤事朕有年粵  
白玉署操觚金華進講代言視草倣皇墳帝典之  
遺廣展細旃軌誠意正心之旨旣而佐典三禮屬

爾有懷二人予假予封朕特體情于將父以忠移  
孝爾尋祇命于持銓廼能呈經術經世之端倪運  
至明至公之作用搜揚俊乂期于用當其才申飭  
科條不欲人壅于法羅才藉審官之餘力啓事悉  
華國之至文處殷繁克任焦勞臨名位獨存退讓  
方將侈緋衣于慶曆用彰侍從之勤豈其後金鏡  
于貞觀靡表精明之鑒是仍授爾階通議大夫錫  
之勅命於戲統百官均四海可徵繩備之材保子  
孫利黎民終藉休容之德今爾庶常受命尚猶以



言苑集 卷之一 三十一  
人事君而講幄橫經方堊稽古正學其矢宥密緝  
熙之意謹陶成培植之規道務格心古訓益光于  
說命風追造士思皇上媿乎周楨時惟爾位之靖  
恭乃副朕心之簡在欽哉

制曰佐王治邦國資衡鑑于儒臣之子宜室家裨  
德行于君子睠納誨與題才兼舉知正內與正外  
交修視爵朱紘揚芬彤管爾其妻累封淑人姜氏  
邦媛闈秀與順恒貞作合名卿克宣令德仁弘逮  
下茂臻麟趾之祥饋主在中潛翼鸞坡之業彼庖  
人輟講平允之偉績輒聞則纒笄旦朝夙夜之官  
箴與助是仍封爾爲淑人締綌無斁式光黼黻之  
猷琴瑟在陳益勗鼎鍾之烈

祖父母

制曰天人一理以相通善慶百年而始定故忠遑  
卹後天若爲之貽謀孝欲光前國則爲之崇報渥  
溥銓卿之貺上揚烈祖之輝爾原任行人司行人  
贈承德郎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馮某乃某之祖  
父夙負異資雅多大節業承弓冶蔚有鳳毛響叶

下考錄集 卷之一 三十九  
墳麓爛然燕桂維昔皇華南使灾沴中逢人皆有  
旋軫之思爾獨執委身之義憂但殷于靡盬盡瘁  
鞠躬沒無羨于首丘奉尸將事輜軒不返殊方閔  
忠義之魂彼蒼有知一綫肇隆昌之祚帝社允施  
于孫子爾階並躋于公卿是用贈爾爲通議大夫  
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稱大誼而畢命  
名勒春秋從崇秩以疏榮典光泉壤

制曰源深則流澤遠人必本乎祖先死易而立孤  
難事豈期于筭黛嘉乃冰霜之節奕世馨香分茲  
日月之輝重闡炤耀爾封太安人蔣氏廼其之祖  
毋名門淑槩列傳芳規蚤歲不天貞心如日痛遐  
陬之枯骨力任綱常撫藩伯于嬰兒備嘗艱苦勁  
節永垂于汗竹清陰遠茂乎庭槐丞畀馳恩銓綜  
錫羨是用贈爾爲淑人表儒課吏昭三代之餘庥  
茹苦含飴極一時之隆報

### 父母

制曰藩屏舊臣遺澤光於郡國論思碩彥丕績著于  
均衡盛因美以益傳作與述而並命爾原任河南

布政司右叅政封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馮某廼某之父承家大孝有用真才盤錯見竒安閒應卒筮官盜藪衢路爲之清夷較射胡雛掌股惟其操縱召商發賑厝饑餒于生全定譟鎮訛靖干戈于談笑宦途何蹇然多可紀之功柄用方殷莫挽言旋之念豈爾未爲事業將遺哲嗣以善成維時邁格褒封亦憫親臣而特賜咨此銓筮羣僚之績當爾恪陟上帝之時爰霑宸章用酬庭訓是仍贈爾爲通議大夫

云

云

題漢卿于

墓道堂構生榮曝舜日于泉臺鼎鉉需臆

制曰女德惟於夫於子可徵門內之賢國章有至再至三貴逮躬承之日綸命游頒于楓陛恩波重潤乎護闈爾累封淑人宋氏廼某之母淑軼箴圖德光筮鑰河山肅度彌維屏維翰之猷嵩嶽降神篤啓心沃心之哲試經儒于銓省已奏成功舉孝德于比鄰可恣慈訓粵嘉燕喜覃渙鸞褒是用贈爾爲太淑人推恩衡鑑聿攄愛日之情集祉岡陵長享介眉之慶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戴

制曰朕聞官無古今得人則理故崔毛典史廉節之風行環義持銓關請之路絕苟操修風彩不忝前規卽赤韞葱衡有光寵命爾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其碩儒宿彥時傑國楨殫惠敬于花邑掖垣恪藩臬于關蜀齊晉股肱盡瘁功猶存馬頰之間喉舌納言望久重龍蟠之地載煩耆德入領冢卿而爾閣有聚書門無私謁聲色不大正笏以樹表儀形骸渾忘虛襟而容善類所謂提衡握鏡一任空平雖則魚貫鴈行各分涇渭振疏淹滯每擬使過于使功商畧短長直况用人于用木允矣九流之刀尺卓哉百辟之儀刑茲以歲滿特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毀譽憎愛咸太虛之垢氛祇慎廉平斯人倫之綱紀矧人心不古疇能貌肖其衷而臣道克艱要在終如其始爾尚玩秦誓之甚口出益勵題才惕虞廷之戒面從無怠補牘務俾俊登而佞遠庶幾賢得而化成欽哉

制曰臣專銓藻赫隆巖石之瞻婦廸閨彝丕協山

青藜舍集 卷之一 四三  
河之譽雲霄疏典伉儷均恩爾某妻累封夫人楊  
氏列傳齊芳上卿偕老樂機夙警躋華耀于星辰  
孟布猶甘振化原于風火嘉功衡鑑蓋蒐羅盡杞  
梓之材揆訓衿肇信翼贊茂蘋蘩之職徽音蔚樹  
景命渙頒是用加封爾爲一品夫人內階無上祇  
服知榮美業難終勉襄母替

曾祖父母

制曰鏡流品平衡石天卿特領縉紳植本固發源  
濼餘慶廼流胤祚循百年之積德渥四世之追崇  
爾李珩乃某之曾祖父恬囿淳風敦修姱節類唐  
民之鑿井躬耕畎畝之中等漢士之入貲自致衣  
冠之列青年竒厄嗟蹶步于髡髦末裔熾昌喜開  
祥于耆碩觀銓衡之克慎知基址之繇來是用贈  
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予善無今昔  
丕昭天道之公報德遡淵源聿顯朝章之厚

制曰於戲堯哀婦人况苦貞之可瘳周優太宰宜  
馳典之特隆冰霜已表于當年雨露仍霑于今日  
爾姚氏廼某之曾祖母蘭蕙芳規松筠雅操畢一

生而守誰知匪石之心將五世而昌正叶于飛之  
兆迹其精誠之極直上通于神明惟此功烈之昭  
亦下光于泉壤表閭未已告墓方新是用贈爾爲  
一品夫人聲稱徽爍蓬窻之節斯彰俎豆苾芬曾  
孫之報未艾

祖父母

制曰國家尊禮元僚追崇再世匪獨穹階錫羨光  
顯無窮亦以先代累仁濬發有自爾累贈資政大  
夫南京戶部尚書李滂乃某之祖父葆真高蹈潔  
已清脩璧水蜚英未竟風雲之志鄉閭悉化爭高  
月旦之名是篤孫枝作予國幹鴻烈方歸于懸鑑  
龍章爰逮于貽謀茲用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  
太保吏部尚書碩人幽懿炳芝檢以生輝上宰殊  
榮賁楸原而永耀

制曰盛世官人資台斗提衡之哲元夫裕後賴闈  
門媿德之賢故膚功懋建于鉅卿斯介福游臻于  
王母爾累贈夫人周氏乃某之祖母雅聞淑令穆  
無非儀投畚以佐清風含飴而開遠緒自匪凝和

儲祉克襄奕世之謀誰使辨官論材當此一時之  
俊彤管之徽音从播赤墀之慶澤重申是用加贈  
爾爲一品夫人榮從六列擅內秩之高華寵錫五  
雲憫遐思于似續

父母

制曰語有之世所難得惟用人之人道所甚貴在  
不用之用故士韜巖穴廼以教忠國獎勲勞必先  
及父斯誠通義豈曰私恩爾累贈資政云云李啓  
東乃某之父聖世隱淪先民矩矱讀書談道匪役

役于世資關塾延師獨殷殷于庭訓撫知人官人  
之績嘉乃義方敷如綸如綍之榮首茲禰廟彝章  
具在德意攸行是用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一經澤遠下巽命于丹霄八座名高  
照夜臺以白日

制曰昔山濤自內奪情愍章弗覩康伯因母得士  
贊册無聞臣靳殊恩國則闕典肆首辟克隆閔閔  
卽寵褒覃被庭闈爾累贈夫人高氏乃太子太保  
某之母行遵圖史範肅珩璜湘藻薦虔折藁克愛

以若秉公持正蓋平允之譽攸歸揆厥木本水源  
繫聖善之功是賴可無華綉增耀玄扃是用加贈  
爾爲一品夫人賞與功崇生百載松楸之色毋以  
子貴憫終身栝捲之思

南京吏部右侍郎李廷機

制曰兩都疊重式先根本之區六副聯班莫要均  
衡之秩嘉品藻銓綜之績出文學侍從之臣特渙  
綸褒用昭眷注爾南京吏部右侍郎李廷機經德  
不回至誠能動底節于澹泊寧靜世卜遠猷置身

于規矩準繩衆歸大器文能華國夙冠冕乎人倫  
志在康時雅勤渠于職業作新壁水得人寧獨兩  
闡日侍講筵作聖有功元子迺從詹省擢貳留銓  
而爾叅稽典章薄攄韞籍主持大計朝聞平允之  
名申飭前規吏絕夤緣之竇習行無事信遊刃而  
有餘學本通方每隨試而輒效卽司農司空之攝  
多鼎新革故之勞益驗兼才宜頒異數是用授爾  
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官如傳舍疇爲經从  
之世變江河漸失淳龐之意爾焦勞匪懈已契無



逸于朕心質直不浮足返未流于大雅尚益預謨  
調燮庸需簡命鉉台欽哉

制曰持衡湯沐資斧藻之碩儒弼德闡闡藉蒞蔡  
之淑配特渥玉堂之寵茂宣彤管之徽爾其妻封  
孺人林氏巽順坤貞有齊無遂未明效警言翼比靡  
橐筆之勤幾望擬隆禪南國知人之哲經術經世  
斯露一斑宜室宜家爰旌四德絲綸借命伉儷均  
榮是用封爾爲淑人從夫疏爵躋秩魚軒逮下推  
恩臻祥麟趾

祖父母

制曰大臣之生不偶謀恒肇于穀詒酬功之貺宜  
優典得從夫義率昭禎德累仁之宿範錫提衡懸  
鑑之餘麻爾其乃恭之祖父鏗耀藏修含真高蹈  
閭閻作伍恬熙自囿于王民樸茂禔躬機械盡忘  
于人道遺再傳之哲胤領我縉紳溯先世之淵源  
嘉爾啓佑特與報本而反始彌徵積厚而流光是  
用贈爾爲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槐庭蔭遠  
闡明德于百年楓陛恩深邕幽光于五鼎

制曰世稱祖德鮮不推本于閨門禮重前徽惟其  
有功于家世儲和集慶越奕葉以生華由後逮先  
爲孫枝而崇報爾楊氏乃南京吏部右侍郎某之  
前祖母柔貞令度勤儉素風相履坦之幽人鹿門  
媲美啓持銓之祚胤鳳卜徵祥食貧遇嗇于當年  
告墓典隆于今日恩綸首被寵秩優頒是用贈爾  
爲淑人贊締造之勞德音未泯普追崇之惠天貺  
方來

制曰自昔繩武之賢必厚含飴之報矧功成亞宰  
比冰鑑之無私卽命錫重闡詎幽明之有異爾某  
氏乃某之祖母靜專稟性肅穆閑家賢以配賢佐  
清風于市隱子又有子衍丕緒于天卿功業文章  
侈獎金閨之雋過祖邁妣駢霑紫綉之榮覃內秩  
以追崇懟遠思于蒸昇是用贈爾爲淑人天章有  
爛式揚王母之芬馳典方殷益篤聞孫之祐

父母

制曰身爲逸士子爲大臣立言立功良本教忠之  
力肯堂肯構宜旌式穀之勛爰有上逮之榮名彰

我先朝之逸德爾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李宗禹  
廼南京吏部右侍郎廷機之父曾史貞標泌衡姱  
節書能涉獵多聞見重于儒林行謹細微實際總  
歸于人事瞻茲功成衡鑑追題才啓事之風正惟  
養慎顯蒙預口授耳提之誨詎泯大椿之芘俾升  
首棘之階是用贈爾爲通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  
郎袞宸需賢方綸扉之虛席松楸向日燁泉室其  
生輝

制曰偉烈矣于詞臣昭華實之竝茂嚴君稱乎母  
氏知勞愛之相成渙典九重酬恩三徙爾贈孺人  
陳氏乃南京吏部右侍郎李某之母名門懿質列  
傳芳規滂瀟躬勤夙佐白華之養機絲示訓竟成  
玉署之賢孝德已拔于比隣甘旨嗟違于臚仕匪  
資芝檢曷表護慈是用贈爾爲淑人紫誥自天丕  
煥笄珈之寵黃麻有日永垂聖善之光

戶部總督倉場右侍郎趙世卿

制曰八政經邦式先食貨六官分職爰重度支邇  
以時事多艱出者寢繁入者寢寡所恃老成長慮

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言嘉籌策之勞特渙旌褒之命爾某卓襟坦度練識竝猷司理衡城詰戎留署偶因抗疏誤致投閒清議共推儀曹再徙勲掖奉常之別歷名近達于楓宸納言京兆之踐更資遂彰于棘寺出撫而望隆司馬入貳而功著祝鳩謂積貯乃大命攸關肆操柄于重臣是昇而爾察天地收藏之義盈以濟虛識泉源流衍之情通而不滯機宜燭照穴竇風清雖以東討西征幾盡錙銖之索而能調停均節各隨庚癸之呼歲滿政聞朕嘉乃績是用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二祖八宗之積留之今日者幾餘三年九年之通圖之來茲者何道膚功上逮維爾嚮用方新石畫旁求乃朕諮詢惟舊尚攄訃于已試仰翼廟謨庸揀詘于弗支允禪國計欽哉

制曰國有餘儲倚焦勞于碩彥臣無內顧資贊助于好逑睠錢穀以旌庸遡閨闈而疏爵爾某妻封安人孟氏德媿名賢行符昔懿脫簪珥而佐養恪承菽水之歡躬筦鑰以襄勤克就雲霄之志箴規

若友徽音夙播于絲綸恭敬如賓令德中聞于耕  
饁溥南樛之惠宜爾家而麟趾駢祥鑿北門之憂  
歷官邸而羔羊翼節夫方大用巍聯八座之班爾  
忽長捐尚衍半通之秩會計之成功茲著黽勉之  
積勩寧总是用贈爾爲淑人殊榮渥錫于司勳特  
典用風乎主饋

父母

制曰朕聞藏富於國惟藏富于民者識恒足之機  
子之效忠惟父之教忠者啓奉公之義况昔以小

臣勵節明著家傳匪今從峻爵疏榮胡光庭訓爾  
某乃某之父幹局魁梧性資孝友奮身白屋鸞飛  
聊試于榆枋勗子青編燕翼茂敷于蘭桂迹其擁  
腐紅而一塵不染當官冷祿薄之時陷奸宄而九  
死不移開舍舊從新之路卓然正大光明之志允  
矣箕裘堂構之規是篤嗣賢爲予國俊覽茲經用  
信本大道以生財追彼義方特渙隆恩而錫命是  
用贈爾爲通議大夫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名躋  
六列默荷洪庥志懾重垓洵膺景慶

制曰仁義之利甚大急君匪曰遺親天地之性一原是母乃生是子獎駿勲于厚蓄馳鴻典于微慈爾封太安人姚氏乃某之母肅穆梱儀靜莊女憲處庠僚而盡瘁激昂成夫子之名臨最績以迓榮止足順幽人之志載以烏愛贊厥熊丸揚庭意鼓于裁機筮仕政成于蒙袂方其陳情乞養惟子深愛日之情已而聞命趣裝蓋爾有先忠之諭遂使出納均調之計丕裕國家然匪詩書式穀之功疇遺聖善是用贈爾爲淑人芳聲不泯垂彤管以馨香懿號寵頒賁玄扃而焜燿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田樂

制曰朕聞有命易繫所以嘉武烈而樂成功懋賞書稱所以章最績而風庶位故人臣封疆之績著則朝廷錫予之恩隆恒典實然巽申非過爾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田樂厚重山凝貞醇天篤才推經濟朝倚老成颺歷有年不易初終之節任使輒效雅多安懷之勞惟昔仗節籌邊時屬松夷犯順千里竊據業負嶠之形成悉衆內窺况啓疆

之志狡而爾憤彼倏欵倏犯無取小創之師慮且  
滋蔓滋難獨握永寧之筭于是集五路兩河之甲  
爲犁庭掃穴之謀罔聽僞和虜望風而鼠竄仍嚴  
大索人革面而角崩河湟之要害斯還莊靖之襟  
喉頓豁旃裘奪氣壁壘增雄論功殆比于驅除行賞  
宜先于發指是用授爾階光祿大夫柱國錫之誥  
命於戲大臣處邊鄙則鎖鑰壯威在朝堂則樽俎  
生色爾旣已掌建九法職異一隅尚其蓄養威靈  
銷弭瑕釁警戎狄于輦轂戰勝之懼時殷防搏噬  
于擾馴外寧之憂勿懈副予一人股肱之託追古  
司馬嚴翼之風欽哉

制曰統六師而平邦國資虎賁之英猷秉六德以  
化閭闔藉鵲巢之懿範益臣無分念是成伊濯之  
功而恩有兼榮俾沐攸同之福爾某妻累封一品夫  
人曹氏性含婉淑度肅端莊女則穆修官常陰贊  
惟其服膺佩燧任筦鑰于中閨是克殫智運籌蕩  
氛褫于絕域元勳績爛淑德恩均是仍贈爾爲一  
品夫人功加夷夏式揚薇芑之芬道始唱隨益懋

蘋蘩之敬

父母

制曰國有蓋臣家則令子故戡亂式昭其幹蠱而勤王原本于教忠帷幄旌勛箕裘崇報爾累贈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兵部尚書田產乃樂之父閭閻敦素月旦推賢天與清標負蓬矢四方之志世敦厚道追麥丘三祝之風匹公侯以兔罝允稱高士啓詩書于鯉訓蔚奮英人功已震乎龍沙報詎薄于燕翼是加贈爾爲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功懋懋賞名載景鐘子爵爵親光生墓道

制曰臣克有鴻鉅之施在國國必有便蕃之貺及親矧慈德之倚門倚閭劬勞如在卽天澤之旣優旣渥霽霽方醲爾累贈一品夫人夏氏乃其之母終溫且惠用愛于勞倦切一經共此和熊之誨勤渠三徙成予司馬之良西域功聞特典溢彤弓旅矢北堂風杏新恩耀紫誥芝函俎豆增榮栢棖惻慕是仍贈爾爲一品夫人承恩禁闕彰聖善于剝絲



青藜集 卷之一 五十四  
從爵孤卿分寵光于仗鉞

總督薊遼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邢玠

制曰蕩氛繼絕已綏異姓之王飲至論功特長帥師之子國皆屬其耳目吾何愛于髮膚晉秩非私揆功尚靳爾總督薊遼經畧禦倭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玠雙南偉鑄百鍊眞鋼才誠具孚文武爲憲躬不言瘁馳驅多戎馬之郊事惟所投指顧奏勛勩之效邇者島夷弗靖螫我屬藩圖畫未周滋其桀驁疇予典旅僉曰汝

諸是戒六師俾專九伐而爾左檄兵右籌餉朝剡奏暮馳符浹裊雲從皆安制綦節之理校聯霧合盡胷角牽犄之形鑿凶爲死死戰之期獎率酬不俱生之誓遂令蔚山金山之劍竦巢內之卵胥空閑島玠島之燧燔舟中之指可掬覆滄海而注爍炭舉炎火以焚飛蓬大殲瀚海之鯨鯢再奠箕封之鐘簋粵惟孤績可後崇褒是用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樂羊功上巳焚盈篋之書定遠奏來復憫入關之請吾意未嘗不在鉅鹿下爾心

應亦懸于魏闕前外寧內憂戶牖之綢繆安出文  
事武備鼎彝之勲業方新尚殫馮翼之心永集夷  
庚之慶欽哉

制曰大臣奉公而憂國故無家明嫖姚之忠明主  
推誠而卹私則還歸志出車之厚况師終有慶寵  
方渥于元功而內顧無煩旌詎遺于淑配爾其妻  
累封夫人王氏名載國綸邦稱賢媛敬恭有忠穆  
宣風火之徽笄覲惟時默協君臣之肅睠君子義  
不辭難冒霜露以專征實惟爾順克宜家躬滌滌  
而代養執訊獲醜候適應乎倉庚緣爵疏恩秩宜  
均于司馬是用加封爾爲一品夫人拜命丹庭儼  
河山而肅度流芬彤管共鐘鼎以垂輝

曾祖父母

制曰武功成而告廟歡允洽于九靈慶典舉而推  
恩臣與光乎四代論功則首遡慶于源肆卹追遠  
之思用溥逮先之惠爾那端乃玠之曾祖父冲樸  
葆真耕鑿歌聖賑施自喜貯陰德于窈冥機械相  
忘留有餘于造化乃從積慶肇啓達人以彼偉績

青藜舍集 卷之一 五十六  
豐功亦既奉天誅于有赫豈惜窮階峻秩不以昭  
世德于無涯是用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一杯土壤歲雖久  
以如新百世本支福方綿而未艾

制曰賢者之于世不偶生王人之於善無遺賞肆  
嘉元老之壯猷言錫魯闈之寵命醞釀培植實助  
濬乎慶源循遡聞宣聿追揚其德譽爾周氏乃邢  
某之曾祖母沼沚芳規組紉若志贊功晨正賡關  
風于南畝之間開緒夏卿震出日以東山之旅門  
祚數傳而始大閨儀歷世以彌光惟勲典之上行  
宜榮章之先被是用贈爾爲一品夫人滄波載戢  
靡清見溥海之濱紫誥方敷焜燿及重泉之下

### 祖父母

制曰國有碩臣赫聲濯靈用宣于中外家多積善  
流光餘慶乃暨于子孫穀詒美潛德之光義率表  
宸恩之渥爾累贈資政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邢聰乃玠之祖父胸襟洞達意氣激昂益藏第已  
所無務剖分之爲快緩急惟人所有雖頂踵以靡

辭居卑而義甚高源浚而流乃邇一里戴旃幪之  
德再傳得社稷之良是用加贈爾爲光祿大夫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丕赫王綸下九重其聯游於昭  
贊熙炳三廟以輝煌

制日出車六月蕩平欣屬乎儒臣積德百年締造  
兼資于女士矧撫弱之勞備至宜舍飴之報特隆  
爾累贈夫人陳氏乃某之祖母持儀祇慎賦性幽  
閑脫簪成夫子之賢豪卹緯支門祚之衰薄朝哭  
穆伯暮哭文伯荼苦盡茹于人間俾爾熾昌俾爾  
壽臧榆景卒徵乎天道維聞孫之績奏彌王母之  
訓彰是用加贈爾爲一品夫人珮環猶邈流不泯  
之芳聲節鉞維新迓無疆之鼎臚

父母

制曰于夷于襄三矢重雕鳩之績肯堂肯構一經  
垂燕翼之謀式霈宸章用酬庭訓爾累贈資政大  
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邢某乃某之父格外別材  
寰中竒士習鉛槧而講擊劔之術聞鼓鞞則懷裹  
革之忠壯士折于中年呼過河而飲恨遺猷昌于

哲嗣從跨海以收功烈允假哉恩宜茂止是用加  
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長風萬里殄越志于梯航湛露九天  
光義方于綸綍

制曰臣子爲國立功適憫倚門之望朝廷旌庸疏  
爵繁伸陟屺之懷匪崇報于裁機疇昭榮于仗鉞  
爾累封太夫人鄭氏乃其之母節經傲歲才足持門  
粵自姑老夫亾齡冲息弱力有俯仰不天之造于  
一形影相弔之身方且垂涕三遷植耆碩于孤苦  
以能徼恩累命易烝瘁以榮華彰愛于勞轉否爲  
泰是用加封爾爲一品夫人龍章鳳誥介寵貺以  
自天玉露金莖怡殷情于愛日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蕭大亨

制曰降典析民式布好生之德明刑弼教爰資邁  
種之臣肅邦禁于協中懋治功于克允恩綸載錫  
淑問攸彰爾其德稟不回智行無事顯然人傑卓  
爾國楨束髮登朝勲業半垂于邊地鞠躬盡節忠  
勤彌勵于宦成會當北鄙之寧是借西曹之重而

爾敬承欽卹大小必以其情祇率直清高下莫容  
其手予曰辟爾惟勿辟視盜環犯蹕之條無寬民  
民自不寃多開網解懸之意惟三章匪飾怒之具  
朕罔攸兼彼五罰無濫及之人爾與右左惠醲棘  
木頌布甘棠茲以歲滿特授爾階光祿大夫柱國  
錫之誥命於戲咎繇作士師遂靖蠻夷之猾蕭何  
銓律令亦高發指之勳曩國興海邦之師實爾決  
帷中之策載安外屬永固東藩大刑用去用兵利  
器徵於盤錯惟今匹夫匹婦能干天地之和而爾  
多藝多材實係斗山之望尚竭股肱之力副予心  
膺之懷欽哉

制曰飭憲以糾萬民特重爽鳩之職宜家而敦四  
德言需燕婉之賢德適協于相成榮肆均于偕老  
爾某妻累封夫人劉氏柔章淑性莊靜令儀有恪  
以奉在公含美而襄夫子瞻星視夜不怠交警于  
閨中執燭悽情潛挽生機于筆下彼操清而民志  
畏則締綌之素節允功乃寃洗而協氣流蓋琴瑟  
之和風與鬯中率之勛有自從爵之典惟宜是用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加封爾爲一品夫人誠孚金矢緋衣分無上之華  
度儼珩璜彤管耀永終之譽

曾祖父母

制曰五刑以象震耀法臣之職業獨隆三賜而榮  
丘陵王者之恩輝愈顯故于國旣明罰以勅法情  
切求生于爵宜由祖以逮曾禮先自始爾某乃某  
之曾祖父位在布衣謙符天道焚券非以市義深  
匿月旦之名積厚自爾流光遂肇昌明之祚試觀  
讞無寃獄勤勞丕著于祥刑可知世有愆人醜釀  
逃由於先代是贈爾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刑部尚書潤松楸以雨露首被駢恩譬水水之本  
原彌培茂祉

制曰平刑之報下及雲仍則貽之上者必遠作善  
之祥外由明哲然資之內者實多故餘慶胥藉于  
二人而恩典並霑于四世爾謝氏乃某之曾祖母  
德涵欽順躬備孝慈持內政如栗榛思投核而種  
德裕後人若絲繭訖歲引而世長惟慎惟清旌功  
伐于鵲集之日如綸如綍褒淑懿于麟定之餘是

言苑合集 卷之一 六十二  
贈爾爲一品夫人笄珈煥采內階已擅其崇高泉  
壤生馨遐祐永延于苗裔

### 祖父母

制曰家國之理共貫祖孫之善一原是以朝廷之  
用法惟仁子孫之率祖曰義溯貽謀而崇報優邁  
種以推恩爾累贈資政大夫某乃某之祖父城府  
不設然諾克敦秉志惟公質暗符乎大道理民自  
奮善允益其一鄉急難若痾瘵之在躬卽莫助而  
獨切樹德如根祗之入地雖不見而彌深繩武之  
業允光馳爵之章游被是贈爾爲光祿大夫柱國  
太子太保刑部尚書三辟叔興盡滌秋荼之苦十  
行雲爛耿增夜宇之輝

制曰朕獎烈大僚敷榮上世爰及祖妣並被王章  
誠念垂裕之同心均昭代追崇之典抑賁蒸畀以  
異數憫慈孫嗣續之思爾累贈夫人高氏乃太子  
太保刑部尚書某之祖母坤順恒貞有齊無遂佐  
風樂泌百年存荆布之規開緒含飴三世食公卿  
之報辟以止辟方司寇之歸功親以及親肆王母



之介福是加贈爾爲一品夫人斯皇顯命偕烈祖  
以同榮不泯徽音麗聞孫而永著

父母

制曰朕聞定國播不寃之頒東海濬祥文忠推溥  
利之仁綿州啓緒故長厚益于一脉式淑邦刑而  
華袞榮于片言用酬庭訓爾累贈某乃某之父比  
德名民稱逸聖世煙霞怡志誠坦坦之幽人孝第  
力田允慥慥之君子授一經以報國亦猶芹曝之  
思讀萬卷而致君適屬箕裘之彥雖鴻冥之已邁

顧燕翼其如新敷典露蕭懾情風木是加贈爾爲

光祿云表偉勛于銅匱原本義方闡潛德以金

章輝煌墓道

制曰大臣若保弘仁護幄契慈祥之指盛世如天  
錫貺芝函揚聖善之音隱心深入于鑄書淑教彌  
徵于刃織雖違祿養詎後綸褒爾累贈夫人王氏  
乃某之母勤儉兼修非儀俱泯夙襄真隱耕耘合  
德于東臯克篤名卿喉舌馳聲于北斗無偏無黨  
庶幾畫象之風聞禮聞詩亦有和熊之誨爰頒綵

綍于賁玄扃是加贈爾爲一品夫人國命懸于民  
命回生霜雪之中毋階視厥子階作炤泉臺之下

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楊一魁

制曰朕惟邦事掌在冬卿熙載亮工喉舌之司是  
倚庸勛懋賞絲綸之命攸隆美表成功典從進律  
爾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楊一魁天質不雕風猷夙  
著寬而有制養雅操于和平靜以含明醞訂謀于  
冲默粵自星轡瓊閣揚國命而匡王違楚臬齊藩  
肅憲威而宣德意尋兼旄而佐計洊歷朔南肆茂  
實與休聲益孚中外廼以方割爲雲擢任今官已  
而疇若應咨入領本部時蓋黃殷淮父方河伯之  
效靈葦故鼎新會皇居之再造而爾正身奉法綜  
事訓工時訓舉羸朕詎心乎壯麗一勞永逸爾克  
任其經營程督忘勞畢竭股肱之力樽節有道盡  
裁供億之煩五材飭而百廢具興兩宮訖而三禮  
允賴日月省試績用已多天地成平明德况遠會  
當歲滿爰霽褰章是用授爾階光祿大夫錫之誥  
命於戲垂作共工克媿九官之美禹平水土旋登

百揆之榮爾尚詳典制以建明範端耆碩總司屬  
而表率動慎儀刑過門無替其初心勵忠貞而益  
篤柱國庸膺乎後命鞏宗社以常寧欽哉

制曰哲人祚世計長夙以垂規昭代旌庸邇本根  
而崇報故慶由積致是謂無功之功而典欲上行  
廼及王父之父爾某乃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某之  
曾祖父渾噩遺民丘園高蹈和光鏗耀適乎十畝  
之間抱朴完淳奮乎百年之上術修混沌天與爲  
徒志類北山孫又有子覽敷土濬川之烈想耕田  
鑿井之風是用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  
尚書疏上榮于棘位寵錫雲霄溥渥澤於蒿原恩  
霑雨露

制曰百工皆聖所作嘉玄武以推恩百行惟孝爲  
原體白華而錫類式穀深惟庭訓勸忠游渙王言  
爾原任新安縣知縣贈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某乃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某之父秉德溫  
良存心愷悌職司民社瘁邑事以隕躬理固棄除  
鬱善祥而有子掌邦土而時地利功茂方鳩垂弓

治以啓箕裘褒褒先燕翼寔維天道豈靳國綸是加  
贈爾爲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泉壤敷文  
誕殊恩于表墓縹緗紹業彰偉構於肯堂

制曰乾和坤理司空竝重於六官父訓母儀天性  
胥隆于一本獎春暉於護室頒寶翰於芝函爾累  
贈夫人景氏乃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某之母媿穆  
宜家肅雝範闡警深鳴珮百里揚良令之聲教切  
和九三徙倪上卿之業音容雖邈聖善滋聞予工  
克若于其凝宛劬勞之可觀手澤方殷於永慕寧  
褒諭之能忘是加贈爾爲一品夫人五色龍章播  
門閭之令度重泉魚液耿綸綉以交輝

翰林院簡討朱國禎

勅曰朕邇雖靜攝而延見儒臣之意未嘗一日忘  
也矧記言記動如史氏之職尤爲最親者歟彼其  
悉朕之言動也朕是以悉其才品焉爾翰林院簡  
討朱某誠心質行卓識弘文掄秀賢科服官禁苑  
而爾操先恬雅學務博綜較讐不爽于墨朱甄別  
共歸其衡鑑績隨歲著實與名符是用授爾階徵

青藜館集 卷之一 六十一  
仕郎錫之勅命夫詞臣之用在意日用不自異日  
裕也其重于世也曰是清華之秩秩又非能令人  
重也道在用在人重秩重念之哉無負朕所以儲  
爾者

勅曰朕觀詩燕喜有詠來諗有歌何臣爲母慶而  
君亦爲其臣之母慶也先王體臣其道如此朕于  
儒臣何獨不然爾吳氏乃翰林院簡討某之母躬  
甘澹泊性本端嚴挽鹿以佐清修和熊而開慶緒  
機絲簪珥知當年訓子之心象服笄珈侈今日旌  
慈之典是用封爾爲孺人爛宸章于五色介春酒  
于百年

翰林院簡討朱延禧

勅曰國家選制科之秀官之禁林匪直以剡藻負  
斐然之望也夫亦將待用于異日焉是故班籍清  
華而闈室之養先之爾翰林院簡討朱某淵緼儁  
才純衷礪行陶成中秘列秩詞垣而爾學務洞源  
文求經世誦讀博通乎八索編摩不愧于三長可爲  
文行兼資華實並茂者矣茲以歲滿特授爾階徵

言奏集 卷之一 六十七  
仕郎錫之勅命夫出入承明雍容綺墨士自謂甚  
暇也而國家儲才而需之用方如望歲然故惟脩  
之數年若不足者廼能用之一朝而有餘爾其無  
負此暇日哉

勅曰人臣者入而奉清問于讌閒出而娛綵衣于  
親舍斯不特天倫之樂抑亦庭訓之光也昭代體  
臣夫是以有馳爵之典爾庠生朱希曾乃翰林院  
簡討朱某之父喜施好義篤學通經旨究先儒霧  
雨偶垂乎豹變德昌後嗣雲霄高奮乎鳳毛方適  
舞雩沂水之情坐觀金馬石渠之事義方足術華  
綉爰頒是用封爾爲徵仕郎翰林院簡討紫宸敷  
錫芝檢方新丹壑優遊椿齡未艾

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王成德

制曰今大司農蒿日于懸磬而邊鎮荷戈之士嗷  
嗷待哺者以鉅萬計匪得郎署之賢者調停均節  
其間國何有攸濟爾戶部山西清吏司郎中王成  
德誠心卓品介守通才鰲禁掄英鳩曹受事旣累  
勞于香省尋分職于邊儲而爾操皎增冰顧盼杜

羣胥之竇惠覃挾續撫循騰萬竈之歡錢穀裕而金繒亦饒出入允而軍民咸悅茲以歲滿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所稱士大夫之姱節微獨利能黜之卽近名亦實政之累也頃<sub>部</sub>爾政日月所羨輒入公需無類獻以市能名朕甚嘉焉爾其益懋哉持此以希徃者李絳之風無難也

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崔應科

勅曰朕觀周禮地官之屬六十大抵爲委積及泉府設也而以申禁明刑掌達法則麗焉何與若日財天下之大命也惟慎刑之人爲能惜之爾爾戶部廣東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崔其春省蜚英秋曹筮仕尋循宿譽擢貳潛郎而爾節植端方佐憲已稱明允才優會計署司尤著廉平覩斯調停均節之爲極然懇惻生全之意茲以歲滿特授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昔漢文于決獄錢穀二事朝問大臣蓋其重也爾茲旣闕歷其事矣有如異日者進子大夫而訊之何以置對欽哉無以今茲之明試忘其所爲敷奏者

勅曰婦之于夫厥亦有攸贊焉當其剛柔贊之故  
用法以仁當其柔剛贊之故臨利以義斯婦誼之  
盛者也爾戶部廣東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崔  
某之妻王氏惻惻爲儀真誠秉性格勤紛悅佐介  
眉舞綵之歡祇相藁砧自羨藿服鶉之日考績舍  
香之署茂歷兩曹揆勞內助之賢允稱四德所謂  
糟糠之嘉耦爰頒綸綍之殊榮茲用封爾爲安人  
蔚揚芬于彤管彌翼美于素絲

原任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尹德元

制曰越國而張天討允資宿飽之師航海以裕軍  
儲宜僉元功之賞故有絲綸之渥寵以旌蜚輓之  
勞臣爾某政練綿更望孚清議淵泓醞藉义乃益  
徵盤錯才猷試殊輒效方東土撫循之日適島夷  
跋扈之時詰戎鳴水深虞輜重之難待餉鯨波能  
免樵蘇之患而爾焦勞饑歲僵起而逋亦完激發  
忠心路阻而臻若赴巨舫聯舸泛怒浪以無涯雨  
楫風帆應量沙而不爽遂使士無枵腹軍有見糧  
睠茲耆定之勛詎泥轉輸之勤是仍授爾階中憲



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脫巾謂何故足食在足兵之始墨衰已矣然忠臣求孝子之門勿謂禮樂壞崩無裨世用尚思邦國殄瘁不異家艱矢爾初心需庸異日欽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劉易從

制曰嶽牧奉行德意是爲宣化之臣齊魯拱衛皇畿號曰近郊之地任殊鴻鉅選藉老成屏翰允功旌褒宜渥爾原任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今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劉易從冰淵持志

經緯裕才對策綰符夙騰令望爲郎領郡海著芳聲嗣以惠威迺遷藩臬人宜其地五年聞遼水之澄見不怠潛六載遂東山之卧旣而再起隨颺歷以流動遂以今官蒞岷峨而受事而爾綏氓固本鞏蜀地于已安補伍儲威備播謀于未發比遷海岱兼值兵荒旣蒿目枵腹之民復徹土震鄰之寇勸分發廩息鴻鴈于澤中酌盈濟虛飽貔貅于海上人沐含膏之化吏式茹蘖之風功績最隆保釐無忝肆治狀甫聞于楓陛而爾名已藉于蘭臺是

用授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大東小東或  
憂杼軸一變再變乃底絃歌今昔猶之一官巡陌  
資尹郊爲烈出入雖云異職補袞得賦政滋彰益  
殫長猷用需寵命

制曰專藩敷化信歸棠棣之賢百兩宜家爰重桃  
夭之淑未泯夙譽並荷彝章爾原任其妻封宜人  
潘氏蘭蕙佩芳矜肇視訓陳箴帷業克遵鳧鴈之  
規誦戒官常陰翼羔羊之節于沼于沚爾襄祀于  
東方如山如河累膺榮于北闕珪璋允儷環珮中  
捐顧方嶽而喻爲山功豈忘于覆簣味承流而警  
掘井爾弗逮于及泉是用贈爾爲夫人三命益隆  
歆荷王綸之賁九原不朽永垂圖史之馨

制曰四方爰發臣道盛于日宣一德相成頌誼存  
乎星警嘉穆功于主饋從窮爵而疏恩爾原任其  
繼妻李氏幽貞毓性婉變秀閨託族高華作述名  
碩組紉織袵贊衣被六郡之仁榛栗棗脩襄粒乃  
蒸民之惠善兼四行月望擬隆烈赫二南風火起  
化義允光于鳳卜典宜重以鸞函是用封爾爲夫

人臣矢獻于國寢揚梓栢之聲爾名媛于邦益恪  
蘋蘩之任

山西布政司分守口北道左布政使孫維城  
制曰我國定鼎北垂設防上谷銷萌固圉式重神  
京雄畧壯猷允資藩彥鎖鑰之勲旣茂絲綸之命  
攸隆爾某彬彬君子矯矯虎臣花邑標循霜臺抗  
節歷官西土政弁惠威移守北邊轄更左右而爾  
殫心籌畫極力經營饋絕鞭靴清風于弁類政  
推肺腑孚眞愛于羶鄉雍容伏反側之安酋談笑

戢驕恣之市虜備克豫綢于桑土策不專恃乎羈  
縻足稱樽俎之良有禪封疆之事茲以歲滿特授  
爾階通奉大夫錫之誥命於戲虜辟豺狼不噬終  
難狎玩師如虎豹在山爲蓄威靈爾尚益爲可戰  
之形潛懾寒盟之志息氛塞上國將永賴其藩籬  
推轂師中朕且優假以節鉞欽哉

陝西按察司副使荊州俊

制曰朕每懷關隴越在邊垂特分綱紀之司肆藉  
惠文之使睠積勞于兩地足兵與足食兼隆知奉

法于六條外臺視內臺愈肅爰旌臬彥特布恩綸  
爾陝西按察司副使荆州俊操履耿介心跡光明  
筮仕花封邑潤隨車之雨蜚英蘭署延寒凝簡之  
霜乃自東藩憲于西夏詎曰忠信無咎然而堅白  
彌昭稽衆允孚自家特起而爾前勛尚茂後政維  
新操百折而不回勇萬人而必往驛蹄獲息詰戎  
獨嗜馳驅屯穀日增謀虜顧羞金幣備深桑土功  
在封疆是用授爾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汲黯  
直言寢干戈于淮國寇公重望鞏鎖鑰于北門欲  
彼懷德畏威惟爾清標勁節獬豸盡境尚師上策  
于周家烏鼠同藏永淨渭波于禹貢欽哉

陝西鳳翔府知府汪應泰

制曰國家畫數邑而建一郡邑之外無郡也邑令  
治民郡守治治民者治民者治而民安守斯良已  
爾陝西鳳翔府知府汪應泰振藻軒墀宣勞銅墨  
爰繇郎署出綰郡符而爾守凜秋霜仁敷湛露化  
操切于俗吏刑清羞鞭上之蒲噓紛錯以淳風訟  
息生庭中之草人歌琴鶴品重羔羊惠允洽于八

區績適成于三歲是用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人臣位愈崇則所知愈約以故古相臣而下人知二三人而止匪畧之也不如是則下侵且弗專惡乎言治爾之官以知名尚慎旃哉將持此弁驗爾于異日

直隸河間府知府葉燁

制曰河間周唐叔分封處也人貴德而俗敦朴成周之遺風在焉今二千石之官其地者意有如羔羊大夫以素絲之譽特著者乎是朕所樂聞而嘉

與也爾直隸河間府知府葉燁德器端凝才華炳蔚蚤掄楓陛游試花封及郎署之踐更乃專城之出牧而爾公廉率屬愷悌宜民平糴勸分獨瘁躬于荒政募兵儲餉克修備于軍興足稱經濟之宏才特建循良之偉績是用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古者名郡守于屏風注在官之跡其下惟灼知之乃重秩之今爾所治才在王城外耳閭巷風謚日達朕聽無俟屏注知旣灼矣方且以重秩秩爾懋之哉無負朕命

直隸淮安府知府劉大文

制曰淮南故股肱郡於漕渠咽喉稱特重所爲旬  
宣疆理豈下邑是式寔上國允藉之可與此者良  
二千石乎爾直隸淮安府知府劉大文神識端凝  
才猷洪遠早擢大庭之秀旋司天下之平效著祥  
刑簡司名郡而爾劬勩繁劇勤郵彫殘已敘府事  
之修更底河防之績明陟汝以率屬無忝矣特授  
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淮昔漢汲大夫所守  
也稽其治惟是責大指不苛而可以成卧理可以  
寢逆謀爾今若不職戎事乎尚益懋前猷勉圖後  
績出入禁闈稱社稷臣非異人任往欽哉

河南歸德府推官田貢國

勅曰郡邑吏民所寄命也然他吏曹率以撫字而  
司理獨以法夫以法而能與撫字者同造民命國  
之旌之宜其亟已爾河南歸德府推官田貢國才  
識宏深風規凝亮起鹿鳴而通籍擢鱸帳以分符  
而爾律已清嚴宅心仁恕朗鑑照覆益之隱祥飈  
蕩肺石之寃治號廉平人稱淑問茲以歲滿特授

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國家方虛風霜之任以待執法之臣而官譽多歸于寬政何也是惟軫心向隅者爲能折奸跋扈一干搏擊所傷實多蓋朝廷審官之法類如此爾其益茂勉于寬政哉

四川重慶府推官高折枝

勅曰昔人論戰至獄小大以情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今屬非用兵時與朕每念其地司理之臣宜必有推情于獄者今日之事庶幾賴之爾四川重慶府推官高折枝大對起家平典佐郡裨躬無染四知可質神明奉法惟公三尺不撓貴近引經以斷得情筆下之單詞使獄無冤束手案傍之老吏最書來奏朕用爾嘉是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理官天下之平也世有亂平之以兵人有亂平之以法乃天吏逸德烈于猛火于法獨不然乎爾其深味乎平之義無內虧無外溢尚亦有風乎將兵者

直隸廣平府推官胡東漸

勅曰朕聞昔者歐陽氏爲理官觀書發歎爲獄求

生朕甚慕焉今之理官有若人與庶幾藉之以風  
天下爾胡某茂明秀品淵懿竒才擢萬言以起家  
操三尺而佐郡而爾褫躬若水清故不撓奉法如  
霜嚴能無雲體東矢鈞金之意人或因悔以爲新  
準盜環犯蹕之科罰亦抵辜而卽止以若歲績之  
最允稱法吏之良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  
夫三辟典于叔世秋荼之法非所以服民也傳不  
云乎同言而信信在言前法之服民亦猶是已朕  
將持此并觀爾異日焉欽哉

勅曰雋母喜而不疑有令名鄭母悲而善果無苛  
政夫非賢母乎然而君子少之謂及仕始誨其誨  
晚也豈不感動與林幾何爾周氏乃胡某之母儉  
濟其勤勞成厥愛賢協提甕相夫振高蹈之風教  
凜裁機勗子稱亢宗之彥雖春暉倏匿不逮服官  
而慈訓宛存已徵折獄跡其明刑第以輔禮益猶  
設俎之餘乃若求生備極苦心似得和熊之益宜  
頒愍冊以永徽音是用贈爾爲孺人代釜庾以言  
思賁松楸而作耀



直隸大名府濬縣知縣張其忠

勅曰語有之監司衆而吏亂于位矣蓋掣肘與彌縫之事將從此起也不然監者不同同求其治治矣辟置白璧於五都之衢萬目之所共寶也爾某醞藉弘深風規凝遠三策擢秀百里分符而爾清白褫躬精勤敷政輕徭薄賦潛回境內之春詢瘼哀榮盡起溝中之瘠膏澤宥流于蔀屋仁聲近達于銓曹績滿賢書名高最牘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今天下承平久矣民無復兢兢世禁瞋目語難徃徃而是爾所治隸在京轂者也欽哉尚務和其民以幾古之稱保障者

嘉興知縣鄭振先

勅曰今海內所稱良令朕不克親見然見其績於最牘矣而人進而旌之論以朕意勢亦弗克也于是乎有璽書之賜爾嘉興知縣鄭振先醇明偉器經濟徽猷楓陛蜚聲花封受事而爾茹蘖芬華之境回春枯槁之餘興學右文士式彬彬之化勸耕巡陌人歌皞皞之風政績來聞朕心嘉悅是用

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郡縣高第入爲臺省  
國家所循匪漢制歟然必歷數歲而始一舉焉何  
也天下惟眞守不渝眞才不匱眞品不盈眞精不  
衰而異時大受終必賴之爾欽哉茂勉末路以需  
後命

勅曰夫士激昂有成於內贊節操有成於室謫牧  
民之理非必良令所自致也以故歲績之旌伉儷  
同之爾鄭振先妻吳氏閤閱鍾英箴圖式訓克遵  
孝養婉愉承鶴髮之權雖在華腴朴素翼羔絲之  
節獎深仁于覆露嘉交警於瞻星是用封爾爲孺  
人六珈渥荷國恩四德彌襄宦業

林縣知縣孫夢桂

勅曰夫民蘄乎安而止而風氣俗尚邑固各殊肆  
取吏者不必于游試然游試乃可以觀吏矣爾河  
南彰德府林縣知縣孫夢桂匡時偉器經國英猷  
纖塵罔著于胸中百里第籌于掌上民安若堵相  
忘休息之仁賦集如流不見催科之令遺愛正歌  
于棠陌成功爰奏于花封是用封爾爲文林郎錫

青藜館集 卷之一  
之勅命朕聞林慮依山爲縣宋興乃始有學以故  
難吏於今何如夫太行有路康衢窘步凡大難必  
有大易者焉爾其欽哉國固有殊典以待夫吏之  
克艱者

### 零陵知縣周朝重

勅曰昔宋臣蘇洵建議重遠吏豈不以地遠則民  
隱易閔哉今荆南距京師七千里朕惻然念焉吏  
有奉揚德意於其地者與朕將特顯之以風天下  
爾知縣周某典應賓興學繩祖武當官毋害所至

有聲雖職列荒裔之表而名聞輦轂之下茲以歲  
滿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永州蛇說而不  
聞乎零陵固其首邑也以爾之良固不難激昂清  
風滌陋千古以永光爾祖之烈欽哉茂勉末路庸  
膺後命

### 直隸興化縣知縣翁汝進

勅曰令職親民以愛勝也愛苟可遂令宜無難爲  
者惟是邑重而劇時詘而事多可虞要以重安劇  
理時濟事集而愛有加焉斯足術也爾翁某鍊識敏

才清操遠器筮茲巖邑島氛與偕而爾撫字轉輸之日綏輯擾攘之時紛錯犀剽逃亾蟻附以斯之績可謂曰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朕求士于廷而邑試之爲異日也需在異日基以今日而不觀之墉乎基不厭厚將大厥受爾敬懋哉

山西太原府陽曲縣知縣金勵

勅曰首邑之令舉令之表也而處都會綰轂之區獨號曰難吏難吏故寡良寡良故稱良者必衆良之光已夫然後可旌之以表于天下爾金其溫文

雅度愷悌真心官自大廷游更奧壤而爾慮周政浹器利刃餘撫勤六德襁褓如流操皎四知門庭若水黃童白叟遐騰四野之權事治民安茂建三年之烈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國以民爲本吏以自治如治民爲本古蓋有耻教化之罔宜而閉閣自責者矣是故居可與興理進可與責難國家取臺省于郡縣謂此也爾欽哉朕且有後命

陝西平涼府平涼縣知縣周三嘉

勅曰縣令之職親民朕于是寄德意焉苟能其官  
徼民則寧其亦庶乎王澤之下究也是故璽書之  
褒朕無所愛爾陝西平涼府平涼縣知縣周二嘉  
名播鄉書符分壯邑冰操惕已躬瘠而人有蓋藏  
寬政宜民德渥而衆歌襦袴程書來奏賞率攸宜  
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平涼古朝郡地  
實鄰羌夏俗尚武敢良有自來然崆峒笄頭之間  
廣成子遺跡不至今存乎有勇知方是存乎導之  
者爾其欽哉

山東兗州府金鄉知縣任時芳

勅曰姤象施命夫命王者所以遇天下也今爲朕  
親民之吏朕不能一一延見而旣見之治績矣璽  
書之賜何但榮之庶幾若朕之面命乎其遇之也  
爾任某賢良對策祇慎當官奉德意於畏品切痼  
瘵而詢瘼冰持節操矢晶瑩粹白之思春覆閭閻  
藹煦嘔噢咻之意民各安其田里愁嘆罔聞爾信  
克厥官箴功勤丕茂式稽最牘爰覃旌章是用授  
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國家近者東西多事浩繁

之餉民實任之民間蓋藏今復何如汲之頻泉之涸也爾能加意本根脂膏動念與朕將優陟女焉勅曰門外之政嬪無與焉相夫訓子其事也乃若夫也司教子也司牧咸克有聞功足多已馳貴追榮則國典于是乎在爾蘇氏乃任某之母秉德幽閑宜家勤儉揚紛佩燧孝名夙著于舅姑弋鴈和熊令譽兼隆于夫子川使一瓊倡道鳴鐸皐比三策起家奮英鷲禁乃廣文之官獨冷藜羹不給于登年卽河陽之縣成花護草已萎于晚歲瞻吏績之奏最豈毋誨之忘勞是用贈爾爲孺人遺闈錫羨榮慈教于無窮華綉宣恩炤天章其有爛

河南開封府商水縣知縣趙思忠

勅曰朕慎選淑人君子而寄之百里之命將使究宣德澤與編氓共適恬愉也而或疾痛不關勤恤之政不聞朕甚悼之爾知縣趙思忠忠偉度兼才清操實政斂惟從薄災民起仆以更生法克奉公豪右回心而向化試以互鄉能易置之漢世稱良歲閱政聞朕嘉乃績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

方今承平既久民往往有潢池之志矣中州之俗  
右武而習豪皆我干城然不善撫之亦盜資也欽  
哉務各寧爾宇稱朕綏輯至意

山西汾州府介休知縣史紀事

勅曰邑令親民職至鉅已肆士廷揚而令卑之則  
朕心寄焉而乃有傳舍其署以梯清華謂吾民何  
朕甚不取爾史某敏練通才特達遠器起家三策  
作牧一方而爾政取便民道先潔已救荒有奇策  
倣范文正之鳩工入廩無羨金媿李審諸之不槩  
境醉畏壘之化里絕銖兩之姦卓爾歲勞中于賞  
率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獅巖雀谷之  
間不有開元駐蹕遺跡哉彼安不怠危故躬瘳邊  
邑若此也朕以良令抵勝兵計不西顧緊爾是賴  
爾其益欽哉

直隸真定府饒陽知縣翟耀

勅曰邇者環畿之邑洊罹災穰而東餉內工誅求  
相繼意吾民必有展轉失所者矣勞來安集厝之  
生全之域非良有司誰與任此者爾翟某峻節清

嚴英猷秀拔棘闈登俊花邑分符而爾勞怨不辭  
恩威益著心存振刷百爲悉有成功政務撫循萬  
姓咸霑實惠嘉此噢咻之勤爰頒褒敘之章是用  
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士處圭蓬往往感時  
政而太息令非其見志時歟自令而上位益高去  
民乃益隔令自三年而後任益久與民乃益親爾  
其茂勉末塗適觀厥成超陟有典行且爾及矣欽  
哉

湖廣荊州府枝江知縣周仲士

勅曰昔西門氏治鄴蒙譴輒貶操於再爲以悟其  
主朕甚不取彼不以功績自見而以術自明其謂  
之何非貞臣之槩也爾周某制科蔚奮官譽夙聞  
政慰扳轅讒逢投杼比窾言之旣息爰邑命之重  
膺而爾撫摩益協于循良注厝彌周于德慧堅白  
之操斯著困衡之助爲多茲以歲滿特授爾階文  
林郎錫之勅命方今讒說震師爲世大病矣有司  
以正風俗爲本務爾匪所謂折肱之良與欽哉朕  
且以舜之命命汝



直隸池州府青陽縣知縣晏景卿

勅曰夫環百里而置之令閭里之間欲其親見而撫綏之也有能體德意而布實惠者朕不愛璽書旌異之爾某鄉闈薦秀鬻序傳經銅墨爰遷循良特著茹蘗甘澹泊之節迎刃遊盤錯之塗丕謚四封維新百度歲績來聞朕爾是嘉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爲吏者非守不足以明潔非材不足以集事非慎終如始不足以典理爾之守與爲亦既有聞矣允終之道可弗講乎傳曰政如農功思其始而成其終爾尚益懋乃心欽哉

湖廣永州府東安縣知縣張進

勅曰朕倦切元元如農夫之望歲所以漑之霑之俾各適其天惟賢令是賴爾苟茂宣德意而祈寒暑雨之衆如親躋于朕之前而噢咻之也朕何憂焉爾東安縣知縣張進才識通明猷爲敏練鄉書薦秀巖邑分符而爾惠敷春溫操嚴冰潔朝勞夕瘁五事維脩含德飲和四封樂業仁心素敷於野峻賢聲茂著于天曹是用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

命夫零陵之地召信臣之所嘗撫也今其美政猶  
有存者乎賢者之化久而不沒吏有維新之者慮  
無不速肖焉爾其益懋哉以媿休前哲朕將取而  
列之循良之林

卷之一終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目錄

卷之二

序

大同鎮圖說後序

刺中學始肄序

贈觀察杜公整飭薊路邊防序

贈水部陸公擢江西兵備副使序

賀楊磐石榮選給諫序

送永平司理懷泉王公應召序

贈王總戎晉位都督同知序

山東甲午同遊太學齒錄序

贈大中丞懷翁王公入副西臺序

賀萊司理李黃羽考績序

贈膠守楊公榮薦序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壽大司寇蕭岳翁先生七袞序

贈高訥翁方伯轉左轄序

刺射禮儀節序

送中丞李夢翁先生南歸序

贈都諫韓淳寰備兵大名序

贈明醫陳了玄詩序

贈王中軒守戎膺薦序

賀郎墨劉侯劄壁邑城序

贈少司馬邢崑田先生之畱都序

送中丞顧公解邊務總督漕河序

刺太上感應篇序

代

讀法須知後序

代

贈謝侍東司理應召序

送膠守張育華上計序

劉太孺人壽序

贈密雲令楊公應召入朝序

疏

陳情疏

代許相公建儲疏

代許相公陳悃疏

議

備荒弭盜議

防邊議

西鎮善後事宜議

分遣廷臣閱邊何以得實用議

駁遷卽墨營於膠州議

碑

卽墨重修先師殿碑

長直寺碑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

明 卽墨周如砥季平著

門人東蒙公 鼎孝與較

序

大同鎮圖說後序

大同鄭武安所謂 國家後戶也我與虜夾一鄂而居而和而市以來如狎伏虎開關而延之識者有隱憂已大中丞青州邢公來撫茲鎮矍然思所以制鎖鑰之策於是顧瞻攬歷豫爲之所而時以其

精神翔馳乎週垣之內遐鶩乎絕域之表如其關隘與其巢穴相距其軍可當虜其隊虜卒犯其地其應窺某某援雖款萬萬無恙而其所籌而畫者一昕一夕不知其幾遑來于胸次也必勝筭常在我而後已其說曰今我之撫虜非市乎凡世之爲市者必使可以售可以無售之形在我然後我者重我者重卽寡給而人甘之抱所有從人計無復之則我者輕我者輕將所出愈厚而人愈不顧故曰善撫者不怠戰善戰者不必戰戰勝于帷幄而

已矣蓋大都則公所謂圖說具之圖說者公所以志一方之輿地軍政也夫輿地未嘗不載在職方軍政未嘗不列于大司馬而公必是志豈其如郡牒邑乘始備覽觀云爾也數年以來所凝注之精神殆有所託而傳焉今披其圖閱其說使人惕乎其爲剝膚之慮也惴乎其爲未雨之思也汲汲乎其窒隙苴瑕若不能以崇朝也公之精神已與其圖說並傳矣昔墨翟爲宋守帶牒相嚮攻者之械立盡蓋公亦所謂戰勝帷幄之意而翟之去宋裁

遺其弟子禽滑釐以守圉噐噐寄其心思使人用之者也然而九設而不足圖寄其精意因用于人者也然而一觸而有餘故公之遺厚矣甚矣哉圖之用鉅而所爲繫重也永樂中每一遣將輒令隨厥所至繪圖以聞故于時諸備邊之

中出有

廷議所未及窺而莫不中機宜

乎千里之外不啻素履其地者

宸謨睿慮圖

實發之益圖

文皇帝所不廢也乃其以虛實

弗嚴讓宋晟以軍馬籍數責何福也抑又何居夫非圖之所載乎阨塞圖也督亢圖也慎之哉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誠欲有所用其不測耳夫惟不測不可犯斯

文皇帝之意公意已

### 刻中學始肄序

內館故有中鑿錄一書邇又有紹瑞史鑑一書二書者亦中人之晬盤已然迹其所論述予者什一奪者什九詎不凜凜可以待呂張之屬自爲觀省未可以爲始教也記曰小雅肄三官其始也夫三雅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皆所謂居官之榮受任



之美乃大學始教而肄之誠誘之也所以誘之者何  
凡人情之于始學譬小兒之于藥然其則茹苦則  
噤強而投之則噦故醜人之類以爲訓動加誚讓  
而以幾遜志是惟賢者則可自非然者百言而百  
不入之道也而况中人乎弱侯焦公典內館時常  
欲別爲一書務使之易解而樂聞其爲慮甚遠會  
有它命不果而予適從公後嗣典其事則因  
而輯成之名曰中學始肄事凡三十爲目八大都  
有勸無懲乃懲在其中矣昔秦越人之爲小兒藥  
也炙之泡之苦者其之持以飲兒其嗜如飴比覺  
其苦而所入已深故能有瘳效而無藥難爲益孔  
多彼豈與烏喙爭功者或曰中人讀書識字我

高皇帝蓋有明禁而

宣皇帝至關內館以

詞臣董之詞臣亦若樂與之遊者何居此有說矣  
謂結繩之樸不散于書契則不可謂中古以來之  
治非得書契維之亦不可且夫趙良寒心于景監  
袁絲變色于同子言士節也若乃人性大同藩籬  
安施善是洗雪形骸何有必若所云則是夙沙衛

不著于春秋巷伯不采于小雅也是以天下無一不可爲善之人故息黜補劓許由不拒君側不可有一不善之人故綴衣虎賁明王必謹夫傳不云乎瞽史卜筮貨賄之官領于冢宰非以重冗散也錫鸞和鈴欲比節奏非以閑僕從也故曰雋公之爲慮遠也

贈觀察杜公整飭薊路邊防序

先是壬辰癸巳間島夷匪茹蠶食我屬國天子命六師徃征之字小也兵連而不解者且五六

年杜使君始以禦倭海防使徃視師亾何我武維揚島夷宵遁六師奏凱而還于是天子御五

鳳樓受賀行賞有差加使君爵觀察監薊州兵節制太平諸路今天下東南患倭西北患虜倭之患發于驟而地稍緩虜之患習于常而勢爲急倭之緩在外地難爲戰虜之急在內地難爲守蓋倭數十年一發者也虜一歲而數發者也故倭之患驟而虜爲常倭自門戶迫我者也虜自肘腋之近迫我者也故倭之患緩而虜爲急我與倭戰邊陲數

千里之外虜與我戰京輔數百里之內故倭之患  
言戰而虜言守倭戰不利內可以守虜守不堅外  
不可以戰故內地之守加難外地以守爲戰疆場  
之事內地以戰爲守 社稷之役故內地之守

加重當東南有事

朝廷以使君東南與倭戰

東南無事以使君西北與虜守太平路罕麻諸部  
出沒之所去京輔二百里而近地自緩而急矣責  
加難且重夫莫邪之利無不割也函牛之鼎無不  
烹也難非所論于使君也請以東征已事徵之東

事之殷也我師人括子女金帛朝鮮騷然使君輯  
之曰朝鮮亦吾人也議存恤裁差撥用保聚不敢  
犯以靖內地可謂不擾分布我兵扼據要害亦旣  
鞏不可犯鮮當殘破之餘使君復時時討之以禍  
至之無日練士兵繕險隘建烽堠稍有藩籬之固  
倭用不敢長驅以振與國可謂不怠我師不宿飽  
海外將有脫巾之虞使君爲之調停彌縫餉饑者  
撫寒者三軍之士歡如挾纊而一二不戢之徒貫  
耳以徇帖然無譁以御我軍可謂有制倭歸我執

使遣間諜俱偵我虛實使君張之檄水陸兵更番迭出倭間訖不得要領而去以握戎機可謂不測釜山唐浦我兵營壘在焉鳥道崎嶇上懸萬仞之麓下臨千丈之水軍士望之股栗使君叱馭巡視慷慨自如出沒大洋不異平陸士是以習先登之勇而堅捐軀死敵之志也以犯險難可謂匪躬有此五者在東南則東南效在西北則西北效難豈所論于使君也驅門戶之寇于驟然還而衛肘腋于常然無不効矣戰而決數千里之勝于外還而守數百里于內無不効矣是役也使君且有

社稷之功何止疆場之事地加急而急矣責加難且重矣房肅慎氏之矢鏃休屠之金於以尊

中國而威四極拜彤弓旅矢之賜爲憲萬邦在此行矣予與使君嚮者共舉于鄉文武大畧雅所心欽澄波東海勒銘燕然之烈蓋疇昔所爲君預卜者今命之下也薊督餉地部郎澤洲胥公暨

有事昌密永津諸君子咸慶使君之來而胥公特爲之徵贈言于予胥公予所同榜而兄事者誼猶

之使君也然諸君子將賀公于薊而予稱公于倭  
倭事之克向以其平居卜北邊之寧斷斷乎其可  
以東功卜也

贈水部陸公擢江西兵備副使序

先是陸大夫嘗經理通惠云其說曰治河有道矣  
洪流怒波隄則障之而潰或因之衝撼轉徙性未  
可逆也然順之而不爲之所則涸潰者覆載涸無  
載焉失道一也以故大夫職咽喉地三年疏濬注  
洩胥有攸當而潞藩之役發千艘于亢旱之時略  
不爲梗經理有道之驗也及是擢備兵使者得建  
節制九江諸郡君子曰大夫往其克舉厥職哉易  
有之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水之爲物也  
弱而其性強強故能浮兵之爲用也強而其情弱  
弱故宜容而畜之雖然吾見今武備之弛咎不在  
不畜在不強也三輔羽林之士號稱宿衛稟以十  
萬計亡一勝介胄况江海絕徼之間乎必一一淘  
汰而繩束之且有潰決之患嘿而聽其自爲何所  
抵極焉且有乾涸之患然則聖人之意有時而窮

耶則其容非容畜非畜也所以容非容畜非畜者何也彼尺籍所列大都市井亡賴賔緣窟穴其中其視少府金錢不以爲上恩而以爲固有汰之則以爲奪之矣而成璫之家又從而奧援之故勢遂不可行畿以外無大也在昔成周盛時周公主治畿以內無羨于外召公主治畿以外無羨于內內者深謀于廊廟其所及大而遠外者制命于一隅其功專而有成也是以達人用世志苟可行無問內外而內外之勢卒亦相維卽如徃者大司馬瓊移檄寧孽爲禽新建握符南巡之駕有恃以無恐調腹心所以實四支實四支亦以護腹心國家之已事可覩已以今海內帖如鞏于覆盂所謂瑕釁萬萬無之然而備兵云者豈非備之無事之謂哉語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言備也顧備胡可易言之也警多事而忽平承有從來矣古之善將兵者雖平居讌閑常凜凜焉操對敵之心夫有凜焉對敵之心則其視一士一卒皆相倚爲命而何撫循之不殷何營爲之不至吾觀使者之職得平獄

訟肅風教稽登耗覈榛闢閱墉隍較蓄積以殿最  
諸郡縣有司要之皆大易容民之旨容生恩恩生  
威矣夫水性順而爲之防防乃固士豫附而爲之  
法法乃行茲陸大夫之所謂有道也乎大夫所臨  
蒞去文成建功之域最爲密邇遺謀餘烈宜有存  
焉而建威銷萌樹無功之功俾社稷生民陰受其  
賜而不知斯又其所遭逢過文成遠也

賀楊磐石榮選給諫序

先是給諫君召自密密諸將爲介余里劉叅戎以  
贈言請余不能辭也以知給諫君深故比君旣入  
諫垣而驥漢康公嗣之尹則復徵余言爲賀驥漢  
暨給諫君曩皆與余水部弟同舉於鄉者也余是  
以雖病且去不敢以爲解康公之言曰夫密密巖邑  
已昕焦夕勞懼弗克有焉而規隨之跡襲之蓄畬  
之誰之力哉井井乎其爲法乎科條備矣是趾是  
躡弗敢忘也盍爲我叙諸余謂乃若其政則公固  
已身因之矣公喜因給諫君給諫君亦喜得公爲  
之因其拓弗勞其成弗墮則交相賀也乃可因者

方新因且未艾公亦聞之乎夫今之爲諫臣者不甚難哉自堂陛阻絕侍從睽隔牽折箴繇補綴成贅以彼政關逆耳雖萬請爲虛事涉中出卽百計弗挽蓋逐客之令歲下沉閣之章山積矣夫古人臣悟主有以去就爭之者則下操去就之權今或以去留制其言緘則上操言緘之柄故弗言弗去難乎爲臣盡言盡去難乎爲國也不不言亦不深言于是始鯁鯁焉源之釋委之防苟其委不至于汎濫四出則雖胼胝甚勞而不辭而天下亦可恃以無恐斯以忠臣不得已之計已乃可言之事又不勝其欲言之人勢不得不一事而衆言之衆言之不能無後者後疑附和勢又不得不揣事而先言之夫有揣事先言之心則不暇審矣是明示上以瑕也其衆言之也何其雷同也是陰示上以黨也瑕與黨其過皆不在上皆下開之則此之諫又難也蓋其故起于上下之不交上不日與羣臣接則常虞下之合而難制而常欲破散其成議以自爲斷下不獲時望見顏色則忠愛之心亦且少衰



而以虛言塞責以自爲斷之心聽夫苟且塞責之言此其言者之不見收而聽者之無入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嗟夫君天也人臣之事君事天也天可謂其去人世遼邈而不可以誠動乎精誠之極金石可入神明可通而况君臣之際乎孔門論諫不曰信則曰勿欺信與勿欺者誠也所以貴誠者誠則動匪誠弗動也余竊聞頃輔臣之爲國本計者秘其牘婉其詞一不可而再再不可而三須雪日蒿體爲羸瘠而弗止而卒得請中州之災草疏者焚香流涕以控于蒼蒼也悲惻之意恫乎溢言表焉以故疏入而天子憫然帑金不崇朝下詎非轉圜折節聖明所優而所患臣人者之誠意弗孚感悟無術哉給諫君恬夷鎮靜外韜斂而內有餘則誠者也其平居論事片言中窾此必能以言見在喧唯訥處囂而寂此必能以不輕言見其志潔以涵其行方而弗峻此必能使人主樂聞其言而弗逆其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人化此必能使人主感動其言而自悟何則誠之爲也其精誠在言

語之先而其孚契在諫諍之外也蘇洵氏曰吾於龍逢取其心不取其術於蘇張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夫曷若公之是法之不軌于信與勿欺之訓也驪漢公曰以若所稱則吾豈敢然吾于是而知君之所以治密與我之所以因君之法者矣蓋不獨以科條哉不獨以科條哉

送永平司理懷泉王公應 召序

永平古遼西右北平二郡地其所謂山海關卽榆關也塞以肥洞赤方形勝甲諸路于中揚大燾而

建牙者以十數堡署星列蓋東南之壯區云說者謂永無虜患遼實障之遼中虜永宜以全師濟其後所以習坐餉而固儲胥也顧土匪坐餉而亡所用之之患患將靡不振激昂術疎爾日天下之左武極矣內地旣無可見之奇間有軼材有司初不問其臧與否惟是以胸臆自雄沮抑之極使其計不得不出于營譽下營而效遂以成風上从而安駭以爲例馴至推轂視所游揚薦剡寄之關說雖賢者不免故將名愈高激發氣愈索士亦愈益瘠

路府屯寨盡如虛設何暇論漁人之利又何習之云也則臧否外而激勸爲爽所從來矣懷泉公之司理永平也甫期歲之間月旦頓易人無不駭愕者又踰歲稍稍易趨向蓋疑信半之三年而人知本務其精志耳目一無所分于職業外士赳赳奮矣五年而介冑有好修之行部伍賈餘緩急始足恃總協而下直將唾手麟閣談笑乎封侯之業也夫遵何道哉司理非執秩之官封疆之任也持三尺法平允庶獄而以其餘力佐部使者臧否文武吏論臧否於所職守後矣論纓弁于所臧否抑又後乃其效至于洗雪激昂鼓舞變化士猛將奮左輔以重此豈漫然後其事者之所能致乎周禮六官所掌靡匪大政厥稱邦政第於司馬正以司馬之職兵也兵死地也賞罰之政之所自始也故賞罰之不可不明于三軍也重于黔首而臧否之不可不嚴于將佐也甚于庶官况在神京肘腋之地哉方今宰臣蒿目乎廟堂之上日唯克詰之爲兢兢而柄樞者日討軍實而申儆之茫無見效有識

者每謂謀內者大顧多踰度謀外者實或局一隅患其不能合之也公之入其合矣乎歐陽子所謂天下事惟宰相得行之惟諫官得言之彼所及當不止一邊所籌亦不止邊事然而所以爭是非者當如其所臧否者也乃知世有刺譽不足爲勸懲斥獎不足爲榮辱者其皆胸臆自雄與夫漫然後其事之爲耶斯風之易吾又將于公乎卜之夫旣有徵矣公與余同里閭其聯籍已丑稱同門友而陳雲山總戎又以余里中故人劉中齋叅戎命索言于余余是以不能辭

贈王總戎晉位都督同知序

昔嘉靖庚戌戎虜躡薊門直薄郊關○肅皇帝深惟薊門臂京師議兵議餉視諸鎮獨亟且創庚戌故事徃徃破世胄常調蒐拔虎臣故一時負將略者多從散騎中戮力獻功佩印握符後先崛起若今王將軍其一也將軍雅諳韜鈴結髮而從戎事蜚英行伍間藉甚衝堅陷陣斬馘執俘幕府數多其功邊城告堦將軍爲植勞來巡勸不旬月而竣

事尤善拊循士卒絕其分少以鍊精銳爲右所在  
稱雄屢著績肅穆兩朝稍遷至遊擊叅戎今上特  
簡總帥秉節鉞鎮寧夏鎮延綏已念薊門重地非  
得沉雄宿將無能司筦鑰緣是俞本兵議更命守  
薊則審跡要害完固堡壘飭什伍倡忠義教戰陣  
杜苞苴嚴刀斗慎烽燧利器械日夜不怠備項者  
虜侵關卻其軍獲七酋而還天子嘉將軍保障功  
加署都督同知委任而責成功焉余嘗歷覽往昔  
談邊事者大都重守云古之戰守出于一後之戰

守出于二李牧之在北邊蓋嘗收保禁捕斬以無  
大亡失爲勝乃至破匈奴滅襜褕走東胡一戰而  
邊徼以輯爲烈十餘載克國于先零坐而困之爾  
其報功餽死與斬首相半也古人之所謂守守云  
乎哉薊門形勝之區也撫賞以來畫地閉關用鞏  
函夏而延袤千里之間營寨聯絡臺垣櫛比內足  
馮外足拒虜誠縻豢養不我反噬卽反噬深溝高  
壘其于守有餘已然而識者有憂之何自保之堅  
其堅可瑕也無戰之守不足恃也將軍用守爲戰

故戰則克戰復爲守故守則固古稱李趙今則將軍於都哉可以語守矣且夫閫外之任一曰無人乎君之側譖且叢起中山一篋雲中六級足滌千古將軍柄戎事垂三十餘年薦剡相游如出一口彼所謂忠實心誠信于士大夫乎易師之九二王三錫命彖以剛中爲說剛中也者蓋其誠也故債帥百計彌縫而不足將軍一誠孚契而有餘也今東封順命無能保其不生戎心北虜款塞豺狼其惡足信以將軍當倭當虜守成算如初而值上下相信之際將必夷老上之龍廷芟溫禺之部落清邊塵而揚天聲其可拭目俟焉將軍之僚友雲山陳公暨厥屬中齋劉公輩心多將軍能且喜其愛知足爲展布地欲假予一言爲慶夫將軍固社稷之虎臣也余寧獨慶將軍哉

山東甲午同遊太學齒錄序

凡天下所稱道德至太學而一矣 累朝之訓辭列聖之躬化較如畫一然蕩蕩乎其九州一師而四海一伯仲也士囿其間辟九牧之金之鎔于

大治融液渾合茂不蒸蒸變于畛域何有東人士  
之私齒其鄉也將故爲是畛域歟天下尚齒之地  
二太學以齒鄉黨以齒論鄉黨于太學從其尚也  
夫齊魯故禮讓之國自司馬太史論恭謹質行必  
稱齊魯彼於貴讓而尚齒蓋其天性云而今之應

明例而奮興者又或邁迹章縫或崛起俊秀大  
都極一時之選然則斯舉其寧容已耶且夫人有  
鄉人齒之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斯又所謂以不同  
同之者蓋在禮世子齒于學而衆著長幼之節是  
以太學之讓由上達下談者以爲盛道之軌罕遘  
之事是歲也 天子實 俞輔臣請 出閣之禮  
用成倫序昭然眞有成周時以齒風天下之遺意  
而一時辟雍之士近依日月適逢盛美耳目志慮  
若或新之遜讓有加焉幾與古思皇藹藹之彥後  
先輝映詎非其遭際然也此其所以錄焉而志不  
忘者乎錄且成予戚黃錫善氏孫丕懋氏過而請  
予一言以序首簡予則何言諸君之爲斯錄既有  
成說矣諸君而誠不忘 今日之遭念所繇以著

于長幼之節也能無油然而動忠君愛國之思乎審于不同而同之誼卽褻身莅政皆是物也若夫進而橫經締研席之盟退而相訪問講桑梓之好魚貫罄折以爲美觀深推固遜有後不先以爲盛德事此則萍水之常情青衿之疏節而爾二三知己之私快也卽如膠如漆有時焉解無當異日寧用錄矣夫錄爲異日設也予故因二君子以質之吾黨之與于斯錄者

贈大中丞懷吉王公入副西臺序

昔者尹吉甫之美仲山甫也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又曰衮職有關維仲山甫補之蓋古名世之臣一出入而功業隨之如此是以晉傳咸氏作御史中丞箴首以仲山甫爲說謂中丞者入肅法紀于內而出宣德意于外厥職重矣朝野胥有望焉故以仲山甫期之也然吾觀法紀之肅在振飭德意之宣在撫循而惟邊徼重地不專在撫循而反在振飭王懷公之出撫上谷所謂邊徼重地也以麻總戎所述長策遠畧未易更僕乃公固有遺之以



數世之利於振飭爲尤偉者卽總戎公能言之乎  
或亦未洞其爲利將如彼遠也凡撫民者雖甚善  
政在其位則被去則已焉風俗之成也其爲國家  
利動數十世而不止故夫夷狄之憑陵中國而中  
國莫之誰何非獨強弱異也蓋亦風氣習尚殊焉  
人但知開創之世華加于虜守成之世虜亦有加  
于華而不知由開創而守成中國之習日變而虜  
之習不變也天地之生人久矣其中和萃于華夏  
而剛勁沈于裔鄙裔鄙之人之于華夏也辟毳之  
翻文豹之爪牙也而其于虜形相習故不駭氣相  
凌故不懾蓋志宜俗者曰人鷙悍喜戰鬥吾以爲  
二百年所餘僅僅有此豈其美耶國家賴焉市賞  
之行也外未必如五餌之壞匈奴而內浸淫乎自  
銷其敢戰之氣無用之剛利而爲柔亦勢使然也  
嗟乎戎器頽矣然旬可新也士伍弛矣然歲可鍊  
也習尚靡而敢戰之氣漸盡可歲月振起乎則是  
市賞者顯耗我以所有而陰剝我以所恃也公曰  
吾固自有市焉吾將以屋居火食醉于豢養者予

虜而以其風雨罷勞饑渴不困者還我以故數年  
以來雖其恩威並用不少姑息亦已舉一軍驕悍  
難使之氣化而無餘而鼓舞激昂直使之銳爲風  
猛成俗慮亡不投石而超距思一得當者夫青茵  
不甚桀黠哉曩與市者率如餉虎曰不飽且噬不  
則如賦狙焉四之三之以爲籠絡而公第犬豕畜  
之以其呼叱操其來去則士氣百倍誠有以奪之  
魄而制之命也於乎孰譟西夏則悍氣弗融也孰  
殘朝鮮則驍習盡變也然則公之所遺何必異日乎  
吾又以知公之所用佐西臺者矣犯而訐戇而至  
于凌上君子無取焉 朝廷雖清明其於士也不  
可不養其直言敢諫之節蘇文忠之說非歟夫養  
其直者敢者而化其訐者戇者道亦若是已矣詩  
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斯蓋公之所以  
善于內外者夫

賀萊司理李黃羽考績序

內鄉李黃羽公以理官佐萊子三浹月部使者爲  
上其最太宰太宰上之 天子詔晉爵一級璽書

褒美推恩其二尊人如制公于東海郭潁川之流  
亞也政精嚴無少假借而心欽恤郡邑以讜生者  
徃徃而是余戚張孝廉蓋其一云方褒封之命甫  
下郡邑聞之者咸慶且祝曰我固知昔之入爲三  
公度隆算而衍茂裔者大抵皆活人之吏也我公  
始基之矣我輩所不克報蒼蒼報之矣孝廉獨慨  
然太息曰吁以報公卽罄犬馬之齒不足以祝則  
無如文之遂訪余于孟水之湄屬之文事余徃者  
奉使而歸蓋嘗遭黃羽公于道班荆野拜時固已  
挹其金玉中心藏之乃今覲其政不啻如其人又  
孝廉君請也何敢以不敏不一布宣其美夫司理  
佐郡國所任匪一郡國事也人臣者皆將與人主  
共平天下而惟宰相之任謂之平章下是守一官  
任一職亦惟是就其一官一職而名之而惟理官  
亦謂之天下之平此其故可知矣宰相之平概其  
大凡其治亂關乎四海理官之平操其尤亟其生  
殺關乎天地是以宰相之平如衡一低昂則必有  
偏而不舉之處理官之平如水一傾欹則必有汎

濫漂沒之虞故夫持法者不得以一毫徇于法之內不得一毫矯于法之外乃世之所苦不平者非徇之患而矯之患也陶朱公之言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夫謂不死必金之力也與哉上之人避此名也金之誤人乃始甚矣左篳門圭竇之人而右貴介春秋時蓋或有之訟者因而藉口夫謂所以右特貴介之故也與哉上之人避此名也貴介之誤人抑又甚矣然則誤生于有所避避生于有所矯矯之也者將以矯徇之不平平之也乃旣曰矯矣平惡乎在而世每每諱言徇而競趨于矯所枉在細民則務信之所枉在貴倨則務抑之其抑之也足以爲名其信之也足以見德其爲名與見德也足以博上知而基榮進于是亡賴惡少始得挾觚重之勢以凌貴倨持必行之誣以投法吏俗始大敝暴挫椎減以爲風裁者始接迹于天下法始倒置而滋不平蓋古有善爲理者矜不必皆寡控之子罪不必皆彊右之族我洞其曖昧不必人之不我疑衆入而我出之不必人之不我忌廻秋月

乎魑魅之墟試瑾瑜于磨涅之塲獨知獨信不矯  
不徇此其所謂平也此黃羽公之所以爲孝廉辨  
也孝廉清白吏之子澤麋而蒙虎皮雖曰不千金  
其誰信之且其家世之貴介章章也所與構又筆  
門圭竇之人也而公秋月也瑾瑜也忘其名與德  
之在前而疑與忌之在後也公當是時方且不知  
人之我疑我忌何知孝廉不知孝廉何知有孝廉  
今日之感哉不知其感此乃孝廉之所以感也不  
知者法平則無所容其情感焉者法平而情在其  
中矣率斯道也卽平章天下寧獨異是吾謂公之  
事業蓋在周禮夏官一篇其稱勲庸勞力以次爲  
差而力最居下說者以爲力若咎繇是也咎繇非  
公今茲之任哉今茲之績所謂始基之矣庸勞功  
勲鈞衡時事也余將與孝廉共俟之

贈膠守楊錦溪薦序

夫郡國有難治從古然也腊肺難噬盤錯難攻亂  
繩難理體髀難斷是以鄭難怙侈晉難凌逼魯中  
都難譁言熒衆之士漢右內史難貴人宗室河南

南陽難諸近倖臣京兆難姦宄古難治之端已見此矣竊試揆之未有如膠郡之今日者萊子之屬七膠東實各領其二而膠暨其所領邑獨瘠而膠尤號難治膠傳海多烏鹵土斥而人窘其所領密墨二邑者密故宴平仲食邑沙田也墨自割膏腴入膠東所有率陵麓菹洳之餘下無所馮則上益虛膠是以滋瘠而海道東南出達淮揚都會之境質販往來人多去而賈輕齎盛田賦詘矣一有緩急齊民之藏盡萃賈人子賈坐收羨息而無寸租旦夕徵求唯是一二枵腹之遺是鞭是朴訖無益于成虧之數膠是以遂難治歲之侵也逃死相繼逋負游積 朝廷督蹙之令迫於星火觀察爲之蒿目而民出累荒萬死之後喘尚未續肉無可剜辟之猶咽喉與腹心交病也而又當其痼疾益以新瘵雖有俞扁其將柰何蓋古之所謂難治生于有餘今之所謂難治乃在不足古之難治也才難其一而膠之難治也兼難其三政以其瘠而難治難治矣而又遘此大侵之會也故求古之數難于今

日今無其一焉移今之一難于古人古人已束手稱無竒策矣維時當道者雅知公謂非公無當膠郡者特疏公名請得自莒徙制曰可公嘗佐大司農裕國計者也暨守莒惟國本之爲惓惓其之膠也下維國本而上不失國計不半歲薦剡至矣余竊辟政於醫公其操上古神人之術者耶夫醫之于已危疾也元氣實則攻之虛則養之虛實半則漸而消摩之爾若夫攻之而元氣索養之而邪熾漸之而司命者不我待也則醫之術于是始窮乃上古有神人者獨爲服氣之說所謂稟先天之氣不足可以後天補之其法衆取呵呼受而注之乎肺腑能使斷者續虛者實而弱者盛客邪自去而元氣不傷也斯其術神哉非公其孰能用之而吾獨賀公之善用難也柱下史曰難易相成凡大難必有大易者焉故太上因之卽濩落可浮卷曲足蔭最下者與之爭有楛之斧斤之而已夫難將外索之乎載鬼張弧動成竊鐵謂治難耶履冰馭朽非凜也公可謂辨于此矣所以羸瘠起而欲蘇呵呼

下邳集 卷之三  
衆而匪哀大侵仍而不害者也蓋吾聞之瞿塘利涉安瀾頂滅太行有路康莊蹶步難治其亦何負于人哉吾故因公之事表之以告夫人臣之苦難而樂易者夫克艱臣道也

### 應天府鄉試錄後序

是歲秋七月之四日中允臣如砥辱被命還自北雍之貳貳典留試二者皆非所任也然彼不問終克此亦不虞先迷則惟是貳之故茲幸而如期屆留又幸而如期竣事矣於是諭德臣望齡首進所

錄士命之臣如砥誼不得無言迺繼謂諸士也曰夫言揚匪右制也哉文取正其遺意也顧國家取士將有以用之華之採實之遺其焉攸用雖然華非實也今日之實又非異日之實也使今日之實不能爲異日之實雖實可收乎使能爲華之心卽能爲實之心雖華採矣桃李必有可說之華於先乃有可啖之實於後華之不擷實之先吐邪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又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能爲雨雪之雲爲章於天之雲也政事之士文學之



士也而薛登之選舉議曰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  
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信  
斯言也文士之於天下國家將一無所當而有當  
於天下國家者必皆木強之夫而後可今毋暇枚  
舉康樂可謂冠冕六朝者矣傳謂其衣裳器物多  
改舊制世共宗之夫不以其方能鼓衆故敢於任胸臆  
以獨造哉則其不適於用是人負文非文負人也  
然則今之取士以文所用將在文乎在所以爲文  
之心乎曰用匪於文也明詔三令五申拳拳文體  
之正何居曰此正正其所以爲文之心也而不見  
夫場者罔生意之培而矜剪綵乎繪者毋人貌之  
肖而好圖鬼魅乎射不括之務省而參天而發乎  
衣不體之務適而雜擁裘葛乎有識之夫不非則  
笑焉邇時之文所謂曰新曰奇曰高曰博何以異  
是總之其心遷就詭遇之心也國有成法必非其  
所能循矣牽合附會之心也國有真是必非其所  
能定矣飾貌獵名之心也治尚惛悞必非其所能  
幾矣是故明詔一取而禁之若曰立心龐故厝辭

枝其於作用也必譌是故拳拳焉於其爲文之心是正也曰若是則世不乏不枝之文不皆善治何也試問士之離奧濶卽顯融也其臨政之時果如臨文之時冥搜沉索畢智竭慮歟其恪法奉職也果如其遵路聖經稟程王制罔敢渝越歟其殫精持正終竟以之也果如其文錦之組竟美七襄詞鋒之捷收功三戰歟一有不然則是其爲文者一心爲政者又一心也文其如人何哉夫古者招士以旂旂用交龍所以象其變化今者取士以文觀乎人文將以弼乃化成有如不以爲文之心爲政其無迺上負主上弓旌之典下滋臣任使之羞邪今夫螢之爲火也不能輝煌於晝日雉之華也僅能藻燦其羽毛士不爲見龍則爲螢爲雉而已可不懼歟善乎孟子之論知言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其論爵也曰旣得人爵而棄天爵然則臣所謂心麗而用譌者其生心害政之謂也不以爲文之心爲政者其得人棄天之謂也故明詔欲諸生正其所以爲文之心臣亦欲諸生無失其所以爲文之

心士人功業定於始進今其時也亦惟諸生念之念之

壽大司寇蕭岳峯先生七袞序

昔詩人咏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兩言者難言之矣以世季而純懿罔宣全德希覲也由今而觀殆大司寇蕭公謂邪初公之入爲司寇也屬天子盛于春秋難馴而易震左右小臣雖復兢兢救過龍性所不當動寘不原當是時令稍稍龔命之爲見當累聖德不細而公獨計以爲

天威難犯矣德則好生諸所弗麗一切用漢盜環犯蹕意從事上不無訝衡命卒以霽威也刑是用稱平者數年于茲厥後采權政行宵人謬揣摩告密四起蓋藏之家亡不惴惴浸淫滂陵遲至于行乞侮縉紳臧獲脅主父矣公曰是大亂之道也詩不云乎無拳無勇職爲亂階又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于是物色斯屬有萌輒撲苟得其情必臯無赦輦轂之下用清民乃帖席此之謂一弛而德意蒸于九重一張而元元蘇于海內也儻所稱補

袞闕而明邦國若否者非邪卽今海內如羸人然形疆神索士虞脫巾夷虞宿火 天子蓋知大司馬之任匪公弗宜而又虞司寇者之難其人則頻年以公攝行大司馬事四牡八鸞之重蓋兼總之矣而嚮來海寇平而不居其功市夷款而厚爲之備迹其石畫雅量柔道淵思所以張 國威于驅逐化士氣于和平畜長策于羈縻銷外侮于牖戶者不茹不吐猶是也於戲天地間一陰陽剛柔而已矣不茹柔不吐剛政迺允臧 社稷其昌無鬱陰無滯陽氣乃宥皇身其長康夫公則先 國家事而後其身也然道寧容二乎效旣兩覩矣予雖欲以吉甫之誦誦之何以加焉

贈方伯高訥翁轉左轄序

頃島夷不馴睥睨我屬國山以東並海諸郡號號于鄰之震什伍供億不有寧也者二歲公與前左布政使傅公實從中綏輯之島夷遁傅公內徙廷議謂山東近藩要地海寇叵測匪得小心慎重如公者不足康元元固根本則請徙公右布政使左

之制曰可東人畢賀相與謀所以贈公者以屬余  
謂余向與公共讀中秘書三年式明德稱同舍郎  
知公宜莫如余也余竊觀今國家政萃於政府分  
以六曹布以布政使布政使雖外臣乎厥重與三  
公六卿等如我朝茹瑞以吏書蔣廷瓚以工侍皆  
嘗出爲布政內周外召未聞軒輊也抑勢密意逖  
部卿有時乎不能得之宰輔宰輔有時乎不能得之  
天子而議典與議革革建瓴偃草方伯未有不能  
得之郡縣有司者四懼二譽從古以然公之仕以  
以行志也將在此乎將在此乎或曰猶之方伯也  
獨左也歟哉蓋公之行其志有日矣固也論相成  
之義胡彼胡此相軋則疑美有所獨歸則忌人情  
大都賢者不免焉于是乎虞簷困肘雖預政猶伴  
舖也側贊銜籌不操柄而克罄底裏者什之二三  
爾曰若是則公躬操柄矣將遂違寮友行已志已  
邪惡乎可鄭僑未爲政棟折榱崩之論盡言子皮  
故當其爲政不欲作威以防怨夫盡寮友之情與  
行已之志寧二事也公志大而養遂齊魯千里曾

不足一窀其緒餘然大東小東困斯極矣非公未  
易言保釐也日平奴之役惟是糧糲焚藁之爲徵  
發民已嗷嗷閭閻空匱可靜而不可動之效明甚乃  
迄今建議爲東藩計長久者猶然僅僅戰守之具是  
講此所謂聚禾粟繕城郭而不撫其民亡陳之續  
也公必有以處之矣余以爲處之莫若亟講于政  
之義書曰政在養民養民之謂政又曰政貴有恒有恒  
之謂政史稱漢宣之治曰綜覈名實綜覈名實之  
謂政以余所覲于今殊不其然事不創爲令不新  
造以爲長茂從自見其政也苟爲見已之長而已  
民之養不養亡問矣且前者以作法爲賢後者復  
以踵法爲不肖日滋月溢併趨廢格以其廢格也  
申飭從之上曰必如是乃可建長利下曰如之長  
利建矣上曰必如是乃可祛大蠹下曰如之大蠹  
祛矣總屬具文終歸烏有其小者也開一利源或  
反生一厲階塞一弊竇或反奪一民便上惡乎知  
之繇前二者過在爲名高繇後一者不責實之過  
也夫責實難言哉自大藩諸路而下以至郡邑不

言齋錄集 卷之二  
帝九天九地然自大藩諸路而下以至郡邑所役  
使之人不啻一人一身然吾寄耳目于左右左右  
重驟而訊之廝養輿卒皆大猾也身親歷之得其  
粉飾峻隄曲防潰決愈益多故今生民之休戚惟  
聽良有司之自爲之良有司幾何人哉使者不虛  
設乎公平居論文先實養論治先實政余佩而服  
之有年庶幾以今茲驗之異時者龜蒙瑯琊之墟  
生人樂業熙恬之化躋于二公膠相阿大夫誦焉  
海波載載其公展布時乎余言與有徵也夫

刻射禮儀節序

監故有

高皇帝欽定射儀其後又有呂涇野先生所錄考  
定射儀欽定之儀出草創之世百戰之餘士亡不  
爭先命中者禮取其足以銷雄心抑勁氣而止以  
故節闊而目疏更定之儀出承平之世道在潤邑  
以爲不會通其典綢繆其文章不足以資 昭代  
崇德之雅而榮華其觀是故制詳而教備欽定之  
儀有沒而後有儀儀根實勝而出蓋在忠與質之

間考定之儀已儀而又爲之儀雖曰適中然文矣  
文者易勝之物長此安窮此今溫陵楊荆巖先生  
射禮儀節之所由纂也節云者何射雖止一事是  
亦士風所繫不如是無以損今日之文還嚮者之  
忠也夫禮苟繁而使人病于難行非所以爲禮涇  
野先生之教無是也然荆巖先生以爲寧正嘉之  
文明不足毋洪永之樸茂不足其穆然有先進之  
思乎予每從先生後觀射西圃見諸弟子容體節  
奏周旋閑習其郁郁磬折之美與其矯矯命中之  
奇適相符稱而無所謂浮靡繁縟者則樸茂之風  
頓還而易行之效亦居可觀矣監貳江夏郭君博  
物君子也旣以此纂日集多士而又爲之考其射  
法射器射職以至位次聲詩繪圖附說一准諸古  
以廣先生以古禮造士之至意用壽諸梓予是得  
有言于簡端也按先生之所裁于南志者如舊有  
燕禮今已之舊賓傳之射兩報今合之舊再射而  
後取矢升射耦凡二命而今併之若者匪一大都  
則以節爲貴矣然亦有儀似繁而以其語有所本



言苑集卷之三  
三五  
不必以節爲貴者自出次及及物射者三揖而誘射者獨六揖是也又有語不必有所本而以其行之既久雖稍涉刺謬而安之者曰賓不顧矣所重似在賓以賓迎主所重又似在傳是也先王若曰吾節其所爲儀者而已進退隆殺夫有所受之變易之實所不敢啓也夫輕啓變易之實不亦浸淫文勝之類與文不可勝吾將反樸禮不可變吾將闕疑蓋先生之拳拳思挽世道于古初者實倪于此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於戲讀儀節一編先生之所以佐王道者難云乎哉

送中丞李夢翁先生南歸序

公撫畿南之明年璫人以 上命開采其地開采之議舉朝爭之不能得者也公獨計以爲臣在廷則持論議在外則職奉行論議得蠹政不下究奉行善蠹政卽下究不熾於是首與約不得臨有司璫人殊不懌未幾穿壤無所有將腴民有司不聽則移螿公疏公沮 上旨大不敬事在叵測然上卒不行又三年 廷推公 留都少司馬公

聞將具疏辭會 內計遂自陳不職狀求去甚力

上心知公與采者左度不可留因而 許之初

公駐恒山時嘗有妖徒數百人建旗鼓求謁曰獻

天書公不納第令門者緩詞諭之既退因執其倡

者以一夫之力而定已又有報北虜入犯者羽書

日四五至日已困 都城矣當是時公一動亡賴

且乘之起而公夷然報亦尋息頃年益多籍者籍

輒旁延寃聲滿道路公屬內亦一再有此而絕無

株蔓之患則公之力也公鎮靜不擾而民安之大

都若此說者謂世方多事 三輔門庭之地非公

不可此一去也中外無知不知無不惜之者史砥

曰君臣相與之際難言哉人情同已則說異已則

拂而况君上乎臣不敢言異同而言義故亦曰義

合則留不合則去是知拂與去君臣時有顧處之

何如耳公求去 上聽公去已矣姑毋論獨嘉其

值異已之時遘不合之會而寬然不迫抑何其廣

大忠厚之至也公欲去之意久矣不欲悻悻自遂

貽吾君以寵邪斤正之名其有為肉為禮之思乎

淹三年而請請以計典所以爲主也夫 主上靜  
攝而深居九闈之外耳目便辟乃其疏公若此矣  
藉 上少貶于度公奚止去去奚俟今日而方且  
破積毀而留之三年必公求去始 許許之優之  
也若其示恩焉雖復迂意而修恒節所以爲體也  
昔休明之朝臣雖有故而去恩禮不衰君雖不克  
竟臣之用大義不絕此庶幾亦似之矣蓋予嘗讀  
易至噬嗑其象曰頤中有物夫頤合上下而成體  
中有物焉梗之不噬必死及觀司馬氏扁鵲傳見  
號太子死矣鵲能起之無他死機雖九所爲生機  
尚一也今天下事不幸而類彼亦猶幸而類此則  
以公去一事卜之語曰賢者不憂其身之去而憂  
其國之危國而有此公可以去矣予與公先後官  
詞林向一遇公鹽山委餽焉因而備聞其政適乾  
山王計部諸君公舊屬也索予言贈公謬爲之序  
贈都諫韓淳寰備兵大名序

東昌韓淳寰先生以正直忠厚表瑣闈者若干年  
是歲次當外補朝紳眷然惜之謂時政日新宇內

多隱釁正人君子不宜遠 上左右于是當事者

議解常調內先生先生固不可竟以參政備兵大名府是時先生之門人官都下者五銘紳張公黃羽李公與焉銘紳與不佞與先生並領鄉書者也辰闡竣先生握銘紳手進之曰語有之兩戚從前此其例已銘紳肅然曰師友之不佞也且深之稱偶同而潞公訓再世曷並言乎以故訖就北面而黃羽向司理吾萊時以 欽取待 命先生謂萊

夫亦莫非父母國也謹不敢當耦見會有稱叔玠

仲淹之事者先生意始解至是二公乃偕其同列

瀛橋王公樂吾張公岷源饒公共過不佞以先生

贈言爲屬不佞曰嘻先生也而又重以諸君之命

不佞卽至陋何敢辭雖然竊願受說于諸君也瀛

橋公曰夫四懼二譽易繫之一近一遠之所爲辨

也去懼卽譽聖人宜有羨焉其何能不爲先生幸

幸非先生意已然小子之私也樂吾公曰蓋聞漢

臣汲巖皆以諫顯而或懷禁闥或厭承明何君意

者寧澹毋艷亦猶潔已矢諫之餘思乎內徙之議

先生固不就有從來哉贈焉昭雅志也岷源公曰  
嘗試以月揆之月受光于日耳然就之而光盡各  
極于天之東西而光滿盈庭不如一隅之有功天  
之道也特建獨樹在此行矣銘紳公曰夫至孝無  
擇至忠無擇不擇內外而安之先生之忠盛也夫  
違不言已恬取不言已適知有 主上而已矣黃  
羽公曰 主上繫不可謂不知先生夫大名古天  
雄地寇忠愍所稱鎖鑰者其後杜正獻呂文靖相繼  
典其軍而文靖又累請城之伐契丹南侵之謀今  
雖內地乎重視昔無減焉而舉以付先生意深遠  
矣故曰知先生也予既卒受諸君之說慄然曰至  
矣哉今而後乃知遊先生之門者難爲言也其焉  
置喙抑聞人臣之維持 國步辟則醫矣謂醫必  
調腹心始可以運四支梗槩之譚耳內關伏腕引竅  
于心三里居斷通膈于胃四支誠外詎異物也今

國家所謂腹心之患不能悉數其尤關 廟社

者夫非 儲婚中外所交窘者夫非錢穀使素封  
著姓日夜愁嘆者夫非告密之門與三者于工作

何有乃先生第以工諫靡及其他既而三殿垂成  
淑選之詔乃下費半而功倍水衡無耗焉役人籍  
而入 禁庭無譁眠者帖席先生國醫哉外郡之  
視 朝廷也猶工垣之視諸垣也向不必以專諫  
諫今不必以諫諫肯綮在握畛域爲融偏氣之調  
鬯于全體是由四支而和腹心之說也然則先生  
其遂外乎其未嘗外乎語曰上下無不格者不得  
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斯  
之謂也諸君其謂之何于是乎諸君唯唯似不予  
言謬也

贈明醫陳了玄詩序

了玄所謂脉部與世異而甚驗蓋傳之異人云辛  
卯遊長安適予姪病公診之曰停飲也饋之藥未  
服而他醫至見以爲舛別投汗劑愈明日予弟謂  
公長者雖未從其治歸功焉延而謝之且令更爲  
診診曰我劑未用耶奈何疾未損而真氣損此必  
治者誤以爲傷寒汗之耳汗之豈不暫佳發迺滋  
甚今夜二更其期矣二更病果作果以前劑取效

又醫某者雅以能脉名京師聞公術請各以其術互診既診公公因還診之時方三月爲言及六月且發其病某未謂然如期而病作乃大服公仍懇公爲療治而愈然醫之非公者十有八九卽一二不顯非者亦時時私議之曰詎有脉部之不諳而能悉病源委歷歷如覩者乎夫夫操別術而以脉爲名者也予間以詢公公曰若輩蓋爲脉訣歌所誤豈惟若輩舉世誤者不知如千年矣予曰何以明之曰歌非叔和氏作謏醫假之而後學習而不察高其名而不敢非也歌之誤人處最多其顯無如掌後高骨之說夫掌後則安有骨有之在掌側其是乎其前狹不容指淺不可爲中沈以是當一部診安所施也略舉一斑他誤大較類是矣予因是徧考世之診法蓋多端焉而皆宗秦越人氏圭齋歐陽氏曰是切脉療治之所由始醫之祖也顧其說皆備于難經初難經之出世傳一人至華佗燼之而絕晉宋間重編于仲景叔和非其舊矣以故諸脉家徃徃求部位而不得則各以其意揣摩之或

中或否工拙斯判而終非確據卽如高陽生高骨號關之說實實與丁德用密排三指之說千金寸口之處其骨自高之說均屬杜撰而世獨高陽生之從朱晦翁亦以其特揭關部昭然與尺寸共列也而取之然朱子自以爲未知其道蓋亦疑其不經見猶爲未定之論至泰定時廬陵謝堅遂謂其正出脉經挾朱子之言以驅天下耳食之士吁堅之所謂正出脉經出何經哉高陽生假叔和者也叔和演難經者也難經演靈樞素問者也靈樞素問但言寸尺而難經益之以關關者界乎尺寸而爲言耳故其說曰分寸爲寸分寸爲尺言尺寸而不言關曰分則關在其中矣至叔和又別而爲三關曰從魚際至高骨却得一寸曰寸寸後尺前曰關彼自謂魚際至高骨正得一寸寸之診處固未明言何哉高陽生之以高骨爲關乎且尺沉而在下故言尺曰尺澤寸浮而在上故言寸曰寸口曰口曰澤義可想矣高骨以前筋肉隆然而口寸口可乎或曰堅蓋有見于靈樞也今之箋寸部者率



引靈樞脈會大淵之大大淵穴則魚際橫紋之端是已寸居高骨之前不甚彰彰耶吁此正脈說之所以不明也一靈樞也寸診以之諸診宜亦然乃觀肺之腑大腸也然而在大次指合谷兩骨之間者何也肺之關脾也然而出于隱白足大指之內側又何也當知大淵諸穴鍼砭所投寸尺諸部診候所取彼此牽制焉用筭矣予謂讀古文者宜姑略詞而潛玩經旨經曰陰得尺內一寸陽得寸內九分夫曰陰得尺內一寸是矣脈露于竅無所用其九寸爲也若陽得寸內九分奚而一分之遺耶豈亦以最前一分者之無當于診乎竊意岐伯名脈皆先得脈而後就其處名之陰脈當尺之盡處故名曰尺非盡一尺而取之也陽脈當寸之盡處故名曰寸非盡一寸而取之也非盡一寸而取之是以止言九分九分者約言之亦極言之何也人形不一魚際之後一寸之間隆肉脈口修短相乘要之隆肉有短者矣必不至不足一分脈口有脩者矣必不至過于九分越人之言正舉九分以

該未必九分者以見不得過索之滿寸致離本位也不然本位不離何惜于一分而不以入診哉故又申之曰尺寸終始一寸九分其意固已丁寧示人矣諸家之箋予所謂略經文而以意揣摩者也抑亦有卓操獨見以曲合經旨者則予于孫思邈有取焉孫思邈之解曰寸十分之而入取九分之中則寸口也夫不曰取前九分不曰取後九分而曰入取一分之中此明以第九分言也解不無鑿然其意亦必見前八分之無當于診矣甚矣了玄

之見似思邈也其獲承異人之傳亦本其初見及之耳了玄雖尊內難辨脈訣而持論甚平予嘗與之談難經至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呼吸之間脾受穀味公曰非也審爾是心肺無吸氣肝腎無呼氣也是脾遂無專氣也又嘗與之談脈訣辨妄至大小腸在下不宜與心肺並候公曰亦非也審爾是火燃于突煙不達于煙樓也其取舍不頗類是予左右手各一部從來浮甚厥動以目視而數以時醫之論當屬尺而了玄之所謂寸在焉其孰當

孰否必有能辨之者余始贈之詩以俟達人

贈守戎王中軒薦序

語曰天下非常之事非非常人不能辦也不然大  
智閒閒大慮縵縵連然者不可爲動搖也屹然者  
不可爲震撼也毅然者不可爲恐喝也事有非常  
人無非常事旣非常矣吾又以非常臨之與驚而  
驚與怵而怵索索矍矍亂乃滋多易曰震驚百里  
不喪七鬯不喪者言不失其常也不失其常乃所  
以制非常者也世不知非常之制于常更相與非  
常名之嘻惑哉我國家救寧久矣並海民嬉遊歌  
樂恬不知兵而卒有平奴之警則泄泄視之謂河  
可憑虎可暴牛之窟可搏蟣虱可破于是乎有張  
正公之戒嚴警備兵乃大振未幾而今王中公至  
視其偏裨競競也其材官蹶張惴惴也則又容與  
談笑安閒簡易以消其倉皇之氣蓋士自是始不  
敵畏有超距賈餘者而兵益振居亡何撫臺孫公  
者兩獎之兩薦之迭爲冠或曰夫二公之爲將殊  
科而駢重者何也古有之玩者震之易者難之是

以闔伯比得志于漢東擾者鎮之難者易之是以謝安石收功于淝水顧此猶異世東西宮衛尉部伍或有或無子儀光弼之相代也寬嚴如冰炭然盍爲名將咸建茂烈二公可知矣會余使事竣抵都下人有以海上諸將詢余者得二公狀亦以爲大與二李程郭相類高侍御東溟氏曰王子非吾向所推轂者耶是信能以常制其非常者也而吾將與之言常之義夫常有偶有豫有達有委細柳夜驚亞夫堅臥偶用之效也兵法太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左而目不瞬豫定之功也飲博澶淵天子解頤達于數也閉門修齋戎服講老委之無可柰何也王子克辨此耶夫東溟氏之知公深矣恐平地故無疑于風波懼青天故不迷于雷電蓋其豫且達也墨人士以島夷逃遁德公且榮公之薦索余言爲贈

賀卽墨劉侯創甃邑城序

司馬氏稱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信哉仲山甫之城齊也南仲之城朔方也彼實徼天子

之靈挈全盛之籍而爲封疆不虞之備曷足異者  
乃詩且咏出車八鸞以美之何故豈非虞規劔之  
不異懼築舍之多端而爲當事者難耶楚城陳蔡  
不美而四國畏之惟邇四國故城也若紆于難又  
何亟焉有如居安思危身不受萬世不拔之資而  
又會時之艱能慨然爲永逸之舉以扞封疆者則  
屬門劉公之于墨城是已故卽墨城蓋在平度之  
東南六十里當樂毅下齊時圍墨且三年不拔時  
城之壁與否不可知然固矣自隋舍其故城復卽  
墨水之下流于不其城東北二十七里創置今城  
則實采女土爲之弘正以前其城之堅與否亦不可  
知也嘉隆以來以耳目之所覩記城可謂歲脩而  
歲圯矣夫征之擾板幹畚插之費無戶不苦至使  
民不遑問于索而丙申丁酉間屬東事孔棘直指  
使太原王公虞墨城瀕海倭一朝乘汎揚舡而至  
誰禦之者檄下甓之然自丁酉歷戊戌己亥三年  
矣訖未有任其事者何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毀  
言日至今猶古也庚子春我蜀翁父母來尹茲邑

駕單車而觀大海愀然而歎也曰滄海之水倭與我共之城惡得不甓甓之此爲時矣于是度墉址料丁壯而瓜屬之各以其丁之多少受工木石甓聖則地之自出令曰一年取材次年有事于西北又次年于東南蓋及是三年而告成功焉千餘年之規制一朝而更之墉堞池隍樓櫓亭障劃然一新歸然東海之重鎮矣初工作甫興蓋有一二頑民奉行不如令者公取而朴之謗言輒起公不顧持之益堅督之益力卒以底寧所謂臻厥成而宴如者非耶居亡何邑父老二三人扶杖北來造予以成均其一人謂予曰吾聞昔者北山之鑿世無息肩神爲轉徙貽之永安可以賀乎予曰去勞而逸安得不賀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綏可以賀乎予曰不謀而獲安得不賀曰然則城甓之甃土功終息是北山之逸也備在東島惠歸閭閻是筐綏之利也邑侯之德世世賴之矣燕雀之賀盍爲我申諸其一人曰若知言我與若之城而不知我大夫之所謂城夫珉珉基之甃甓垣之墜

臺界之物土壤之譙櫓表之其仞七其雉百蠹若  
長雲削若斷岸此我與若之所謂城也本之以民  
心累之以政事維之以德化峻之以威嚴樹之以  
風教不藺石而堅不渠答而局不豐牆峭陞而赫  
此大夫之所謂城也我觀大夫之爲邑也賑則捐  
俸溝瘠羣興徭則因民權聲四起惠已藪爾斗墉  
戴星出入庭無淹政政無踰時敏已周急善富澤  
不闌加宵小舞文有動輒覺察已保伍肅然憲典  
凜然不動聲色豪強股栗武已表節揚孝無間顯  
微靡微弗彰民譽伸氣公已惠以字氓敏以飭吏  
察以辨類武以禁奸公以振俗氓附則基培吏飭  
則垣繕類辨則界審奸禁則壤增俗振則表建其  
爲城也不旣大乎異日者直指上其循良天子嘉  
其保障黃金拜 賜丹屏列名回視向者萬家之  
封不足言已若夫版築之業繇役之時劈畫之允  
有司之事非我大夫之烈也予曰甚善知言微子  
吾不聞我大夫之功如此其悉也請遂以是頌大  
夫以申爾賀

贈少司馬邢崑一先生之留都序

公以御史中丞撫大同三浹月而有留都少司馬之命旌且南郡刺史黃君輩心雅慕公公所指麾調度其親覲也則馳使索贈言于余使者曰大同古雲中地漢人所謂白登平城諸重徼僉隸焉堵土之外是爲虜藪其內則強宗悍卒雜揉而處不可以法而頃歲內兢兢奉約束外帖然也江陰定襄時卽不可知近代希有矣余曰以若所稱則吾固聞之若邊產耶吾始質若以邊事夫虜有順義王者去若遠近日比鄰也曰市賞益乎曰今則已矣我非若前日之媮也火酋之梗順義聞乎曰何但聞之蓋火酋之招再三而王不聽也哮劉有此乎曰聞其拒哮劉也猶之其拒火落赤也然則順義德我耶曰誠畏之矣犬羊之性未嘗不思一逞而不敢也誰畏乎曰公天威也余曰有是哉有是哉以斯之談是公所以收冥冥之功而藏赫赫之烈者也夫大同于九邊如率然之有首而瓊毳之人之聞閉也如鷲之聞風颺藉令公所以處置順



義者稍未得宜順義之畏公非甚深火哮之招有一得行雲中擾矣雲中擾而諸邊部落投袂而起京師未可安枕二亂未可旦夕已也錄此言之公之功孰多少哉蓋昔楚漢相距英布弟以留項王數月功至與淮陰並封唐郭汾陽之破吐蕃李抱眞無與焉論者且以爲蓄威于此正以奪敵人之氣于彼公之震懾順義而使之不敢動也何但數月一鎮寧而諸鎮之心胥以寧其于奪敵愾不旣多乎故靜爲動君當其無有勝之用矣吾乃今知朝廷之所以用公之深意也國家自兩京並建以來仕者率以密邇主上爲榮寵其流至使人闐南而劇朔甚或間曹冷局視之且以爲踈迹且以爲沉淪然吾觀宣皇帝時黃忠宣福爲南京兵部尚書而西楊公曰南京根本重地福忠厚老成緩急可倚何人情以爲寂寥而厭薄之者君相獨以爲根本而加之意也倘以所謂靜爲之君而無爲之用歟於乎難言之矣方今南北大臣遞往遞來比如轉環姑毋論轉環與否北惟文淵諸臣日叅贊

機務南太司馬亦曰叅贊機務重益可知矣以公  
居一邊能使九邊重居南都其不能使北都重乎  
炎熱之易憤不如涼冷之多清也雲行雨施雷動  
風行不如居無事而推行是也曹信閒局信冷于  
人其亦何負之有而矧若斯重也或謂西北之患  
在虜東南之患在倭倭聞公來則有駭喙虜聞公  
往寧無生心則胡不取黃忠宣事觀之忠宣在交  
趾交趾服其去也交趾叛比其爲大司馬終其身  
不聞有叛者夫何故制勝于廟堂之上樽俎之間  
不以甲兵也以公今日之威靈聲望視偏鎮所及  
遠矣軍國要機咸得而經營焉夫寧直東南攸賴  
故以南北言官者昧于設官分職之義以南北求  
公淺之乎知公者也

送中丞顧公解邊務總督漕河序

余讀易至同人與睽之際未嘗不歎古君臣之相  
信深而相求切卓然相與以有成也同人之五三  
四間焉至于用師用師君道也言獨斷也是以先  
號咷而後睽睽之二于情不得徑而遂故曰遇王

于巷于巷臣道也志念深矣其在人忠厚之至乎  
蘇子曰天下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難哉漢文帝  
之於賈大中宋神宗之於司馬君實也長沙之命  
疏而親西京之判疑而信彼誠有大不得已者以  
奪其情云蓋至治安一策十用八九編年成而進  
讀邇英親爲之序然後知二君之于二臣果不能  
以一日忘也顧以彼投閒置散竟亦以號咷終重  
於狗彘同之謀嗇於行獨智之慮卽後咲相遇安  
在邇 朝廷之於中丞顧公殆庶幾乎當公秉

鉞東海力持欵議一時在

廷之臣譁然共詆

慮亡不持戰說以求一勝夫戰之說是也公亦豈  
遂忘戰而欵之徃者辟馭馬牛然俛首而來則有  
羈縻觸突奔逸鞭箠未晚且軍事謂之機 或斂  
之噬或匿之公之微指總未可窺要以靜島氛撫  
屬國固疆域視夫 廷議原匪相左而標本之

見各殊操論遂異操論愈異

上之眷公廼愈

深公曰行矣柰何以我故使

天子有不納直

言之名

天子曰吁是國家所託重臣也久之

度公必不可彊計所以安之於是公朝辭海上之  
毒縣夕已迫蒼水之符蓋今天下未有大於邊防與  
河渠二事者也一彼一此倚毗無改抑亦有加間  
至弗奪抑又固焉不灼知公有是乎今旣數月矣

廟堂之所主持大司馬之所商確計人謀士  
之所陳說大抵公疇昔時策然則方夫戎務未解  
羣議正沸善敗臧不伊誰與覲雖謂之後咲不亦  
宜乎而况異日者宜房瓠子之間哉或曰長沙之  
不七國誼宜有力留京判而六事且上二臣之不  
能忘其君也猶其君之不能忘二臣也二臣之不  
能忘其君猶其君之不能忘二臣也則胡不能用  
帝吾黨激成云爾也詎非主遜大師之克而臣亦  
虧于巷之義歟公遭逢

聖明荷特達之知視

二臣所遇萬萬不侔且咽喉重地寵任未艾方將  
從容展布於六通四辟之境何言于巷然而于巷  
之臣同人之主古所謂相須以成者蓋周公于此  
三致意焉亦旣憂之矣厥宗噬膚二能得之五同  
人于宗五反不能得之二二能得之五者宗以二

合五不能得之二者二以宗沮夫惟不以宗沮而後能以宗合也故曹好曹譽中士之籍非論於豪傑以迂曲爲不避而不敢出者其中必有所不足達人羞之公處二之位際同之主而離睽之時吾將以此卜焉且卜 朝廷之所得于公與其所以相與有成者於是乎言

刻太上感應篇序代

夫神降于莘石言于晉世見以爲不經迺儒者未嘗無神道設教之說禮樂鬼神分曹而互用以其成宇宙所從來矣太上感應一書昔人託之

玄天上帝帝之有書與否我不敢知然與人爲善不可謂非 上帝之意已苟其出於 上帝

之意雖謂之帝書烏乎不可箕子陳福極不日天錫洪範乎而吾因有感於天人感應之妙也夫感與應皆心爲之故其字皆從心云茲篇所述詳矣疏義以已事徵之廩廩焉大抵天籟鳴于玄竅而慶源已濬乎赤水荆棘蘖於丹臺而梟獍旋集其靈舍本之心之於天於鬼神一氣共貫罔有睽隔

故此動彼覺若或告報自召自取若或酬答而彼  
司過三尸云者特自此氣之精爽各之所以感不  
渝斯須應不違毫忽一至此也或者方取感同應  
異一二刺繆事謂未必然不知人心之自爲刺繆  
則有之矣宋景一言熒惑退舍後雖如其言誦之  
不退也外心語感應未之前聞然則人固有事然  
心不然者心可無乎傳曰有心之心不可與通天  
心心可有乎怵惕惻隱方發之始納交要譽惡聲  
未萌之前吾不知其有心也其無心也于斯之時  
精與天地流而機與鬼神會且不知感其疇知應  
不知感故其感神不知應故其應速是夫真知感  
應者也蓋昔者羲易以咸言感母亦曰去其有感  
之心而聖人名亞心爲惡則以稍涉計較卽非初  
心非初心則已離于善故名之惡也是編也其以  
猛省斯人動其所謂不忍之初心也與豈其俾之  
與焉怖焉逐逐事迹以爲功也者而與焉怖焉逐  
逐事迹以爲功也者要亦不失爲寡過過寡矣抑  
又何求禍之所不及是爲福也易有之聖人洗心

齋戒神明鼓之舞之百姓與能今直問其能不能已矣而矧弁之誦式有齋戒之遺意不尊不信自昔而已然也夫

讀法須知後序代

讀法須知一書殷少保棠川公所訂者無慮百餘條大都覈三尺之舊爲柄刑者執幾毋戾聖祖神宗軫念元元至意而已余受而卒業嘆曰嗟乎祖宗之心天地之心而少保之心祖宗之心也夫彼蒼好生常於隆冬霜雪之中見之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我

高皇旣平天下親定律令其論施

鑄導謹也用藥防傷也卽天論郵罰麗于事聖心一天地哉廼恣睢惡吏猥析低昂日寢舛厥試稽掌故不啻背而馳焉昔人有言曰春秋聖人刑書也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之義夫春秋聖人刑書也律令我列聖春秋也春秋之待物也恕而法凜凜乎嚴下弗知則犯也律之痺惡也嚴而意藹藹乎恕上弗知則刻也犯者抵陷寔刻將爲陷寔揭憲綱而陷寔之爲如民命何此少保之深恫

而是書之繇作也歟故順天地好生之心者大明律令也推廣祖宗好生之心者讀法須知也讀其書有味乎其言惕然心少保之心者諸司百執事也若也耳而目之靡索方寸斧鑕胸臆之中胡越一膜之外卽左臯陶右蘇公夙宵稱說曾不足一抑鷹鷂之翮區區簡牘奚爲焉故讀而知謂心知之也匪欲事尋摘博聞見已也以是爲讀法者告

贈登司理謝侍東應 召序

今天下之事之不可爲也厥患二曰不任曰不真任不任者遁藏自爲視天下事如秦越人之視肥瘠不真任者果於一決如醫之喜用烏喙而不暇顧斯人之命脉匪直不之顧也又不欲人之易其方焉而遁藏者又務遵其方以悅其意蓋天下事始不可爲矣夫天下事有大于刑獄者哉弊端未易縷指而吾以爲總之無真任事者彼其茅靡風指株守覆轍掉臂濡津模稜岐路元元之命不內資完璧則外當羔鴈耳以今觀于侍東謝公斯真任事者耶公司理于登七年矣所全活可數十百



人皆其忤上官之意逆僚友之顏破徽纏於糾結之餘續要領於斧鑕之下疾辯彊爭而出之者也  
會公當以內召行此數十百人者相與顛香道周  
泣不忍釋而予戚孝廉張君特請予爲敘其事用  
以寄神選于彼而佐尸祝于此時予以病在告也  
予因憶往時奉使過里門人修生者以公傳相託  
值予方還報不果孝廉之請重以狗馬病爲解乎  
如異時傳良吏者何蓋孝廉嘗與邊生善云邊之  
猶子與孝廉鄰而鄰邊不直也其猶子蓋兼銜之  
一日邊病而其友將以事過孝廉則力疾與偕歸  
而越六日不起矣其猶子指示其面曰此豈不張  
氏毒之耶訟焉已而驗其膚藍吻之金如黛色孝  
廉亦輒自失曰夫邊病而藥誰侍藥者非其猶子  
耶訟焉束敵以異解愈解愈固二年之間而柎楊  
游踐招魂再賦矣自分寃死無復覩天日時也最  
後公視其牘曰天下固有若毒乎哉吾聞嗜飲者  
之死蘖毒浸臟亦能涅物唯是脣不崩竅不血是  
爲異耳視之果不崩不血訊其人果嗜飲者也羣

喙頓息而兩家俱得雪矣此其事正與修生類初  
修爲諸生有聲也而歲且貢里人有妒之者故與  
其黨凌之更以眇人之目訟及視其目居然眇也  
修殊亾以自白則大噀曰某之寃市人皆能言之  
于時主獄者適以事取道東市東市脩所家也至  
則市虛無人執童子之窺于門者訊焉對具如訟  
者語獄于是遂決當修城旦其明年事始得下公  
公盱眇者曰痛也公獨計眇目不痛痛者物蝕之  
蝕物之力不能以旬也則獄其人淪旬而出之矜  
篋而啓之睫眸子爛如矣本公神識濟以博物審讞所  
臻如秋月之燭魑魅而毅然從以三尺毫不與撓以故  
平反爲多自非其爲天子任法爲元元任命捐情貌遺  
怨謫而置一官于膜外有是乎登古名區域自蘇文忠  
觀海高唱白雪千載其後勝地閩寂名篇希闕而公實  
繼之丹崖九日之間鐫磨殆遍其他若所更定保甲社  
倉諸法皆燦乎井井粹然經濟而吾獨嘉其任事云者  
詎直爲孝廉志感正謂天下之患在此也然竊聞蘇文  
忠公行時其父老率舉手加額曰寄謝司馬相公厚自

言齋集 卷之二 六二  
愛以活我以今朝有賢相天眷方殷誠無所事寄  
謝厚自愛以活我其在公平乎天下事固惟宰相得  
行之諫官得言之爾且登萊島奴夾一水而居屬  
者東封之議道路嘖嘖彼其內歎也其巧封也毋  
亦僞爲眇而緩爲毒者耶緩嘗我僞暇我不然亦  
且誤我登萊自此多事矣公司理海上有年得無  
意乎是行也必且慨然操善後之策以襄廟謨以  
永固我東徼是又將使海上之人世世尸而祝之也

送膠守張育華上計序

凡士人出其身以涉世蓋必有不擇寵辱而安之  
之意然後能盡心厥職而不至操傳舍之見以自  
曠又必其中常悠然有獨得之趣而澹然無所羨  
乎外然後遇不遇不爲動而其營職業也出于中  
心之所樂爲西門爲鄴清尅潔愨三年而君收之  
璽則貶操而從之君因以悟君則悟矣抑何其自  
謬于再爲也洛陽年少感墮馬而自傷其繫心所  
職金陵有取焉然不知詎正以抑鬱無聊廢厥職  
者也以誼之才之識遇豈不知其宜忘而戚戚之

情迫之所爲自得之趣少矣吾上下古今於宋得一人焉曰子瞻蘇公當其外補其奪爵其量移其安置反覆出入于守倅團練之間蓋近而蘇楊杭開徐常汝潁遠而登黃定瓊廉永英惠宦跡殆將遍焉而所至不帶芥於斥逐而意得於佳山水吟詩著書若將終身故其伍草野籌米鹽欣欣從事而去思遺愛亦至今以爲華匪偶而已也於今得一人焉曰叔廣張公張公登仕版僅僅十年所耳而高平城武膠已三歷郡邑每所歷輒治治輒有赫赫聲人亦輒尸而祝之篇章亦輒富官顧輒拓落不少振視蘇公一何符甚也吾無論其他卽治膠裁半歲而其造福敷澤直繫膠人無窮之思膠故有難治名非其質也蓋嘗有守膠者見其疲而不能撫也則以鞭朴從之而懼其已譁於是乎甚之以爲名膠旣蒙此名矣繼來者益恣睢無所忌民亦益不勝其荼毒而爲梗難治之名益不可湔浣公至第嚴爲法而人不犯厚爲惠而人安之郡齋無事雍容翰墨乃不自以爲能治膠而更號膠

曰易治膠之受賜其庸可貲乎膠而旣疲且鉅矣  
公又兼密墨而賈之餘瑯琊昌陽諸郡又相率越  
境而質成也其質成者率無俟僦寓辰至而已返  
各厭其心以去也此豈其非才要以爭質而各厭  
非獨才能使然也備倭之戎先是膠駐以爲膠之  
南郭門海潮入焉至迫故也公按其地形曰我與  
倭所共之海乃在薛島之南抱大勞而東而大勞  
薛島之間一水如帶名爲淮口者實始逶迤而入  
滙爲膠海今柰何釋門戶而守窳突先自遁藏爲  
力請之當道移駐淮口其他種種石畫當道不盡  
然然大畧可覩矣夫世之以進士爲邑者視清華  
若固有瀕海瘠郡相顧掉臂藉公稍有不平橫於  
意念其於郡事能批窾導窳事制而曲防若此哉  
正以其中誠有以自樂也凡人中有所樂天下皆  
寄寓我誠爲主萬物皆客感是以心不忤卽屺橋  
之履可捨心能下卽王生之襪可結水唯平也故  
無逆流是以萬折而必東金惟粹也故不受人損  
是以百鍊而自若柳下惠惟和也故無變節是以

三黜而必直益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而公融慷慨以忠厚不悲歌而日陶情於風雅遭履獨安能困公抑適足以玉成之耳在昔英宗欲大用子瞻韓魏公以爲軾自遠器驟用爲累而子由亦謂子瞻謫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然則彼蒼於公將老其材而大用之歟艱難其遇以幽深其思使所爲文辭爲必可傳歟其大用與必傳與否我不敢知其身簡于時而文名於天下後世遂如子瞻與否我亦不敢知乃所謂悠然獨得不擇寵辱而安之者固已操左券矣不佞嚮與公聯籍而進今又竊伏其下邑知公最深而密墨二令君適有所請以故敘其素所擬公者俾持以贈公若曰此寬譬解慰之爲見也則有公之自得在焉緩頰矣

壽同館劉幼安太孺人序代

上方招延茂異思與翊贊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就諸進士選其雋人儲之館閣得二十有二人余與吳陶兩君與焉一時意氣翩翩爲後先

所未有顧此二十二入其得全庭闈之樂如所云  
十人而已九人者卽不能怙恃兼存瞻望兩慰而  
人子之情亦猶可以少解頃歲一改火耳而以事  
歸者已三人其留者又不能御親以從所謂親心  
雖樂離憂在也中如黃林莊傳四君其親亦一視  
邸中而他務牽懷頃之且幘被去乃奉母於慈者  
獨劉君幼安爲然豈非其甚盛而尤難者哉何者  
都名寵之華及庭闈之養據禁近之貴無桑梓之  
懷疑造物者亦靳之而不可以爲常也嘗觀北山  
大夫區區於劬勞燕息之較以致咎而發詎固無  
足道乃魏人之仕者至使父母懷之爲志其所陟  
之岫肥啓其瞻矚而患其不來其情何亟也小雅  
盛時先王以道役天下之賢靡情不體然至探其  
意而代之言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抑勢難兼遂  
卽先王無如之何耳幼安雍容於承明著作之廬  
迭宥於圖書文史之事非有征行鞅掌如詩之所  
嘆諸趨承唯諾寢興抑搔掬溜播灑無不得爲者  
外爲橐筆之游內有板輿之馭修灑之奉盈其前

而珈翟之封湊其後繇今觀之蓋二十二人中一人而已夫二三子知其能悅親也而彌信其爲人太孺人樂其能信友也而彌安其爲子神康體適貌之癯者日以腴而髮之星者翻以黑也斯非吉祥善事而人世之所稀遘者乎推此義可以愧北山之大夫與魏風之任者且不必作歌來諗而將母之情靡之弗獲又非小雅之所能及已太孺人今春秋六十六月七日其設帨辰也余以二三子屬筆輒書余之所感爲酌者之詞太孺人其知幸今之遭而毋思輕去其子也哉

贈密雲令楊公應召入朝序

蓋公令密雲五載而奉今命云密雲所謂股肱重地也內邇都城依日月之末光而外控石古曹牆諸路鎖鑰攸寄是以公視邑以來其民之謳歌吟咏徃徃流溢乎輦轂之間而風聲威望嘗震懾乎大漠之表其奉今命而入也邑父老士民旣相與雪涕轅轍寄思鞭鐙而大總戎南樓李君輩亦悵悵然不忍其旆之南也爲因劉中齋叅戎屬余言



贈之中齋之道公之善詳哉會須有貞珉勒之者  
不具論論今之所謂內召夫今茲之內召與曩異  
已竊嘗伏讀我 皇上之勅部院者曰務慎曰

無濫諄諄然期之以老成練達廉正奉公之人是  
遴是選是取是用也誠重之也顧士君子之始進  
而當斯會蓋亦有所自爲重者亦嘗聞秋鷹之說  
乎夫秋鷹之能搏擊爲百鳥畏者非獨其剛翮黔  
喙竒毛利爪之爲異也其產必深塞海濱巢出煙  
霞之峻嶺其習之必飄揚廓落之墟翩翩天漢之  
表抖擻俯仰無適爲朋以故翱翔所至飛走竦息  
有若此爾如其資乳哺于雞鶩藉卵翼於燕雀則  
凡鳥制之矣今夫臺省非搏擊之任哉朝廷方寄  
耳目於大臣大臣且寄耳目於諮訪諮不廣訪不  
博不足以言慎廣且博矣所諮訪不必皆君子也  
於是必有操我之重者微直操我之重方且鼓風  
浪於平陸變黑白於須臾機有可乘則崇黨而墮  
讐勢不兩立則楛玉以全瓦使被者染汶汶之垢  
而不知聽者快冥冥之決而不悟何者彼亦欲樹

其乳哺卵翼之德爲他日地也蓋北宮子謂西門  
子曰與子並仕也而人子貴楚靈均氏曰恐修名  
之不立二者非人情哉持此之情當此之會苟不與  
幸乎貴偕之來則必顧慮乎名節之玷矣一與幸  
顧慮而忽已受其制而不覺矣善乎詩人之美君  
子也于祿愷悌求福不回未嘗不干祿也未嘗不  
求福也而愷悌不回云者彼其處功名之會如金  
之方處於冶也百鍊非其所辭而方圓隨其自賦  
惟其持信心於已任起滅於物視之漠然當之恬  
然所以臨名利之關而掉臂涉榮進之場而卻步  
而卒能擔當卓立不撓不沮以大有爲於天下也  
故天下之大事功大謀猷大論議惟超然功名之  
外者能爲之而天下之功名亦惟無意功名者能  
有之信無意者能有之則亦安用舍愷悌而回邪  
爲哉公清夷凝遠無所事激亢於外而中有以自  
守端方之行孚於閭里蓋不特中齋君所述諸善  
政爲公已事以若所云正公素所積蓄然也而吾  
必喋喋若此將異日者有見公之擔當卓立不撓

不沮而遡其本原者乎則斯言告之矣

疏

陳情疏

爲懇乞 聖明推廣德意卽恩命以錄幽節准給假以伸私報事臣聞之盛世無不見褒之節行者風厲之典重也聖朝無不獲自盡之臣子者體悉之意殷也伏念臣往者暨臣兄臣弟妹俱以孩提嬰幼之年遘骨肉伶仃之會維嘉靖戊午七月六日臣父賦卽世其葬以其歲之九月廿日是時臣母于年二十有九涕泣治喪日不半舖者業兩月餘矣及期至茆所親厝父柩柩既定而臣母忽自觸於墻賴臣伯母孫率諸娣姒之往送者扶掖而出蓬跣以歸而臣母自是食不下咽淪旬竟卒則十月之一日臣家遠村世農業臣母又農家女其殉不自知其節也家之人槩未有知其爲節者臣于時九歲頗聞臣外祖母與人語若歸咎臣伯母者謂雖出臣母於墻而臣母所服喪冠及履墮不能收盡掩於土曰冠履旣已入墓矣人得生乎聞

者亦以爲是實不祥臣歷歷憶其語而不解比稍有知識聞從臣外祖母問臣母何病而沒日固無病但以思念汝父痛不能食我以爲日久當自解而遂不起耳歸詢之臣伯母亦云悲夫臣乃知臣母之死節也而因想見其伏枕之時憂愁幽思之狀憔悴枯槁之容其爲必死甚著而諸孤不悟猶然從臣外祖母言飾爲平居嬉戲態以悅母意馴至母死矣而猶不知其所以死也通天之罪尚忍言乎又復不早詢知使臣母之節抑鬱湮滅幾與草木同朽腐維時追恨之餘慘痛之極誓剖心碎首以明母志乃議者難以嘉靖四年部覆事例事涉从遠無得槩奏吁臣母之心皇天后土實所鑒臨鬼神實所洞察而直若此泯泯臣心不死其能一日忘哉徒以勢不能自達誠不足自見抱悲蘊痛以至今日今者臣遭際

聖明濫竽侍從叨滿

三年幸 准復職

褒贈盛典似可觀覲臣因

是感泣臣母卽不幸而不獲被

表揚之典猶幸

而獲荷

寵贈之章

主恩渥矣可以無憾

顧 贈云者汎嘉庭訓表揚云者專美母節今以  
臣之故而贈及臣母則臣榮以臣之故而遂掩臣  
母之節則臣懼若於恩命之外復爲更端之請則  
臣又不敢臣竊觀洪永以來所賜諸臣 誥勅惟  
其人之素行不預上聞則已矣聞則一善一長蔑  
不賅載卽如義惠夫人婁氏 贈誥蓋我 高  
皇帝之 宸章 睿藻炳若日星者本褒其獻地  
之一事而併及其內助之曠闡大哉 皇言豈拘  
一例臣母誠不敢以此爲况而 皇言既有此

體矣儻可推此體裁繆逮臣母卽褒贈爲 表揚

乎是使幽貞鬱烈昭揭白日 片言隻字輝耀黃  
壤也雖然臣所以由笑笑以有今日用得 上冰  
主恩下白母節者則臣伯母孫之力也臣每憶臣  
母方垂絕時展轉臥塌再頓首於臣伯母而以臣  
兄弟爲囑曰二三孺子辱在嫂氏非敢望嫂氏子  
之唯是旦晚盃釜之餘潤及涓滴俾得比貓犬齒  
厮役是嫂氏之德也又顧臣兄弟曰兒異日者幸  
而似人而不畢力樵采敬共芻牧以報而伯父母

德我死不瞑目臣每追誦斯言未嘗不流淚被面也乃默自循省臣伯母之所以撫臣有過於子無不及焉至臣之事臣伯母殊未讐其萬一臣故貧家門以內無他婢媪一切縫紉澣濯舂杵炊爨咸臣伯母焉任而臣兄弟襁褓待哺者匍匐須顧復者齟齬而就塾而需束脩之資膏油之費者又選雜于前而臣伯母方時爲臣輩櫛髮沐面着衣履時寢臥又遠遊則爲之聚糧旬日一不見則爲之涕泣疾痛則爲之慰撫美滋味以斷無犯其所忌而其大者葬臣父母畢臣暨臣兄弟婚嫁臣妹爲臣兄弟延師自始祖竟訖無一毫厭心訖不遺一毫餘力蓋雖臣伯父今 贈文林郎民主持其間要之臣伯母之內贊爲多故臣伯母之於臣雖伯母母也昊天罔極安所言報而臣之於報又復全未姑毋論曩者青衿食貧亡以藉手卽臣兄弟以已卯舉于鄉而臣伯母之子如綸今以工部主事聽降者時已先舉矣故臣爲養不能加之豐迨臣選讀中秘書而臣伯母又以子綸縣滿徼沐

恩封故臣有爵不能加之貴及後數年僅有奉使  
榮藩過里一壽而臣伯母輒勉臣及時事

主趣之就道今曾幾何時而臣伯母沒矣悲夫前  
此之日暮塗遠臣亦知之矣區區寸草之私妄有  
冀幸以爲有待而今尚何待矣臣家人來者言臣  
伯母沒自謂無他惟下見臣母可以無愧而遺言  
囑臣不必歸葬仍以及時事 主爲說噫臣獨

何心能不歸哉生不加養矣死不及訣矣葬又忍  
不赴乎以生平之不孝非一葬之所能掩至明也  
以不孝之積罪非一葬之所能贖至明也而併此一葬  
而無之臣得爲人乎臣伯母葬臣之父葬臣之母而臣  
不能葬其身臣伯母全臣一家之生而臣不能送其死  
臣伯母撫臣三十餘年而臣不能哭之以一日臣伯母  
焦勞拮据保臣於貧困之時而臣顧慮繫戀忘臣伯  
母于仕進之頃臣得爲有人心者乎且臣兄臣弟妹藉  
第令有一人在者臣可無歸而臣妹甫嫁焉而死臣弟  
甫舉焉而死臣兄甫納寇帶焉而今又死一家之中凶  
愍相仍孤寡滿目悠悠蒼天禍臣已酷臣淚不罷揮

心不給痛而不暇問也獨悲臣伯母爲臣兄弟劬勞一世其間瘁而欲死者不知凡幾而不得一人爲之喪雖有親子何當於臣臣誰諉哉所以故事之不問條例之不循而冒焉叩

天闔而哀控者也且夫葬伯母無給假之例爲處人倫之常者言耳世固有伯母如臣之伯母者乎洪武時橫海衛千戶張捷自以幼孤撫於其叔父仲良而仲良軍也捷爲乞免就養以報私情

高皇帝許之高皇帝所謂體羣臣者也通其意於情分之間而恤其私於常格之外故雖莫重如軍一旦聽之去焉而無難向使當其時捷之所請止於一假臣知高皇帝之俞之不俟其詞之畢也良之撫捷視臣伯母未知何如而我

皇上孝治天下之心遠符高祖豈其不通其意不恤其私而必例之拘耶夫國家無例而朝廷有德意例滯而德意活也此臣之所以請也嗚呼矢節者非以爲名也然而使之滅其名則人子之心死恤孤者非以爲報也然而遂至忘其報則人子之心亦死



青藜館集 卷之二 七三  
夫微直人子之心死其在 國家亦甚非所以厲  
節行而維澆俗已伏乞 皇上憐臣之情出迫  
切察臣母臣伯母之事關風教 弘開 天閔曲  
轸臣私卽 贈爲 旌燭丹心於枯骨破格 予  
假釋烏鳥於樊籠臣無任哀懇待 命之至

代許相公再懇建儲疏

感恩悔罪懇乞 聖明回暫譴信成命以蚤定  
大計事臣頃疏爲素望不孚動遭疑謗乞賜罷斥  
以謝人言奉 聖旨卿忠誠直亮遇事輒言不

存形迹朕所鑒知正賴謀斷相資共圖康濟豈可  
偶因疑謗遽此求歸宜卽出輔理慎勿介意吏部  
知道欽此臣仰誦溫綸俯增感泣竊念臣瓠落衰  
朽于主衮會無一線之補而復褻之曰忠誠直亮  
伴食濫竽于同列會無一籌之贊而槩慰之曰謀  
斷相資天語之獎藉過隆聖情之眷顧已極臣卽  
罄方寸之赤不足爲鏤竟犬馬之年不足爲報也  
寧敢後腹心手足之義而骸骨是言哉顧臣之所  
以不得已求去者以人言之及也人之所以嘖有

煩言者以臣奏之擾也臣銜今日鑒知之恩乃始  
悟前日奏揭之罪悟前日奏揭之罪乃始信

皇上亦已鑒臣所以奏揭之心夫冊立至盛典也  
至吉祥善事也其安取聒激而 皇上操獨斷

握成議卽聒激無所用之乃臣不能委曲將順以揚  
休命至于冒昧煩瀆以重延緩在首臣方欲釋

皇上之怒臣愚反以益 皇上之怒臣之固陋  
無識卑卑乏格君之畧可見于此矣此其所爲日  
夜痛心疾首悔恨而莫之及者也然幸而 皇

上之于臣亦旣鑒知之矣何也以疎謀親恩自外  
至有似乎離間而 皇上不以離間疑臣也誠

知上有明諭下循而請之則恩固在上不在下也  
預青宮之議決計定策有似乎圖報而 皇上

不以圖報疑臣也誠知恩所不出其誰言功無功  
則無可報也是臣所以奏揭之心鑒知于 皇

上至明也以臣之奏揭瀆宸聰觸聖怒 皇上

猶然鑒之况緩期之旨出于聖怒一時過激之詞  
臣有以知 陛下之驟而發徐而動悔悟之念

矣 皇上有悔悟之念而臣不爲之迎機開導  
擴克引翼是前旣不可言而言之後又可以言而  
不言臣則兩失之臣罪甚大是以敢竟言之蓋昔  
唐太宗忿選人多詐有殺之之命矣已而納戴胄  
據法應流之奏而止其說曰欲殺者一時忿怒之  
言法者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夫 皇上陋貞

觀于下風薄太宗而不爲然今日之事則固有  
相類者故一時忿怒之言未可執也冊立一定之  
期不可不信也且人臣者進言而無當則有罰罰  
固在臣若夫豫建元良篤億萬世無疆之祐人主  
所自爲宗廟社稷計也今緩宗廟社稷之計以爲  
人臣之罰于臣不甚加損而于國本頗甚不利計  
不亦左乎 皇上試以此中夜思惟臣知其必

有大不安于心者矣夫二十年冊立之諭天下聞  
之見之羣然翹首而望之其更而之二十一年也  
天下疑之矣匹夫匹婦難以心喻聖心雖定難以  
戶說彼疑心橫于中異議倡于外蓋元臣以此叢  
謗羣臣以此多口也方今議論若多又樹之疑而

招之邊議紛然又益以內議以擾之臣以爲不息  
議論于此非所以專議論于彼也而又息議論莫  
若去其疑去其疑莫若示之信則有守冊立之初  
論而已矣故人主之信不可以怒爽人臣之罪不  
可以國罰好議論之口不可以疑示臣知  陛下  
下之必有洞乎此也  陛下明並日月斷若雷  
霆信如四時無私如天地豈其持後說之堅而變  
前說之易必不其然臣迂抱朴忠不知忌諱頽齡  
衰齒無所希冀激于慰留眷顧之恩不勝愧悔屬  
望之意  陛下其以爲葑菲而採之臣死且不  
朽其以爲狂瞽而罪之以膏斧鑕禦魑魅亦死且  
不朽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代許相公陞辭陳惴疏

恭謝天恩并陳愚惴事臣待罪密勿七載於茲秩  
淪羣寮仁及三族臣竊惟自今以前之寵貺皆  
陛下之渥恩也頃者四疏乞骸幸蒙俞允有如衰  
廢之軀不卽填溝壑庶幾偕田父野叟共咏太平  
臣又竊惟自今以後之餘生皆  陛下之再造

也臣誠切狐兔首丘之念而不勝犬馬戀主之心方今堯舜在御稷契在廷師師濟濟之彥在職

國家卽間有一釁之萌慮亡不蚤見而預待如河隄之障屋雷臣愚卽偶有千慮之得知不能增軒而益輕譬飛塵之集華嶽且臣在位不爲不久矣與聞國家之大政大議不爲不熟矣逢機而邁會陰贊而効籌不爲不屢矣而曾無一竒一策效之于任職之時豈其有嘉謨嘉猷屬之于旣去之後顧處謨明弼諧之朝臣之所不敢喋喋也當違君去國之秋臣之所不勝惓惓也臣寧能以江湖忘魏闕之懷野人後芹曝之獻哉蓋臣之所不必及不敢及者大政大議而臣之所欲罄而不容自己者則其祝頌之願也臣之所祝頌于

皇上者二

一曰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壽一曰國家億萬世無疆之祚夫周公陳無逸于成王歷述古者享國長久之主然獨詳於文祖蔡沈氏曰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今耳目之所逮者無如

肅皇

帝享國最久亦無如肅皇帝肅皇帝之祖于

青藜集 卷之二  
皇上也又如文王之祖于成王也嘗考周公之稱  
文王者曰徽柔懿恭曰惠鮮懷保曰日中不遑曰  
不敢盤于遊曰以庶邦惟正之供當其時文王之  
所以祈天永命者大畧可觀矣我肅皇帝垂拱四  
十有五年道德巍巍如天之大臣何能窺測萬一  
然以耳目之所覩記如合郊社之祀隆尊養之典  
仁孝懇至通乎神明加之學懋敬一勿二勿三精  
暢而神日益王而又卹民有諭振民有令以和召  
和與斯世共濟仁壽之域則其所以祈天永命壽  
軼周文者毋乃在是歟故臣區區之心竊願

皇上之法祖亦如成后之師文王成后之師文王  
也師其徽懿懷惠之令德不遑不遊之美意而非  
必迹之拘 皇上之法祖也夫亦法其所爲仁  
孝之心敬一之學寬和之政而已此外行事之迹  
政不必一一符合之也是以有周之繼述也稱善  
孝也稱達豈非人主之格天者以心不以迹而天  
之所以寵綏保佑人主者在此不在彼耶故慎于  
法祖迓無疆之洪庥臣之所大願也夫我國家二

百年來鞏乎如金甌之固也戎狄之梗卽 祖

宗朝往往有之而卒不能爲患夫其不能爲患者何也匪直士馬精而備先具也朝廷之上固以憂勤勝也故天怒赫于朝則士氣奮于野臣觀昨日火酋內訌上厯聖慮至穆然咨嗟戚然儆予時蓋不旋踵而介冑奮竦醜虜奪氣臣有以窺 皇

上之天威神武西陲不足平也乃今者虜倭繼警羽書交馳視向者之急又倍之矣 皇上之宵

旰乾惕宜何如者臣直恐左右近習茫無遠識將不忍于 皇上之焦勞而爲委曲寬譬之說不

曰么膺小夷易爲蕩平則曰邊陲之擾不及內地不曰僞增聲數謬肆恐喝則曰已別有旨無爲過計有一于此皆足以弛衣袵之戒而滋蜂蠆之毒也故四郊多壘臣不爲虞而虞左右乏將順之規兩川絕跡臣不爲幸而幸 皇上有自強之志

夫物外假則匱事創爲則苦若夫志者 皇上之自有奮其志者 皇上之已事也 皇上

常兢兢業業如昨者平臺召對之心臨軒遣將之

心卽制勝于廟堂折衝于俎豆易易矣此臣所願  
爲國家祝無疆之祐者也臣聞人主保身以保民  
雖克康無忽人臣忠君而愛國雖旣去不忘臣是  
以仰龍顏而稽首披于帛以陳詞雖尪羸衰憊息  
肩七載之餘時眷戀瞻依屬目五雲之表也惟  
陛下信賢輔以膺天眷厚自愛以副臣祝臣臨疏  
涕泣不知所云

議

備荒弭盜議

館課

今天下士莫不競言時務矣荒與盜非其大端哉  
議者曰吾先之蓄積而次之蠲賑勸分何虞於荒  
吾進酌勦撫之宜而退嚴保甲之令何虞於盜噫  
固也猶未盡焉國之無三年九年之畜亦明矣天  
之行也水旱動二三千里又或比歲洊臻諸省迭  
見能盡給乎凶荒殺人寔戶爲甚而租大都出素  
封右族卽蠲詔數下其曷克有濟矧死不須臾而  
聽命於聚訟之議何賑之可需始乎煦沫卒乎駢  
槁何分之可勸則議荒者未盡也夫巨奸大逆人



得以明知而明禦之故勦撫可施若饑民惡少鼠竊狗偷閭里豪強身爲盜藪平居則盜於齊民一旦有釁所攘臂而起者皆此屬也而下憚踪跡之難而不以聞上幸旦夕之安而不以詰其謂之何且保甲未足恃也謂必不我隱耶謂者何以諛秦謂盜發必得耶沈命何以蠹漢吾任之譏察而或倚譏察爲盜吾任之巡警而或倚巡警爲盜蓋恃法之弊必至於此則議盜者未盡也吾以爲凡備荒者以其有限者予民不若以其無窮者予民夫國家之積有限而天地之產無窮分人以粟者有限而人人保有其粟者無窮唐之荒也再出宮人宋之荒也罷行新法皆能以人回天挽凶爲稔此孰與賑多是以朱子謂賑濟爲下策而以順五行修五事爲本務洪範庶徵非虛言也吾惡知今之無以人事干天和也古者聖人春而省耕秋而省斂俾豐凶苦樂時時目擊而補助隨之後世若劉晏氏蓋亦粗合此意其法郡縣雨雪旬月以白苟見荒端應期蠲助以故民不至流離乃今之荒上

無從旬月聞之矣藉令聞之亦必徵租如故馴致  
狼狽帑金乃發夫後所發金前所徵金也當其徵  
之物價未踊民蓋舉數斗粟而得一金以足上供  
比其發也數金不復得斗粟矣是於國無益而於  
民損也且民間粟以中人準之大段舊穀與新穀  
相續則半歲之積也今以征斂叫囂耗其半歲之  
積而徐議賑貸以延一二日之饑計不亦左乎故  
水旱奏聞欲其以時奏聞以時則蠲及期蠲及期  
則人有其粟人有其粟而加之賑可使生活也若  
弭盜之法吾以爲使民不敢爲盜不若使之不肯  
爲盜故上之當風以廉恥次之當與以資藉而把  
持爲下夫朝廷懸三尺以範有司戒令勿貪然而  
有司多貪彼蓋曰吾第不抵朝廷之法已爾卽饜  
行其何傷此寡廉鮮恥之極也已則爲盜禁民不  
爲盜民其孰不曰吾第不抵有司之法舉簾攫金  
恬不爲怪矣則風之者非也謂宜獎廉介法貪黷  
如不欲不竊之說可也語曰凍餒切身巢由喪節  
故馬窮則軼民窮則盜勢所臻也今柰何誦其餽

口之資而禁其椎埋之行乎謂宜課農桑緩賦役如恒產恒心之說可也雖然盜之作荒歲爲易而弭盜之法施之荒歲爲難故勢有推移法不可膠柱夫大祲之來衆思搖搖而桀黠者不其待斃起而倡亂劫掠行焉乃上人當之類乏遠見一切議撫愚民且以爲我不亂不我撫也而此又以虛名爲撫艱於實惠於是遂決裂不可收拾李持之於晉是也我觀周禮十二荒政終於除盜賊除之爲言聖人豈固不矜其情者首難之夫方藉口假息箚鼓衆志而吾不以必死處之隨熾輒撲其疇與定醫之治疾也急則治其標盜賊之除急而治其標之謂也正所以生之也嗚呼聖人之慮深哉

防邊議 館課

夫邊事難言哉自昔幄臣闡帥躬行陳洞彼已焦志扼腕而圖之猶尚有遺畫也况乃纓綏白面虛揣遙度於數百里外以冥冥決事者哉雖然事固有智失而愚得適營而逃暢者且今邊事至孔棘矣明詔再三下有盱食之思焉此蓋義士枕戈之

時而謀夫前箸之秋也予何敢以無說而處于此  
蓋聞之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而史遷氏  
亦謂征伐不可偃於天下是以聖王禦夷惟是戰  
守和三策而說者一歸之於戰謂夫無戰則無守  
無守則無和也今之邊事其患正坐此則議者咸  
委咎焉曰和虜旣數歲矣英銳外銷帑庾內匱而  
驕虜卒不可馴余以爲此非盡和之過也和之不  
足恃也豈待今日而始知之哉然其時所以聽之  
者庶幾息肩於彼以修戰具於此也此其事固非

墨帥之所能任也數年以來有偷安養患而已坐  
失機會雖悔其可追焉然又非盡邊臣之罪也今  
之擁旄而建旗鼓者蓋亦間有慷慨立功之士令  
甲則有以束之矣兵死地也戰殺傷相當名之曰  
敵十出而七歸而敵衄焉名之曰勝卽孫吳未有  
以易者乃法以耗額坐將領誰則任之謀未行而  
大戮隨其後無暇論繩墨之外矣是禁之戰而教  
之懦也故不易墨帥不弛拘攣之令邊防終不可  
得固凡邊防固在能戰能戰在不輕戰我往者徂

於和市既以不能戰召侮頃泚州之役又以輕戰  
饋師兩者則交病顧今日所病者正不在饋師也  
而在不能因而振士氣蓋昔武安爲秦將破長平  
兵四十萬其後乃不敢復伐趙何也其君臣憂懼  
士氣奮也五代時將驕卒惰遇勁敵輒潰及高平  
之戰周主執樊何戮之士乃敢死無不一當百者  
故士氣惟憂勤可以激發之惟法嚴令必可以振  
厲之今者羽檄奔馳 聖天子蓋穆然咨嗟焉

當令人懷怒心一聞戰而氣自倍矣獨其所議處  
諸將士者猶未有必然之畫此則振厲之機之所  
繫不可苟也軍法主將辱則裨將不回轅而卒乘  
不旋踵以故有死傷而無撓敗今死者傷者無論  
已槩從優卹焉可也其非死傷者將虜力之所不  
能加耶抑潰北而倖免者耶邊臣方奉詔書覈實  
吾意武人無遠識或以死傷未甚爲解以死傷未  
甚爲解必不罪夫未死傷者矣然則是死敢戰而  
活潰北之士也將來其寧有敢戰者哉語曰有能  
之將不能御無制之兵當事者亦何用始息此屬

而不一振國威爲也若哈酋之事又有大可憂者  
哈酋之牧內地歲餘矣虛實阨塞罔弗諳者而一  
旦傾巢穴去夫火酋之寇哈酋與有謀焉彼非愛  
中國而去也中國又非能迫之使去也猛獸之將  
搏也匿其形鷲鳥之將擊也斂其翼中國安得晏  
然而已乎宋代魏魏收戍卷甲而避之已空國南  
下宋遂拱手而授河南地幾不能支故當宋人喜  
而仲德獨憂也今議者後仲德之憂跡宋人之喜  
至屑屑然稱以爲功噫嘻我有中國誰之咎也我  
之金湯彼之藪牧其來也不能禦其去也以爲功  
其可乎堂堂天朝而視夷虜之去留以爲慶弔亦  
足羞矣而又隨其所至縣次續食曰毋傷乃和和  
云者各有其疆土不相侵軼之謂也今我軍不敢  
越陰山一步而甘涼兩河與虜共之夫虜亦何厭  
之有有如包藏禍心思肆其罔極曰吾將入而牧  
諸燕山也飲諸易水也亦將續食而從之乎撫賞  
既有定額矣此續食所費者吾不知其額內也額  
外也何虜之狡而中國之愚也蓋數年之和大段

若此此有識者所以斷斷乎主絕和之議也顧所謂絕和者非固勿和而已也虜索賞於我而我以其賞賞敢死之士費非加於昔而士氣日奮孰與夫空帑庾以飽驕虜虜肥而我瘠而還爲我荼毒也方今淫雨決旬壞公私廬舍以數千計諸鎮垣墉崩頽必甚而以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之虜席戰勝之威集羣醜之孽秋高馬肥必且圖大舉必且多其求于我以咎我之不能應而因以讐我蓋憂方大矣以余所稱儻萬分一可採擇乎願當事者之亟留意也乃若選將帥鍊甲兵繕城湟慎關隘精器械儲芻糧收羌屬廣偵哨兼修壘舉以全取勝則有諸君子之議在焉而余未敢喋喋也

西鎮善後事宜議

館課

蓋昔韓子校雍狐之策以爲戰而勝則國安萬世之利奚患不至不勝則不免於亡後拂今日之亡不暇安暇待萬世之利故曰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也有味乎其言之也臣以爲西鎮之事類是夫懷永圖于方來在操勝筭于今日而已乃今之議

西鎮者一何疎哉曰虜已退矣可以少安矣臣殊未覩其退也九邊之勢未暇槩舉姑以虜蹂躪所及者言之河以南臨洮鞏昌吾南土也河以北湟土莽刺吾北土也去臨鞏而據二川其可謂之退乎其未退乎以是言退則夫二川之外猶有甘肅將遂以委虜耶自臨鞏而視是虜退也自甘肅而視虜之入我深矣此扼腕而譚戰功者紛紛也雖然彼言戰而未暇言勝也夫昔邊釁未啓人懼首禍故所患在不戰今明旨切責于上羣議沸騰于下矣患不在不戰在輕戰也弘治壬戌時虜寇大同屬中官苗達者謀出師乃劉中宣獨難之至諭以永樂故事而不奉詔以爲聖武誠符于太宗而將士猶未遠淇國也彼淇國覆軍之將耳而時已寡二乃求出其右者于今日何易言哉且今之釋將不如太宗之擇淇國明矣加之火酋鴛黠什伯于昔而擒酋陰翼其間我固必戰能必勝耶是非所謂操勝筭爲長久計者也曰若是則火酋之罪將遂置而不問耶不然忘國大恥而不報虜巢穴



我境內而不能出非勇也機未協而遽動羽翼未成而高飛非智也要在圖萬全而毋騁一決焉則幾矣夫環九邊莫非虜也我于諸邊亦未嘗無備也顧虜可聚而我之兵不可聚一聚于此則必虛于彼虜棄之矣故虜衆而我寡勢使然也所幸者捨酋雖曰助逆猶未有顯叛之名薊鎮諸虜猶然貪市賞如故此正兵法用間秦遠交近攻時也故議者欲羈縻捨酋以孤火酋之援使彼之勢分而我之力合亦一策也雖然王仲德有言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所云羈縻者市賞已耳市賞能制其死命乎有如虜陽懷好音潛蓄叵測觀兩虎之鬪伺鵠蚌之勢一旦我重甲銳兵盡彼起而以全制其敝其若之何此又市賞之未足恃者也曰若是則市賞可盡罷耶又不然市賞誠非計然行之數歲矣曩可以無設而今未可以遽罷何也曩者戰具畢修休之而適以弛也今者戰具已弛緩之或藉以修也且方誘而分之而驅而合之其可乎故臣欲于大軍西剿外別議簡練以陰制捨酋

使市賞自如而緩急有備蓋無虞于北所以專力于西也或亦一策也諸番无刺恨虜入骨髓矣虜雖欲劫而降之不從也豈其能自立然哉蓋猶有觀望之心焉撫苟不蚤勢且中變挺而走險噬臍何及則是虜傳其翼而我斷其臂也故臣又欲及其何背未定之時而亟收之以當一隊如晉之與諸戎相犄角如漢之與羌胡鮮卑相表裏亦或一策也方今甘肅火酋蓋不兩立之勢大軍當其前甘肅逃其後則無虜矣火酋轉戰捨酋內薄則亦無甘肅矣然而虜之力足以有甘肅而不有也我之力則無如虜何者也非其力無如虜何也邊事之敝久矣士畏敵而不畏將將爲身而不爲國體痿痺而指癰腫其曷克有濟焉故今日之事臣又以爲在擇將雖然吾見擇將難任將尤難也凡師在制命而已獨知之契不可以語人也是以馮唐論推轂而韓昭侯獨寢今以大將專征拘孥之吏或持文墨議其後卽有秘謀懼泄于敵勢乃不得不明白于國內此鬪伯比所謂吾不得志于漢東

者也且大功無取小捷大勇不辭小劔以今之論孟明其能奮于三敗之餘而當虜以而數千人委者其不爲誅首乎故專責成寬文法可議也夫病之入人也深則醫之驅除之也必不能驟自甘肅開關而延寇五六年于茲矣彼視二川如固有然今寧肯以一戰退耶其猛鷲可以旦夕折耶繁策急營實生顛躓藉令速其功是速其敗也宋藝祖嘗置封樁庫以圖契丹機會未乘卒不果發至王安石而嘗試之遂以辱國故持以鎮定假以舒徐可

議也蓋用兵若斯之難也大抵人皆知有功之功而不知無功之功使假道之請閉關而謝之則一夫之力賢于十萬師使臨鞏之犯能如李牧之收保毋輕對壘則虜亦未必遽逞志於我蓋師六四左次與九二師中之吉並稱而魯侯曰封疆之事慎守其一採薇而後斯亦近之矣然則今茲之役勝有先形筭無遺策俾一舉而殄元兇清疆圉有裨于今足賴于後上也幾苟未協寧遲毋躁謀苟未合寧怯毋勇循金城之畧堅墨翟之守以需暇

豐待能者次也不然而不勝忿憤重取覆敗下也  
惟當事者酌彼已相機宜揆時度勢而施之其于  
善後也幾乎

分遣廷臣閱邊何以得實用議

館課

上憫邊備弛經畧以大司馬已復俞科臣請以二三  
才望風力之臣閱其事有成命矣輒下議諮所以  
詰戎兵裨實用者臣不佞其何敢知竊以爲命官  
者顧其義策時者先其急一衆者操其柄三者不  
可不熟計也夫我朝閱邊蓋肇自

章皇帝云

正統元年王公驥以尚書巡關陝則始用廷臣代  
皆偶一爲之耳穆廟時懼貢市行而玩愒生于是  
乎閱遂爲例夫所以必閱之者何也譬之操一家  
之政者苟有所營爲雖或司之然必躬徃省之不  
然亦必以其所親子弟省之然後可以警竄惰而  
責成功今邊方諸臣譬之司營爲于遠方者也輦  
轂近臣譬

皇上之所親子弟也然則分閱之

舉蓋

皇上所以端拱九重而明見萬里之外

者賴焉豈輕任乎哉乃數年之間一再舉行祇滋

分擾上下相蒙爲具文而止彼事端逖雜耳目不足則不得不憑之簿書羣品駢列衡鑑易淆則不得不參之月旦簿書月旦之而已也臣不知其與地方諸臣奚以異也甚者藉事權爲恣睢無顧其當視武弁爲奇貨僅便其私體統肅聲勢烈而雷同自雷同關節自關節下厚其彌縫上益其障蔽也閱視之義其謂之何故今之所選擇而使者曰采才望臣以爲不顯在才望曰任風力臣以爲不全在風力其惟慷慨任事忠誠不二心之臣乎必得是人然後邊計虜情卽深宮之中曉然若身接而目覩其亦庶乎綜覈當而玩愒可起也所謂命官之義宜顧者此也臣嘗讀隆慶中閣臣所奏閱邊八事自錢穀險阻而下鑿鑿石畫哉顧邇者敗衄非八事不修之過也今有人焉四肢宴然百骸無恙而神氣中索使扁鵲治之必不先四肢百骸而後神氣今三軍之神氣其振也與哉無論向之老弱不勝介冑卽近所召募號精壯矣非素犯矢石經血戰者也吾向惟不能戰是以芻糧藉寇險

阻資敵虜向惟挾我之不能戰是以愈飽愈噬而  
疆曠不可馴今遽忘前日之敗而泛然八事之云  
乎八事修否今誠未知藉令修也臣以爲無益於  
臨敵而走且八者之中曷嘗不曰練兵練兵云哉  
練之者習之也必士與虜相習而無畏心焉然後  
可也乃其披堅執銳也如虎其臨敵也如鼠膽落  
于腥羶魂搖于叱咤卽日練何益乎夫雖令收保  
咸願一戰是以知鴈門之卒可用也師少于晉關  
士倍晉是以知函谷之兵不可當也格先驅于壁

人主按轡是以知細柳之將不可虜也古之觀兵  
閱師孰先哉當我 章皇帝駐蹕喜峰口值兀

良哈入寇蓋躬自督戰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而王  
驥閱甘肅惟畏敵不畏軍令者是問故皆有以激  
昂三軍作其勇氣夫今之閱邊者非昔之閱邊者  
也高牙大纛設重甲自衛之不暇暇恤其他然則  
將其有死綏之心而士其有敵愾之氣乎故今茲  
之役謂宜如宣德正統故事鞠敗劔之繇作三軍  
之勇而後取屯鹽諸政次第舉行則振神氣而固

四肢百骸之術也所謂今日之急務者此也雖然神氣亦惡乎振之戰死地也懸以厚賞驅以重戮而後人乃用命焉聖王所以摩鈿策駑者恃此二柄而已往者土著被掠不勝忿憤蓋亦有拔劍而起挺身而鬪者邊臣不乘其怒氣用之坐以開釁重加摧抑虜故強又翼之人故畏虜又驅之邊于是乎無戰卒矣夫勇猛竒士世匪乏也上方錄黃緣則真實之才不來上方貴和同則孤立之策不售且王者虞波及監者冀速代纏繳之中不得偃

仰文法之下誰言喘息邊于是乎無戰將矣故諸父老嘗言山海一帶利虜苟虜一入卽封爵一行赤子之慘不問也甘肅諸鎮媚虜苟一虜失和卽一士抵法匹夫之讎不問也蓋賞罰無章以釀成今日所從來矣頃天威赫然震電憑怒甚諸不忠者罰死者削籍生者褫職一時憲度丕昭介士奮竦邊事可謂煥然改觀第凡此之罰其舉之已事之後者也昔晉文以蕤僖負羈戮顛頡子玉治兵鞭七人貫三人耳晉是以霸楚是以不競豈非賞罰

當否在事之先效乃在事後哉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今其時也臣頗聞道路嘖嘖謂近召募所過市肆爲空毋亦驕悍之漸與諸帑金當給者給之數常浮所給常虛毋亦嚴削之萌與嚴削者難與立功驕悍者難與奉法其他干律失伍不可枚舉柰之何誅伐之不亟加也罰必故辟不貸百足賞當故材弗遺罝之駕香餌之下有死魚猛虎之前無不越險之懦夫所謂操一衆之柄者此也夫邊事之敝从矣辟如痼疾今姑通上下以流其血脉振積弱以復其元神重誅伐以覆其禁忌生意或有蘇耳議者又謂欲拔去病根鞏固疆圉宜莫如从任以爲从任則人自爲計不致噬臍謀國所以自謀也顧安從得可从之人而任之其亦慎所閱哉其亦慎所閱哉

駁遷卽墨營於膠州議

按洪武初倭無三四歲不犯登萊者故其設爲衛所皆當要害可以泊舟之處如膠州守禦千戶所海潮抵其南門鰲山衛海潮抵其東門是也至永



樂間又立即墨等三營以分控二十四衛所故其建營之地與所控制之衛所遠近相均如卽墨營東北至文登營四百里西南至安東衛四百里是也此卽墨營之所由設也至宣德間登州衛指揮戚珪言洪武以來沿海衛所各守分地自備倭都指揮衛青調往登州操備而倭寇往來之地城寨空虛乞調還各守其地詔廵按山東監察御史及三司會議宜如珪言爲便衛青奏 太宗皇帝制諭令統領備倭不得分散勢力令其所議有乖

前 旨復下廵按及三司議旣而指揮同知王真奏青原領官軍登州操備每至汛期分戍卽墨等三營今議官軍宜令常於各營操備更不聚于登州每遇汛期量撥各衛所軍于各海壩瞭守煙墩遇有驚急互相應援仍令青總督其事上從之此鰲靈七衛所之軍所以駐于卽墨營也今二百年于此矣其營有城有池比于郡縣城內外諸軍子子孫孫聚而爲族公則衙廳塲署私則室廬園囿居然千室之邑近雖荒瘠人情重遷無論非人

情以此千餘之衆一旦移之無城郭無室廬之地安所置之賃寓則有資芥之慮雜居之擾露處則有祁寒之怨暑雨之嗟且膠州非必衝于卽墨也卽墨東南二面環海東四十里南三十里當其倭在朝鮮非獨登爲衝卽墨亦然以其皆海之西岸也今倭在釜山非獨膠爲衝卽墨復然以其皆海之北岸也乃或以山東海防第一膠州爲急者此蓋見膠州海潮抵其南門之故不知膠州故所城也試觀凡衛所之城有不開門對海者乎何必膠

州也倭之犯東萊數矣以今實錄所紀父老所述如寧海如大嵩如靈山諸受倭之處難以徧數非必皆海潮及門之處也况夫大海泛舟惟風所泊倭之內侵豈擇對岸若夫謂駐卽墨營爲不可則所未覩營之地勢最高而于諸衛所之道里最均地勢高故可以俯視諸海壩緩急出兵如高屋之建甬水道里均故可以朝發而夕至不者亦不出乎三日之外今以地勢之卑者與高者較以道里之不均者與均者較將安取衷乎夫膠與諸衛所

列而數之爲七者也而卽墨營以一總之彼其分遣瞭視總統大衆隨其後是卽墨營者可以膠可以靈可以鰲山諸處謂之以一而制七如以膠而已矣謂之顧一而忘六今將使兵宿膠州而西控東安東援卽墨北應登萊乎東安者隸青州有兵備道之民快在焉累年團操糧餉不貲此似無借膠之爲援也者而登有備倭萊黃之間有王徐皆可無虞唯是營兵旣移卽墨誠虛無人然與其以移去之兵歸而援卽墨何如以不移之兵待而援膠州乎便不十不易器利不百不變法想夫祖宗時所遣經營此地者其人皆出百戰之餘按視亦已審矣故雖衛青大將累疏固爭求移于登州而不可得向不得移之登今獨可移之膠耶

再議

昨匆匆附復殊未詳盡適有至自敝邑者爲生粗畫一圖謂海之大洋直衝敝縣轉而東流必由敝縣有委曲之風方能使船由淮子口西入膠海旣入膠海更無出路蓋膠海乃海之一岔流非大洋

也今以畫圖呈上其所畫登州得其彷彿比生昨書爲真而文登之四百里又此人常走熟知者生頃讀實錄見往年沿海備禦諸處間有更易其後皆復之故地可見前人布置原不可輕變又

宣皇帝之遣將有曰諸路險易分守已定但恐懈怠令汝輩時時振飭耳今門下方柄事慮其旋更而旋復不得不博諮廣詢生亦不得不爲門下盡言矣生之見卽門下之見也何必以生啓往哉不然文登之道里直據通志所載發回行查亦無不

可

再議

讀鄭公祖復書其爲我桑梓計可謂勤勤懇懇矣惜乎所詢之非其人也夫不由淮子口不入膠州墨抵文登四百餘里皆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者而尚或以此誤鄭公祖之聽他尚何說必若人言卽家置一營而不足也若夫營之軍丁荒後不無或耗營之地勢高卑終有可據蓋所謂高者自墨營而趨各海口爲自高而趨卑非如膠州之先居于

卑而欲東援卽墨也卽卽墨邑城已在卽墨營俯視  
之下况諸衛所乎自墨營而東爲衛所四自墨營  
而西爲衛所三已爲不均然猶恃此高敞足用控  
制今移置膠郡則自膠而西爲衛所一自膠而東  
爲衛所五舍五而守一又守其不緊要之一此何  
止不均哉蓋墨營居其脊居脊故首尾皆可應膠  
郡居其尾居尾而脊首皆遺之矣墨營南對淮子  
口守在門庭守門庭故深房曲室可以無虞膠海  
爲岔流之海由淮子口而西不過一支北雖甚洶  
湧南殊無可至之舟正深房曲室謂也守深房曲  
室先自遁藏矣其如門庭何 文皇帝有言前  
人創立制度皆有深意今行之旣久無弊輒改何  
爲但鄭公祖所稱今昔異宜與夫留操邊軍薪米  
不便之說是或老成長慮生不過掇拾鄉人之唾  
餘仰答清問云爾垂諒幸甚

碑

卽墨重修先師殿碑

吾墨吾夫子廟自洪永來修廢迺有而大新于弘

治之初維時邑先達特請前太師洛陽劉文靖公文爲勒諸石迄今又百有餘歲矣中間稱重修者豈曰無之大都補葺其敝損而未能恢拓其制度也延及近日敝損斯極補葺無施焉俎豆塵土士人嗟悼歲乙未關西楊公紹祖來視是邑甫謁而議新厥志甚銳而束于時詘會有旨毀勞山佛寺寺材良且多侯欣然謂諸生曰吾事濟矣于是諸生以請于張中丞允濟得盡取之以資改構葢起丙申夏訖丁酉秋而廟成弘敞壯麗幾倍疇昔宵貌儼然矣戊戌二月侯旣釋奠則聚多士于明倫堂謂之曰昔者道衰之世琳宮梵宇羅列海內青衿之城顧或闕焉吾黨每每興嘆今何如也胡穎毀淫祠而人知去邪文翁興鄉校而人知崇正中丞斯舉可不謂兼之乎此蓋海濱之士百年以來維新之會不可負也夫吾夫子之道常道也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開闢與俱千古猶昨果且有新乎哉示我周行如日中天果且有故乎哉無故而弱喪者迷之無新而喜新者厭之不廢道則

言類彙編 卷之二  
賊道耳夫廢道則去家弗返已矣乃將以新道也而賊之是又昔人所謂儒名墨行在門牆則麾之者也請諸生味明倫兩言倫道也明之斯新之矣然則有新舊者蓋自吾人悔悟之時回視其陷溺時言也雖然一悔悟便可以語明耶明非一悔悟之謂也請諸生深味明之一言今夫秋陽之光障於雲霧有所以嘘拂之則明丹陽之銅掩於塵土有所以拭磨之則明五倫之理蔽於己私有所以克去之則明明易易言哉于是諸士唯唯蓋莫不有蕩滌淬濯莫無負於斯廟之意時予將由家居北上會未卽發因得以受其說而識之

銘曰於維卽墨離齊之東近聖人居漸厥流風皇代崇儒列序如林有廟隆隆于海之瀕維廟再造距茲百年舊貫雖存仍之爲難几筵無厝神明焉依惻惻章縫相顧而噫卓爾楊侯文翁與亞墨綬至止力興教化爰自始謁齋沐孔嚴主委塗泥大懼弗虔屬有 特詔祠毀其淫 明明天

子統一聖真侯曰古云人人廬居廬孰與聖夏屋

渠渠乃廢乃興乃斥乃章幽巖梵宇化爲宮牆棟  
桴枋椽瓌瑋維材匹乃嘉產新甫徂徠金碧清黃  
燦燦其美巋若靈光宛焉闕里迎丁戒宵庭燎交  
射堂虛室白神儼來舍仰瞻肅肅對越皇皇笙鏞  
間作籩豆馨香侑酌而退青衿畢集鴈行魚貫紛  
紜講席侯謂多士廟有時新道則不然新故惟人  
聖道維何敦倫立極不遠伊邇日用飲食士日旨  
哉允此道妙庶是洗雪靡忝清廟維侯懿舉炳以  
訓辭報德報功文乃在茲肆礱貞石建彼戶右以  
銘以鐫以觀厥後

長直寺碑

余詢之士人長直蓋以河得名云河源委多折流  
而中亘數十里如矢橫絕而西走以故河上下村  
聚咸名長直長直之有釋迦寺越自勝國至元業  
識重構已厥地曳堦落拱陵阜蜿蜒聳伏如龍寺  
巋然如龍之有首而枕一水玄武峙二巖于坤兌  
俛可灌仰可眺亦膠墨間一勝槩也是歲也海印  
廢而茲寺適新海印者釋清所建也當其甫建時



有老比丘衣藍纓自稱以觀勞山而來語余友王  
生曰夫肉軀爲長物矣而益此爲儂固自有寺焉  
清公聞之曰旨哉乎雖然吾將以象教也且賜金  
焉置之毋寧識不忘寺以遂建建五年而成成復  
五年廢余每聞其寺蓋構之精公輸弗愈厥完埒  
山而高俯巨瀛三環翠岫林木蒼鬱雜禽上下泉  
茸而土沃絕人烟乎崎嶇百里之外甚于幽人爲  
宜然論莊嚴茲寺不如其什之一論茲寺之由至  
元迄今日恒煥乎維新海印不如其百之一此其  
故不可知也我國家建極敷典以擾兆民而存茲  
教以勸頑冥之俗歸于與人爲善是故寺無更置  
而廢者聽之修無更置示不崇其教聽之修示不  
替其教不崇不替俾自以其教取資于世而遺世  
蜚遯之士亦逞逞託跡其間者清公是也余始與  
清公以詩聞其旣見也與之論心體公曰今言心  
體虛明與天地通人必不信試于鬱隘時一觀天  
地此心自廣于紛挐時一觀虛空此心自閒余于  
時甚服其言以爲有合乎廣大高明之旨乃知冥

言卷集  
卷之二  
二  
頑之勸云者釋氏之麤也其麤者使人拜手折節而犇悍之氣銷聞六道聆三塗而無忌憚之心化若是已耳若其精者言之所不能言也微獨言之所不能言亦象之所不能象也言不能言象不能象然則寺宇者且能爲廢興乎哉且無能爲廢興乎哉凡君曰凡亾匪亾楚存匪存是善言廢興存亡者也則藍縷比丘之所謂儂自有寺者耶

二卷終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目錄

卷之三

論

君民一體之意代

無欲然後可與言王佐代

表

擬

上視朝暇召翰林儒臣講論書史遂命禮

部遣使購求天下遺書廷臣賀表代

擬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戰  
伐之事爲圖示子孫翰林院待制詹

同等賀表

癸卯應天程

策

癸卯應天第二問

癸卯應天第四問

代策三問

誌銘

明散官西渠許公墓誌銘

山西叅政齊公暨配恭人管氏墓誌銘

兵部侍郎奈公墓誌銘

封孫母戴氏祔葬墓誌銘

茂才汪君配孺人潘氏墓誌銘

刑部尚書白川劉公暨配王夫人墓誌銘

戴母余孺人墓誌銘

教諭王憶素墓誌銘

山東副使許公暨元配恭人劉氏墓誌銘

傳

雙烈傳

黃高平公傳

桂上人傳

墓表

故卽墨令壽庵只公墓表

神道碑

贈禮部右侍郎于公合葬神道碑銘

行狀

陝西叅政靜宇劉公行狀

浙江叅政鳳城吳公行狀

伯弟工部主事叔音暨配張孺人行狀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

明 卽墨周如砥季平著

門人東蒙公 鼎孝與較

論

君民一體之意代

論曰人君寄身民上則無務別身與民而二視之矣夫身與民原不二也吾欲二其民於身而舍民奚所從寄吾身吾欲二吾身於民以自爲身而自爲身奚所得撫有而民矧夫四境之大林總之衆

匪一民一心也吾將不二民將二而况先示之以  
二二則情分情分則勢分情分於一膜而勢分於  
百千萬億而不復可以相屬以孤主而統萬億不  
相屬之渙勢復以孤主而需萬億不相屬之渙心  
彊之以供億我而推戴我此必不得之數矣夫人  
主而可使有所不得於民也哉民需我不得亦安  
往而不爲民我需民而民不應我且何計以自寄  
於民上是故明主見一而不見二通呼吸關痛癢  
豁焉若兼天下民以通之乎我而漠焉若可捐我

以與天下民夫是之爲一體一體而後君得以有  
其民以寄其身有子告其君正君民一體之意善  
哉乎子朱子推明之也今夫天下未有不愛其體  
者矣鶴有脰雀有羽麝有膺象有齒猶且惜之而  
况於人人生而百骸萬竅眩而具焉暴之暄寒之  
疥拉之痛拔之髮而震其一體也推之而嬰兒啼  
乳母出茲媪齧游子慟亦一體也顧吾體之爲一  
體易知耳母若子猶相生也君民則相制矣制則  
疏疏則隔是故君與民之爲一體匪明聖莫與契

也以為自君也自民也王臣公公臣卿轉系而下之至於輿臺皂隸不知幾屬也里有胥邑有長系忝而上之至於侯王君公不知幾隔也君胡可與民一體君喜民春臺太牢君怒民伏尸流血君一喜一怒民前競袞而後懼鈇君倏喜倏怒民憔悴轉榮華而怡愉化瘡痍民無得焉喜擊壤怒作色於室或頭搶地耳民何恃而得與君一體則有秦越視之而奴虜使之甚至食其肉寢處其皮不顧者抑孰知君羣也羣天下萬物而歸之乃為君也

在易乾為君又為首故曰大哉乾元首出庶物而坤配焉而六子附焉有元首無眾體可為身耶民雖蚩蚩睢睢夫誰非血氣之倫屬毛離裏以共戴此元首者元首周身一體也則君民一身也君即奉天地之統襲祖宗之基擁河山之固擅威福之尊所恃者亦此民耳我撫而民我后我雷而民我讐我加膝置腹朝夕撫摩噢咻之不置未必招之而即來我情判意隔頃刻愛惜保護之稍遲不待麾之而即去藉第使手足不捍頭目榮衛不著腹心



噬嗑之間中壅寅寅限之關外良面貌徒具肢體不  
仁縱有至尊至貴至彊之勢亦將營魄銷亾形骸  
徂落天地之享靡常祖宗之基改玉山河化爲泡  
影威福奪於氓隸胡可恃也故夫合衆卑所以成  
其尊合衆賤所以成其貴合衆弱所以成其彊彼  
所爲至尊至貴至彊之勢非君所獨有而民所共  
有之者也非君所常有而民所遞有而遞獻之者  
也故君若民無一體之形而有其意也抑君非所  
爲錦衣玉食九重奠居陸海經費供奉娛其耳目  
宿衛壯其威神者哉脫一日無民卽澣衣菲食能  
躬織紵爲紅女巧乎能衣襪襖中野乎采椽土階  
能自塗墍乎匪頒好用能令天雨鬼輸乎能四顧  
無人自爲歡乎能刑天干戚乎勢必不能則數者  
無一不需之乎民果其無一不需之乎民則其視  
民也左右手不翅也故民之命寄之君君之命亦  
寄之民寄物於逆旅善藏而完歸之夫亦有媿心  
德色焉而况乎以身寄之民又且羣然奉之而無  
所不如吾意奈之何二之以爲無與於我矧君之

於民也無所不需而民之於君固若有需有弗需  
饑需哺寒需襦貧需蓋藏而非需我耕而食織而  
衣也又非需我家賜而戶給之也需我以治而已  
矣是民之需我者一而我之需民者萬民需我無  
以應之民猶轉而興樂郊之思渠亦安往而不得  
君我需民民怨且怒而不我與我將無復可以自  
立而祈爲匹夫不可得然則民或二我可耳我敢  
二民也哉君民一體此其意不難識已是故龍章  
象服復陶鷓鷯體非乏衣而孰知夫世固有尉見

踵決號風泣雪之儔卽墮指裂膚之砭我毛骨而  
安可無解裘挾擴之思炊金饌玉百牢五齊體非  
乏食而孰知夫世固有半菽二鬴茹草拾橡之輩  
卽枯腸渴吻之困我口腹而安可無授餐發粟之  
想雕輦玉堦綺園金屋適於居已而世猶有陰房  
虎窟宵啼露處之氓斯卽驚魂棲魄之寄我食息  
而寧宇厚宅之何計夏璜周球山賦海貢周於財  
已而世猶有鬻衣丐食析家蕩產之儔斯卽官逋  
私責之腴我血肉而蠲租賜貸之必先選妓徵歌

韓謳燕舞誠不乏目前之歡笑而畱心乎鰥夫寡  
女鬻妻賣子之恨宛若此離幽怨之痛我骨肉而  
男室女家之奚慰虎賁魚麗豹尾鷹揚誠不乏材  
武之呵護而寄思于血燐鬼火膏野塞川之事恍  
若長戟勁弩之叢我肘腋而殳弓偃鎧之何時不  
寧惟是鍾鼓銘鐸之在懸而民尚有冤苦欲言帝  
閭莫達也者若吾喉舌之嗑也耕鑿作息之俱適  
而民尚有痛痲痲不終天年者也若吾膏肓之  
困二豎也舟車川陸之無恙而民亦有鞅掌行役

填東海而愁北山者若吾股無跋肱不毛重繭而  
罷筋力也慶賞刑威之在馭而民亦有政蛇吏虎  
疚心而不得去者若吾有癰而未決有瘞而不得  
彈也禮樂教政之甚設而民亦有田里未安弦歌  
未暢太平之風未盡致者若吾血脉之有底滯而  
精神色澤之未起也尊擅乎臂運指使之權而心  
關乎卵翼乳哺之愛身享乎民脂民膏之奉而神  
攝乎嗜膚飲血之危目擊乎剜心鑿眼之悲而慮  
周乎皮盡毛附之戒前林乎割肉克腹之轍而後

覬乎淪肌浹髓之仁長府不營心計臣不用頭會  
箕斂不試鹿臺鉅橋之稽不厚此卽常賦什一猶  
念民窮財罄而國與之俱况履畝不已而繼以什  
二猶廩廩不足之患而別欲創爲制以困頡吾民  
者哉語云九重不過容膝八珍不過適口人君罄  
天窮地孰非其有以爲足也則不營足如以爲不  
足卽萬此寧有足也方寸雖小侈心無涯慾心無  
涯貪心又無涯以無涯方寸而索民間有涯之物  
力將盡天下之物力而未足以奉此方寸之侈心

慾心貪心彼且計研典籌敬仲官山海桑孔爲大  
農劉晏王鉷轉運盡權天下公私之物以充幣藏  
以明得意而蠅營狗盜之徒又從規其欲而巧爲  
術加賦外之賦矧不法之法麗疆洞髓吮血磨牙  
財已盡而賦不休民就窮而斂愈急第不知國誰  
之國民誰之民我實有民而自剝削之日剝月削  
元氣寢虛始猶勉彊奉我繼乃怨恨我不支逃我  
又繼則極而叛我耳民之財殫力疲卽君之形銷  
骨立民之傷心刺骨卽君之剥膚震躬民或斬木

揭竿則君亦遊魂假息是知損下適以損上富國豈若富民人亦有言聖主富民彊主富國亂主富府庫有如富府庫則西園左藏瓊林大盈豈非其左券也與哉且府庫增鉅萬益不盈錙銖小民損錙銖何啻失鉅萬人君享鉅萬猶欲計錙銖小民無錙銖何以供鉅萬一體之中而肥瘠異視一體之不惜而抽刃割肉以相啖以相歸於斃豈不悲哉我不一體視民民豈一體視我少焉戎馬生潢池動跋盭垂形肝膽異嚮尾不掉左足不應步所

鞭笞敲朴而輦致闕下者適足以資大盜與我爲難則所謂一體之衆皆敵國也嗚呼御失其道一體之衆散爲億萬心御得其道億萬其心還復爲一體其億萬心也散儲發廩收之而不足其一體也緩征薄斂寬之而有餘人君柰何而不以一體者一民且民非奔馬非駭鹿亦何難一之有君欲一民民亦欲一君飛鳥依人人且憐之而况吾一體之民夫民當其依我時更易爲情耳吾紫垣大庭自若而民夢之日擬之龍望之天帝環其歸命

而不敢二微獨君也一命之吏擁漢儀踞其上桁  
楊呵衛愕若鬼神一言慰藉感泣欲爲死何況人  
主居至尊至貴至彊之勢而下臨至卑至賤至弱  
之丘民我體卹其窮而無攘奪其所爲生豈待內  
帑時頒蠲貸之詔歲下而後始感恩推戴我哉握  
樞轉轄特在一人關聯紐合第在一念人主而一  
念及乎一體之民泰和元氣頃刻而布域中良不  
難致夫亦未之思耳顧人主雖甚闇亦疇不知民  
爲邦本而崇高之勢易逞遐逝之境易忽彼其一  
臺而念十家之產一膳而惜數十千之錢者三代  
而下寧有幾君所賴博聞道術之士爲之繪圖勒  
誨援古述今以朝夕切劘其側俾之寘滿座之樂  
而聞向隅之悲移綺羅之筵而炤逃亾之屋然而  
苦口易厭逆耳難收匪曰沽名輒曰禁切往往萬  
說而萬不聽百姓皇皇靡所控訴不樂有生何樂  
有君况民能握算扣閭與人主較奇贏多寡哉夫  
人臣亦何私於百姓而必欲寬之人主亦何讐於  
百姓而必不欲寬之君臣先不一體而天下事可

知已元首明股肱良此尤一體中之最喫緊者人  
主識此意也通天下爲一身可也

無欲然後可與言王佐代

人臣欲佐君行王道則必有所以自靖其心而後  
可何也王道之行不獨在君也乃其交修而勵翼  
者臣實與有責焉吾以王者待其君而不以王者  
之佐自待則吾心先不能無愧而又何以言正君  
夫惟大臣不厚望君而厚責已不徐徐於東修底  
厲而亟持其自靖者以效之君乃能致君爲王者

而已爲王者之佐五峰胡氏曰寡欲之君然後可  
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旨哉言乎  
君曰寡欲而臣曰無欲何其所求乎臣者備也夫  
世未有多欲之君而能王者君而欲王舍寡欲無  
繇已然而欲之於人娛心志悅耳目至難寡也而  
人君者養尊而處優悅則人爭伺之娛則人爭効  
之其於欲至易多也以至難寡之欲處至易多之  
勢而爲之臣者顧鯁鯁然議其多而求其寡也曰  
不寡不王則必屏而靡麗戒而佚遊卻而貨賄菲

而食惡而服割而所嬖忍而所嗜一切盡捐其在  
耳目之前者而以異於王規遠圖替近適要後效  
弃前驩此其望之不已厚而責之不已難乎以下  
望上其事逆責而以所難其情拂而吾猶然有欲  
也猶然不能無欲也是以快心適意者處已而以  
其不便遺君也王佐必不爾也何也人臣欲君行  
王道而寡欲非可術操也非可力矯也又非可以  
引繩抗法窒隙蹈瑕屑屑而爭之于口舌間也必  
其精神意氣有以潛通默感其君使君油然而  
不自覺焉耳今夫君之與臣其相去非特層累之  
上也使臣而可有欲則君可多欲也使不必無欲  
而可爲王佐則亦不必寡欲而後行王道也此其  
勢不能偏得之於君者也故見道而悅見紛華靡  
麗而樂人心道心能無戰而未勝乎而以危微之  
指進必難入敬不勝怠誰思其君猶有翫歲愒日  
偷食而視蔭者矣而以罔遊之謨無逸之訓進必  
難入守未辨一介操未嚴四知馬如粟金如羊猶  
未能不動也而以投珠抵璧鹿臺鉅橋之事進必



難入飯脫粟乎服素絲乎儉毛玠而澹楊綰乎而以象箸之唏漆器之諫進必難入伐性腐腸昭然爛戒而克已最難常見有以清虛自命而牀策麴藥之累猶有錮而未盡蠲者而爲之誦關雎陳酒誥以龍漉儀狄之鑿進必難入非不欲入也彼其心未能無欲未能無愧先失其所以入之之道也故以無欲求寡欲猶有得不得焉寡而求寡什不得五矣多而求寡什不得一矣故古所稱王佐之臣必被濯其躬而澡雪其慮檢柙其操履而扁鐻其神明其視欲若涅之不可就芒之不可負而醜毒之不可懷也其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也若圭之玷而磨之不瑩不休若鑑之翳而刮之不淨不止也其與欲交而不爲欲染也若浮雲聚散而太虛之體不動若客有去來而郵常自若也誘慕不棲於情豔羨不留於懷其中泊然無所起於外澹然無所嗜遊於清靜之庭而守乎寂寞之宅無汨性無焚和其天全其神王矣以斯人而爲王者佐其素風雅望可欽其好脩姱節可儀其赤心白意可

鑒其君安而近焉漸而靡焉不待爲之聳善而抑  
惡而自無慙心溢志之萌不待爲之䟽穢而鎮浮  
而自有精潔惠和之慮下貞而上不獨頗下恬而  
上不獨靡下齋心而上不獨戲豫下盡瘁而上不  
獨倦勤家無重器之藏而國無大盈之積室無衣  
帛之御而宮無曳地之風僚無卜晝之淫而主無  
長夜之飲以吾之無欲成君之寡欲以君之寡欲  
而使天下亦化而不汨于欲故以倡百僚則大法  
小廉羔羊伐檀緇衣之風作而榮夷之專鮒之賄  
伯石之汰叔孫東門之侈屏於朝矣以訓四方則  
民淳俗愿蟋蟀七月由庚之風作而朝飲之羊豫  
賈之豚閭田之俘萑苻之戈寢於野矣蓋王佐無  
欲之效至於如此夫然後知大庭廣衆之諤諤不  
如暗室屋漏之翼翼也連章累牘之疊疊不如幾  
微方寸之欽欽也危言極論奮然而爭於是非得  
失之間者不如抱素守真蕭然而超乎聲色勢  
利之外者也故端委切於引裾垂紳嚴於請劍斂  
容密於造膝屏氣烈於剖心回天浴日之功咸五

登三之績法家拂士以百口爭之而不足而此以一無欲收之而有餘尸居而龍見淵嘿而雷聲王佐之謂也自古若伊尹傳說一起莘野一奠傅巖彼其道味自飴世芬莫饜亭亭物表皎皎塵外視天下寧有可欲足以入其心者哉故尹號阿衡而說之復於王曰木從繩則正衡者平也無欲乃平繩者直也無欲乃直伊傳之勛至於揭日月徹天壤乃其本則從無欲中來耳管之相桓也臣三歸而君六變其不能勉之至王無惑也三代而下若隆中澹泊寧靜之語庶幾有無欲之遺意焉吾獨怪夫不能無欲而望君之寡欲也尤怪夫求君以寡欲而自多欲也楊子雲曰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嗚呼明此義者可與言王佐矣

表

擬 上視朝暇 召翰林儒臣講論書史遂

命禮部遣使購求天下遺書廷臣賀表

永

樂四年 代

永樂四年某月某日具官臣某等恭遇 皇上視

朝之暇 召翰林儒臣講論書史遂 命禮部遣  
使購求天下遺書謹奉 表稱 賀者伏以西崑  
儒彥屢顧問於 九重東壁圖書廣摛羅於萬國  
訪道之儀肇舉 右文之典聿隆菡苑生輝士林  
共慶 臣等誠歡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載籍繫  
聖喆精神而文章關國家氣運盛則稽古之君表  
章於密室而天祿之彥如林衰則談經之士遯佚  
於名山而平城之積若掃孰有散而不聚疇無翼  
而能昌粵自繩契以前漶漫亡紀迨至丘索而降  
文獻足徵經藉何負於秦盡灰之以虐焰道脉潛  
回於漢乃發之乎壞宮嗣是挾書之律日除而好  
文之主代有璀璨三雍之籍緗袞懸藜琳瑯四庫  
之藏縹囊合璧皆足丹青神化鼓吹休明要之留  
心墳典者多而雅意討論者少或泥糟粕之餘而  
用則窒或侈枝葉之富而本則乖惟是聖學之荒  
蕪致儒效之希闊洎乎 大明啓運 高皇肇基  
秉赤羽以掃羣雄 投玄戈而講六藝如王吳如  
陶宋彬彬侍從之英若 解易若 釋書炳炳

奎章之煥然而琬琰之寶尚散人間河洛之珍猶  
虛 天府廼倥偬之不暇豈謙讓之未遑恭惟

皇帝陛下 道通三極 功冠百王 煥乎文章

聖之作而明之述 丕哉承顯武爲緯而文爲經  
聲教塞乎垓埏 治化遍乎天壤而猶以古爲鑑

繫善是師乃因 萬幾之燕閒爰 採羣籍之芳

潤 召金閨之諸彥討石室之遺文前班馬而後

卿雲簪裾畢集左詩書而右圖史旃屢弘開考古

彛今探意緒於編摩之外馳玄揮際挹神情於寤

寐之中 心有受而彌冲 意猶憑而未飫 念

六經諸史雖粗備乎文林而諸子百家尚多遺於

冊府彼若科斗蟲書龍蛇蠹簡豈無得於薦紳之

所收藏卽如稗官野史異國方言或有存於故老

之所覩記淺深互異均是千里涓流醇駁不同亦

稱一時懸解雖大車尺輻會無裨於轅輪而吉光

片毛猶可想其文采及茲盛際可廢旁搜乃 命

典禮之官特遣求書之使咨詢者輜軒四出剔括

者冠蓋相望文有遺而畢徵言胡微而不錄竹書

木簡羨汲冢之多奇綠字赤文喜西巖之載啓是  
用供乙夜之 睿覽且以充三館之秘藏使夫韓  
起駭觀左丘誦支川匯而入海知大理之攸宗  
祥光起而燭天識至寶之所在 臣等章逢末學佔  
畢庸材幸履 昌朝快瞻 懿典 咨諏魚雅則  
謙益之光昭 擴集鱗彬則離明之運啓誠 一  
人之盛事而千古之美談伏願 道因文以見心  
功由博而反約 念終始典于學無一暴而十寒  
於緝熙殫厥心務月將而日就則 惟精惟一真

源接千聖之傳而 作君作師大業鞏萬年之固  
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鼓舞踊躍之至

擬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  
戰伐之事爲圖示子孫翰林院待制詹同  
等賀表 癸卯應天程

洪武元年四月丁未翰林院待制 臣詹同等恭遇  
上命繪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身戰伐之事  
爲圖示子孫 臣同等謹上 表稱 賀者伏以  
王道有本原在隆 親而率 祖 至教無文字

惟假象以傳心揭芳踪睿範於丹青俟 孝子仁  
人於千億 宗靈蒙慶臣庶騰歡臣同等誠歡誠  
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德順曰孝違曰悖貴在萃  
四表之歡心敬勝則吉怠則凶斬於保萬年之洪  
業蓋天地之性人爲貴自元氣混沌而孝已涵生  
民之欲聚則爭惟天造草昧而運斯啓父子以相  
生相養軌轍具存君臣以相勝相從經營獨苦匪  
考古疇能慕古必知難乃克圖難故惟孝治敬承  
足資裕後然雖耳提面命亡當參前有言不若無

言象教是謂真教慨西京擁篲僅迹鼎俎之紅東  
海嗣藩枉歎頭髮之白誨勤遇物比如逐枝葉而  
遺本根範侈賜篇終亦高几閣而隔心目金匱而  
下燕翼無聞 景運方開 龍飛有待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一元間值 三才首君黃河爲 聖  
人清開 上祥於天壤金陵有 天子氣應 符  
命於周秦屬 天與人歸 正位凝 命之始蓋  
守文繼體覲 光揚烈之初乃以一二日 兢業  
之懷爲億萬世長久之計謂 謨訓功烈固將章

定保而昭法程戶牖羹牆亦足動思惟而啓觀省  
卽帝王異韋布之孝顧守成惟創業之觀爰倣羲  
河禹洛之圖默示立愛克艱之意舜文曾閔恍得  
于田視膳芸瓜衣蘆之情汝穎斬黃想見有難無  
家茹草飄蓬之狀皐之悲由之恨戚戚焉烏啣羊  
蹠以空嗟鄙之戰淞之謀岌岌乎虎口驪頷之幾  
厄延白華南陔之彥舉入輕綃肖伶仃顛沛之形  
宛如昨日彼孝經寫之琬琰何如古人之象可觀  
若無逸圖之堂皇庶幾王業之難日覩往哲如復

作合異世以契維則之思 龍德似方潛不一言

而授興邦之道典則猶疑其辭費顯承尚覺其用  
踈臣同等簡蠹作儔雕蟲非壯遭逢 聖代謬竿

薄技於詞林密邇 天顏幸奉 德音於清讌以

先代多長者奚啻積功累仁而深宮妙義方不無  
驕奢淫佚申之以易矜易忽易忘之戒發所以自  
觀自玩自得之心臣同等恭繹 天言潛窺 睿

旨乃知施由親始至德要道曷以加焉 聖固天  
成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喘息呼吸感一體之攸分



拂鬱困窮知大任之將降蓋道有以一術該百善  
惟此地義天經事有出萬死得一生詎但櫛風沐  
雨故四海九州可掬者赤子之真心機存充拓千  
鍛萬鍊而成者金甌之天下肆則虧殘所以援古  
斯足以範今得難尤慮其失易者也若夫臨深履  
薄孝亦從戰兢而來繼志述事業亦由作求而保  
途殊致一意得象忘臣敢不取盡意以盡言附親  
親仁民之說矢以保而以利從斷斷無技之臣孝  
立而忠可移允懷錫類君難而臣不易茂勉同心

伏願 皇極用中

天精作類

修文偃武若星

辰日月總是天章

代虐用寬雖霜露雷霆無非

生意 精義務明於

郊

社昭父母天地一氣

之神 大防永固於華夷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臣同等無任瞻

天仰

聖懽忭舞蹈之至

策

癸卯應天第二問

問命令者人君之繼天而主天下者也故易始

象命於風蓋其重哉乃經稱咸其輔頰舌稱

不大聲以色稱不命其承稱無言靡爭又何說歟後世人主有謂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者有從武帳中使人可其奏者言一也何詳畧之異歟有仰視殿屋不應郎吏之請者有司馬門請事三日不報者無言一也何治亂之異歟宋之仁神賢主也程頤司馬光至慮其狂言一懲忠謀槩棄省閱弗斷將生壅滯何過計歟近堂簾稍隔荃宰弗密所恃以通中外聯睽異者惟是居高聽卑德音時渙是賴而頃者辰告之猷寢如希聲矣夫天何言哉聖神默運未易窺測乃或者抱杞憂焉曰天不風物不幾鬱乎或又曰雷亦天聲時繇地奮則無聊之極妄冀之詞也然感格輓回信可爲否姑相與臆言之

蓋先臣濬言言路不通必有危亡之患彼所謂言諫諍之言也諫諍以疏通上下故曰路路塞矣故曰亡然有自下達上之言有自上下下之言自下達上者通幽隱於密勿不如是則上壅壅則下有

亂而主不悟自上下下者示適從於羣采不如是則下迷迷則官日曠而政不可爲夫其通幽隱示適從皆路之義也亂不悟政不可爲皆亡之道也穀梁氏曰爲天下主者天繼天者君君之所存者命命之時義大矣哉嘗考宋劉安世之告哲宗曰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世之盛衰先察其令之張弛未論其政之純疵先審其令之煩簡令之於世盛衰政純疵如此其急也愚謂今之觀人之國者異是又不視其令之張弛也察其通塞而已未論其令之煩簡也審其遲速而已在易天地交曰泰不交曰否而天下有風曰姤泰天地之所以交姤天地之所以與萬物遇也天地有交不交而所以與萬物遇者必不可以無風君臣有交不交而所以與萬民遇者必不可以無言乃稽古王言之類亦多矣訐謨遠猷播訓典也申令行事布象魏也諮諏察納垂清問也然諾倡和崇坐論也奏聞批答示令共也播典有時而無定時象魏布灋有定時矣舉以歲首亦未數數然也清問等於薊

詢坐論行於召對詎不貴數數哉晝接欲勤日用尚緩惟是批答者於上是一日二日之萬幾於下譬朝饗夕殮之不可缺也矧方否之時乎夫當天地閉塞陰凝塞沍蕭條慘澹乾坤幾息然所以涵生意於枯槁潛一陽於剥落者則以噫氣鳴冬吹噓鼓舞之餘物之遇之各有以保合其生生化化之意也若夫限艮寅裂簾遠堂高之世所以吹之噓之鼓之舞之使上下猶有所聯而不絕維繫猶有所懸而未斷者何物哉則言固所以風之矣且言不獨有風象於五行之輕揚火象也於流通水象也於人身血脉象也汗象也火燃則人訢訢然仰之其象宣朗而光賁不燃則人偃偃乎何之其象陰暄而晦塞水欲其流流則膏潤融鬯爲利甚溥不欲其不流不流則沉淤底滯所傷實多脉不病榮調而衛和雖瘖不死脉病絡絕而紐破雖肥必死人病而不汗者死汗而復反者亦死有天下國家者奈何而壅水鬱火戕脉涸汗爲哉而或者曰君天也天何言哉咸賤輔頰孔未聲色不命其

承說以復恭默之主無言靡爭思以驗敬信之化  
所貴人主豈其喋喋焉以口給禦臣下爲此蓋昔  
人所稱君臣相與太上以心其次以言之說也愚  
雖草茅豈其昧此所謂相與以心者泰之謂也惟  
泰也故有言可無言亦可相與以言者姤之謂也  
惟姤也故心雖阻於無言之時尚可通於有言之  
時弗泰旣已爲否矣弗姤又將爲渙矣則愚生所  
聞今日是也臣下敷奏似謂不出範圍何斤斤  
於省覽 渙發淹速似謂惟所 操縱何規規

於時日遂使

穆清穹窿端倪杳漠呼籲之疾如

隔於天章疏之頻如投於海

門深九重闔不可

排 堂遠萬里闔不可扣以故啓事者多方以求

中如射覆待命者低回以廢日如守株一事稽則

全舉皆贅疣一官虛則一方成痿痺夫天下至洪

業也天下之理至大計也天下之計待於一言至

易事也唐文皇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

人君必如是始謂之言乎言亦甚難如漢武之不

冠辟黯從武帳中可其奏而已言何難之有元之

郎吏之請玄宗仰視殿屋再三言不應人君之不言皆類此乎亦何害於不言如司馬門奏事三日不報羸氏之亡遂決不言之爲害乃烈矣夫狂言一懲忠謀槩棄程頤嘗爲仁宗慮矣今有懲與否不可知而亦似槩棄何也省闕弗斷懼生壅滯司馬光嘗爲神宗言矣今省闕與否不可知而亦似壅滯何也內外臣民私竊揣摩競求其故而訖不可得彼蒼以不可呼爲高神龍以不可測爲威歟違拗成議以爲剛消亡衆論以防黨歟上之所欲下

固爭之下之所欲上亦固斬之歟人及其所不樂用政及其所諱聞必從寢閣非所不樂所諱亦間從停止歟而因之以匿彰跡樹疑端歟鼎珍法膳之際開卷倦勤之頃姑已之而輒遺之歟煬竈竊弄入不額呈不時歟挾數任術顛倒豪傑歟此八者皆不知其所出夫且不知其所出又安知其所入雖然卽知其所入矣亦斷斷乎不可爲何也凡面談者口與耳不相隔故緘默難傳語者聞與否不可知則伏藏易今有能揭大明於中天使人共

仰而共見之者乎不可爲者一凡天下有事之時  
急視臣也重命不無若迫若徇之意天下無事之  
時緩視臣也輕命乃在可下可已之間夫人臣而  
可幸有事以自重耶不可爲者二凡人主與薛居  
州之屬處無政不振與仇士良之屬處無政不隳  
以故棟隳必先政其所與處不然亦且謀之於所  
與處而以宵人者望之舍其所甚便反其所甚不  
便得乎不可爲者三凡臣下僅能覲人主於黼宸  
人主則能悉臣履於燕私是以高帝數使使視丞  
相何何爲真宗亦使人視準何爲今安知不出于  
此而所使非必自愛其鼎者也以所矚爲信則必  
以所疏爲疑矣不可爲者四凡至誠無不動之物  
亦惟物之常相接者易爲誠所動有人於此一好  
逸一不憚勞勞者不輟逸者必化矣有人於此其  
一人感之以勤數十人導之以逸以勤感者累歲  
不一接以逸導者無時不接感必不化矣此韓愈  
所以能開雲馴鱷而不能回憲宗之惑也不可爲  
者五夫若此者非其一命一令一批一答之果難

也內則參預有臣操觚有豎惟所命之耳外則分合相維乘承相攝惟所命之耳惟所命之易於反掌從下而贊難於登天夫雷者陽破陰而出以成聲亦猶風者陽解陰之鬱以成散豈地可與天並論哉此所謂君者出令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乎所以乾元用九可變滿盈之亢坤之用六祇永無成之貞也嗚呼泰之下交於坤者乾也姤之下行爲風者乾也不吝之湯得乾之體故不遠而復輪臺之武有乾之性故亢極而變况純乾之聖哉軼殷陋漢以姤致泰愚重望焉

癸卯應天第四問

問國家治亂何常銷亂保治人事勝焉匪臣責

歟易之稱蹇蹇也詩之戒泄泄也一敬一怠

一急一緩於治亂若甚有繫者豈雍容可施

之清宴拯揅無取乎因循歟事變之來也艱

難宏鉅未可以容易淺薄當之歟古之蓋臣

苟見難端上則固爭以言下則竟沮其事皆

不遂不已蓋有自分必死皓鬚髮而猶諫者



有謂臣不畏死襲蒺藜而踵興者又有達君  
所欲授比功殛放者有格主所驟乘疆項帝  
庭者彼其諫無中止沮無中變一何烈也乃  
又有黜躬六博坐反潛移之命者有託言太  
和欵罷牛黃之擾者儻所謂至忠無所拂逆  
悟言無所排擊歟將其詞甚婉而心固甚危  
歟夫勝局亦有敗着惟奕秋能覆言之藉令  
諸臣不若是其時將何若歟人臣於國常變  
永肩君子論人成敗互見其孰數直陳以覘  
所謂經濟者

古之濟難之臣蓋惟其有難之之心也夫是以有  
攸濟乎所謂難之之心者何也謂毋以平居晏安  
之心嘗試而漫爲之也毋以平居宴安之心嘗試  
而漫爲之者是能難之者也能難之者是真能爲  
之者也故天下事雖有所謂至難至難者亦在乎  
爲之而已矣未嘗爲之不可謂其難也未嘗難之  
又不可謂其爲也夫天下事亦何必難之而後謂  
之爲哉治平旣久國則有舊章事則有凡例人臣

者安常處順雖以其自計之餘爲國家計第率之循之無弗濟者惟謂之曰難矣難云者必非易心之所能勝也非所能勝者必非其所能濟也蓋觀之天當其弱雲輕靄點綴太虛雖遇纖颶掃除頓盡若乃沉陰醲霧蒼鬱黯黠杳冥迷晝霏微彌月勢不得震擊之雷迅烈之風可與霽乎天且弗違况人哉則易稱蹇蹇詩戒泄泄所從來矣蹇蹇何以稱也蹇國之蹇也不言蹇於國而言蹇於王臣王臣又自有王臣之蹇也必王臣不辭已之蹇而後可以濟國之蹇是愚所謂能難之者真能爲之者也泄泄何以戒也姬德之衰臣雖日惰何至絕禮義毀王道而子輿氏直謂之無禮無義非先王之道者泄泄之爲無揅於方蹶之亟雖有之如無有雖是之如其非之也是愚所謂未嘗難之不可謂其爲之者也故虞焦頭爛額之禍焚必不揅矣怵淵深而鼃怒左驂必不出矣試取難之類較而觀之本將撥也土將崩也馬將逸而輶將摧也國家之難也籍見削也身見戮也刀鋸前而鼎鑊後也

亦臣子之難也不躬自蹈難而欲爲國家已難其數勝乎錮甚藩羊投嚴器鼠壅川忘決以強杜人言宿火待風以陰摧諫士威嚴之所謂難犯也籍可削而口不可箝身可戮而志不可抑專精壹慮如水之激射雖萬折而必東相機伺會如水之浸漬雖重壤而必入亦忠節之所謂難奪也不使難奪者在我而常見難犯者在上其數勝乎盤固不可搖堅銳不可挽無塗徑而不可緣大遼邈而不可控翹跂無用籌策罔施難濟之會也如茹荼如

咽藥如霸者之於薪膽如孝子之於冰霜披干而瀝鬲勞心而焦思亦其難之心也無其難之心而以當難濟之會其數勝乎故古之蓋臣苟窺見亂端必犯顏而爭之雖爭而得禍無易志焉苟目覩橫政必攘臂而沮之雖沮而得禍無變說焉宋仁宗時儲位未定時亦未甚以爲意范忠文獨慨然謂爲宗社所係章疏蓋十九上待命凡百餘日至須髮變白而不止曰鎮當死職下不可死亂兵之下吁何危言也彼蓋有泣請秦師七日不輟之風

乎夫人主難事有如祖龍其人者哉闕下之骸方積列宿之數必備劒沫橫噴解衣如赴彼豈直所操之說足以中其忌而奪之魄蓋待之甚威處之甚整待者固已失所恃矣威已自霽來方未已上之所恃更不勝下之所執也焦蓋用北山愚公合雲仍以徙王屋之意耶或曰廬陵不返虞淵淪曜吉李廷爭而不足文惠諷諭而有餘此何說歟吁豈其然也當文惠承反於俊臣之誣觸柱於德壽之請時朝倚方重后信方深藉命爲唐之意可以死奪附后自解疇不出此而公直謂唐臣反周反固是實李唐社稷身與存亡僞武私恩毫無繫戀嘻壯哉苦矣則其用諷諭也用程嬰後死之跡以完公孫立孤之志也春秋時莒僕以寶玉犇魯魯宣矐之將與之邑有成命矣行父矯之使司寇出諸境何悖歟及觀其對宣公者辨德於吉凶比功於殛放俾公至卒回莒僕訖遂蓋其功不在衡命在有辭也東漢之始貴戚捍罔如操刃之寇藪於湖陽夏門之格取於驂乘還宮一愬董陳留之不

死箠下幾何哉而崛強亢厲有碎首無悔謝三十萬錢之賜帝母亦爲宣直所謂乎之二子者所謂志士有死不反其言君子爲善不改其度者也或曰宗澤令掖使者挾牛黃之命擾民澤弗聽也然不聞怒激第曰牛遇疫故黃時和則否而已及使者不可亦不過申奏以嚮者之說言不其吳歟噫孰知其能申嚮者之說所以爲宗忠簡乎其託言太和也無所忤如諛其必行其志也不可轉如石所謂以龍比之心托儀秦之口非耶以若所稱六君子者或務揀正以言言行而事自梏或務遏絕其事事戾而言乃見麤密不同理氣異用然均之憤烈激昂剛毅迫切外顧屏而不存軀命置而有所以出有死無生之計蹈批鱗料鬚之危扶天步於艱難拯生民於塗炭者也向令鎮之辯不疾爭不亟也今日之諫弗得我姑已之以俟再諫則異日之諫雖切君亦將徐之以聽其自己已諫者以爲尋常拒諫者又以爲故事矣向令焦之惕前戮規後免也覆轍之後遂無車盈庭之口喑啞玄黃之

世遂無陽忠義之理泯滅直道不在人心斬揭無須二世矣向令季與宣之始乎矯亢卒乎支吾也刺虎不殊橫噬之害迺酷杯水無補輿薪之焰彌熾無以奮鷹鷂之擊重以假狐狸之威矣向令狄與宗之外託吳婉內乏忠貞也臨淫奏雅奚以責聽者之不聰持白就涅且不保已者之不變無損於紵滋助其虐矣人國豈有賴焉夫人臣之於君親也民赤子也果親視其君三諫不聽有不號泣而從之乎果子視其民水火方蹈有不濡手足焦

毛髮以抹之乎此情之不容已者也膏肓已痼扁和若仇百棟垂頃震撼未已是不可以咎君談笑而道無捩彎弓被纓不前終同閉戶是則可以罪已此義之當自盡者也見亂端而爭爭有死之勢不爭而聽其亂亂亦有死之勢以死亂視死職死職正足榮也爭幸而濟天下蒙其福不幸而不濟身受其殃當天下一身一身正不足恤也此勢之當自擇者也若六君子者詎非有見於斯耶嗟乎大分等之天地大誼較如日星大道貫乎今古

後之爲臣者不易繹旨克艱凜訓將順匡救以奉職於平時杜漸防微以銷患於先事如六君子者置勿道可也

代策三問

問書稱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疇咨詢四嶽蓋其徵也于稽其時羣后叙庶績熙矣知人之效明甚不知其一以是道行之歟抑別有所據歟三代無論已卽如漢遣謁者唐設採訪使宋採中外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豈不

亦咨詢之遺意焉有識之士顧往往病之蓋有疏其君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者有譏其任毀譽聽浮言者有謂其求於微密疑心耳目而信簡書者有謂其採名不採實者唐虞之世有是歟維時矯之者或止擇十道採訪使或欲博採清議訪察風謠以兼察察吏之職或以採訪有漏宜罪採訪而不欲侵其官孰爲得歟我 國初之於庶官刺舉黜陟蔑不有法較若畫一蓋上軼唐虞

而衰世之弊萬萬無之者然自丘文莊氏二  
三先正業寢寢竊歎矣說者謂以今視昔又  
有甚焉其故何歟豈觀人之術愈詳愈密愈  
深愈巧而人愈不可知歟夫藻鏡人羣匪細  
故也操術不同將人心世道隨之願相與究  
極以求所謂畫一之法

凡人之難知非知之難所操知之之術難之也古  
之善觀人者其法明白簡易無他謬巧而持以照  
物如明鏡之別妍媸毫無舛遁蓋試功者唐虞叙

羣后之法也考績者其第幽明之法也以人之險  
而多變山川浮雲未足爲喻聖人亦旣知之矣豈  
其遂無他術以勝之以爲若是足也聖人所覈者  
治行而或欲悉其生平則見謂踈聖人所貴者施  
知而或欲參以輿論則見謂畧聖人概其行事而  
或欲窺其心術則見謂淺聖人獨秉大觀而或欲  
竊取隱微則見謂拙此蓋咨詢之說誤之也而不  
知聖人之觀人未知有咨詢也何也當舜之未庸  
則堯有咨得舜而歷試之矣不聞其更咨也當二



十二人之未任則舜有詢得十二人而分之職矣不聞其更詢也誠以所試所分之職足以據焉故也職盡而有功功可驗故曰試功累而爲績績可稽故曰考吾取其可驗者驗之取其可稽者稽之斯已足矣而猶苛求弗已其將探之乎無可驗揣之乎無可稽以爲密爲詳爲濶爲巧乎舍蕩平之途則岐徑矣棄昭明之軌則昏衢矣昏衢與岐徑合於是小人者始得呈其狙詐變幻而吾之聽睹始眩瞶而無所定以其無所定也又從而厚爲之防伺察之計雜施而闕蹶之路百出此猶之畫工之圖鬼物然心巧畢竭自以爲天下絕技也而不知其非所施於人道詎非始以其術召人之愚而卒以其術自愚耶漢魏以來漢魏弊正坐此故覽朱浮之疏而見使者從事淆於上鑒劉廙之說而知毀譽浮言亂於下揆杜預之議而識耳目與心志不能必於已誦司馬光之策而悟名實遂亂於天下夫說周禮者不云乎自三公已下人留意一二人而止此姚崇擇使於十道所以得大體也而

張方平欲採之謠議以兼察察吏之職亦猶有惟爾之能惟爾不任之遺意陳靖者直欲使採訪考課各以不能其職爲臯也寧獨不欲侵官已哉不省方而兼採察勢所不能故此三者大較幾不爽矣要以時弊槩乎無補正以未能脫然於採訪之外也夫採訪匪異於咨詢也未得人而詢足忘人已已泄官而訪反亂真似詢之四目四聰之表巧壬殄而讒慝絕采之黯黹幽昧之中鄙沛豐而斗沫見此已去唐虞之意遠矣矧夫唐虞之所特有

出於此者乎其惟我 國家乎其法監司以按驗爲刺舉也太宰以刺舉爲黜陟也太宰聰明寄之監司故雖周知庶官而已不勞監司按驗上之太宰故雖幽遐小吏常如進而與之面覲於庭而無所隔前有進賢之賞後有謬舉之罰故監司奮職銓者卽欲私進一人焉而不能卽欲私退一人焉而不能故仕路肅執事謂其法之上軼唐虞也不其然乎及行之旣久寢失初意則此風聞而彈劾彼譏聽而黜陟胡世寧摘之矣諏訪雖出公心奏

報多任私意王瑞刺之矣文無可考事多曖昧丘  
濬傷之矣此與前代之弊寧異哉而吾猶幸三人  
者幸而不生今之時與今之事也今之事有大非  
昔比者夫風聞雖曰誤乎誤也猶可言也而今則  
匪誤而故也不可言也奏報之私私在奏報者耳  
乃今有不專在奏報者昔也曖昧謂不知左驗之  
所存今也曖昧且不知諏訪之所出且夫諏訪者  
稱之則足以爲名而遡之則靡得其端倪操之者  
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識而蒙之者如得身後之  
論無復皁白之日茲甚非盛世之所宜也請究其  
弊蓋聞偵敵者唯是乘敵人之不知則已知而待  
之必且爲其所反中而不能自脫今之察吏毋亦  
類是歟是使矯飾售而憫愾斥也非所以定士品  
也古之爲吏者其精神耳目一之乎職業故職業  
舉焉窺察之博實生觀望觀望不足將有悉其計  
以嚮我者然則宣風恤人其有時乎非所以專吏  
治也先王之世甚無樂乎聞人之隱隱使人得以  
君子自見雖有燭幽之智無所用之今日竊竊然

察淵魚索寸朽也一玷成尤技拭無與矣非所以示自新也朱子曰光明而易知者必君子也隱伏而難測者必小人也故知所以待君子而測乃施之小人今一切以小人之道待天下乎惡知其不以小人之心應之靡廻其瀾又鑿之樸非所以長厚道也凡吏能制民之命則民安其治民能持吏之重則吏亦畏其口今使長吏月旦操於匹夫大利大害苟非所便吏不敢議興革否則萋菲立見非所以昭順治也夫古之朋黨在上今之朋黨在下試觀藩臬之史閭里之豪相與羅織有司魚肉孱弱株連蔓引千百爲羣深交密契締爲死友黨與成矣天下一旦有事不無可慮則上授之柄也非所以養燬俗也此六者皆諏訪之流弊然也愚竊計夫名之與實也不猶景之於形乎以景察形可謂審矣然景者日視之逐中旻變焉燭視之逐遠近變焉而形固未嘗變也謂名足徵實其誰信之故景亂則形之求名亂則實之察今夫藩伯郡牧元寮庶家人品政事日染耳濡而監司者爲之

閱歷參驗其爲未博乎撫字稽於戶口廉冒徵於賦役聽斷視其案籍教化考諸庠序其爲未核乎令譽雖茂不贖顯忒衆口雖鑠不蔽特美其爲未公乎下持左券而取上據功令而應應無旁門取無異路其爲未當乎博矣核矣公矣當矣而必詆焉訪焉得則蛇足失則鴟目是惑也曰若則堯之清問孔之察安也非歟不然凡觀人者亦隨其人而觀之耳察安以求真儒也故退省僅於顏子清問以防大逆也故上聞止言三苗若其常職之弗克舉何私之省救過不給何惡之藏且謂囊墨於脫穎必非脫穎脫穎將自見謂網漏於吞舟必非吞舟吞舟將自及豈以天下一二間有之人而槩設之爲常法也其可乎曰若是則條例可用歟清議可廢歟又不然循規矩蹈繩墨以求寡過蘇子言之矣謂知人難也條例不見用將規矩繩墨不可循乎乃清議誰則廢之謂夫議之殺者也殺者息而清自昭也故雲翳盡則天體見矣煩言止則功罪明矣視聽一則藻鑑炯矣毀譽屏則是非定

矣此何但祛弊其於軼唐虞而復畫一之法殆庶  
幾乎吾因有感於泰否之辨也易內陽外陰曰泰  
反是曰否是以初拔茅而上升二朋亡而引之夫  
子贊之曰光大光大陽也所以主乎泰也噫統人  
羣考而操術若斯乎泰其有日也哉

問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蘇文忠公乞校  
陸宣公奏議直比納忠於用藥以爲藥和醫  
手方傳古人其言良可繹思已竊嘗感慨今  
茲追惟古昔或古以此收效而今固舍之古

以此召敗而今固仍之斯將安取秉耶試舉  
一 二大者與多士商之夫藩禁之當通也營  
田之當墾也兵之召募不如土著河之隄防  
不如順導漕之直達不如轉搬也其然不然  
吾惡乎知之乃古有言皇族蕃衍當參先王  
典制甄序其才者有墾田振武歲省度支錢  
二千萬緡者有鎮澤潞而三丁籍一稱昭義  
步兵爲諸軍冠者有欲放河使北入海而謂  
歲增隄防非策者有謂河道淺澁糧儲難繼

轉搬不可不復者史籍中班班可考也豈不  
明徵者歟以患則今昔匪殊以議則往哲之  
石畫非夫盈庭之窺論也以事則已試之成  
效在焉然而莫之能行者何也將古今之時  
異歟勢殊歟亦有可指言者歟抑其人非歟  
世未有宜古不宜今之法也多士學古而懷  
當世之慮必有概於中矣其悉著所以於篇  
法其國之維乎古其今之鑒乎人其治之宰乎是  
故建制垂規長利是視畫策決謀已事是徵更化  
起弊賢人是賴人以考古古以議法法以經國而  
天下之患可與紓矣大哉人之爲用乎蘇子之論  
法古曰藥雖和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故論方則  
古人具矣雖然未有人非俞扁而能傳其方者也  
請遂以醫喻天下之勢如人一身然 宗藩 朝  
廷之四肢也食與兵所恃以爲元氣神氣者也河  
血脉而漕咽喉也人於五者一受病卽將奔走求  
醫之不暇而况五者交病且有古人已試之方在  
不待奔走求之者而可棄不用乎蓋嘗揆古于今

而私籌之矣我 國家藩禁不甚嚴哉匪直閑之  
母亦謂其生而貴倨無所事自致爲也乃今

皇澤已斬乎袒免之外而拘孿自如螽斯麟趾之  
彥斌斌也日夜異半通之綸而不可得祿之弗逮  
又羈縻之才之弗庸又禁錮之亦可悲矣則柰何  
不以熙寧甄叙之法通之也建炎社稷之臣實多  
同姓宗人於國亦何負焉而頃者 廟謨竟成盡  
餅胡爲者耶諸邊餽運之費甚矣說者謂營田升  
斗其敵鍾庾益唐韓重華嘗行之其效至於省度

支金錢歲二千萬緡而邊用以饒今遼海之填淤  
全冀之沃壤代北之膏腴自若也萑葦之場灌莽之  
區菹茹之藪易爲闢也牛種耒耜非甚難給也唐  
能行之藩鎮之時而今不能舉之全盛之世乎兵  
貴土著則其說自晁家令發之而李抱真卒以此  
收功於澤潞所謂有全親戚之利無養兵之費然  
哉且所在而足不煩徵發呼咎相習便於策應安  
其田里不虞竄亡桑梓自衛可無虜掠此與駿民  
餉兵民日瘠而兵不可爲用募兵衛民兵日驕而



民不免於敵者功相萬也則盍亦倣而行之以少  
解今日之亟乎漢賈讓放河入海之策似愚似迂  
然確不可易夫自玄圭告成碣石東注河之不爲  
患者千七百年厥後海道堙而河始溢矣治之者  
不順導之而逆防之通障通潰以至今日非水之  
道也吾聞水之所嚮地不可欺以原隰土不可欺  
以疎密其沉浸深而其崩潰遠故隄不過障於上  
而水常潤於下土脉下解卽堅隄不能不壞於上  
此讓之策所以不可易也漕之直達不如轉搬宋

譚稹詳言之矣蓋我

國初亦轉漕今所存臨德

諸倉是也而其後爲直達直達之初議者亦難之  
謂淺凍風濤農人所苦漕卒設焉至于今而卒苦  
萬狀將弊百出漁侵蠶食刻削相尋鼠蠹雀耗窟  
穴日密此不有宋人之逃則必如文莊之慮矣於  
是有思轉運者嘗試相提而論般剝費矣四而致  
一何獨非費此之勞以旬月也彼之勞以經歲也  
且轉輸有從來矣其力分而易勝道理適均出納  
相聞其情近而易詰而况河流淺澁直達有不可

爲者乎斯五者執事以爲舍古之成而跡其敗其信然矣顧非其昧於同患之故也又非其傲石畫而薄成效也意今之時勢與古亦有稍異者試舉一二夫事之善敗或相因人之功罪無相及故尊尊親親其敝爲弱弱存乎振之弗振非周公罪也尊賢尚功其敝爲篡篡存乎挽之弗挽非太公罪也今事有前此未然今不得不然者或毅然起而開之開之曷嘗不善而其後稍陵夷也則并以罪開之者無爲禍始卽福亦不敢始之矣無爲難首卽利亦不敢首之矣則是文罔稍密也夫大利未嘗無小害此當於令甲外求之否則權之今令甲曰若者利若者害不然法無赦乃有利不利害匪害且相去什伯者亦曰法無赦然則善談者不卷舌修步者不累迹乎則法令稍泥也人情於議法雖已當而務相勝於由法雖極敝而反相沿今蓋其相沿時哉老成者無所事事模稜者無所可否事匿瑕者諱言事懼以事羈者畏事天下事伊誰爲之矣則玩愒稍滋也夫柄事者欲其令無不行

無他令行而事乃集也今單父之書有牽之者矣  
陳留之牘無問之者矣所能自爲其與幾何則事  
權稍貶也人之智有迫而索之而不得有徐而安  
之而自生功有不貴欲速而貴萬全事有十易而  
始當此不可強也今署無煖席篋有謗書矣無論  
人之才不盡事其終有成日乎則責效稍苛也凡  
此皆能僨事功而甚無當於豪傑者也然要之亦  
存乎其人而已矣今有如李絳裴度諸人以主持  
之於上乎有如韓重華李抱真諸人以擔當之於  
下乎主持者如三軍之有大纛衆目是寄常欲其  
屹然疑然而不可爲震撼擔當者如大車之於持  
載重任是託常欲其承之藉之隆然負荷而有餘  
蓋人得而往哲之高躅可踵當世之奇功可建也  
乃法古亦難言矣顏師古欲兼行封建於貞觀而  
莫能自堅其議識者憾之講之未熟未悉要領也  
今所行能熟講之歟申公議明堂於魯邸數月報  
罷數月亦旣悉矣而報罷者于時力行固申公所  
不滿也今卽講能力行之歟宇文周官安石泉貨

抑何行之力也小者禍大者亡未聞子輿氏潤澤之說耳今卽行能潤澤之歟愚故曰存乎其人也若夫衡五患而較之其急誠均厝施少辨蓋有當被纓救之不俟崇朝者有當以不救救之者有雖饑溺由已而救之則以其漸者宋室之困岌岌乎殆哉被髮纓冠正所施於同室之鬪也罷召募籍土者不必往救予之以自救之術也屯與無待哺於運乃可議運運復無借水於河乃可議河此雖由已饑之由已溺之而救之必以其漸也斯有黃帝書所稱標本先後之謂哉大抵跡可見則易襲事相符則易從是以志士尚論動許稷契達人戮力或慕夷吾先民之程不必卓衰世之法不必陋也道在卽衰世之法亦道道不在卽先聖之法亦法有欲紹親睦於陶唐監井田於三代追克詰之壯猷遵龍門之故智續任土之芳規者乎前所稱說是矣毋高視之爲難爲毋薄而不爲循古之方畜今之艾時事其尚有瘳也已

問明聖述作理常相發性理翼易綱目繼獲麟

是已洪惟我 成祖文皇帝特 命儒臣彙  
集性理書而 親序之我 孝宗敬皇帝勅  
修通鑑綱目纂要而 武宗毅皇帝序之皆  
所以廣厲學宮興起文治維時士于二書不  
啻著蔡然真儒輩出功業明茂職此乃近或  
稍稍厭薄之矣非所望於多士也試與商確  
一二太極兩言自易有太極來也誠神幾介  
如石焉知幾其神也極言無幾兼惡易旨與  
而西銘涉泛太和涉有氣質之性麤一元之

始玄數言禮雜器語樂滯抑皆於易有合與  
春秋存王迹尊王重嫡其予奪人蓋有原心  
之論誅心之法其所書如公孫夫人如災異  
亂賊之類皆寄旨深遠綱目有是與近有著  
洛書辨者謂宋承漢舛未及訂正然與否與  
亦可折衷之以備一說否與綱鑑前編蓋爲  
朱子苴缺不知朱子胡以是缺也考異發明  
凡例是主集覽質實掌故采焉其母乃爲此  
拘拘也而溺其旨與所可取者安在歟夫二

書匪直言也第未有不言之繇而所以言可  
窺者多士尚詳著於篇執事者將有所風之  
也

夫取聖人之經而翼之續之非儒者意也彼有所  
以發其獨悟者而理相闡繹則見以爲翼之矣有  
所以寄其深憂者而事相終始則見以爲續之矣  
此以知儒者之書邇之上而彌遠也謂夫淵源於  
聖經也垂之久而彌新也謂夫敷洩於精意也又  
以知其書不可以一家言求之也謂夫意精者義  
卓而源遠者道高也然則六經聖奧乎在則人亡  
則書乎儒者之言聖詮乎聖所作明所述乎乃其  
述作之大者宜無如性理之翼易綱目之繼獲麟  
矣洪惟我明興稽古右文而由 文皇以訖敬武  
之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實始纂集二書而親  
爲之序頒示海內遐想一時之士翕翕如射之趨  
的也業專而多暇故及于潛玩而于中或有恍然  
之時士知本務矣其旁搜者其聰明特達之餘也  
故雖出入百家而大觀不奪所談非性命卽經濟

耳故往往有過人之德業乃今其復然哉要之鴻篇炳訓固昭昭如一日也則二書之所符於經旨與今之立言者之裨於二書與否愚因得熟數之于前矣夫太極之上無無極也猶執中之外無精一也堯不言精一而舜言之舜深於中矣周子之於太極猶是也誠無爲幾善惡誠固有惡幾乎其無乃與吉之先見之說相刺謬也夫易爲其神者言也神矣何止無惡無惡故但言吉若君子慎動正慎之乎善惡之間而安得不兼言之誠誠乎幾誠之者乎至於誠神幾曰聖人而誠則無事矣動而正用而和皆吉矣西銘理一而分殊天下殊塗而同歸也太和所謂道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張程有功于聖門不以性哉義理以言乎繼善也氣質以言乎成性也此之謂有功于易矣康節之書人有擬之太玄者不然一元之始陽甫動而物未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十六而天地之道畢成象成形變化見矣太玄無是也分至微等至著數其理之序也耶故讀皇極內篇而民志可定也求中聲

驗中氣黃鍾其樂之元也耶故讀律呂新書而殷  
薦可舉也若夫三晉之侯冠以初命思深哉猶有  
東遷迹熄之感乎天王約從胡可訓也特書曰王  
命討之嚴哉凜凜乎與河陽之符爭烈矣表漢年  
于吳魏抗衡之秋則春王之微旨揭魏泰于貞觀  
貽謀之日則首止之遺意良也而韓人也潛也而  
晉處士也雄也而莽大夫也原心誅心其謂是耶  
書房州懷乾侯之志也削光宅滅如齊之醜也五  
石六鷁蓋聖人謹之矣是故書水溢冬華而下以  
示之戒滿書師猾夏則聖人有憂之是故大長秋  
書以拓拔氏書死以嚴其防諸如此類未易縷指  
然大較可覩也近世王禕氏以洪範非作于洛書  
而據河圖折之殆千古卓見然以彼所明一六水  
而位北之類第可以折洛書之位次而曰一奚必  
五行二奚必五事非其據矣及其推原位次又復  
以圖之太少爲解太少耳位遂不可移易耶愚以  
爲定位之義則固有之夫陽主進至九而極九極  
尊矣一極卑矣有冠履之象焉左三右七人道以



右爲用也而三離一而尚虛七近九而寢盛動止之象乎陰于數退退故肩二四而足六八於性靜靜故左四八而右二六于陽不敵不敵故處于空虛不用之地夫五君位也心象也此其所以爲陰陽之統也而孰知洛書之于作易正不以此夫河圖五行之全體全體者並列奇偶洛書造化之發用發用者默示扶抑故察偏全而見饒乏之分揆方隅而識淑慝之理考合之正否而得險易之情推之消息盈虛罔弗寓者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言聖人俯仰遠近所會易理觸圖書而發所謂借天地之已示而洩聖心之欲流如陽卦陰卦則圖之體用九用六則書之用大畧似之而已豈如經緯表裏一一模倣之謂乎文王之後天安模倣乎故歆之言匪直牽合于敘疇抑亦苛細於作易也此卽爲宋儒訂正之可也綱目之不直接乎春秋或曰避續經哉或曰益其缺也於是東陽函谷之前編乃出然則其缺也耶書終文侯之命而春秋始魯隱缺不亦多乎大抵周轍不東王室

猶有振起之望晉大夫不侯世未遽戰國也則夫  
聖賢之慮深矣前編者直紀載當之耳然其所述  
七十餘年之事弗可廢也朱子凡例手筆也其曰  
春秋有例非夫子之所爲曷以故若予若奪凡例  
也予若奪若凡例乎而新安遂昌相竊竊然矜之  
正乎變乎固哉然其爲紫陽之公穀弗可少也望  
江集覽建安質實藁皆五七易斯已勤矣而慮娘  
雀之相尋歎風葉之隨有夫呂大圭不云乎聖人  
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生生之意常流行其間乃  
朱子方嗣其生生者而二家爲漑其柯莖枝葉也  
然其驅逐路虎重譯後學之功弗可誣也故嘗合  
宋儒二書而論之一如輪轅閉門而作出門而合  
一如轍迹時有從橫要之同軌一如辟盤唯厥所  
取咸足入道而神而明之存乎人一如奕譜上下  
千載變態悉備而推而行之存乎通獨慨二書以  
來人之尚之各殊也太上得其所以言次誦其言  
次擇言最下廢言得其所以言者神遇天合悟精  
糟粕益新會河汾以之誦其言者如昔人之於八

索九丘也無關蓄德亦已博物蓋瓊山氏有焉擇  
言則綜緝文采以自藻潤譬彼市珠華者取之所  
遺實多而王蔡頗以此名天下迨今又異是也謂  
是耳目之所共聽觀茹匪富也掇匪奇也方且詫  
鬼火于陰崖夜雨之間以爲精光而忘日月之炳  
煥益不至束之高閣者無幾於乎如以其言去丘  
言之意遠矣况併其言厭薄之乎國家卽欲獲真  
儒之用何時哉夫真儒之用非么膺之任也執事  
曰未有不言之繇而所以言可窺者愚竊有志焉  
矣

### 誌銘

#### 明散官西渠許公墓誌銘

按狀公諱達字鴻漸所居渠水繞出其西因自號  
西渠始祖曰伯源國初自興州遷保定之定興縣  
遂世爲定與人伯源至嘉慶凡幾世是娶某氏生  
公公生有至性甫齠齡孝友藹然見者無䟽戚譽  
之總角攻博士業維時博士家相尚以義理之文  
關閩濂洛外不得旁傳百家語爲龐雜而公軼材

衡淹縱貫摘詞一以先秦兩京爲法嘗自爲說曰夫理學至有宋而窳突辟然文章亦以理學而神色喪旣曰文矣第能寫鄒魯之精神卽何嫌于枚馬之屑吻以故輒試輒與衡文者左公亦輒自信曰雖咲且排故步自在終不能諧里耳作瓦缶鳴也而一時奇士轉相慕效徃徃師事之安鄉伯張公者高其才延置之塾旌之冠服以教授諸子弟說者謂隆萬之間文體一變公與有先驅焉惜哉世無知之者嘉靖庚戌虜犯我郊甸公北顧扼腕

曰吾今乃知楚籍所稱書記姓名而已云者真丈夫之言也于是以韜鈴授二子又時指九邊圖示之曰是所謂國家之藩籬關鍵也陵寢宮闕只尺相望乃僅僅聚敝甲餒卒守之自非幕南畢徙若曹終不得忘騎射且千萬人合而謂之師機智勇畧兼於千萬人謂之將之患甚於夷虜小子識之矣是以長君仲君皆用武闡樹功名雖平寧罔自見未嘗不儼然山虎之勢公之教也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六十有九配某氏子男四人

長鳴鳳錦衣衛千戶娶某氏次鳴時京營佐擊娶某氏次鳴雷邑庠生娶某氏次鳴世儒士娶某氏女幾人適某孫男幾人娶某氏聘某氏以其年月日葬公某山之陽史氏曰昔漢武讀相如文喟然興嘆恨不得與之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夫文匪加貶而見之不如慕之之切者人情固貴耳而賤目也吾觀狀公者稱公嚮所爲文援古傳今出子入史以爲昔之所詘卽今之所尚若於公三致意焉然藉令公生今時投今好其詘不詘抑未可知也韜鈴貽謀直桑梓之以哉廩然有陵廟之隱憂矣而論將數語不啻中邊帥膏肓蓋今者當之業受其敝豈非違然抱不可及之前識者耶是爲銘

銘曰允哉文匪青衿允哉武匪干櫓載濬之流載運之籌誰哉知公悠悠首丘

山西叅政齊公暨配恭人管氏墓誌銘

公名一經字訓汝別號惟齋子父曰中憲大夫聞樂母曰劉恭人皆以公貴累贈者自贈君以前家

世見贈君誌公聰慧絕人兒時贈君嘗試教以天人二字未幾公與羣兒剪楮葉爲戲剪輒成字形贈君大奇之贈君故以文名東海公弱冠而肖戊午辛酉間蓋東省有大小齊之號一時刺史邑令見者蔑不禮之如上賓禮爲文雄健精奇自贈君外于博士家少所許可獨嚮慕邑先達劉大司馬白川先生先生世名家又嘗以經義冠冕齊魯者也及贈君沒遂執弟子禮於先生先生亦甚樂得公令與其子今孝廉元功講業薊門之署以退食課之以是益淹于羣籍辛未登張元忬榜尹山西之交城交所謂巖邑者也而又有頑風民以詐相啖以鑛利相逐而以弊相同最爲難理公爲之覈壤稅之實俾戶自爲額人爲輸豪者無所魚肉其所審應徑之則六六區函之榜定而登名頃刻而畢滑胥無所上下其手繩鑛者以法旣而釋之人畏且懷咸爲良百姓修什伍連坐令于民之停喪待訟者旬日之殯遂以千數而無左驗之大辟一時獲釋者八人蓋自是交有美俗而公戶科給事

矣事在萬曆乙亥江陵柄國時也江陵之政嚴畿  
內決囚歲至六七十人而持以格諸省有所決過  
少者輒罰及之多乃錄焉公奮然疏曰此何異于  
殺人衆者爲忠臣哉犯有多寡決亦如之常職耳  
何至獎多而罰少爲率是令也吏必有希獎避罰  
濫及無辜者疏 上報可而又三年戊寅公轉禮  
右方是時 天子富于春秋公思所以杜其侈靡  
之漸屬有 旨取大司農銀十萬兩公抗疏力陳  
不可狀至引錙銖泥沙漏卮懸磬之說預爲鑑戒  
事得寢明年以禮左病歸辛巳還除吏左其還也  
道海子紅門間聞有剗扶人于野而賊不得者至  
則亟言之以爲人命至重雖天子無私殺而妖徒  
作逆一至于此弗治臣懼上干天和傷 陛下好  
生之化有詔詔督捕官緝賊且將罪及督捕者于  
是城營敞衛諸臣有陰中公者矣蓋不二月而公  
出守德安而公雅負經濟才每恨令時未竟其志  
旣出守欣然忘外補政務爲經久不易之計郡多  
石田遇亢暘焦灼無所得公相地勢置陂塘數百

所以資灌溉爲利大而遠安陸雲夢孝感諸邑迄于今詠歌之郡先是土墉也歲脩歲圯糜費無算旋爲烏有公謂猶之興作耳則如甃之乃議罷土築而如土築之費徵料于民明年徵之力亦如其所以築土者凡一年而料完二年而城完勞費不加益而民以永逸境之人好淫祀祠有創建者貲之不惜蕩產公取首事之人戍焉毀其祠以新學宮愚俗頓易 景府廢田之在德安者上官蓋嘗下鬻之之檄于公且曰鬻則民產存弃地也鬻之便公曰鬻之而民得有之惡乎不可今日鬻之而明日取之惡乎可夫庸詎知桐圭大路之不復此封耶庸詎知比壤而封者之不復此請耶竊以爲存之便未逾年 潞藩果以其地爲請上官乃始服公先見公在郡凡三載而遷遷而未抵任而改河南之河北道兵備副使公才敏甚每值凶荒處之益裕其法相機施設罔不曲盡在德安時人相食公旣發廩勸分煮粥收道弃小兒又以爲餓者衆矣而取給一隅之粟不足不如取之四方乃發



庫藏數千金分遣大姓易粟江上下所易遽損直售之粟值平而人人取給卒藉以生及是河北復大饑公又計以爲以官濟民民濟而官必虛不如卽以官藏費之官而使民各食其民之力爰相漳滏河建閘數座以興水利日役可數千人又視官舍之頽者繕之日役亦數百人官集其工民活于傭益兩利焉而是時欽賑米舟發自臨清至廣平而梗益廣平有民要水灌田者水淺而舟膠也公曰灌田詎非亟務要之有日米舟朝不至夕無生人矣爲之堰廣平以濟以是廣平人多怨之者戊子擢山西大叅弃而歸或謂時直指使實家廣平公益以堰故嫌焉然歸自公雅志也公旣歸杜口時事有司不獲識面雖東省大僚過存者亦稱病謝不出而獨借諸研席之舊日彈琴詠詩於海隱園之鷗波閣園與閣皆公所自爲命名名其樂地示忘機於世不復出也而退隱以來名愈高朝野儼然有東山之望乃甫六年而公忽病卒悲哉時甲午某月日也距生嘉靖己亥得年五十有

六配管恭人邑隱君廷錫女歸公諸生時與公共貧賤然澣衣疏食雖既貴猶然卒就公修潔之志而至其祀姑劉事繼姑信又兢兢不腆是懼念公未嗣爲買妾數人撫之一如已女閭政殷繁悉心而畫家人宜焉戊子從公卒於磁所先公卒者六年壽亦減公六歲公性孝友篤親故樂施予恭人能從中贊之伯父聞道之沒迎伯母自養姨母之適孫生者寡亦迎而養事皆恭人任訖無怠意弟庠生一夔國子生一中從弟庠生一第公所自爲陶成也一夔業蚤世公以未嗣遂盡舉其家付季弟一中以爲兄弟者第形骸殊焉厥初一人一身也弟在我在弟有子我有子何形骸之有邑婁人寒士公時有餽遺而遇故人尤厚父執蒙師直終其身粟帛之至下里婺婦知自守而窘者亦莫不周之以助成其節蓋卒之日邑内外村落遠近無聞見皆哭公生女三人管恭人出者二一適于鴻臚惠宗男庠生永賴一適姚都諫德重男庠生宗濬貳室夏出者一適于縣令養盛男汶 史砥曰

吾聞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方公給事時未聞有所謂  
衮闕也而公先後三疏兩言刑殺一言財用咸昭昭然爲二十年來之炯戒公于時儻亦微見好尚之端而姑藉他事諷之耶不可謂非防其漸也藉令職輔導儲者公說而存之福可禔天下功可浹來茲而不幸而出徒以其澤被之一隅於乎德安之遠猷河北之弘濟公之烈偉矣識者蓋艷談之噫嘻其能盡公之一二也耶是爲銘

銘曰郭門流水何洋洋白彼如練浮穹蒼誕毓哲人儁且良彪炳伊誰齊夕郎筆花噴焰連奎芒追逐司馬相頡頏風和日煖鳧飛翔振翮化作高崗凰嚙嚙噦噦鳴朝陽清聲上徹聞天闈死從溝澮通銀潢潛挽斗杓回春光朱轡南國歌金湯梵宇盡變爲宮墻沙田千頃浸陂塘玉粒旋起溝中僵爭看福曜揚輝煌太白匿景辭金方咫尺不肯過太行迴車返旆來東滄巖壑森邃羅松篁角巾野服恣徜徉忽騎箕尾陟帝鄉層霄漠漠烟茫茫中卽女一牛弟狂如君無用多悲傷青硯丹勒深霍

藏千年萬載生馨香

兵部侍郎樂吾余公墓誌銘

明慶曆間得古大臣一人曰左司馬粵西樂吾余  
公清貞耿介其循行古之道也公名立字季禮世  
號樂吾先生其先楚孝感人六世祖思誠戍柳州  
家焉至曾王父幹王父崇鳳相繼薦賢而王父仕  
合州守門以此寢大父勉學舉嘉靖癸未進士歷  
侍御史福建按察使母孫淑人有丈夫子五人應  
孝廉明經舉者三人公最少然最敏按察公爲聘

于楚受室劉氏不忘南冠之思焉戊午公十有九  
歲舉粵西鄉試第一人念按察公之齒先矣留不  
欲與計偕固疆廼行行至蒼梧輒復旋方是時按  
察公無恙也然未期而啓手足說者以爲公之孝  
思純至通于昊蒼云壬戌舉進士高第授民部政  
權貨滯野諸徂儉私相謂年少易與耳市供張玩  
好嘗之公一切麾去不顧徃時奸利事汰摘立盡  
諸徂儉相顧失色夫已氏也發奸如神權已羨千  
餘金上之虞爲例遺後來者憂寘之虞遺不知何

人亡補國事議充河隄興築之費伐石凝土不遺餘貲垂橐而歸秩滿調儀部員外郎以僉事出督廣東學政盡謝一切請託孤行一意行部次諸生高下先署名後召有司入有請者曰乃定之矣貴介子往往落諸生籍亦訖無所歸怨亡何擢山東叅議會廣東明經諸生入對多褻然異等衆驚問何師已知余公選士也以此人倫之鑒傾動縉紳晉憲副仍督山東學政得人多公輔器秩滿晉叅政關泰安沮洳地得沃田數千頃歲獲率畝數鍾其實政多類此已移秩閩中秩滿擢貴州按察使有孫太淑人之喪初公自粵徂曾不遑將母請量移閩以便道省覲已用閩遷秩念孫淑益甚將遂歸侍于家未抵家六日淑人訃聞擗踊幾絕者數服除按察江西江西宗室衣食縣官租稅者萬指一日脫巾藩司之門不啓譁中丞使於道更窘急之公聞變單車往諭若固衣食縣官豈有愛也無亦惟是府帑不給以淹中消若不見逆濠之事乎何遂爲所不可爲衆稍改容謝曰有司肉食視我

余公長者敢不歸命已解散陰籍首事者聞於朝幽之深室臨江守用法深刻諸生有斃于杖下者公移檄兩臺使無罪殺士孰不可忍逮繫如法亡何擢山東右轄山東士民間公至引車迎者闐道承乏入 覲圖籍數十卷行李蕭然吏持積鍰五千金請納之爲長安交游費公曰吾通籍二十一年一錢不入私橐我于人何取人亦于我何取通苞苴自完耻也長安貴人雅知公更相與高之以爲有古君子之交澹如之趣焉已晉浙江左轄越數月擢副都御史巡撫應天會歲大祲道殣相望有司粥糜不足給公於是 請蠲逋賦之疏而東南澤國以渚滂之不時歲傷農事公于是又有 請特設水利道之疏二疏得 請一時全活甚衆兼有鄭白渠百世之利矣吳中閭里多豪民持吏短長爲嚴什伍連坐法散破其黨巨室子以勢力殺諸生吏捕之急藉當路求解公曰吾固起自諸生爾能殺諸生吾不能殺諸生媚人當路關說百端竟寘之法尋晉南京大理寺卿前當路爲巨室

關說者乘機嗾蜚語中公公卽日移病投劾去杜  
門謝客有終焉之志甲午東北事孔棘 朝廷思  
得重臣佐司馬卽家起公兵部右侍郎亡何其鎮  
克捷加正二品服俸用都御史秩考滿贈蔭如功  
令久之晉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公在樞府門無  
私謁柳有萬戶長削籍其族孽夤緣請襲公之婿  
以族子爲之緩頰公曰司馬法無之婚媾之私柰  
何奪國司馬法卒判不予戎政廢竄日久思一大  
創之顧權別有所筦不勝仰屋則稍禁中涓武弁  
之役丁夫乘戰騎者而啣者已衆或謂公何不試  
與時委蛇榮遇可立至公咲曰榮遇必委蛇未榮  
先辱耳余起田間非有闕闕功勞荷主上綸寵再  
錫位至亞卿此布衣之極余將休老焉何羨于前  
途以晚節巧宦一日引病上書乞骸骨 天子難  
之久廼重違其意公得解職去至桐城訃聞公生  
平不道人短喜怒不輕見于色有請謁者直謝之  
曰法不可更不欲詭辭爲解非病不註籍非甚故  
無日不公座不治家人生產脫粟大布澹泊甚適

遺諸子裝值不百金寡交游門生故吏非公事不見未嘗接殷勤植私黨歷三朝政府寡援華亭當國公年家子僅歲時投謁華亭不無少望華亭去南鄭當國喜不附華亭者或陰從史公不爲動南鄭去江陵私其鄉人公却之自出急引之助已公又不動曰使某不忘先人則可爲相國鄉人不可清貞耿介守已不阿其天性也有古大臣羔羊之風公生于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四日卒于萬曆己亥五月十九日享年六十有三卒之日粵西有大星殞于境內公豈偶然者哉元配劉孝感紀善劉公女贈淑人卽按察公爲公聘楚者繼配徐馬平工部尚書徐公女封淑人子男五汲之官生娶陽江令趙應祥女江之郡庠生娶雷州判蔡弘宇女沈之娶太常卿徐濬女冲之娶孝感生負程學大女泌之幼未聘女五長適衡陽令金陵漢子君弼次適舉人莫強子果次適瓊山令趙存豫子祖齊次適博羅令吳應科子一葑一尚幼孫男七人孫女四人 年 月 日公柩封於 山之陽



天子命有司治葬事焉史氏曰自才德分而正直端方之士世必疑其踈于作用非通論也夫公颺歷中外隨試輒效姑無論當夫篤宗爲諱晝掩藩司之門道反中丞之旆此何等時乎而單車直前不斯須變定公也加于有才一等矣泰山之壤松江之陂與此山此江俱來才智之官于其地者何限而利必待公而興公之作用何如也正以此不足爲公重適爲公之德掩之耳昔人曰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蓋予于公信焉是爲銘

銘曰吾道維何曰直以方而或謂之蹢蹢涼涼士節維何曰潔以清而或謂之不近人情倬彼司馬矯矯獨行毋受人損寧知項彊舉世風波言循其岸匪以繩人人則見憚非禮而徇如撻市朝非義臨之鉅萬秋毫亦旣如矢于度省括厥守淙堅資育弗奪不回不疾不激不隨其爲道也蓋山川之所以流峙而日月之所以光輝文揚菁莪武振采薇辟覩玄豹一班是窺道不必盡用成不必不虧世徒比之楊綰胡威粵西星殞不遑明農天地正

青表館集 卷之三  
氣斯丘永封頑廉懦起萬古獨醒百步勿樵視此  
鐫銘

孫母戴氏祔葬墓誌銘

戴太孺人者前陵川尹贈文林郎孫公配也所後  
公沒者二十年其稱太孺人則以子中丞君爲直  
指使時覃恩故自中丞君官太孺人雅不樂遠適  
獨與伯氏暨其諸孫家居中丞君良不勝陟屺之  
慕會以廷尉貳權今秩則擬取道里中以王程之  
暇爲壽如嚮者出使時事而母計且聞君是用痛

心立骨跣而宵馳旣卒哭苦塊爰卜用辛卯十月  
啓兆馬山之陽與陵川君合葬而先期勒狀計爲  
太孺人所以垂不朽者以屬不佞惟是太孺人徽  
音播在東土桑梓實風被之不佞則又何辭按狀  
戴萊之右族世家呂瞳里以素封聞太孺人之生  
也慧而淑稍長工纂組不妄言咲父珂母劉氏愛  
之曰必得當是者乃字久之得陵川公曰彼其積  
善家也而英英多竒其將貴吾女乃以太孺人歸  
焉生十九年矣愈益明習婦道奉鬻紳之戒唯謹

一切溘澹醴醢唯尊章意所嚮罔不夙具尊章以爲能屬以梱以內梱以內無嗃嗃者當是時陵川公儒亡違問生事而二尊人春秋高勸勤椎布操作以襄講業則太孺人身之陵川公有弟曰仲從里中豪貫貸逐奇贏自給母何耗其母錢盡豪殊操仲凜凜太孺人曰仲實有難吾獨柰何愛篋笥畢償以其私所蓄積者而季以軍生試大嵩大嵩率武弁匪賄弗納于是乎太孺人之簪珥爲蕩然空矣輕利而篤大倫其天性也其旣舉中丞君兄弟則以時贊義方自孩提有知識不惜訶禁所程督倍公已乃言公曰夫舉視其所克故易勝教視其性之所近乃逸人子何必皆舉子業卽亢宗二郎足矣二郎中丞君也而長君去而治家人產君益得以其間肆力所學馴至舉于鄉揚於大庭無它米鹽務奪之者本太孺人專而業之之力也而中丞君領鄉書之歲太孺人適從公以陵川令歸歸一歲公卒乃太孺人所教誡中丞君動稱公其上春官則曰而忘而父之偃蹇以老乎苟不第百五

十步等也爲行人矣曰昔而父所誦皇華之詩豈謂是歟勉之無忝王命爲直指使曰昔而父固與我言矣雋母亦人母也雋母我唯孺子用是中丞君卽宦遊數千里外未嘗不如其在太孺人側其誦太孺人教言未嘗不儼然如陵川君臨之凡三奉使再出按部輒稱不辱所當輒多平反大都以此歲戊子太孺人壽八十人有言中丞君且圖請告者遽引大誼止之柰何以老婦負明主老婦固無恙維時太孺人好西方聖人言每焚盥而讀悠然神王人謂百歲徵也越庚寅秋七月二十四日寅時以病卒而中丞君方以新命拜闕下其日其時正爾相值亦不偶哉距生正德己巳四月十六日亥時得年八十有二於乎賢矣夫太孺人狀稱其嘗保護二庶弟如同胞然并臻成立遂嗣戴氏以事屬外家不具論然概厥衆美其尤大表表不可及者實在乎此與所爲分財仲季者二事夫婦奉尊章妻相夫母誠子皆人情人非甚不肖皆可勉焉風俗之漓也藩籬施于手足而戈矛起乎嫡

庶之間室各私其藏人競爲其出是爭是奪胥戕  
胥虐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蓋須麋人不免焉矧  
笄黛哉賢矣夫太孺人其足用風薄俗也是系之  
銘

銘曰疇曰緩急女是亡益而保其遺疇曰疏逖婦  
是用聽而徹其籬穆乎其風厥出自火允明允章  
澤濬乎閩流于後裔而熾而昌厥昌伊何子姪聯  
翩後先濟美姊姒姻婭名門大闕鳥奕閭里長君  
曰甸繫籍醫垣資斗食秩甸其次公是爲中丞邦  
之司直甸室任董甸以李贈葛仆君封之屏王氏  
于生巢名二女攸從孫男子四廩也鳴珩鳴琚與  
轟濯纓泮水昂藏國器娶皆趙族鳴玘鳴琳鳳毛  
麟趾偶張聘任女孫亦四咸王張劉青紫如林繫  
孫之重母及覲之爲女者二一字于宋孝廉之子  
而一未字維母芳馨襲此奕葉辟芷江離玉璵六  
珈杳焉乘風飄飄委蛇彼平者原馬山之陽佳氣  
滃鬱有松有檜蒼翠暎雜四序森蔚幽構玄宮偕  
公至止厥高峩峩億萬斯年將或考諸茲鐫不磨

茂才汪君配孺人潘氏墓誌銘

歙茂才汪君卒以嘉靖庚戌又四十二年爲萬曆辛卯孺人潘氏卒時其伯子一元以中書舍人迎養其母而來也故卒在京邸則卜以其月吉歸而合葬焉而先期以狀來請銘維是孺人之賢余亦且稔聞之矣銘焉按狀潘世爲歙之巖鎮人孺人前中江尹潘公某季女也生而婉靜寡言笑中江公念之慎所字久之歸汪君其歸也君益有大繼母在亡何其生母卽世而以如母繼母益皆世俗之所謂難事而易齟齬嫌隙者孺人先後事之人輒稱之曰孝溘溘外時以其餘力綱紀門內之政門內穆如卽女厮無嘻嗃者君是得肆力舉子業以試學大夫徃徃頴出孺人有力焉君之病也孺人知不起焦然修藥淚簌簌落盃中不自禁益夾計從地下君挈其手謂曰若無爲自苦矣將奈此藐孤何若存孤存若卽不我從從也於是孺人稱未亡人以活諸呱呱者而以稍長者二人出就外傳親桔据紡績佐膏油束脩費也十年弗爲勸焉

而伯仲氏翩翩乎泮水矣則儒衣服見孺人孺人喜且泣曰夫服而父昔所服縫掖者也而父惟不獲易此焦勞以死死且不瞑目孺子勉之矣已而仲不祿而伯氏由國學捷順天闈時萬曆乙酉歲也報聞孺人爲汪君位而祝之曰嗟乎汪夫子而聞之乎此而藐孤子捷書也將或聞焉九泉下其誰與解頤者祝已泣數行下聞者茂不掩面蓋孺人大義天植愁思悲鬱發乎至情時能感動人類如此方仲子沒時仲婦閔年十有九其後長孫沒婦黃年十有七然皆以青歲矢志迄不爲母家奪說者以爲孺人實身風之然乎哉伯氏旣以乙酉舉孺人日夜以冀曰自我爲爾家婦卽聞爾先世多顯者今日之事止此邪而伯氏自爲計曰親老矣俟河之清吾不能也乃以己丑與秘書之選藉大官廩供其旨焉迨茲歲五月十有二日巳時孺人卒距生某年月日得年七十有一子男五人長卽一元中書舍人次一濂卽蚤逝者次一陽次一蘭次一經娶皆名門子孫男女若而人余因是有

感乎聖人之繫易也曰風自火出而必首揭女貞之義嚮嘗誦其言謂未必然乃今信之夫齊婦哭夫國俗以變論者猶或謂難然而動哀心而已非能發其義理之良相胥而茂名節厚倫誼也于風教固無當焉夫柏舟之咏在此髡髦之思或出乎彼以視華周杞梁之妻何如哉繇此言之反唇之俗薄惡已甚將必有聞其事繼姑之風而興起者矣有子不亦宜乎語曰德善及人鬼神福之天道也余固知秘書之榮名與夫孺人之顯贈未艾也是繫之銘

銘曰名是崇愛乃鍾德是風類乃從受匪名生從匪類同惟木可顯惟石可通至性至精闡化以興於美馬鬣旣鬱且葱祔窆有秩朱襦永封載其徽音流祐無窮

刑部尚書劉公暨配王夫人墓誌銘

公諱應節字子和其先咸平人其家濰自濰判官曰全者始遷至公會大父大深凡五世大深生軻軻生潤皆以公贈兵部尚書潤娶贈夫人韓是生



公公生而敏甫總州文譽斐然以癸卯舉毛詩第  
一人丁未成進士巳酉授戶部廣東司主事明年  
庚戌有犒師之役是時虜苛我三輔也國門以外  
道不通而大將軍鸞擁重兵境上與賊錯雜而居  
人無敢外窺者有詔詔大司農擇忠勤強幹者一  
人以煇炒餉大將軍軍一時郎署相顧錯愕公輒  
奮然起曰主憂臣辱獨柰何愛死乃囑其母太夫  
人于所戚而受命大司農以行時漏下三刻矣積  
尸載道崎嶇不可前馬一步一躓每躓公氣愈益

厲以倡諸輓者會渴甚求井井埋以尸爲搗道旁  
潢汗飲焉比旦視其掌朱殷矣蓋所飲者血也抵  
順義與司勳御史邢遇邢驚謂曰危哉子之此行  
能必得我軍所在耶公曰毋亦唯是晝之烟夜之  
火是視耳邢曰固也烟火之下多焚劫何知不求  
我而得虜夫煙若火之聚散小大此我與虜之辨  
也公如其言以徃遂得我軍而鸞方挾上寵橫  
甚公自以天子使獨與抗禮至鸞怒不爲動鸞  
亦卒無如公何凡間關虜中十有三日而歸歸之

日諸臣無不慶且弔者公徐曰是惡足異所可惜者士飽亡所用之以尾虜爲功亦轉饑者之耻也明年權稅清江浦所清竒羨爲多已而宣大饑公當典賑事先是典賑者徒以防蚩緣故斤斤簿書之察動淹旬月民或不能須臾緩有及負米懷金出廳事而顛踣以死者公亟檄所未至郡縣得便宜煮粥如富鄭公法而賑隨之全活鉅萬計順德饑亦復如是順德公所復除郡也其屬吏有戚于太宰者挾而貪公爲以法繩之忤太宰意會入覲分宜子藩者復以無所操啣公公謂必不免比相與求公陰事無所得其治狀甚悉太宰乃轉益重公而公考上上矣壬戌遷陝西按察司副使備兵井陘備兵使者轄三關自公始廷議謂公知兵而三關爲畿輔要害故也公未至時所部兵頗悍有辱及主帥者公爲法其首惡十餘人軍中股栗自是關內稱有制之兵云甲子遷陝西左叅政尋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其歲以內艱歸隆慶改元詔起公巡撫河南河南土中汴又都會

地惡少迫營養不難瞋目語難庶宗茲蔓寡所就  
約束而密邇朔方兵力單弱公殊有隱憂則議行  
雇役法以陰收市井之雄益人情翕然使之而不  
知公以杜禍萌也而以都指揮二人主兵事根本  
之衛封疆之守纖悉備具迄乎虜破石州鄰藩震  
動獨兩河整師直前也以此石州被兵之歲虜再  
犯昌黎撫臣坐失律下獄京師戒嚴 天子憫然  
念廣寢詔公以原秩撫順天整飭薊鎮邊務虜聞  
遁去公得以其隙修守戰備維時京輔近邑城惡多

關東西二千里無垣墉墩堡勢遼邈不相及阨塞  
與虜共之公既條上六事因請發內帑金佐費凡  
修內地城痺者圯者二十有七外繕大城五營堡  
二十有五墩臺千皆據險隘相聯絡烽舉燧燔不  
頃刻而達論者謂庚戌以來無復邊防至是粗備  
功比再造焉戊辰虜合八十萬騎聲言復柳垂崖  
本兵計以爲輦轂重地宜有備而公雅能軍無所  
事衆乃檄中西二路兵入衛公獨以其所將數千  
人東禦虜虜衆我寡中外莫不爲公危者辛少司

馬以謂公請濟師焉公不可卷甲宵馳至則拊循士卒倡以忠義士人人奮鬪志百倍虜初不謂我能戰覘知必戰狀引去明年遷兵部右侍郎總督諸鎮于是大修京東西諸路邊起廣寧至開原葺墻八百里巍然金湯之固號令愈肅旌旗壁壘皆變矣湖白二河故淺隘多淤中亘以壤地公涉焉下視其土堅測其源活曰此可疏而用也而是時繇京師廩護陵諸軍甚苦輸輓乃上疏疏二河之壅塞者二河通而所省轉餉費歲殆將數萬河西務者運道所繇咽喉處也商旅輳集易生戎心而無藩籬之隔公慨然請城其地賈人之稅行伍之餘于是乎取之民不擾也公耳目所及必爲國長久慮大段類是自公爲督撫先後與虜大小捷以十數斬獲首虜以千數白金文綺之賚殆無虛歲甲戌晉位南京工部尚書取道膠萊河周覽者久之因上疏言膠萊河可開狀 天子感動已復罷其事乙亥改公京營兵部尚書亡何改刑部尚書公以爲刑部司民命之官不宜阿權貴意有所出

入以此與政府左屬馮璫方用事其從子邦寧者  
冒錦衣名與公卿分道而馳公遇諸塗叱下之人  
乃有以宅事中公者矣公嘗出郭講學言者以爲  
非大臣體也公遽懇疏自劾得 俞旨致仕去家  
居者十五年兩臺薦章凡十二上再徵爲南京工  
部尚書皆不就士論高之至是卒訃聞 上使使  
者諭祭 賜卹 贈公太子少保王夫人者邑處  
士某之女庚戌歲公將餉師雲中與夫人無一語  
第私語所戚曰余七日不返可爲余送母東歸也

旣而渝十日都人嘖嘖言公已遇害女廝以聞夫  
人強止之曰道路之言誰知信否若屬謹事母勿  
多談而獨持其子元功日夕泣井上曰傷哉孺子  
果若人言而父死忠而母與若死節孝耳公至而  
後食乃下咽焉懷慶之轉夫人從而後道東阿候  
中丞寘盤殮加幣焉夫人却不受曰未有夫子之  
命也夫人以公爲戶部時封安人守順德封恭人  
尚書二品滿加今封焉時值 仁聖聖節夫人鳴  
玉曳裾晉謁 慈寧宮 賜彩幣榼酒勞之未幾

以疾歸卒于家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若干夫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得年若干子男若而人娶某氏女若而人適某氏孫男女若而人娶某聘某適某字某某年月日合葬于某山之陽蓋余三復公庚戌之役壯哉生平事業遂基于此顧竊以爲當是時蹈險于虎口易無折節于大將軍難也語曰知死必勇懦夫甘心焉若夫不變不倍屹然如山孰激昂之彼于貂璫何有建壙築堡汲汲乎陰雨之思至今以爲利藉令所遇時如漢初和親之暇豈憂匈奴哉膠萊之議縞井而羸甍也識者傷之然公意深遠矣夫不親覩門庭之灾而與之譚鑿坏掉臂固宜是爲銘

銘曰有白者河厥浪雪如哲人是生秉德不渝粵在肅皇匪茹命師宿飽謂何乾餱于咨伊誰其承公往如赴蠻貊可行虎狼避路玄枵職歲翦焉大侵餽之粥之我德如春廷臣稽首謂公允武闡外乃專莫我敢侮譁彼脫巾岌岌殆哉公往綏之言殲其魁烽燧載寢版築斯起蕩蕩朔方金城千里

爰濬湖白舳艫自東西河之上巋然新墉維

帝庶慎文罔疏濶公奉三尺園土多活禮抗疆侯  
威信大璫曰林餘波疇能褰裳道有時否學爲世  
禁三疏乞骸悠然蜚遯寥廓已翔藪澤猶羅箕兮  
尾兮帝祉何多隆隆玄宮 天子攸構仇斯安斯  
永昌爾後

庶吉士戴君母余孺人墓誌銘

辛丑予分校南宮於蜀得戴生章甫已有旨選庶  
常蜀人注目戴生矣廼戴生方日夜謀請告將護

其弟孝廉寵之喪以歸予曰何哉無益弟之死而  
重孤親之望也戴生曰正謂予親之不堪此痛也  
而母之不堪也尤甚歸匪弟之爲繫母是爲爾予  
曰若是則何如姑畱其喪且并其計不以聞之爲  
得乎勢不能俾其親無悲矣俾之悲喜半焉其亦  
可也是歲也戴生選讀中秘書則遣人迎其二尊  
人于家報書以明春至及明春閏二月而母余孺  
人計聞果以哭孝廉故不起也嗟乎戴母之愛子  
痛子戴生之知母體母皆可謂至矣戴生之奔言

驗予誤之也于是戴生灑泣爲狀託誌銘于予而按狀余孺人之父諱貿貿初與戴祖冲俱喜修浮屠事雅相善婚盟之訂蓋自兩家子未生時比生而皆女盟弗克遂則又需于後日厥後五年而封君生卒訂盟如初蓋孺人之先封君五歲以孺人孝敬自性聰敏明大誼才足持柵政尤好爲濟人事不厭適封君時家困不可支而尊章老二妹未行封君業博士業孺人謂封君曰門以內君其勿問則令兩蒼頭一應門一稍事貿遷以佐緩急不給則以簪珥從之以故數年之間養有甘旨嫁有資送家以無饑而封君之業卒以不擾封君故讀書忠節祠一日拾遺金一餅歸以示孺人孺人視其中有鐫字驚曰此非盜竊庫藏中物必贖鏹也得之安知非禍因從心惠公持候于祠詰朝果有人號泣而來問之果鬻產贖父罪者以愁鬱迷亂而失之乞籤之次也公潛以金置失所令自覓獲之明歲翰吉君生人以爲陰德之報云翰吉君生六歲受封君訓于塾孺人時卽甚昵愛輒勗之



勤每旦稍起遲則曰若父業之館矣若遲且見朴  
吾不能爲若護也比知誦讀則日所誦書以行計  
之行日益則喜其習作經義則爲之計其課之圈  
點圈點會益則喜一不然者曰何日退也何日退  
也故翰吉君之成雖其家學實然而孺人激發之  
力爲多孺人修祀事虔事姑孝姑嘗病封君適公  
出而病劇孺人爲之刺股血和藥以進時姑不能  
語竟日矣明午忽呼翰吉君曰適之而曾大母所  
甚樂比旋與我綠衣一曰付而孫以報而婦此其  
應或在異日乎小子識之人以爲孝感之徵也孺  
人先後治翁姑喪皆務美棺堅穴不似貧家之作  
用封君之孝德因之彌光封君有從姊死者貧亡  
以斂孺人解所服衣履斂之鬻耕牛一棺焉有從  
子貧而蚤孤者孺人心憐其失所言于封君自子  
之撫育督誨一視翰吉君是爲孝廉寵卽翰吉君  
所欲護歸其喪孺人哭之以死者也孺人之姊妹  
之子貧不能有室者四人貲之使自爲計皆因而  
受室鄰人李旺餓且死爲齎其家之自爲餬口者

以相煦濡仍資之斟菽使之日有市而日得以其  
滓自啖旺與其妻子遂得俱免其後旺妻死孺人  
假之靈几旺私以易食復假復易孺人訖哀其窮  
不問又其後旺死且十五年見夢于封君曰旺受  
君家恩深重矣願以敝廬爲報封君曰汝安所得  
廬則強封君躬往視之廬甚壯麗赤黃數幟爛然  
列于門外其門聯皆吉祥語覺而憶之以語孺人  
然不解所謂受恩深重語也孺人曰吾向潛有以  
給之耳豈爲報耶亡何封君買第于城之東隅驗  
其原券則旺父所售也封君遂以所憶門聯揭之  
于門及翰吉君舉于鄉視其綵仗聯與夢聯合異  
矣翰吉君以甲午領鄉書其歲孝廉君捷于北闈  
辛丑春翰吉君舉進士之報至秋館報至孺人每  
聞報喜甚至是謂封君曰我由來不敢以門內之  
政累夫子夫子卽未仕此亦足以少酬其苦矣及  
歲之十月稍聞寵計意忽忽不樂迨輿襯及門撫  
之大慟竟日不絕聲因靜卧戒喧聒取大士善門  
品寄心蓋孺人明達不欲以死傷心而十二月念

八日竟不起則翰吉君所謂不堪此痛者也孺人  
生于嘉靖乙酉距卒得年七十有七子男二人長  
章甫卽翰吉君娶吳繼朱繼湯次吉甫早卒女一  
人適秋林驛張韶女孫二人長適柱史橫冰王公  
之曾孫庠生爲禎次字慈利令劉雲鶴之次子延  
賞翰吉君將請于封君以是歲葬孺人郡之南山  
史氏曰左氏徵夢徵鬼儒者以爲誣而于天人感  
應之際又以爲捷于影響夫誠者天之道也孺人  
之不欲取遺金不難刺股或曰名教之常其卹鄰  
見夢而封君猶不知也孺人誰爲哉哭猶子而至  
死勉爲之乎故曰天之道也夫市人之第者苟非  
所樂雖死猶將取之以報其所德可畏也哉是尤  
不可不表之以爲世人垂戒是爲銘

銘曰金馬之業興閨門兮筭黛之行格鬼神兮有  
峩三台江粼粼兮若斧斯封昌後昆兮

### 教諭王憶素墓誌銘

天地間理與氣而已矣氣生人理人之所以生生  
而有條理故由是而之焉有道之名矣然則道天

地之心也人則寄之堯舜湯文周孔必經五百餘年而後其統接焉天地之心固有斷而不續之時歟辟之氣泰和有待而不數則聞知似焉元亨歲運而不絕則見知以之而見知者正所以衍斯道之脉而啓聞知之端也蓋吾于隆萬之世湖烏間得一人焉曰以仁王氏以仁名汝源以仁其字號曰憶素憶素者父養素公早世祿養不逮故憶之者志之也其先永樂間有自樂亭遷湖中者曰直菴公信信生樂間公綱綱生守靜公灑灑生養素

公恩是爲公父自公父而上世業儒以長厚醇樸爲務故雖世爲縫掖而窶滋甚公父嘗爲塾師教子弟必以尺步繩趨歌詩習禮而時時引之大道又克敦古道以先之雖窶怡如不廢當舉之典事繼母陳撫三弟以孝友聞其得嗣也晚當未有嗣時葬母姨家宗姓之喪七一取給塾金焉而又抱其呱泣之孤子凡幾年而公始生公生幾弱冠而所子姨宗之子亡故人以公之生爲其父陰德之報而公亦以已生若干年不知同撫之非親兄蓋

養素爲德之厚至此也嘉靖己亥公當畢姻而母病亟媼族爭勸其父畢之便公於父前仰天歎曰母命不可必旦夕也兒乃有室意哉時養素公已深入勸者言公乃詭仇勸者以頭捨地曰某某殺我矣天地間烏容我屬爲哉以首擊地見血而不止於是養素公悟亟呼曰止迎娶之役倉皇中道返而母亦竟不起公居喪問禮于一菴先生躬執古誼服闋張孺人乃歸自公母卒五年而父養素公亦卒公三年不茹葷不寢內躡踊之極戚踰于儀一以喪母者喪之而墓祭之悲尤甚於重陽端陽悲有加焉養素公嘗有詩云九日當風雨無錢泛紫霞不堪王養素一度負黃花端陽時公試博士高等督學者檄是日補增母覺有喜色解頤者久之以故公每逢二陽之節倍加傷感於邑不自禁公雅善大書嘗自顏其室曰天監在茲銘其牖之左右曰作聖工夫只在暗室屋漏中體認養心要訣須從人情事變上做來其天篤道心類如此一言一動必以一菴先生爲法程因濂溪微言以

溯孔子孟正脉嘗作大極述語通書述意以發明主  
靜無欲之旨其言曰天地只有春生故孔門以求  
仁爲先試觀性字從心從生是聖人特以生機示  
人處也吾人培此生生之機與物同體則痛痒安  
得不切又曰後世高明之士是陸非朱甚至忽力  
行而慕灑落其究且有流于禪而不自覺而甚有  
操戈于考亭者良可慨嘆夫致良知三字務必得  
討真心之教而致字方有實味方不誤後學故公  
之學終身重踐履而不欲語空語玄以開禪寂之  
端此其衛道之大者也庚戌公廩于邑丁丑貢焉  
庚辰除岷訓丁丑孝豐潘祖虞公暴疾暗篋中罄  
如洗公以告二郡之同籍者芻邑風之爲之醵金  
成禮而歸至是崇德之沈公棟暴疾而暗篋中無  
物正與潘公似時公已領憑治裝矣曰吾寧棄官  
不忍棄友汲汲走延醫時敬庵許公官駕部杜靜  
臺公候選都門二公謂公曰君第去吾兩人當分  
高義耳蓋凡三閱月而愈銓部乃爲公改憑之任  
焉任岷訓五年日與諸生講性理圖書之學有以

叔侄爭產界者公出一菴告俗二幅曉諭之尋皆  
遜讓乙酉擢烏傷諭道經山谷間邑三老子弟聞  
公至者僉持壺觴迺相傳勞而袁山人榜陰攜畫  
工路要公茶間潛繪其貌附濂洛關閩之列祀之  
故公未至烏傷而一方士庶業已風厲感動之矣  
比至士爭先快覩罔不濯磨奮厲以求當于公公  
乃爲長几幾數十朔日課文詰朝講業於是山中  
人紛然集聽者遍堂下公乃告長令取月旦共推  
之老冠帶之可二十許人得長揖而見用分率里

少年同聆聖諭益人人悚躍焉而申建三忠祠以  
祀宗忠簡王忠文龔忠愍拜顏烏墓式孝子陳文  
言廬表毛氏雙節坊凡可以翼風教者無不加意  
而釐無次完篋篋置四書五經性理通鑑綱目大  
全諸書以遺學宮烏傷文教始彬彬矣旣三年公  
忽動歸與之興乃上書兩臺及藩臬諸當道及郡  
守求去凡再上不允而岳陽郡博之命適下公求  
去益力於時兩臺再檄留不得而郡守乃移致仕  
關文以歸先是公妣唐實一菴先生之姊一菴因

師事公父公自爲童子卽以父命師事一菴而一菴又以其子師事公錢南離許敬菴二公者一菴之高弟子也公復于同門中師事錢公以其子師事許公焉公之師友淵源其相延之脉如此固宜其聞正學之蚤也公致仕歸復與諸友講學于一菴書院月再會無間寒暑時敬菴位卿矣會以王事暫歸青現之講一再與焉而重倚公聯屬後進公雖老不辭也公貧而好施不植生產館俸所入時時散之嫻族貧困之家助婚葬賙饑寒卹疾苦三族咸倚以爲命歲嘗稷有棄其十二歲女于道者公訪其父母曉之曰死則俱死耳無傷天性以館俸粟六斗與之公之卒也有班白婦攜其孫而痛哭于門者訊之則往者道上流離之女子也歸安學宮前蓋通衢公嘗于此拾遺金焉日逋使弟子二人候遺金者十日果至審不謬乃還公嘗爲郡太守李潞南館賓適白蓮妖夜發而郡守在杭諸佐郡者擬動兵公曰勿也令幕僚帥在官者固守庫獄而陽爲動兵狀聽諸妖縋城出勿追以是



得解而在烏鎮雙林者則業已焚劫廬舍矣郡守于次夜密縋城入訪勦撫于郡縉紳時郡縉紳咸怒盜慮其再發多主勦者公曰此愚氓爲左道所惑耳宜勦其魁而勿治其脅從旣而一菴公亦如此言郡守竟以其說定變公之就養溧水也首問時簡曰爾大父遺訓爾志之乎吾授爾用世要言作何施用乎時簡作而畧舉所施以對則慨然太息曰爾太父及爾父之志其無負矣乃知養憶二公平日教子之言皆其有志而未逮者也嘗六月于署中危坐讀先儒理學諸書時簡諫曰九十翁精力有限安能讀書盛暑中不應已而再諫乃嘆曰若惜我血肉之軀耳乃生不聞道吾大懼焉儻吾懼之可釋雖勞樂之矣將逝前五日呼時簡語之曰予近來更覺有得欲語若柰若有公冗何姑俟汝稍暇忽一日端坐而逝嗚呼公之於學也没身焉耳矣迹其陶鎔于同志而究歸于自得證性于皆善而合體于同仁默省于衾影而實驗于倫常以功惟重敬故終身無謔戲而長篇尺牘必細

字楷書以道在事親故至老彌悲思而生忌兩辰  
必素衣泫涕一介不苟取而貧族賑卹則廉者之  
能施退然不勝衣而大義擔當則仁者之能勇陸  
平泉稱其品當在淵騫之間許敬庵以爲今之子  
夏皆有所試非苟而已也公生正德甲戌七月十  
有四日卒于萬曆壬寅十二月十有八日距七日  
立春壽益得九十云公配孺人潘邑人潘某之第  
幾女卽母病危擬娶而中止者也自母卒且年餘  
父復善病公卽竭力甘旨而終無飽時獨計以爲  
豈烹調之失宜也私質于一菴先生一菴日子所  
守者不得娶不忍娶皆制也常也先王制禮斬齊  
二衰異焉何哉明母卑于父不敢充也若知不娶  
以致母哀而忘甘旨之不適以傷父意可乎且孟  
有之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公于是恍然  
若失然娶甫歲餘亦卒乃配張孺人邑某之第幾  
女也于歸時服已闋矣而曲體公意克諧以孝三  
日獻枕履于翁卽以枕履陳于姑之主泣而焚之  
日進飴密滌澆于翁卽進食于姑之主凡三年不

懈焉公父病公爲摩其手足抱父而寢時中夜矣孺人偶心病狀甚危竟極力忍之不敢令公知也時歲饑孺人脫簪珥佐之甚或自啖糠粃而以甘麩進翁翁亦訖不聞焉孺人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得年若干子男二長德乾貢士娶汪氏庠生汪度女次德坤辛丑進士娶沈氏臬椽沈一鵬女繼娶沈氏桐鄉廩生沈明楫女徐氏禮部冠帶儒士徐大德女女二一適教授嚴大觀孫家教一適聽選官潘秉亨孫男三景曾郡庠生繩曾俱乾出壽曾未聘坤出孫女七俱字名門

銘曰唐曰執中虞曰精一匪唐則綱虞則紀也陽明日致良憶素曰求真匪陽明則淺憶素則深也道惟無岐多岐亾羊慮兮彌遠說乃滋長不然匪允蹈之母亦苟知之而孝友心性之理孚物濟變之妙所襁褓而什襲之者寧知非劇賊大盜也耶山東按察司副使靜峯許公暨元配恭人劉

氏合葬墓誌銘

余讀漢史睹朱仲卿少吏桐鄉後屢遷大司農貴

矣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後  
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而果爲歲時祠  
祭不絕也夫仲卿不嘗以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徵  
乎何魂魄猶思桐鄉意者德有所至而愛有所結  
耶余雅慕其事莫得如仲卿也者而習之則前令  
余邑許靜峯公近是公去吾邑二十四年所矣而  
恩澤如新以吾邑爲公桐鄉世世祠之其何日之  
能絕余忝從史局未能傳公如班椽甚愧不敏會  
公卒而公子永光以張君之狀來請銘夫昭德燬  
以示來茲此余夙心何敢辭按狀武清之有許氏  
蓋自小興州徙也始祖曰進四傳而至世英俱有  
隱德世英之子封駕部公大紀幼而孤母石堅柏  
舟之節痛弗能養棄儒業折節爲縣史受糈以供  
朝夕老母弱子節孝相成有司上其事樹棹楔旌  
之曰母節子孝云封公有子三人伯銳仲鉞皆用  
明經薦季卽靜峯公公生而沉默不輕言笑稍長  
刻苦讀書目無所不際發爲文詞一澤於道德劉  
中丞兩峯公從孝廉時見而嘆息曰此國寶也以

女弟字焉丁卯補邑諸生名鵠起癸酉舉京闈鄉  
試明年成進士授長子令長子俗剽輕難治公才  
若發礪百廢立舉偶中微文調東昌之莘縣公不  
鄙夷其褊小而一意噢咻之期月政成民爲之謠  
曰公門清如水蓬戶無胥敲主爵者更才公而調  
之卽墨蓋實視長子矣公奉檄獨身之任兩邑不  
知有送故迎新之費會亢旱至之夕雨輒大澍民  
爭喜以爲隨車雨也卽墨雖素饒於魚鹽乎然久  
困徭役逃亾相踵已非其故公鉤得宿弊昭之以  
光明不遺餘力而讓能如清吏蠹革青衣分地等  
時催科定戶則墾荒田招流移與夫築堤岸通商  
艘戢營軍禁衙役諸所興革無弗快人意者而其  
大指乃在勸學講藝誘進學官弟子若曰齊魯於  
文學自天性而邑胡稍不振也地靈人傑豈異人  
任於是新孔廟建起秀亭鑿畫鴻池益從學官弟  
子明經飭行者與俱講說人人感奮久之邑科第  
彬彬矣天時方疫公出俸六十金市藥行求良醫  
早從事焉所全活無筭已卯秋螟獨不犯公界嘉

禾叢生本十二莖莖三穗乃至九穗士民相與謳  
歌之歸德於公公謹謝令無狀天錫嘉祥維是邑  
人於食有福令不敢當也公爲卽墨之五年卽拜  
駕部主事邑父老子弟泣留公車枳不前旬日至  
大沽河乃得發因卽其地樹豐碑志去思又肖像  
祠祀之而余爲之記此嚮所稱比仲卿桐鄉者也  
公旣入駕部當俵馬實與問寺共爲政故事多斥  
馬以徇軍以爲是部所私耳公平亭其間民稱便  
軍亦無望滿三年推恩二尊人旋復武庫郎以職

事給禁軍衣絮提衡諸材官賢不肖靡不當品者  
丁亥遂郎武選躬雒世官之功次世次而進退之  
不假手吏胥吏胥奉法惟謹己丑擢山東按察副  
使治臨青州州故一大都會也五方雜處百貨輻  
輳公慨然曰使吾知有是州而以自潤者負吾鼎  
使吾不有是州而以飭厨傳媚貴人者亦負吾鼎  
蓋終公任不以一絲問賈人子卽雕輪采鷁擁傳  
而過第治草具相餉而已以故人人誦服關使者  
有所不便於商民羣起噪呼有司諭之不解曰第

得許使君一言且立散公馳至若崩厥角亂遂以  
寧辛卯奉封公諱歸而後州人士思可知也公去  
清源代者鉤較公所遺贖鍰可二千金貽公助喪  
費公曰先大夫向者以孝廉受旌孤敢以地上辱  
地下哉亟持去毋污我癸巳公除應赴補親知勸  
之行不肯行曰語有之仕宦不止車生耳吾不以  
太真之裙易萊子之綵矣蓋是時太安人春秋正  
八十遂絕意不出旦夕視太安人寢饋問無恙問  
名所善故人雍容杯斝談說往昔故人以村醪野  
藪爲具召公亦輒過從爭席歡呼而去鄉里目笑  
之不知其爲官人也部使者高其行義薦牘數十  
上先後以梁楚憲使召皆不拜海內方想望公非  
久當爲蒼生強起忽示末疾一夕卒嗟乎跡公德  
媿非一然爲德於吾鄉獨厚史稱所居民富所去  
見思廩廩德讓君子者是耶非耶乃其供養太安  
人壯年自廢又何孺慕不衰也倍親而仕爲廉吏  
慕親而隱爲孝子吾何以銘公哉以此且終以吾  
邑爲公之桐鄉矣若夫生平年月與子女婚嫁具

狀中

銘曰疇不爲吏蘭芬玉端靈雨千林嘉禾九穗疇  
不爲子鴻冥燕喜日薄三公春暉十祀是日孝廉  
是爲女兼日月在躬不耀而潛井渫方慟返真胡  
取藏於潞水食於卽墨幽石豐碑惇史摛辭庶幾  
永譽亦以永思

傳

雙烈傳

江於卽墨爲著姓烈婦大江氏鰲庠生一帶女也  
生而莊靜帶爲之擇配必以需德性相肖者迄十  
五年弗字屬邑人張鴻儒氏從厥父流寓膠西以  
試事抵邑帶識之諸童子中一見稱奇旋就譚逆  
旅徐察其風神器度非凡品伍則以其女歸焉時  
鴻儒母蚤卒其祖母庶母江胥善事之得其懽心  
於是隣里交口譽謂張氏有孝順婦庶母子鴻功  
時適二歲又明年始生鴻業亡何庶母物故矣江  
親保護二弟如同胞然并臻成立鴻儒性倜儻雅  
重交遊自爲諸生時履滿戶外供具殆無虛日江



不爲倦至鬻雜佩辦之用成鴻儒之志初江無所  
出輒以時勸儒納妾納凡二人桃宜瑟和雝雝也  
已又勸鴻儒過侄啓胤爲嗣躬撫摩之不啻已出  
鴻儒以隆慶丁卯領鄉書累上南宮試不第萬曆  
庚辰病越辛巳二月而病篤爰爲詩六章與弟與  
子與江氏及其戚屬訣其訣江詩曰之子于歸奠  
鴈年夫妻結髮總虛傳從今泪濕孤幃透回首夢  
魂到枕邊江持詩泣約以死從之而人不之知也  
是月四日鴻儒卒江氏不食已四日矣仍親理殮  
其訖引其二弟至柩前以孤子啓胤託焉家貲田  
土三分之應屬啓胤者籍爲簿書二一以付啓胤  
之婦翁一以付二弟曰待吾兒成人後可交還也  
廼去衰服著色服祝曰不敢以衰服見良人於地  
下從容起拜翁姑神主次拜鴻儒柩次請其父一  
帶一帶哭止之百端勸諭江且拜且言曰兒昔則  
江氏女今則張氏婦父有子有孫何用兒爲其憐  
我毋奪我志遂卽牀簣再勸不復應至初九日屬  
纊之際江舉族環泣父一帶不能爲情之甚沃以

少水與其復蘇江於潰亂中極力轉側搖首作欲噴狀竟吐出乃已十日卒於鴻儒柩側則鴻儒旣終之七日也期歲而有小江氏之烈

小江氏者鰲庠生流之女卽大江氏之姪女也歲十五適茂才解應科氏以孝謹聞解嘗患瘰癧方云口吮之效江輒自吮之患浸就安萬曆辛巳冬解生與其友讀書勞勝山下數月嘔血而返江躬侍湯藥視解生食乃食夙宵勞瘁形容枯槁翁姑見而憐之固命之食則陽應曰兒業已食訖矣明年三月解病亟江卽榻前進藥淚簌簌落盂中因握解手謂曰翁姑有弟與婦君無嗣君卽不虞期七八日從君地下解雅信其志首許之是月二日解生卒江遂卽斷飲食長跪而號其柩下翁姑令人掖之竟仆地下復起先是解生垂絕密以江從死語白其父母稍聞於江之父母至是流徬徨哭吊勸令勿死女遽曰茲事誰則言耶雖然切無令母知之父爲理奪或忍割以全我志母溺愛我知則死勸我矣已而其母至持江氏大慟親酌米飲

疆之江畧不一顧第頓首地上謝不獲終養之罪而已抵暮流以痛女故不能舍去庶幾萬一有回心夜半悉屏戚屬反覆流涕勸焉而女之持論益堅流悲不自勝哭不成聲曰往年汝始死節當不食三日後肺腑薰灼苦楚萬狀迨今思之猶然割腸又安忍見兒受此孽也江指其夫之靈曰夫昔病熱豈不薰灼夫能受兒受之矣且父謂不能舍女吾翁姑何以舍子也父卽念女綱常之謂何越明日厥翁姑知其志不可回直諭以婦人之節在守不守不在死不死倘全生疆食奉我終年亦汝夫所藉以瞑目也死何爲者江斂容謝曰脫翁姑無依兒安敢死幸三小叔在焉兒無用人也自是勸若罔聞積十一日而卒年一十七歲

周子曰嗟乎從容就義賢者難之而况閨闔筭黛之流乎大江氏以倉皇之秋處分後事犁然指掌彼豈苟焉瞑目者而小江氏冲齡矢志甘焉如飴不可轉焉如石未可以聞風易之也世稱忠孝節義出詩書禮義之族夫不以漸被者深醞釀者素

耶然則二江氏之烈不獨山海靈遠哉乎其所從來矣

### 黃高平公傳

余自爲舉子時慕邑先達高平公之賢私爲之傳其行事其後游京師客有詢公者往往道及輒索藁藁亾且不復憶其語矣更爲一傳以應之傳曰公名作孚字汝從號訢齋世爲卽墨人登嘉靖癸丑進士諸生時受郡伯王公聘爲傳其子聘暨歲時所餽遺物甚厚公悉以獻親所無私藏者一類

楮之費必以稟命用是孝聞閭里旣登第值分宜當國楊忠愍公上封事死公心是忠愍而不直分宜所爲一日旅進謁分宜及門忽不覺誦忠愍被

時口占語分宜聞而啣之或以語公公弗謝其年公筮仕高平令分宜贈之行公亦竟弗答又二年入覲罷去公居家事親教子弟與鄉人往來率推惻見款而能準諸古禮冠婚喪祭之間秩如也海瀕文物公與有振起之力云公有姑適趙氏者老且窘膳之終身邑人吳氏子以產鬻公家亡何吳

流離遽召還之捐其直嘗出遇暴骨于塗感而置  
義塚歲祲賑民所全活以千數人謂公濟人利物  
之志所施於官者什三施於鄉者什七以此分宜  
之敗也有勸公宜稍自白者公略不爲意悠然一  
室以吟咏自老所咏亦輒削去藁不傳間有一二  
傳者如答劉月川曰權門耻上書嘯傲數椽居草  
色侵荒徑槐陰蔭做廬忘縻同甑墮不繫若舟虛  
幸有高人會開樽樂自餘次馮益齋韻曰難定陰  
晴可柰何閒中歲月任蹉跎早知東海桴堪釣何  
事南宮濫入科元亮獨憐三徑菊陶朱先泛五湖  
波從來直道難容世且種心田願氣和偶感曰誰  
是百年身吾今五十六息心叔夜琴絕意鄴侯軸  
闐闐脫塵囂林泉甘隱伏惟知飽藿羹不羨餐梁  
肉聚散嘆浮漚升沉吁轉轂屏機養靜虛抱拙守  
幽獨嬰慮莫切切謀生休碌碌薄田從僕耕殘卷  
任兒讀知命乃忘憂偷閑方享福長夜秉燭遊祇  
爲流光速公之樂天知命情見乎辭大段此類後  
七十有六歲卒卒之日盥沐具衣冠危坐而逝

史砥曰甚矣哉人之不易知也以余所及見公者  
醇謹質行耳其令高平以惠和聞乃其凜凜勁氣  
至於忤權貴而不顧涉榮利而不濡遭擯斥而不  
悔若此豈非與忠愍竝烈者哉蓋余嘗聞公少時  
有鬼物見其精舍盡諸一切符水莫之能止公以  
一言告之遁去夫公之正直鬼神鑒之矣贊曰若  
樸若拙上相心折若詭若嘲山精夜逃人載其彰  
鬼司其昧不知之善爲善乃大狂瀾瀾瀾言循其  
隄隄之勿壞坎壈如飴疇謂遇嗇靡嗇厥施蟠斯  
潤斯淳德則類

桂上人傳

桂峯上人名性香邑人前諫議大夫鄰槐王公孫  
也爲人凝重寡言咲少益事博士家言一日遇異  
僧竒之曰此兒他日東海上萊牟間第一祖師也  
是將妙演三乘精闡萬法以覺此一方迷昧者以  
故桂公時時留心禪理會亦多病廼遂披緇邑東  
郭之崇寧院禮無瑕玉上人爲師掩關六載卽念  
卽修恍然如有所得事在嘉靖庚申辛酉時已而

遊京華徧探講席得賢首曹宗于曙堂曉和尚洞  
宗于大章書和尚冥契詮諦禪林推服隆慶庚午  
復歸而面壁本院者三年 今上御極之歲邑人  
太醫院吏目張公明迎之邑北靈山之麓大覺禪  
林講演大鈔諸經者又三年而是時御史中丞東  
萊劉公祐拓造卧佛寺適成四方名僧來觀者以  
千計中丞雅聞上人名則延之爲諸僧講說楞嚴  
百日而畢蓋上人之名動海內自此日益熾四方  
學人匍匐扣請者亦日益多而師亦惻然以覺悟

羣迷爲已責其言曰吾視吾與空等視人與吾等  
成法破法皆名涅槃大智大癡通爲般若無明真  
如同是菩提戒定貪瞋俱是梵行地獄天宮皆爲  
淨土飛走羽族總證佛道一切煩惱覺卽解脫師  
之至誠委曲引人覺路大段如其所言云師所居  
寺去市不數武諸檀越布金間有積羨輒聽足不者  
貸去而不問其償不或隨時市穀來舂如其直而  
出附近之民賴之其授弟子有法晨昏鍾鼓嚴于  
刻漏一夜有婦女見夢于師者跪且泣曰願師遲

言表會集 卷之三 二百六  
曉鐘以活我且曰張三主人已困我矣我兒未覩  
天日惟師憐之如此者凡再師不能復寐趣使人  
視張三家則牝豕在縛將俟鍾鳴時宰之使者遽  
稱師命釋豕甫釋而生子十餘在地矣市人服從  
師化雖暗室屋漏匹婦孺子一聞其言罔有不敬  
信者其在市雖殊輻輳之人囂凌誅詬之聲日有  
罔敢及于其戶也明從弟茂才蔭川先生嘗問于  
予曰世之治人者禮樂旣備刑政旣具術止矣而  
禮樂有所不化刑政有所不威若人者慈悲其心  
空虛其說其高不可犯索不可撓使閭閻鄉曲愚  
夫愚婦旣奔走悅服之不遑而雖武斷豪斂謀夫  
俠客亦怵怵然有所斂而不敢肆也是遵何道哉  
毋亦今之禮樂刑政第其具而若人之所用其意  
也歟予曰此非予之所能知也異日蔭川君復以  
其言質之桂公桂公咲而不答戊子巳丑間憇上  
人清駐錫勞山以吏目公故嘗一過師寺相見如  
舊交于時瑄人有以大內之命賜于憇公者師  
意頗不以爲然間謂人曰吾將投足于無畏之塗



浴身乎不波之沼其後十年許乙未 天子以人  
言怒慙公多受 帑金下其事大司寇師爲左則  
又爲之申辯曰夫僧寄其身于十方無拒施之理  
且受 國金爲 國祝祐僧本分事也蕭然行脚  
豈有賴焉司寇以聞 天子爲之霽威事得解當  
是時也人謂師神氣安閒詞旨慷慨刑辟在前卓  
爾不亂以爲非養者定不能其歲八月師歸又六年  
壬寅某月日預戒行者具沐浴更衣端坐而化其  
弟子某等若干人奉之以爲本寺第一祖師竟符  
少時異僧之說周如砥曰吾交桂上人以中丞黃  
梓山嘉善中丞每稱師善詩以爲詩名滿都下後  
予訪師師出所作示予却殷殷求正也而歆然如  
未有知識者又數年訪之更不言詩矣吾以是測  
師于心性其必有日悟日新者耶正詮與外業固  
自相爲消長也後將有繼師而興起于斯者請以  
斯言質之

墓表

故卽墨令壽庵只公墓表

士人涉世宜何從哉容與追韋樸茂近矯欽吳殆  
諂矜廉鄰亢然則彼皆非與道平而已矣有自盡  
而無溢出辟之水然易曰坎不盈祗既平夫弗平  
坎平加焉盈君子之所尚可知已是以哀其多益  
其寡無虧闕于內而浸淫于外謂之平施故我龔  
我恂適得我分而龔必使一世悅之恂必使一世  
高之其毋乃溢而之彼耶溢而之彼者道之所不  
載也而世之所悅焉高焉者也此則韋諂矯亢之  
所以接迹于世也於乎持平常之道涉世末流欲

信志難矣內丘只壽庵先生曩令卽墨余得師事  
之蓋冲夷悃欵有先民之遺風焉余每憶其八如  
景星慶雲卽匹夫孺子罔弗快觀而所至如方枘  
圓鑿之不相入也殊不得其故已而惟之蓋其平  
也所以齟齬於時者也先生爲卽墨時墨故有魚  
鹽之稅稅額登計簿者歲不過什二三而其七八  
以奉邑大夫有從來矣又負郭供什物鄉社之長  
分番而職支應人雖苦安焉不徵發而集以爲例  
也先生至一切議罷俸金之外不入一錢比人覲

蕭然琴鶴邑懼失先生爭獻遺佐費筐筥玄纁道  
路相望先生畧不顧然而上未有知其廉者其爲  
治主愷悌賤操切嘔喻勞俸殆無虛日獨於敗羣  
之醜不少假借邑大俠孫江者嘗陰結數郡亡賴竊  
直指使者權毒螫善類有司卽心知莫敢誰何先  
生以計捕之卽口斃之曾亡何而鄉貴人之書盈  
几案矣當是時稍緩則法不得行也迅雷之擊鷙  
鳥之搏當者失措焉累歲大憝一朝而清民是用  
又安臥乃帖席然而上未有知其擔當且未有知

其撫字者其與人自二三僚友下逮邑縉紳父老  
暨諸章甫逢掖士恭恭如不足斌斌然質有其文  
也不無降殺罔不祇肅然而卒以禮節失上官驩  
下其考率此三者其故不可得而詰也維是掖邑  
令盧公頗與先生志合顧盧公徃徃對吏胥而粥  
敝衣冠而謁上時或引賓客入臥內徧歷周覽示  
篋笥虛無積而甌粟材足備晨炊先生無是也豈  
所謂威也清畏人不知質也清畏人知之者耶然  
則必欲先生飾貌悃悞之表以爲治而別出擎蹠

之外以爲禮也先生有死不能矣先生旣以下考得臨洮授于是忻然之臨洮旣而改 趙府授則又忻然之 趙府一時知者咸爲先生屈且勸勿徃先生殊自若以爲 君實命之又何擇焉故雖摧折之餘雅志愈益卓在臨洮力任風教與多士以清修之誼相淬底其攝洮岷諸儲出納惟允士飽于餉而官富于蓄本之躬無鎗銖之垢吏人畏之兢兢奉約束以故多贏餘云而忌者之郤遂開于此 潘府之命下矣方其與忌者郤也客有以

易轍勸先生者曰君忘萊子之覆乎先生曰客徒欲易吾轍而不知泥滓之衢將污吾軫也夫易或兩失不易得一吾姑潔吾軫焉是時 趙府稱賢王能好士先生得之甚喜曰爲董江都不亦可乎至則所好皆梯突滑稽爲容悅者也以是棄官歸而優游林下者餘二十年茅茨沙田靡加于舊而悠然自得出有桑麻之交入有琴書之娛竿牘請託無聞焉初先生舉孝廉于鄉家食者亦且二十年邑令郡伯不得識其面會濰之劉白公爲順德

加意物色之號曰空谷士蓋終先生之身所稱知已者白公一人而已豈不以平之故哉凡物平易故無竒平淡故無味而道常在焉是以先生不矯不亢如矩斯方不韋不諂如園斯轉其委蛇下僚庫秩之間而風凌廉隅凜不可奪是何等人物也惜哉白公之不及見之也而末學表之山頽木萎之悲其曷能已先生諱好仁字子任壽菴其號先世之可考者曾大父參大父端父強皆以農世其業發家文學自先生先生配程繼董而子男女各三人皆程出男曰守魯守愚守謙魯愚俱庠生也愚卽與余同硯席者女一適邑人王繼禎一適庠生王用良一適任邑承差穆孔授而魯娶某氏生庠生慎行及慎術愚娶某氏生慎徽是爲孫三人慎行娶某氏生紹光紹祚爲曾孫二人先生以萬曆癸巳十月十有八日卒得年七十有三其歲閏十一月十日與程合葬備書之以俟千古之下弔先生者考焉

神道碑

言身集 卷之三  
贈禮部右侍郎于公合葬神道碑銘

古今人才一也古之所謂才者用之國今之所謂才者未必用之國非國之不用而士之不能自用也古謂四十爲彊仕仕繫之彊豈不以天位天職之難勝欲及時也與哉而成周時甘棠之伯羔羊之大夫各以盡職爲榮交無所羨之是以士之才畢于國國亦賴士之用士習之敝也名慕其所不如職委于其所不敢專自其爲俊造業已兢兢然不升之司馬不止有白首矻矻者矣迨夫神氣索

然不任鉛槧而後去而之郡國郡國何賴焉其有欲乘時自見者又或賈智巧之餘苴資格之缺闕矻工而職業蔑如也總之不善用其才者人之聰明才識止此耳始凋耗于篆刻繼竭蹶于迎合其所爲國家用者有幾國家若之何不稱乏才也而世方謂制科之豔人能使人老死而不休資品之限人能使人拘攣觀望而不得竟其志嗚呼母亦人自豔之自限之與益習使然也然則非洵振古豪傑超然流俗之外亦惡能逸世羅以振采冒

塵瑕而表璞俾格不制才功足見志者乎則冊川  
于公是已按公諱玘字子珍冊川其別號也生而  
穎甫十歲爲邑劉中丞公所賞識呼之曰神童子  
十三試于學使者屈其耦輒復與列郡士雜試輒  
復屈列郡士學使者大奇之廩焉名奕奕滿齊魯  
間矣戊子領鄉書時方弱冠凡五上南宮年才在  
壯彊之間而公已倦遊慨然就銓曹曰天生我才  
直魚蠹羔鴈之已哉吾不能舍張嘉貞而爲馮唐  
燭之武也君子是以知公之必克有樹也旣領許

州以爲許俗多訟蓋舞文吏有所出入之故爲手  
傳爰書授吏吏人人服不敢動訟獄頓息而屬邑  
及諸旁邑之疑獄雲集矣公隨至隨剖案無留牘  
焉諸以訟來者徃徃不問館舍而去先是許城惡  
有藪苟幸旦夕曰誰能爲東門之督城以故惡甚  
公至大懼生戎心亟請當道爲之崇墉層隄深其  
隍而注之潁水許是以免于師寇之難公一日政  
事之暇詢一父老曰爾隄古許昌地漢壽亭侯所  
別曹操處也侯跡有存者否曰無之所有受禪臺

遺址不祠在焉公曰嘻此漢賊也使我生同其時當手刃之以謝漢天子而尚饜我封壤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自爲文數其罪掎之沈諸河而以其祠祀漢壽亭侯臨穎杜給事者橫前後所謀殺數十人縣官不能問御史臺移檄捕焉拒以兵屬公圖之公盡罷前所遣往捕吏者而遺之言開示禍福杜卽日自詣吏當是時不有公杜幾禍其族株連蔓引亂未可旬日息御史臺之威亦少損矣居二歲以內艱歸服闋補陝之靜寧是歲靜寧饑死者枕籍公馳請賑之不可公曰此何等時也必更請民且無噍類毋寧忍數百萬人辟衡命之咎乎有死不能于是以便宜發倉廩而上言臺省待罪民賴以活無不尸而祝之者惟臺省亦更相與賢公也三年遷平涼府同知平涼卽靜寧大府而韓王分封其地宗人故不法睥睨守丞時時直入坐與語因之議其後公攝府宗人復來公延而坐之東偏曰諸君知郡事乎召吏以訟者前對客決之盈几之牘瞬息立盡則舉手謝客曰無事矣可共



諸君語也客自是憚公才無復至者而諸庶宗多困會藩祿不時羣而執劓囚之三日諸宗殆數十百人既合不能復散人情洶洶公徐往謂之曰壯哉王孫能苦天子吏如此耶一長年者遽呼曰于公來矣皆惶恐遁去公亦尋以祿給之亡何禽王門下客高良良嘗竊清平萬安二苑地獻之王而假王威福以暴于閭民者也平居雄山谷急則淵藪王城中莫可誰何公托以行部單車入山谷山谷之人訟良公佯怒曰若安得爲妄言二苑地一夫能有之耶笞之良聞殊自喜謁公公已前戒吏士至則縛之而良徒有露刃遮谷口謀篡取良者公卻車諭之曰臯人止良耳爾等往者第爲良所脅無臯今奈何自爲臯衆投刃而走遂出王田還圍民居平涼三年自督府御史臺以及司道茂不重公者最疏十餘上且表公守慶陽府而公自服官以來遇事殫精及是見白髮遽上書請老不待報而歸時公叔子慎言舉于鄉之歲也公自鄙亂知名壯年謝貢舉見二毛而解政生平英華悉效于

國仕止守相然一意營職業下不事俛眉而上不  
虞掣肘也才無漏矣嗚呼士方挾策蜚譽軼于淵  
竒析圭受事詘于尺寸豈才之罪哉此公所以不  
可及也公生正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嘉靖壬  
戌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七萬曆丁亥以公季  
子今大宗伯前纂修會典功贈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配劉贈淑人淑人卽劉中丞所撫  
其兄戶部郎東溪公之女向識公于童子時妻之  
者而叅政黃石公之孫女也家世貴顯然能椎布

操作以盡婦道諳孝經列女傳大義時稱引占諶  
於公前於公箴有裨焉而撫公之孤猶子不異已  
子尤其大厚風教者子男五長慎動儒士次慎思  
太學生次慎言壬子舉人次卽大宗伯次慎由邑  
諸生娶皆名族女二一適侯大將軍之冑一適李  
文蘭孫男若而人女若而人詳前殷少保公所爲  
誌中或曰公之文蓋洋洋表東海哉高第若其所  
固有而不待崎嶇郡國六七年膺仕旦暮矣志浩  
乎不可挽也而高第膺仕竟亦出于其後之人天

留之耶非也吾以伊尹所稱天生斯民之意推之  
天之生才或者欲其有所用之也而眉山氏謂人  
臣者必有所厚施于國夫然後其子若孫能與守  
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厚施云者非必博而濟  
之之謂而罄其有而施之之謂也公之才可謂有  
所用之矣其營職業可謂不遺餘力矣公而不私  
天之道也疏逖自盡使國家陰受其賜而不知鬼  
神之所福也繇此言之天之所以福于氏而昌大  
其後者寧有涯哉是爲銘

於維

肅皇應運中興瘳心民瘼後又用登

承麻宣懿茂宰雲從疇其赫赫有美于公維公夙  
慙絕類離倫天聰天明捷焉如神 天子賓賢適  
逢盛美蔚彼明經乘時崛起 天子曰咨我人我  
稷爾往撫之欽哉無斁公曰治古民亡歎聲道匪  
遠而訟理政平鼠殞其牙虎摧於市竇室穴塞人  
歌怙恃崇墉連雲層坻若山澗水湯湯環流其間  
於保障哉于素不愆蠢爾蝨賊孰余敢于粵昔申  
屠戮操於鬼公禱其子英風一揆滯斥忠作曰惟

其義千載激揚凜有生氣睚眦者誰鄉曲之豪片  
言尺組罔我逋逃大祲爲祟炊骨徬徨齊棠汲節  
起什及僵名都大藩燦燦王孫談笑相對庭無糾  
紛不色不聲重圍立剖匪雷匪霆城狐授首車轍  
所至盎然如春去而見思廟貌維新維 帝念功  
丹屏晝開金塊璽書優徵其來公曰已矣各適其  
會萬鍾弗顧一辭而退公身在野公澤在民天之  
監之垂祚後昆 朝有秩宗公訓是式煥乎 綸  
褒于茲三錫三錫之章賁于九原未艾之祉抑何

復蕃天無爽報亦無私親勒銘貞石以勸人臣

行狀

陝西叅政靜宇劉公行狀

山東巳卯之役士以同胞竝舉者二博平氏與余  
及余弟季臯是也自余弟季臯蚤世余每望見博  
平兄弟心輒痛而庚子冬十一月忽聞博平次公  
定甫君之變嗟定甫乎去而逐吾季臯弟遊乎拭  
淚之餘則又不暇自痛而竊爲長公敬甫君痛也  
亡何敬甫君以淮守入覲冒禁例過余相顧欷歔

者久之因謂余曰丈知余弟其爲弟狀噫余何足  
知次公然而知長公之痛者無如余也於是卽長  
公所述次公生平狀焉公之先蓋萊之膠州人余  
同郡云徙博自 國初始也凡五傳而至省祭公  
尚德是爲公父以公貴 封兵部武選清吏司主  
事及公中憲時沒誌載其家世爲詳故茲不具述  
初封公娶李安人生公兄弟公之生也安人夢有  
天神者召至庭下給以二異爪覺而生公公在抱  
性卽與凡兒殊九歲善屬文十五而補博士弟子  
員試輒高等二十四歲己卯舉于鄉癸未成進上  
改翰林院庶吉士乙酉授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當其讀書中秘也私謂長公曰弟乃今知嚮者之  
不善讀書也經術經世務獨奈何口耳用之故其  
在武選務勾簡參稽以佐主者比滿 封其二尊  
雖循令甲厥功茂矣嘗一奉 命餉師遼左當是  
時債帥競腴削士鮮宿飽公以爲本原之地實先  
濁亂何弁之尤則悉以所賚帑金數十萬委之主  
兵使者并其交際恒儀却焉益風之也歸而轉職

方員外郎明年轉武庫郎諸大小僚索薪馬之需則武庫是司公爲總括出入斟酌機宜條畫行之以故吏胥亡所用乾沒而儲常有餘時與同事今問貳渭南南公益兩相重焉壬辰擢湖廣按察司副使分巡上湖南道其歲以外艱歸乙未起原官備兵汝南汝南故九塞之一人性躁勁俗剽輕易怒乘以大侵采摧迫之盜賊蜂蠡起公至則撫饑者諭民之父兄親戚使各召還其子弟之從璫人者夫然後練良家子檄材官捕賊賊不崇朝散去而所部屯田籍久湮滅墾者率爲豪強所有無稅稅迺在愚弱日未嘗識疆界之家公爲之巡行阡陌取無稅之田以還稅者而田饒稅更減少墾迺日衆民用歌樂無不尸祝公者矣已而天子用廷臣議推擇諸內地藩臬之表表者出佐邊方之急公以才當鎮寧武軍業已趣裝就道汝父老遮道請留者以萬計車不可前亟指使姚公上狀詔始爲百姓留之公在汝凡三年方上績天官未及奏而有叅藩秦州之命先是治秦州者以其

民多獷悍猶有疆秦之遺風也一切以搏擊從事  
民亦徃徃瞋目公獨爲之厚其優卹而第先後之  
以法民感且畏兢兢奉約束有鞭朴之所不能得  
者其治軍亦率以撫循爲本務期年間凡修城樓  
之圯者四墩堡千器械精利士馬飽騰備禦爲諸  
邊最然公固有以爲之所矣久之軍聲益振天驕  
無敢倚垣而窺者公因觀兵蘭固以彰 國威花  
馬池之防輕裘緩帶臨關絕漠土人咸相視吐舌  
謂從來未巡所未至也而公亦以是病旣竣事而  
旋適關人據州治凌厲官民箠楚叫號之聲日聞  
于耳公慨然執法說之不聽因竊嘆曰吾爲

天子方面臣而坐視元元塗炭不能効一言謂職  
守何野謀之不獲吾其于 朝乎乃請之當事得  
以 薦壽節入賀時暑甚公疾益力然兼程抵里  
一覲李安人廼行或有勸之遂留以便調攝者公  
曰吾豈爲養病來耶比入而卒事方擬疏闕雲以  
聞而疾已憊亦會中外采權之章悉寢不報公復  
嘆曰不意時事至此飲憤出都門去疾遂不起垂

言苑餘集 卷之三  
絕之際戒妻孥勿作兒女子泣惟伏枕頓首李安人曰人生分定兒死何恨所恨進不能報 明主退不能報老親耳而是時長公在淮當公 賈捧時馳醫視之報以勿慮長公固知其寬已也然而藉 覲過臻卒以弗訣豈不痛哉公卒之前六日時正昧爽李安人親見二豎子手持紅帖跪請云三世貶封惡乎不可就問之不見嗟乎公以神命而來以禮請而去自昔大賢生也不偶信矣夫公讀書不務強記大旨所存則精研沉想斷于可行

遇有敘述會文切理絕無支蔓然輒削其藁以故篇章無傳者尤不喜吟咏嘗曰策勛濟時是謂真儒不然者腐蓋其所蓄積然也余因是反覆公生平觀之庶幾哉得儒之實者乎夫其奮石渠天祿間以文學發家而卒顯功名于戎馬之郊儻所稱兼才非耶則經術經世務之一驗哉或謂公三歷睢鳩再憲臬臺一控西域大都潔躬饗士要于詰戎而止循循無他竒激昂之夫或求多焉噫豈深知益公至噀劉之逆幾以羊羹禍國家而後知循循



者之果非無奇也若其馳驅深入風霜之節凜然其爲民請命雖曰弗果亦足以明其死而後已之心矣而屬纊不亂君親之外罔及其私尤非養定弗能者忠孝之忱憂勤之志直令千載聞之猶有生氣於戲卓哉公生于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初八日卒於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得年四十五歲配謝氏封安人男三一炳孖聘舉人劉燦女一炳順一可愛俱謝出女三一許聘同知桑自省子二幼俱側室出

### 浙江叅政鳳城吳公行狀

公巳卯與予丙戌與余弟皆同舉巳丑公弟與予亦同舉又同處中秘者三年壬辰公復與余弟並爲水部官以故予知公甚深公沒公弟方備兵固原聞之棄官歸歸則馳書予請狀予而旣辱知公矣其焉辭公諱鴻洙字文衢濟之萊蕪人天順間有諱江者以孝廉諭鹽山人號之曰吳夫子今配享先師廟其四世祖也江生廩生夢弼甚敏蚤世夢弼生善繼有吳佛之號爲其慈仁樂施與云善

繼生封中憲大夫前榮河令來朝是生公公生而  
穎十歲能文章與試大爲其邑令傳所賞期以國  
器而邑自天順己卯六十年來鄉書虛無人甲榜  
二百年無人焉自是以多自竊無遠志公崛起獨  
留心經濟之學父子兄弟間自相師友文日益宏  
肆萬曆己卯春藩叅周公思穆巡歷抵邑登明倫  
堂觀講講而大善公謂博士曰邑前此無捷者無  
此子耳旣而閱墉竟曰是矣墉固鳳形也首昂翼  
舉而尾下垂非飛鳴之象遽命有司增築其北墉

尺是科公捷益公號鳳城若或兆之丙戌成進士  
授工部屯田司主事己遷營繕司員外郎己又遷  
都水司郎中先後督天壽及西山及重城凡三  
大工凡工雖董以部臣璫人實陰柄之窟穴其中  
先是董者惜璫人體貌諸需額不堅言裁節所估  
率一費而什浮比作之漫無約束役十不一抵靡  
金錢無筭公善駕馭遇此屬未嘗不嘲笑驩謔至  
於羸縮出入之際毫不以假而程督惟時與嚴私  
家之役弗殊用是額約而素不愆省水衡錢以數

十萬計辛卯副典蜀試受命之日慨然曰庶其得子雲相如眉山氏之流以報主乎故是科川中得人爲盛公守工署七年而擢浙少叅當公負外時有修重城功于例得晉爵一級郎署七年例得晉二級焉會公弟吏給有所論列當事者啣而遷怒竟從工功例轉公時蓋有郡別駕被言謫司理者及公轉或爲之語曰惡吏被謫虎傅翼老郎有功蛇添足謂以功顛失公故物也公畧不意滯旣之浙職主運米運米苦徵及曝不宿而兌者自爲

便弊端乃蝟公儲豫其期米一如其樣米兌親卽水次覈焉竄匿交無所容之運事以濟而是時島夷不供犯我東屬國竝海震動浙則寧波一帶尤亟撫臣王公汝訓雅知公疏請徙公憲使備兵其地事在甲午二月時寇入鮮已深矣廟議洵洵競言封貢貢將道寧波公聞上疏力爭大畧曰夫倭狗也瘞而噬肉之滋甚不如殪之無生後憂且盜寧垣禦之而室納之乎又遺書其同年友職方郎董公屬之主持貢議是寢而本兵東封疏職

方亦遂抗不署名雖其卓節自不可奪然公發之矣厥後封使幾被執我改局而大進兵寇廼遁公言卒驗公駐寧三年鼓舞訓練士赴敵如飴汎窮洋逆濤如履平陸民倚之如泰山議者咸謂東南一隅可幸無事于是丁酉七月移公備岢嵐

命未下民間者無不扶老攜幼相與履公之庭留公哭聲震天地撫臣劉公元霖以聞且請止公而益之秩大叅報可從民望也戊戌自浙入賀賀禮成以便道歸省且發謂餞者曰予兄齒彊仕矣

徒以兩弟遊留侍乃予子晞叨博一第此一歸也予將以予子晞脫予以予脫予兄或者予親其予許也歸月餘方宴客談咲甚驩忽瞑目若假寐狀呼之不應第以手拂其鬚息漸以細俄而卒卒之日爲萬曆戊戌十月十九日前一夕有邑叟某夢車馬騶從自公門填溢街巷詢之曰上帝遣迎某大人者也覺而語人咸訝之明日有公之變吁異矣公修備孝友自性量汪洋不可測菲于自奉曰非儉不欲殄天物故雖垢衣敝履不棄獨于親時

有綺縠之供遇都中所鬻奇書佳紙筆未嘗不市以遺國子君也與人處悃欵備至而其中介如有以自操當官卽權有力及素所暱就請乞無入焉居鄉自夷于耦若忘其爲尊貴人者生平于書靡所不窺尤酷嗜左氏傳紫陽綱目故事至輒劃然理解志雅慕韓魏公之爲人亦頗以其事業自許朝紳亦悉以公輔望之而志不克竟惜哉公生于嘉靖丁巳四月五日距卒得年四十有二

伯弟工部主事叔音暨配張孺人行狀

公諱如綸字叔音別號少東以公父贈君孝敏先生號陵東故也公考妣并其以前家世見今東宮講官詹事唐抑所先生所爲公考妣誌語中公生而穎性孝友沉毅寡言笑十餘歲時與從兄今中允君從弟春元君去所居村落讀書于邑輒自相師友其昆弟之受餼于庠捷鄉書登第公率先一鞭登第之年是爲萬曆丙戌其年六月授襄陽尹尹襄陽六年辛卯九月行取至京壬辰三月授工部都水司主事初公爲襄陽未月直指甘紫亭公

按襄謁問卽訊以錢穀收解之數襄稅故夥卽對牘而誦不可以口而公隨問應答某項如干某項如干直指以爲不應其敏若是因而質諸案間牘毫無舛者襄稅以其夥也豪者率攬下戶稅石合之以輸謬謂合而輸大較不爽數翦截易清其實所輸非輸者有及官督責取盈則仍罔諸下戶以故下戶之苦益無所控籲公一日出執一農家子于塗問之曰爾佃地幾何曰如干稅幾何曰不知也胡以不知曰稅額無定隨所徵爲多少是不可

知公是以作履畝均稅人票而人輸之之法蓋襄是時萬口歡呼若更生也安其法志今襄故有大竊可五十許人晝則往來廛市如齊民夜則竊襄有蓋藏之家無不苦之而憚其人衆不敢發又此輩通于衙役以故歷數十年公至適一富族子爲令史潛狀告公公陽若不省者而其夜密踪跡之以二壯役于是明日甫升堂二役引數十人入見公問何人役曰卽所踪跡某某也公計以爲賊壯一家矣非有繫繫群而置諸几前意在恐我

而因以賄之耳則謬曰豈有身爲盜而一呼卽至者乎且若皆非盜形也是必言者妄耳議以因良民罪罪言者而令數十人者起候于外甫起果有所遺米帖在地公復謬曰良民蒙讎可與遂雪之視其出稍遠則傳語曰暫行寄監以俟處分而亟論諸被盜之家徃認贓物遣役借焉至則無不各得所喪者于是未獲之盜是散寄監者遂無復飾詞第曰令君福逼我自來送死耳公又計以爲二壯役之罪胡可不治第一治則左右皆疑府事難

中輟不如因而用之乃行獲賊之賞首令史次二壯役曰賞爾之有心機誘賊使自來也于是左右咸推索諸所未獲賊無一脫者初襄有窶人子妾其女于豪家者豪故多不法先是已斃一妾瘞之其室後荒園中窶女之妾也三月而失之豪爲訊諸其父母其父母曰此殺吾女矣訟焉展轉二三年不結則指其荒園瘞處爲瘞女之所官爲掘之果得朽骨一具豪旣未卜窶女之生死慮言前妾且罪以二命而豪嘗喪一十餘歲子焚而投之江

無瘞處則詭言此所得卽其骨也且言時痛子不  
恐外殯故厝之此官亦兩疑焉前後經讞官驗骨  
辨男女者又三年結局無日至是直指使以公前  
對錢穀之敏也令治此獄寔人與其豪皆隨牘而  
至號于堂下公皆不之顧謬曰前官安在而溷我  
爲命閣其牘置兩人于獄而寔人訟者法得不獄  
公曰此人健訟不獄彼必以不聽訟訟我爲我取  
其兩鄰人保去鄰至因問之曰彼有子弟乎得無  
向有能訟者乎鄰曰彼止一子僅十歲許向來外

出昨晚始回未能訟也公謬令之出曰彼父子但  
有訟者治汝兩人罪而遣一幹役驟持其子來故  
令一役卽堂下嚇之曰適汝鄰人揭汝一向在外  
作盜汝小何能盜第言向在某處卽免汝矣其子  
遽曰向在吾姊家耳于是鄉其子連夜以往果得  
其姊所在而累年之訟解蓋寔人卽其女逃歸之  
夜載而送諸隔江某家某家亦嘗欲寔人女故寔  
人識之也公之明斷不可欺多此類其自襄內召  
也道經濟水是時當路有家濟水者公以爲嫌會



日暮僕夫請休舍公竟不顧驅車出境外十餘里野宿而去比至都部謁部有欲傾楚之學憲某者業有成說以公新至自楚質之公固稱其孤立行一意守不可撓大拂問者意乃謂是執拗相類者黨之也其濟水家復佐以曾宿其地行李纍纍之說公遂隸名冬官下矣而又不卽補日清坐邸舍中無所事事時辛卯十有二月也諸舉子之計偕春官者咸集聚談間輒各及其鄉所收錄士某以賄得某以宦私言歷可據聞者髮指公曰宜當事者之不置我于司言列也我安能爲此默默者乎于是乎有請行覆試之疏疏下所疏舉子有迫覆試期逝去者得旨削逝去者籍一時公論快焉朝鮮自辛卯春疏日本將犯天朝大司馬議發兵轉餉逆戰于朝鮮之東境而兵餉苦乏議滋煩公疏之畧曰夫中國之有屬藩也將以屬藩衛中國非以中國衛屬藩也今島奴匪茹其果假道以入犯中國乎抑以小國而自相侵奪乎如其犯中國也鮮雖弱小亦宜挺而鷄肋奮而螳臂以明捍頭

目衛父兄之義如其自侵奪也則宜審已量力不可以勝則和毋挑釁以滋中國之擾可以勝則戰毋甘北以貽中國之羞其求和而不聽竭力而不勝夫然後不得已以鷓蚌之持望我以漁人之功則我乘倭敝力寡而功多我因彼勢兵震而威遠矣計不出此而直來請兵兵出則我之屬國不出則折而入于倭是以兵卜也謂宜降勅切諭責令自強何議兵議餉之焚焚乎疏入不報而時方將大計楚撫臣澹泉裴公果疏其學憲以備採察然

不過曰性大嚴而法近苛士不可堪又曰當其臨襄襄陽周令乘便微言冀爲襄士少寬假反逢其怒凌之已甚人以是益知公益遭凌于其學憲者也嚮者部對之說其猶捐私忿而秉公議有正直忠厚之風乎益相與爲公稱屈公一笑而已而爲書以謝裴公有曰生平知己得一人已足爲多世上浮言總萬狀曷能有定又曰衝劇之塗衆爲政調乏羊羹曖昧之室鬼有言照須犀燭人或傳誦其語當事者益忌又所疏衆舉子家無不側目公

亦自知不免補官後卽以病請于大司空見臺曾  
公願暫辭專委過明年春而後受事明年春公竟  
以浮躁考也考之之次日卽發爲明妃曲四首貽  
諸知己曰有旨明朝出漢宮燈前偷拭淚痕紅花  
開花落尋常事不悔當時忤畫工又從此宮粧損  
鬢鴉徘徊無意向凌花畫工畫人作何狀不召亦  
已又天涯又未央入謝太匆忙似覺君王欲斷腸  
爲語東風謾相惜生來無分到昭陽又貂帽羔裘文  
革鞵宮娥相送總相憐掖庭不謂饒知己縱老胡

塵亦鞮然厥後廷尉鄭鳴峴公入言公清褻狀甚  
悉清議大明公方嚮用而卒人遂以老胡塵爲詩  
識云公孝甚丙戌將太孺人于襄襄雖輪蹄交錯  
之區送迎不遑戴星出入然定省無一日廢以內  
召之前一年送太孺人東癸巳之左遷不左遷之  
憂而得侍太孺人之喜也甲午太孺人卒諸都下  
知己誄之以文文中甚稱公請緩東征一疏有曰  
方東師之欲出紛役華以爭戎卓都水之蚤哲羌  
覩始而鏡終疇觸藩以維谷空噬臍于衆從職方

成字江君筆也蓋當是時大司馬已悔不用公之言矣公豈漫無所見好爲出位者哉公旣終太孺人制卜東郭種樹鑿泉有終焉之志會裴澹公入貳銓部時訊公出處于公從兄中允君且謂表見樹立正此其時中允君亦以爲然書趣之來得補山西之代州同知明年以病歸卒于家初中允君兄弟三人失怙恃于嬰幼之年公父母取而子之公于時七歲輒俛首居兩兄下衣履穎楮之類咸先推與終其身怡怡如也無間言焉其讀書于邑

邑之人有相處數年不知其爲從兄弟者其友于可謂植自天性所以成其二尊人之慈者也公配張孺人萊陽耆賓張公守才女稱孺人以襄滿封也孺人雖農家女而有賢行適公三年生一女殤後竟十餘年無出孺人以爲慮請公納貳室公不從數請數不從孺人爲公納焉曰扈氏女公輒令之去又爲納姜氏女公聞之不復入室女去而後乃入也明年孺人生一子又明年生一女人以爲天實報之未必然然公之再還妾孺人之再爲公

納妾鄉評益兩難之矣公生于嘉靖壬子卒于萬曆辛丑得年五十孺人生先公一年卒後公一年得年五十有二子一人瀚娶邑舉人孫丕猷女女一人許字于丕猷子某公世居邑北之張埠塋域在焉及宦卜居于邑西門今卜兆于西門外西河之上葬將以癸卯之八月吉大君子儻不以其不足齒賜之華袞之章世世子孫其共戴之與金石共永久矣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目錄

卷之四

祭文

祭伯母

祭嶽母

壬辰祭壟

記

卽墨重修城隍廟記

重修萊州府城記



宛平縣題名記

箴

勤政勵學箴有序

銘

漢諫議大夫王公祠銘

頌

萬壽無疆頌有序

遼東殊捷恭上聖武頌有序

省躬滅莠頌有序

說

候氣說

解

周禮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解

露布

擬庚寅禦虜大捷露布

雜著

讀鹽鐵論書後

中學始肄跋

評至言昌言罪言

啓

報許閣師

報王閣師

上趙吉亭尚書

答于穀峯老師

上李九翁座師

候馮琢庵

答王忠銘先生

與邢崑田經畧

答郭明龍祭酒

答王荆石相公

書

與友人論文

與黃纘軒

與李邑令

答謝侍東

與田守道



與修生憲

答黃梓山

答謝侍東

與徐鍾嶽

與沈東霍

答陳芸窗

與陳芸窗

與尹中丞

答楊錦溪

與朱鑑塘

與張育華

答胡克寰

與劉厚吾王懷泉

與登州道尊孫郡伯徐總戎李蓬萊令宋

答孫小溪

與鄭太初

與左雲樓

與吳節菴

答劉靜臺

答邢崑田

答胡隆宇

回馬誠宇

與徐公

答畢見素

與趙裕峯

與劉景老

與李瀛洲

與丁前溪

答朱平涵

與崔蘭溪

答康侍御

與李育吾

上趙南渚

本傳一

本傳二

周季平先生青藜館集

明 卽墨周如砥季平著

門人東蒙公 啓孝與較

祭文

祭伯母

吁嗟伯母伯母聞兒言乎兒伯母所撫育之孤猶  
子如砥者也伯母撫兒兄弟妹暨兒凡四人其三  
人皆已早逝不及送母之終獨兒在此耳兒昔匍  
匐欲死母撫之生兒則生矣母今乃死母之病也

日夜嗷嗷與兒一至兒今至矣母不復起吁嗟天  
乎昊天罔極母德如天烏鳥反哺兒不如鳥兒兄  
弟早逝亦已兒今在者報亦何有生弗克養死弗  
及訣念至如刺怛焉崩絕吁嗟淒淒陰風煌煌燈  
燭輕紅輕素執悅戒塗伯母長往爰在今夕兒其  
亦猶幸而及斯夕也過斯夕也兒不得望見母靈  
號泣母側矣吁嗟伯母聞兒言乎伯母高誼勸諸  
貞石載在青史而石有所不能勒史有所不能載  
者在兒此區區之心雖在兒此心乎其天慈之憫  
到真愛之委曲卽兒亦不能自言言亦弗悉是以  
每追惟一二輒痛心酸鼻不可以口吁嗟向微伯  
母兒何但無今日填溝壑久矣兒幼櫻重疾淡食  
竟三歲麥菽米肉醯鹽之屬一入口輒犯而母時  
時市他甘美藏以啖兒助之無犯醫禁其啖兒也  
卽吾姊吾弟有不令之知者三年如一日焉母恩  
之高高於天厚厚於地兒安從測涯際乎兒幼愚  
頑其於伯弟綸稍左母叱吾弟且以慰兒久之使  
兒媿而感感而自省友愛之心隱然如萌兒每憶

此歔焉忽不知其涕之所從也兒旣就外傳去母六十里而遙其往其返母未嘗不牽兒衣大慟母豈溺愛者謂兒旣失怙恃重以孱弱一日不在側懼或失所其饑寒無適控告也蓋兒生三十年不省有家務一意於學則伯故兒病三歲瀕于死而不死母實生我母方冬澣濯手爲皴裂燈下縫紉目以早翳匪異人任兒之孽也世之人子受恩於母者無如兒之重世之爲母者劬勞憔悴無如母之苦而矧兒以猶子母以伯母也吁嗟天乎昔母有衣不自衣裁以授兒迨今裳衣設而仍虛母有食不自食持以分兒迨今肴醴陳而不御兒螻蟻之情誠切犬馬之報安罄而兒方有所託於伯母也當我母哭我父時我諸嫂繆以俗見爲解兒彷彿憶其語似謂哭夫非美事必以不思不哭堅持不動心爲貞者使我母聲不敢數發口不敢顯言沉鬱延綿晝昧以死跡其食不下咽猶強受之雖以誘兒亦似自諱故我母之殉我父志則遂矣而兒竊料其鬱儻尚未之開乎願伯母見我母時爲

道兒言此綱常大事也。已聞之聖天子且旌之矣。伯母撫育之深仁。卹孤之大義。復諾之明信。兒之母當率兒兄兄弟妹。迎而稽首。兒之不能報者。兒之母其或報之。嗚呼。

### 祭嶽母

於乎好修底行。抗廉甘寔。士流寡覲。而况婦女在。易主利厥屬。坤陰陽義。陰利儒者。亦云道與世喪。利令智昏。雖復衣冠行劣。攫金義利之辨。孰亡孰存。卓我嶽母。不求不伎。纓弁所難。笄黛所易。粵昔

先妣下從。有期諸兒姻家。咸有所遺。嶽母來省。相抱而啼。妣爲勉興。親出笥衣。親脫耳環。爰納于袖。毋泣而辭。萬卻不受。於乎於斯會也。變值垂絕。時邁昏夜。受之有名。辭之誰潔。而毋涇涇不移。隄防自設。寧使死者之目不瞑。而不使已之行誼有缺。於乎世固有乘人憤亂之際。而利其有持不堅之讓。以文其貪惜人之情。以失已匿中之慝。而汗顏于以窺。毋曷能一斑。故予每謂母斯時。斯心可質。天地可對。鬼神不奪。嬰幼不欺。死人事處。其細念

露其真冥冥匪情昭昭匪信若也須麋關西等倫  
竊用自鏡忍令泯淪且夫予仕有歲母以貧終雖  
夫東方祿薄趙壹囊空豈遂無所藉手以佐朝養姜  
桂之性崛強其恒方用操彼之虧濟此之成偕老  
鹿門以饁以耕日受汝賜斯亦已豐何虞三載相  
繼上升於乎岳父之逝執紼貽嗟嶽母之殮再阻  
京華職慙半子恩負外家追惟悼痛零淚如麻于  
以采藻于孟之涯于以酌水以象清嘉鸞迎霽日  
鶴舞丹霞母過我耶爲駐香車於乎

壬辰祭張阜先壟

維我高祖曾祖晦跡村聚胼胝奉公忠厚篤祐肆  
逮我祖德善增修式弘庭訓貽厥孫謀我父我母  
生我劬勞烏哺莫展風水空號維昔二親相繼見  
背諸孤癡愚飄飄夢寐憶父病革似欲有言兒不  
在側視不可含母訣兒時尙慮兒饑固握兒手涕  
泗交頤呱呱滿前痛割肺肝奄忽長往悲哉九原  
孝敏伯父爰恤兒孤調護撫養所生不殊父母骸  
骨伯父是安諸孤婚嫁伯父用完兒病累危延醫

生之兒知循誦延師成之于中艱難伊誰則識欲  
報深恩昊天罔極已卯之役伯父遄歸狗馬有心  
至今歔歔維我大伯經年書屋白首垂規青燈課  
讀二伯憐兒每見輒慼豆肉觴酒時分餘瀝望兒  
殷殷庶及其在日暮途遠竟不克待吁嗟季臯賢  
弟良友父母沒時汝六我九疾痛痾癢相倚爲命  
學舍薺鹽廿年與其鄉書借領孰爾坎軻藉令爾  
在家聲如何昨當已丑謬以眇末賜同進士承恩  
釋褐嗣選庶吉讀書中祕遂官翰林簡討金匱蓋  
皆祖先祚此門閥累世之積於焉渤發頃者徼惠  
持節河南得以其暇汎掃荒阡敢告新榮敢薦時  
物豈其私供莫非天祿自惟詞臣職在禁地獻納  
論思厥稱不易尚藉先靈保佑申重其旋元吉錫  
福無窮尚饗

記

卽墨重修城隍廟記

國典凡天下府州縣有城隍之處皆得祀城隍之  
神神皆有屬統屬相承所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



而顯佑之尊弁於百里也蓋自黃帝氏設爲高城  
深隍以保障社稷而捍衛人民後之君子因而義  
起于是其制大備然其始也竊以爲大地之精英  
靈爽無之非是其崇而爲城郭濬而爲溝池大地  
之氣意必有與之俱崇且濬者以司籙于杳冥而  
受命于 天子其尸伯爵之偉封而領職方之分  
寄者如是而已故世傳五月十三日爲神之誕辰  
世有絕而復甦之人亦誦浮提王誕辰甚悉而倪  
岳氏據理剖斷直以爲謬妄曰日本非人鬼安得誕  
辰其曰本非人鬼者正謂城池之靈自然之氣若  
或爲之主宰爲之役使云爾然而生死之嗣續罔  
終魂魄之代謝無已紫極丹書之府卽不可知而  
以人理揆之倘亦有如騎從超騰作上神于淮右  
泥渠玉顙促國王于遮須者乎何也天地之氣運  
而不積新故相代以成悠久理固然也又宋之寇  
萊公隋之韓擒虎二人者皆爲閻浮提王一則得  
于王克勤曹州交政之詢一則見于韓將軍柱國  
閻羅之咏互遷更代之理舉不能違之矣然則歎

山藻而快壯麗神豈其有心而崇巍峩而肅瞻仰  
人獨忘情也耶此吾於江都甯鎮邦諸人嘉其醜  
金奉公之義諒其日監若臨之心以爲是有司者  
之所褒嘉而神明者之所亟予也且夫陰與陽一  
理也羣察合而邑令操其柄衆曹協而顯佑握其  
統是故邑而有饑寒愁苦囂凌誣詬之民責在有  
司邑而有陰慝隱惡法不得加刑不及創之民責  
在顯佑邑而有讒險阻詐閃倏變幻之姦責在有  
司邑而有妖厲鬼蜮魍魎魑魅之姦責在顯佑不  
寧惟是幽明之倪也神人之宰也明者待見而見  
而幽者常見于未見之先人者待爲而爲而神者  
常爲于無爲之始故夫民隱阻而告公從其上帝  
之奏先之矣銖兩之奸細而求必獲其誠神之機  
啟之矣善政易泯而上必聞其誠應之妙通之矣  
旱麓之詩曰清酒旣載騂牲旣備以享以祀而終  
之曰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蓋惟神有感通之德故  
能使人以騂酒致享亦惟君子有豈弟之德故能  
使神以景福致勞也是歲爲萬曆甲辰蜀李瀛洲

父母之爲卽墨方期月之時也而廟之修葺適成予之記此良重有感焉神人畢新幽明咸理倘惟此時爲然乎是役也起庚子春三月訖甲辰夏五月殿易其傾圮寢新其污壞兩廊諸司拓爲十二楹凡楹之間各爲門門各爲扁額司其上而此外爲隸卒房二區二門之外東西爲土地鬼王廟二區焉首其事者予戚生員江都邑人甯鎮邦也

重修萊州府城記

萊舊城築于洪武辛亥迨今蓋二百有餘禩云萬曆壬辰海寇寇高麗久之氛益惡並海戒嚴攻築之議用興事在丙申丁酉間始其事者兵憲金壇于公郡大夫南城王公也亡何二公輒相繼去繼王公而守者曰冀州石公亦不數月憂去工幾中輟戊戌天子念萊股肱郡特勅儀真盛公備兵其地而已亥命推擇諸郎曹之有經濟才者出守萊得永新龍公龍公之至爲是歲十有一月時東事業已告捷凱旋矣衆見以爲役屬得已志稍稍懈而薦沴乘之戍人枵腹修營之需一亡所

恃故于時議已者半初倭之遁也或以爲我實賄  
之去且復來來必不于故道萊牟之間亡寧日矣  
舊已夷而新弗營何異延寇于是議築者亦半龍  
公曰是皆不然吾聞清風至而城郭不修入其國  
者有以觀政吾飭政爾寧小醜來不來之間且非  
常之原也已倪弗因再始滋難弗智澤門之謳我  
則辟之而以其勞然遺後之人弗仁利九弗圖害  
一是怵弗斷夫歲則信稔吾將以此修揀焉旅戍  
萊而食萊食等耳與坐而食毋寧以役其築也遂  
以其言請諸盛公盛公曰吾意也力主其議以聽  
公自爲經營公於是首列地方水旱狀以聞獲  
減郡租什二而緩征平糶發廩勸分諸政一切瀝  
心血從事民喁然以蘇于是則又取諸浮淫之蠹  
冗羨之耗悉以二簋法裁之其它積逋之迫離稅  
之苛采權之噬雖復移檄稱旨日相劾午而不  
難以其意爲調停身爲翼蔽于以免元元于魚肉  
民是以翕然而歸命也于是則又下清滯之令而  
吏治簡嚴委署之禁而儒職重優固窮之卹而士

節恬開自新之路而民頑化蓋下車不踰月而政  
與俗交安于不擾官有暇日上下內外罔弗孚也  
夫然後命執事者括墉四面概揆橫亘而以其未  
築當其已築得其爲十倍者二及還以已築之費  
籌未築之儲二十而計之未有一公曰是易耳  
以白盛公盛公曰是易耳二公因各以一歲俸金  
爲捐郡貳而下無弗捐者已而士夫割貲屬邑效  
義輸者踴躍獻者絡繹而公度所入已及三萬七  
千金有奇蓋於前所慮二十倍之額僅僅駢遽止  
之曰已矣是已足矣爰謂某官曰此莫非官祿民  
膏也爾其司出納有覈無漏謂某官曰木石甃堊  
之事爾爲政無草惡無苦窳謂某官曰爾其畫地  
以專作者省試視成毋瑕而不堅以爲舊貫蓋謂  
某官曰爾其司轉運南山之石河濱之陶常使待  
用而毋使用者待之乃有攸濟旣又申之曰各敬  
爾事夙夜罔或不懋以臻厥成時惟爾功不者亦  
惟是爾執其咎蓋經始于某年月日落成于某年  
月日城計圍一千四百七十六丈九尺高三丈五

尺濶貳丈而是時所修實圍一千四百一十五丈六尺趾以貞珉如山之有麓確甃直上聳擢而壁立如削其中堅而外錚錚又如出金鑊之鎔鑄金城也哉城之上爲大樓四于門小樓四于隅門隅之間每若干步爲一鋪鋪合廿有四城之下周池成淵其廣七丈池之外繚以鄂垣柵之其圍如其城之數其重門皆被以鐵門內外又別有周廬以資巡警城大小各四樓之外又別有戍樓八以防不虞藺石渠答莫不畢具而貌 玄武于定海如

故事剖景陽一面東西二樓祀

文昌

武安之

神制迺大備然是時金羨者尚以千百計公因偕二三僚友命駕而登周覽稱善乃北顧神京肅然如有所對越者曰戶牖之綢皇圖之鞏封疆小臣乃今幸免于戾矣乃西眺浮柔之故虛東望島夷之京觀曰姦宄蠻夷尚猶有生心者乎將如此湯湯者何旣乃南睇膠水又南睇卽墨悵然者久之曰二城其猶足志古道哉穀梁氏曰其民足以滿城而八萬來歸匪城則廣子輿氏曰築斯城也與

民守之而三年不拔匪城則完然則古今所重蓋可想矣凡我僚采尚得恃垣墉而忽閭閻之下君子曰甚矣龍大夫之善言保障也方其城城弗城之亟城既城矣弗城之恃蓋觀察盛公之所以屏翰一方其道亦若此也率是也萊民其有藉乎予是以并記其言以詔來者于公王公在民之政亦因可考焉

### 宛平縣題名記

宛舊無題名有之自邑令定襄薄侯世祐始也于時爲嘉靖己酉翰簡高平郭公鑿實記之所載自洪武己酉而下凡令丞簿史姓名爵里罔不臚列而虛其左以待來者又五十四年爲今壬寅適尤侯蒞邑之三年前刻所虛者業盈無餘窵矣於是尤侯謀更樹貞砥爲後來者地而以記屬不佞蓋不佞之知侯也舊萊之政向與接壤之父老子弟共風被之宛之政今與輦轂之縉紳學士共日擊之大都宛之罷什萊劇百萊牽制而不可問竄端匿跡莫之窮竟且萬于萊迺侯之實心實政愈

言苑餘集 卷之四  
人愈著所以俾民康而事底于理者猶之乎萊也  
而一時僚佐亦靡不蒸蒸淬礪兢兢奉職業唯謹  
則侯固有以倡之矣是以四民樂業百里晏如頌  
聲沄沄洋溢三輔卽無鑄也侯之民百世之後其  
誰泯之然而必爲此者不直爲後人地繫侯將用  
之以自督也孔子之作春秋書爵書氏書名皆有  
微義衮鉞是寓齊豹冀得不畏強禦之名而卒不  
書名漆沮黑肱朱庶其三臣竊邑求食無望於名  
而必書名名之垂亦大可畏哉先侯而去者若而  
人其名存其政可考也繼侯而來者若而人其名  
存其政可考也其臧則旂常之揭其否臧則鼎象  
之鑄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侯若曰使  
我免指摘于來而罔儕不肖于往則有斯石在乎  
蓋侯之心與政皆所稱實矣其顧名而實之圖者  
方凜凜也斯其侯之心也哉侯政績已成且晚且  
遷秩去後之吏茲土者尚亦心侯之心乎斯石其  
永有光已

箴



勤政勵學箴

有序

館課

恭惟我 皇上御極以來瑩精太平宵衣求理殫心緝熙之學日新匪懈如辨色而臨群臣經筵時御汲汲皇皇蓋十七年於茲矣頃者深拱大內玄修靜攝穆穆天顏卽二三輔臣罕得而覩焉儻所謂無爲之治主靜之功耶抑意在尊生厭膠擾而喜冲寂耶乃臣聞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夫健而無息者天也強而不息者人君之所以配天也政不勤不可以語強學不勵不可以語強不強則息矣息則視昊天之道稍稍違矣且語有之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何者惟其動也故人之形動則精流精流則神暢而純嘏之慶臻焉臣未見百有十歲者非業業之舜而以壽考稱者非日昃之文也輒忘其賤且愚吐露芹曝撰勤政勵學箴以獻

古皇建極配彼昊天天行惟健皇王憲焉可畏非民六馬是馭萬幾靡遑豈其逸豫丹書敬勝湯盤日新罔間者學匪恒胡臻芳躅濯靈比如日月迨

今中天炳烺高揭王路陵夷彼昏不知倦勤晏起  
千古貽譏甚乃糟丘亦或焚典人怨天棄大命斯  
殄我皇嗣統泰道洽翔雄斷迅霆沃澤春陽昧爽  
視朝登闕峻烈稽古正學寒暑不輟以斯純懿大  
明方升脫爾陰霾光其冥冥百里之行九十則半  
靡不有初昔人所歎願奮英睿肅此乾綱有巖有  
翼無怠無荒珠玉錦繡號曰醜毒聲色伐性斧斤  
匪酷戒之遠之熙淳飲和燕妮時少晉接時多衣  
御飭治母曰未漏廣廈細旃師保先後日慎一日  
虔始厚終盛德大業與天無窮

銘

漢諫議大夫王公祠銘

聖道寢微伯功斯競黃老申韓迭執漢柄卓彼諫  
議堂堂正正神爵一疏伊訓說命儒術迂濶從古  
以然退而巖居清風萬年峩峩匪丘壘纍荒阡有  
巖者祠翼出其前鄉人曰嗟賢者之墓卯金以來  
若或呵護矧遇熙朝而困樵牧羽士迺延比迺墳  
戶地環三山大海南流田足饘粥官無徵收匪以

惠私言勸好修山兮海兮吾道悠悠

頌

萬壽無疆頌

有序

館課

臣竊嘗考福極于箕疇賡維祺于周雅乃知久道成化皇王之所貴大德得天今昔之所同也恭惟我皇上神聖當陽優游敷政治成而不毀世德咸熙澤衍而愈流人歌孔固蓋振十一葉以重光歷十八年如一日矣維茲八月序屬仲秋涼風熟海外之蟠桃佳氣散塔前之蕙英金莖露浥乍傳仙掌之芬華渚虹流適介神樞之會是日也天朗氣清藹祥飈其戢塵巷舞途歌合百神而受慶於是羣后玉帛畢獻彤庭萬國冠裳盡陳丹陛披氤氳於翠蓋雉扇遙臨薦清馥於瑤卮鳳笙初度輝瞻南極壽與天齊祝罄華封聲隨嵩應乃臣猥以蟲技濫役鷓班黼辰飛龍視天顏之有喜寰區星拱卜聖曆之無涯蓋驗天以人徵今於古固未有時逢全盛祿位名壽之咸臻化洽重熙富貴康寧之悉備如我皇上之今日者也輒攄一得之愚

敬上萬年之頌豈曰金鏡聊比野芹

頌曰維皇秉錄闡繹世德秩我萬品皆有法式厥  
恤無疆厥所無逸天保乃定乃錫福極於維聖學  
日有緝熙細旃廣廈惟時惟幾開曰有益樂故無  
疲恒以一德而年斯彌昔文壽考誕登道岸皇曰  
我師無然歆羨光干上下虞德乃見丕赫皇孝重  
華有爛維秋之仲壽域弘開梯航萬里筐篚其來  
簪組如雲嵩祝如雷黃金作鏡紫霞爲杯璇源未  
艾寶曆方隆日升川至

南山永同臣拜稽首頌德

遼東殊捷恭上聖武頌

有序

館課

庚寅春土蠻上言召周擁衆內犯大將軍李成梁  
襲擊之斬首數百級虜遁去先是 穆皇帝俞大

司馬議聽俺酋自新爲開市雲中塞用示羈縻所  
市馬頗不當中國用然以視戰費省什六七邊垂  
晏然國家賴其便其後虜益狡徃徃市金繒於西  
而寇於東遼東並海浸苦虜患今 上英明天挺  
臨御以來嘉與三事大夫籌所以制禦蠻夷者  
廟謨宏遠威武紛紜其賜大將軍勅書若曰自古

泰寧之世不恃外而忘內謹備西北 皇祖所以  
有明訓也爾尚詰戎厲武殫安攘之畧以壯國威  
毋令虜逞志於我時惟爾功至是虜果畔約束悉  
集諸部落引弓之士乘夜南下蕩搖我邊疆維時  
邊鎮城堡防禦戍守鞏於鎖鑰而兵勢若雷風烽  
燧甫燔擅毳未設而我奇兵夜斫其營虜幾駭喙  
質明虜引兵薄我城下我軍堅壁勿與戰而伏偏  
師邀其歸路虜旣鹵掠亡所獲則出故道去復以  
輕騎躡其後及雕背虜憊方解甲牧馬我師夾擊  
之伏兵角之追師犄之相與蹈之虜大挫而遁梟  
其渠帥十三人俘間諜者四人斬首二百八十有  
奇獲器械戎馬以千數蓋累世積威爲之一振擅  
裘破膽矣是役也畫方畧犯矢石雖文武諸臣與  
有力然非 皇上神武跨越千古其孰克臻此丕  
績昔者鬼方之克大易揚其徽猷狁之伐石鼓歌  
其烈肆我 文皇帝清流之章解學士縉咸賓之  
咏皆以宣布威德垂之無窮豈以明天子在上迥  
軼虞周近符 文祖而或使碩功泯泯哉聖功赫

奕而不著聞後嗣何觀臣于是誦捷音揚休美拜  
手稽首獻頌

頌曰皇威丕燁震壘殊荒薄海安瀾來享來王蠹  
茲天驕長蛇封豕狡焉匪茹聳我邊鄙惟邊有防  
虎豹九關金城湯池刁斗夜閑羽檄斯馳星飛電  
發元戎制閩恭行天罰猛士如雲啣枚疾趨胡騎  
相躪血流攴毬扼險出奇我握勝筭阻塞而軍高  
壘勿戰爰走偏師追奔逐亡渠魁是殲殺伐用張  
笳鼓雷動什物山積盡境而還周得上策耕牧熙  
恬士女謳吟遼水湯湯洒此妖氛匪將則能明主  
之力穆穆宸極赫赫絕域英聲濯靈萬國從風咸  
用悚息罔敢引弓聖武布宣豈曰窮黷鱗集仰流  
永介景福

省躬滅彗頌

有序

館課

是歲閏三月丙寅彗星見箕尾間時 上方以靜  
攝故端拱大內顧瞻悚惕彷徨不能寐于是深惟  
痛省儼然改圖爲朝羣臣親廟祀屏佞倖求直言  
杜隱憂飭邊備戒沉湎慎起居勤政厲學懲忿窒

欲以務于應天之實而又詔內外臣工咸修厥職期于興起怠玩蕩滌私邪祛虛文而剔積弊以共謹天戒交相修省蓋不崇朝芟滅臣乃今知天道遠人道邇子產之言非也世寧有勢遠而感通易者耶臣又以知天定勝人人衆勝天包胥之言亦非也人能與天競勝也耶夫人主天之子也父母愛子則必期乎成全之成全之則必時時動其焦勞之心而後已是以當其不悅輒徵之色不悟而有鐫譙之言又不悟而譴責乃至故惟善事親者爲能回愠怒爲欣喜其不然者遂因而獲譴蓋春秋傳曰天事恒象夫承親志者不于色回天心者不于象其有及乎董子以警戒爲仁愛而測傷敗於災異謂此也三五以還天人之際難言之矣五星聚井漢迓其休熒惑守心宋禳其咎迄今侈爲美譚乃所稱禳咎云者善言出而熒惑退也言不可謂省退不可謂滅揆以事親終虧底豫方斯眇矣故我皇上欽崇之精玄通穹昊感格之實度越千古者也臣不佞謹稽首頓首撰頌以獻

頌曰天啟我明受命斗精十葉維后於皇丕承冲  
德夙茂久道化成七政斯齊六階用平抑誰爲沴  
攬捨夜見帝曰朕躬無以罪萬寢罔攸寧矍焉避  
殿樂徹太師宰夫減膳謂睽而否實淤太和有肅  
穆清宸旒峩峩謂渙靡萃孝思如何闕宮儼臨周  
雍以歌孰我藥石孰孰骨鯁孰我美疢儉是用屏  
兢業于幾張皇于境殷鑒淫洎罔有馳騁彼忿如  
火其來焯焯忍以爲箴美墻肅弦彼慾如流始乎  
涓涓淡嗜希御隄防允堅曰昔勲華實資禹益王  
綸有赫百職無斁臣哉鄰哉乾朝惕夕匪臣則能  
言式厥辟皇帝明德其馳若神園轉景從捷不踰  
辰妖孛銷亡祥光紛紜貫珠連貝天策焯焯繫昔  
河渚告符者五我皇得天陶唐作伍嘒彼有爛宋  
隕魯雨皇程其樞莫我敢侮羲曰氛侵皇曰馨香  
保障以變皇軌其常大易修省天保熾昌躬斯集  
斯降福穰穰赤日方中靈眈有淑年兮世兮維姬  
之卜小臣葵藿頌以爲祝敬戒無忘永綏天祿

說



候氣說

館課

夫諸家所稱候氣之說蓋紛紛云制本百初法敘歷代不可謂不詳不可謂不審然而僉有成說迄無左驗何也大樂必易大禮必簡人自難也人自煩也孟子曰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日至可致天誠如此地亦宜然而加之候氣於形驗無於有非涉高遠非勞布算乃竟令千古而下有曆而無律也是說者誤也蓋有爲黃鍾九寸之說者以爲冬至陽生其深在九泉之下距地九寸故以九寸之管候之大寒而後陽漸以升律亦漸以短馴至小雪而陽氣所距地者四寸六分六釐而已候以應鍾是也此一說也又有爲黃鍾三寸九分之說者以爲升陽漸盛故三寸九分陽之始也盛而至於蕤賓之九寸而陽極歸陽漸損故九寸者陽之極也損而至於黃鍾之三寸九分而陽復始如環無端焉此又一說也二說者必有合矣然謂陽終於四寸六分六釐者或非附相爲宮之法謂陽始於三寸九分者或非雷在地中之義其於以候

氣槩乎其未盡也且氣之候也未可執以管之長短也未可執以地之淺深也執長短淺深以求氣者是先爲曆而強日月五星之合也故所稱分數云者可用於中氣已得黃鍾已定之後以爲生十二律之法以不可執之以爲候氣之法且天地之有氣也非猶人之有脉也歟哉脉之曰寸曰尺雖有定名而候無定法曰臂長則疎其指短則密其指肌厚者重之薄者輕之期於脉與指相得而已故愚請以候脉之法候氣百不一失之術也蓋昔黃帝命伶倫斷竹以准鳳鳴以定律呂持以候氣茂不應者人徒見其氣之應在既有律三三之時而不知其作用乃在准鳳鳴之時夫禽鳥得氣之先是以鳳凰得天地之中氣以生其聲中聲彼當其聽而准之也吾意卽黃帝之聖伶倫之聰必非止爲六管以准雄鳴止爲六管以准雌鳴亦必非一吹而輒似必且多爲之管更迭以吹以求其似焉聲似而氣乃協非偶然也故今之求中氣之法當如黃帝求中聲之法欲如黃帝求中聲之法非多

爲之管若醫之候脉者然不可矣誠多爲之管自極長以至極短而長短之間毫忽錯綜不但若蔡元定之所謂以一分爲差者而竹必厚薄齊一置必密室緹縵之內必均其土必隔以木夫然後實其灰而候之宜有應者若乃應有先後先後之中又或有久近出有多寡多寡之中又或有全半試一叅酌中氣立辨而又試之中聲以驗其和揆之圭景以驗其正以已應之管加之聲和景正之符吾不知卽太古之黃鍾胡以異此蓋至是而後實之柷黍以度周徑以起積分長短淺深可施而十二律可得制也或曰律之不能冥符自昔歎之黃鍾應他律未必盡應施之一歲二歲而應數歲之後未必盡應將古樂竟不可復也愚以爲此皆未定中氣之過也夫人必脉與息應而後爲平不然者病醫不能執平脉以驗病脉而以病脉疑平脉乎武王伐紂吹律聽聲吹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此以中氣準之而知其爲殺氣也師曠聞樂而識南風之不競亦以中氣準之而識其不競也

要之中聲中氣自若也曰若是則三代而降太和  
洽而風氣正之世尠矣卽欲候氣其毋乃以病脉  
驗病脉乎是又不然輓近風氣雖謝上古然不可  
槩謂之未正較數歲必有一歲校一歲必有一時  
吾聞之事有不可以冥冥決者則多其法以求之  
氣之未應候以數管氣之未正似亦宜參以數歲  
古稱禮樂百年而後興彼不獨欲積德致和或亦  
有參驗其中焉是未可知以今樂之不興垂二千  
年而動謂百年爲迂說抑過也大抵人心有自然  
之和亦可以宣之使和其能宣人心而使之和者  
必其故洩於人之真心者也古聖王作樂以宣八  
風之氣而惓惓中氣之求意正如此蓋未有機之  
不協而感之能通者傳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  
則一稟於六律嗚呼厥旨深哉

解

周禮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解 館課

夫聖經之不明於天下也解之者非也凡聖經以  
已意解之則難以聖人之意解之則易以聖人之

意解之猶難以聖人之經自爲解則易何也已意者管蠡而聖意者符契也以聖意猶或以爲強合以聖經則可據以爲斷案也吾觀讀周禮者其於圜鍾六變函鍾八變黃鍾九變之說何其舍聖經而自爲解也夫圜鍾生於房心房心者天帝之明堂函鍾生於天社天社者地神黃鍾生於虛危虛危爲宗廟此宮聲之分屬於天地人者也圜鍾太簇姑洗之相繼而爲天道也太簇南呂姑洗之相生而爲地道也與夫黃鍾太呂應鍾太簇之相合而爲人情也此宮聲以下之樂各宜於天地人者也可無容論已若夫六變八變九變云者則自漢以來竟不得其解焉謂樂至九變而盛以漸而殺如隋氏禘祫降神皆九變其於享祭者一變之類耶王者饗帝饗親厥惟一理豈其尊祖敬宗者獨隆而父天母地者顧略也謂樂或有以少爲貴者如祖瑩氏所稱五郊天神尊於人鬼理宜減降若宗廟九獻天地七獻之類耶夫宗廟之祭王后二裸故通七獻而九天地大神無適爲裸故獻止七

焉此有說也樂之變也何所稟程而九八六之遞  
爲降也儒者求其解而不得則爲之說曰圓鍾在  
卯卯數六故六變函鍾在未未數八故八變黃鍾  
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蓋樂之變數類用其宮之本  
數如此噫似也然而得其粗未得其精也夫聖人  
精蘊寓於器數卽不假安排而微顯鴻纖咸有攸  
當故玉用四珪象四方物之初生也牲用一犢象  
純一也乃樂變之數禮之大者而曰當於其宮數  
非有當於天地人之數必不然矣且薦神之樂因  
其獻享一獻一成毫髮不渝而顧於下神之樂漫  
無因而爲是差等也又不然矣愚不敢以已意妄  
爲之解姑以聖人之意推之其言樂之大凡也曰  
一變而致川澤之祇再變而致山林之祇蓋六變  
而天神可致焉樂之以一變致一神至明也信以  
一變致一神則六變者毋亦鄭氏六天之說乎變  
之八也毋亦如所謂宣八風之氣乎其九變也毋  
亦以萃九廟之靈乎樂必格於司令之帝而後及  
其餘必洽於邇而後旁達於遠必蒸於一世二世

而後通於上世此其理之可推者也夫世之非鄭氏者徒以天性也帝心也五帝猶仁義禮智信之心隨感而應也故謂祀天祀五帝特聖人制禮之名目而六之說見謂不經噫如以一理而已昊天有成命之詩郊祀天地終篇告天而不及地卽天與地亦不得爲二也天與地可析而爲二則天亦可析而爲六矣合一不測之神推行有漸之化統名之曰天昊天上帝五方精神非自鄭氏發也吾惡知聖人之意不出於此也夫帝出乎東方之震終始乎東北方之艮八方之內無非神者是以白虎通之論社曰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焉廣博之土不可徧敬則其神當亦不可卒致此樂之所爲八變也九廟之說或者疑之以爲懿王親盡以後文武在三昭穆之外而不祧乃有九廟周公制禮之時七廟已爾而以九變當九廟何舛也夫九廟定制禮樂鉅典謂廟制尚虛而虧全樂乎且繇組紕遡后稷幽遠矣樂窮於九極其變也是皆聖人之意可以默會者也雖然寧獨

其意聖人蓋皆言之矣曰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夫既曰若矣安在用其宮之本數宮之本數必然之數若則容有不必然者或者非此祭則不必及此變也且天神地祇各專其一乎何皆之爲言哉皆之爲言不一之辭也故愚斷以爲是六天八地九廟之謂也又上下經文參互考訂尤有可據者如云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非時祭之樂乎此之奏於園丘方澤宗廟也非大祭之樂乎宗廟大祭合羣廟之神而謂天地大祭非合分祀之神此惑也合之矣而謂天不必舉其六地不必盡其八抑又惑也大抵天地鬼神聞於無聲况一舉樂何神弗感何有漸次第以聖心誠敬肫懇想其創制之時精神凝斂思慮周至惟恐冥漠幽遐感召一弗及神不予格以故意之所游樂變因之是聖人之精也若曰區區器數間求之聖經不幾而裂乎愚重懼其裂也據其辭會通其義而爲之解

露布



御虜大伏露布 館課

萬曆十八年某月某日臣某奉詔經略諸邊遂平  
逆虜謹報非常大捷者竊惟聖人不怒而威虎賁  
耀九伐之武帝王以全取勝龍沙收一戰之功遵  
神謀睿算於明廷殪封豕長蛇於絕域有嘉折首  
無敵惟仁睠茲漠北之酋夙負天驕之號自我  
成祖奮雷霆之勇驅本雅失里而親爲犁庭追我  
穆皇弘天地之仁獲把漢那吉而不以橐鼓結  
以恩義俺答榮王爵之封示以羈縻部落欵玉關  
之貢維時我方隆修德修名之化舞干羽於兩階  
彼亦稱不侵不叛之臣效幣琛於重譯乃老單于  
物故而寢以敗盟至小王子崛強而敢于首禍忘  
我黃衣廩食之惠恣狼子之野心構乃控弦擐甲  
之雄肆蜂蠆之毒尾始猶駕言瓦刺繼則直犯臨  
洮惟是承平久而人不知兵以故鋒鏑合而虜多  
得志煙迷塞月達烽火於甘泉馬汗胡霜馳羽書  
于闕下皇赫斯怒撫樽俎以計折衝師出有名聽  
鼓鼙而思將帥臣某猥承推轂謬試登壇聞命而

卽日戒塗分符而如期受事獨當大任豈詩書禮  
樂之克敦祇奉天威真旌旗壁壘之皆變便宜從  
事飛輓合而軍有見糧甘苦與同義氣激而人懷  
鬪志按乃風雲龍虎韜鈴集帷幄之前籌比乃劍  
戟戈矛貔貅操中國之長技下逮千夫百夫之長  
咸止六步七步之齊建中軍而親執鼓桴召諸番  
而共成犄角聲罪致討昭昭乎直在我而曲在夷  
料敵出奇桓桓然扼其吭而拊其背彼膚不遜尚  
猶逆執事之顏我武維揚爭欲斷匈奴之頸金行  
應律正太白之當天殺氣橫秋見衆赤之夾日譬  
移泰山而壓卵誰持螳臂以當車一對壘於臥龍  
寶鼎之間已見勢成破竹再設伏於碧井蓮華之  
隘頡令股栗前茅諸凡蟻聚蜂屯殆同枯朽何止  
土崩瓦解並爲鯨鯢野鳥窺羶毳之巢黃河流腥  
羶之血殲火落赤於白刃未許羣醜餘孽之遺繫  
捨力克以長纓况自名王貴人而下歡呼雲徹凱  
歌雜笳鼓之聲氛霧風清沙磧辨關河之色壁沉  
赤水長澄瀚海之波霞映瑤鑄重勒燕然之石自

是封疆鞏固標鐔鏘以奠神州耕牧恬熙束橐鞬  
而藏武庫此皆廟謨宏遠用敷順治於威嚴要非  
臣輩庸愚敢貪天功爲已力臣無任欣忭之至謹  
遣某官露布以聞

雜著

讀鹽鐵論書後 館課

余觀元始鹽鐵之議一時諸文學士論難逢蠶起慮  
亡不抗顏而引古誼者乃竟詘焉夫亦其自詘之  
也醫之已疾也有不得不用烏喙者要在制其毒

俾不爲害而已今不言制毒而曰必不可用其誰  
信之凡衰世之法利害相兼是非不相掩槩指其  
非併掩其是辨愈疾行愈力然則雖曰爭之其實  
激之此所謂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文學稱說先王  
依附仁義其論正矣財利不必非仁義也且鹽鐵  
之利七八而其害二三大都則行之而不得其人  
之故夫行之而不得其人寧獨鹽鐵哉將以弘羊  
而遂廢天下之大計乎古禁數畧今或弛之古無  
鹽鐵今或權之時則使然聖人不得違也然弘羊

卑卑矣

中學始肄跋

余集中學始肄成客有過余者曰是編也其將爲中人鑒邪鑒之言鏡也妍若媸無遁形焉妍之取媸之遺鑒乎何居余曰客知鏡鏡未知爲人鏡夫羽毛美澤山鳥對舞骨相險凶攬者撲地若必以見撲爲良乎銀華火齊將焉用之且易兼吉凶疇衍福極疇爲畧矣非也事故有可以反觀而覲熟思而得者樂則玩玩則思爾曰書固能使人思乎不然人之於書當其厭觀不終篇棄去其怡然有當於心也不覺其再之三之熟之復之繹而思之夫孰使之也意者其有靈機而不容不然者耶予曰書不能使人思也夫是編也能使人樂玩焉已

評至言昌言罪言

館課

夫人臣之義未有不貴乎有言者也世平主聖儆戒之謨興焉時逢末造皇路傾危於是乎有挽回之論其居官任職明諍而顯諫糾繩之誼誠然乃位在匹夫而慄清議亦安見非忠故人臣者爲言

不同所以言一也雖然善聽者無擇言故徃徃略  
瑕疵取大節儒者挾策而談古昔也將遂無所短  
長已耶夫漢賈山之有至言也仲長統之有昌言  
也唐杜牧之有罪言也忠愛之忱憂危之慮經畫  
之略蹇諤之節讀者至今偉之而要之當否疎密  
不無辨也至言之作也借秦爲喻倦倦於定明堂  
造太學修先王之道明養老之禮期於風行俗成  
以奠丕基厥意美矣吾聞臯陶陳謨垂戒丹朱山  
豈亦有其意乎長統昌言凡三十四篇慨時憫事  
道古刺今如所稱復肉刑修閭井立邑長定賦稅  
蓋鑿鑿乎言之而大較歸之委任三公以總威福  
之柄信桓靈以後之藥石也唐自府兵廢而藩鎮  
橫河朔諸軍狡焉跋扈而一時謀臣方主姑息之  
議養成尾大之患此則罪言之所以作也故其言  
曰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爲浪  
戰其籌策時事明矣余竊評之山自謂不憚死亡  
之誅以極諫然山非極諫者也統誠憂漢室矣而  
亡漢室者統也杜牧自治之策庶幾知本務焉然

而以末爲本者也夫文帝之於禮樂雖曰未遑顧歲首存問郎署止輦養老諸政大略皆其已能所不能絕者獨擊兔伐狐馳騁遊獵之娛耳以帝天資之美藉令以罔遊於逸之說進當與古帝王並驅而山第爲終臂徐徐之云且曰與衆臣遊宴與大臣方正論議是何言也母亦度所能行卑之無甚高論之見乎一日二日厥有萬幾緩衣虎賁無可忽焉惜哉山之未聞也培其萌蘖而禁其輪囷亦見惑也已故曰山非極諫者也長統之欲復肉刑敢與文帝相左蓋矯世之孤談非適治之通理也井田之論抑迂矣夫漢至獻帝此何時哉荷戈禦獸奔走不遑而責以堂上之趨蹌不妄而愚所可取者獨有任三公一語然荀文若之薦至而統已參孟德軍事矣則所謂三公者可知也見瞽者臨窅而教之前統其可追乎故曰亡漢室者統也杜牧之於藩鎮也反復形勝規畫進取而尤以自治爲上蓋罔有遺策焉乃究竟所謂自治者法令制度倉廩財賦諸冗務而已復十六衛開五百七

十四府而已嗟乎當時本務卽不可知乃閭寺廢  
立見於劉蒼所對者亦足用寒心矣彼潘籬之寇  
此室內之戈也彼痿痺之虞此腹心之患也將牧  
之見未及此與抑見及之而未敢言與具有宰嚭  
越終不滅故曰是以末爲本者也大抵諮詢欲博  
故率三子之言均足以裨補闕漏激昂一時若夫  
評品析衷祛疵類而進之純懿三子者槩乎其無  
當矣無已則至言乎後世奏疏托始於斯焉猶有  
憂盛危明之遺意杜牧憤發危言以冀一悟志有  
足多長統嘒嘒風斯下矣大節一虧萬古淒涼他  
尚何說也嗚呼臯陶勅幾於風動大禹敷文於逆  
苗姬旦銷釁於流言吉甫收功於孝友動爲哲模  
言爲成訓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啓

報許閣師

十年柄政功滿天地之間千里奏言心懸日月之  
際彤陛之瞻戀斯切白雲之怡悅可知喜佩德音  
祇申下悃恭惟老師座下老成謀國猷畝憂君昔

贊黃扉共羨禹臯之一德茲耽綠野言偕巢許以  
同盟豈其與盡而旋信矣不合則去蓋明主方懷  
不德之懼符讓漢文而老師獨抱國本之虞希心  
賈傳忠留政府是謂一个臣之保子孫跡托醫囊  
何幸聖天子之賜骸骨匪兇率野尼父之道未非  
白馬執言王陵之義自正此其卓爾大雅已協于  
緇衣賢哉大夫永光乎青史者也乃一辭而退方  
重泰山而片言之來忽榮華袞蓬萊雲切遙窺魏  
闕之心桃李陰分私布門牆之誨宛珪璋之可卽  
儼警咳以如臨某學圃兜園識拘蟲隙操齊門之  
瑟旣見三麾厠冀北之羣謬承一顧平無奇語至  
謂粹然有先進之風愛有餘褒且欲哀然置舉子  
之首媿反觀之亡當卽竭蹶其奚酬嗣濫詞垣猥  
趨函丈爲卵爲翼孰測大造之恩是結是銜靡效  
涓埃之報伏惟凝觚葆素以社稷之身爲身適志  
暢懷後天下之樂而樂燕雲在望或飛清夢于鷓  
鷺江水方澄知散幽襟于鷗鷺某不任感激訢慰  
之至



報王閣帥

絲綸地切九重需扶日之忠洗沐恩深千里挹依  
雲之色赫鸞章其游被藹燕喜以親承肆伸陟屺  
之懷丕慰倚門之望蓋惟精誠懇至感悟在言語  
之先是以眷顧優隆予告出尋常之外股肱心膂  
一時之契合方殷雨露陽和百歲之萱華愈茂甚  
盛甚盛某每懷動定殊慶亨嘉三悅未能幾載虛  
門墻之蔭雙魚遠錫片言知華袞之榮披讀如臨  
凌兢作範竊惟天親至愛疇渝戲綵之歡然而時  
事孔艱人切回轅之想卽今使臣身勸時時瞻夙  
駕之星當宁精凝望望若枯旱之雨道固無二孰  
君孰親理本相須卽忠卽孝導遊帝里豈公卿之  
避輿非榮祝合羣情將宰相之廻班亦樂幹維允  
資其運轉埏埴尚竊其甄陶某無任感激顛望之  
至

上趙吉亭尚書

見龍業就念切依雲烏鳥情殷懣騰愛日嚴慈生  
色閭里增榮恭惟門下夙光燕翼首奮雄飛難弟

難兄純忠紳孝家傳氣合比眉山之重三蘇武緯  
文經見海濱之有二老望隆北斗允矣齒德俱尊  
壽祝南山更爾庭闈胥慶吉祥善事萃集一門岵  
屺遠心翔馳千里葢二人之慕五十猶然卽一日  
之養三公不易是捧馳封之命聿承洗沐之恩暫  
輟銓衡言修定省御爐香煖平分啓事之餘親舍  
風和再奉趨庭之際鳳吐霞而互燦鶴映雪以交  
華碗進車渠丹呈勾漏酌金莖之春酒玉液並妍  
舞繡藻之綵衣冰容偕潤此之至情真樂視王天  
下洵有餘乃其遐祐完名在人間世良罕覩某往  
者牧豕海上壤雖接而未望清光迨夫策駑都門  
刺甫投而輒蒙獎藉片言九鼎遂成豎子之名七  
邑三人獨被先達之譽豈哀駘遁形于霜鏡自郭  
隗誤寵于金臺旣玷清華殊懷卯翼文章有神交  
有道毫無端復之能薦賢爲國非爲私彌服狄公  
之量屬以省覲獲近門墻仰伯樂而鳴敢忘一顧  
縱羲和之馭倏踰三時報乏瓊瑤空忝栽培之桃  
李響窮瓦缶聊申祝頌于椿萱室邇人遙形留神

三才集身 卷之四 四一  
往子來幾日知樂克之罪難逃享媿多儀然季子  
之心可諒伏惟垂察不任翹延

答于穀峰老師

門牆在望遙追金馬之塵日月懷思驚被素鱗之  
寵凌兢唯命瞻對如臨恭惟座下一代元臣百年  
間氣明良喜起雅虛席於鹽梅禮樂文章幸分暉  
於桃李時欽緒論三惟夙心粵自老師得請東旋  
徒悵行旌於道左迨夫砥也被差南返才瞻景範  
于家居造謁匪顛假借太過從容笑語猶姬公三  
吐之風脫略形骸忘尼父一日之長更徼殺蒸之  
惠如陵如澗兼聆雅頌之音非絲非竹破格刮日  
于是有加鏤鬲銘于曷維其已別來千里時瞻黃  
石之雲詎謂十行忽下金臺之邸瑤函對面儼尺  
素如絳帷玉署生光榮片言于華袞備悉向來之  
動定泉石煙霞想見當日之丰神岡陵松柏嚙咳  
皆教卵翼知恩深銜倍百之情敢後生三三之義伏  
惟眠食省事慎培社稷之身富壽多男畢萃蓼蕭  
之福某無任感激祝願之至

上李九翁座師

絳帳遠違慨步趨之無自青箋久曠嗟鱗羽之難  
逢惟此精魂時依動定想金聲玉振預儲調燮之  
猷而廣廈細旃默藉薰陶之益聖功允賴師範攸  
存益誦說但人力相求乃觀感本天機自動故道  
術博聞之士多言而格心或難唯泰山喬嶽之功  
不動而及人常厚孰居無事是謂誠悟而精字子  
如不言亦已流行而發見門生某本來蒙昧况隔  
門牆僻河漢之星俯月則明遠則黯如山蹊之徑  
暫由則路否則茅爰自病歸屏居荒落雖杜門伏  
枕足用藏修而臨寡撫孤倍難調劑是以曩頒玉  
海束芝檢以自如應著漕書屬草藁而未竟維此  
夏月卜先兄之大事始完值彼餘閑庶不敏之陋  
才可竭敢因風便附布問私伏惟勤而能逸圓以  
用方槐分清影漸成台宿之三桂茁靈芽預兆燕  
山之五門生某無任瞻仰惻藉之至

候馮琢菴

啓移北陸正陰消陽長之時慶見南雲適節哀順

變之日亦紱書錫黃道天開羨和風洋溢於一堂  
睇瑞靄氤氳于五色葢門下懷永言之志直欲終  
天而朝廷待移孝之期有如望歲乃今機逢乾二  
雲龍之會將乘加之月值復初天地之心斯見吉  
祥相召權忤曷勝某如蚓如蛭聊以聲音自效爲  
葵爲藿原從培植而來竊惟天啓宸衷枚卜之圖  
正切然而國斂民怨土崩之形已成欲奏安內攘  
外之功信惟旋乾轉坤之力廬未出而大業定曾  
見古人君一格而萬姓安是在今日伏惟精孚黼  
屨仰答知遇之恩計豫綸扉立見平章之效某不  
任仰賀顒望之至

答王忠銘先生

文昌日麗煥禮樂於南訛綸閣風清倚喉舌於北  
斗金甌欲覆絳帳如臨欽惟老師閣下一代宿儒  
三朝元老泰山喬嶽國家默藉其勛猷水鑑鈞衡  
天下想聞其風采頃緣入賀執玉帛以領縉紳幸  
遂親承奉几筵而聆嚙咳虎拜稽首慶河清誕聖  
之時龍見在田逢枚卜求賢之日乃端揆且有後

命而僕夫已戒前驅拜馳典而疏時事允有孚於  
皇衷處廊廟而戀江湖豈所望於名世伏惟金陵  
敷化重神京根本之區玉鼎調元濟天步艱難之  
會其不任感激忭慰之至

與邢崑田經畧

自遘烏逆屢厯廟謨大都情形隔而籌策踈弗固  
援枹之志以故議論多而成功寡率同築室之謀  
捧讀台箋仰窺英略指陳規畫敵已在吾目中奮  
迅激昂功竟成于閩外兵分三路巢穴搗而狡鬼  
之計窮動出萬全煙波蕩而長鯨之首授乘風濤  
于黑夜間亦網漏吞舟磨霜刃于滄溟竟爾魂銷  
跋扈遂使王功伊濯神威震出日之邦我武維揚  
大義揭中天之表蓋以遏以篤皇靈之振高軼周  
文而于襄于夷門下之勲遠符南仲此不但首山  
西諸將鷹揚之雅志斯酬抑且稱中興一人麟閣  
之芳名永著其驚心捷奏幸分榮于枌榆桑梓之  
間拭目凱旋庶流輝于鍾鼎旂常之上伏惟事蘄  
善後秦嬴之逋孽畢除功惡居先晉范之謙光再

見附言下執不盡私衷

答郭明龍祭酒

太學賢關輟儒臣于鶴禁舊京化本肅師範于虎  
闈翹憶臺光驚承寵翰欽惟門下三楚精英一朝  
偉望鼎鉉涵潤宜調東閣之梅離火騰輝暫近南  
訛之日謂此章甫逢掖似沿晉代餘風正以樸棧  
菁莪浸匪周文雅化爰成始誠示尺步而繩趨且  
用刊行俾家傳而人誦然而始非創作誠寓勸機  
雖藥石與芻豢以同功辟轡策務人馬之相習鑄  
成均之右庶幾國有真才洩奎壁之間當見夜生  
寒色乃琅函芝檢不什襲以深藏而賸馥餘膏越  
千里而馳賜受而卒業彌傾山斗之思持以鏡躬  
祇切韋弦之惕伏願韻江聲而染山色括六代以  
綵毫起壁水而贊薇垣收元功于華袞某不任感  
謝之至

答王荆石相公

無前相業翼蒼震于黃扉有渥主恩燦紫泥于丹  
壑密勿恣羨梅之合門墻生桃李之輝恭惟老師

臺下清尚絕俗猷畝憂君啓沃衍爲家傳寰宇涵  
其世澤粵自身歸南國久懸出處之占微獨功在  
東朝尚切碩膚之遜帝嘉定策龍章耀鶴髮之前  
士憶及門鴈足附鳳毛之末寸心千里嗟阻聽于  
論一文札十行辱厯思于典記撫珠璣之錯落宛承  
咳唾之餘對綺繡之輝煌忽念剪裁之雅仰窺名  
實兩忘之境情見乎詞思昔經綸獨運之猷物昭  
其象門生某循片言之誨敬作箴銘榮五綵之施  
敢言衣鉢伏惟提一筆以再入樹深望于元元首  
八柱以高擎興雅歌于贊贊

書

與友人論文 館課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難言久矣不佞  
么膺樸櫟其於文又其所茫若也則胡敢置論焉  
竊睹執事含咀英華振揚芬藻一時士毋不斐然  
嚮風者則不佞願以一得就正今之文亦可謂極  
盛矣家澡觚而人染翰厥塗互異乃總其大較不  
越乎兩端而已非矯翼勵翮標倂偃奧衍以爲竒



則恬愉自喜斤斤游於方之內以爲正爾顧不佞以爲文不必於奇亦不必於不奇要在得其所以立於奇正之先者夫呂梁之水懸流噴沫上干赤霄其駛淪迅霆詎匪天地間奇觀哉自然之奇也日星雲漢爲章於天千古如斯而人不厭焉何也則所謂貞觀貞明者也故正而不厭雖正亦奇自然之奇雖奇亦正是以六籍之文渾噩爾雅而其精光直與日月俱懸鬼神爭與何奇何正何弗奇何弗正彼有所以立於奇正之先者矣其所以立乎其先者何也蓋非如今之日事蒐羅以資閱博蓄其神氣時而洩之之謂也嘗試觀司馬氏當其作史記也其所採自左國而下訖楚漢春秋不可謂不博歷箕山禹穴諸古名區域加之發憤著書蓄氣不可謂不厚乃其文雄視百代矣識者有遺恨焉則其是非頗繆於聖人也然則文章家之所先者可知已故奇正者文也藻績而出之者辭也蓄自流滿自溢機洽而神王縱橫惟意者氣也是非不繆於聖人焉理也蓋理先之氣次之辭又次

之而後文乃可論焉譬之樹然或輪困離奇或籠  
葱可悅豈謂非枝葉點綴元氣所流貫然哉大都  
則根荦之爲矣夫理亦文之根荦也竊見世之作  
者沉酣遷固枕藉公穀舉其精神意氣一之於文  
乃若光照性靈明炳大誼探理窟而析倫奧者抑  
何寥寥也取材於百家借唇吻於秦漢而不一稟  
朔委面於六籍不亦惑乎夫宗經之說驟而譚之  
或見謂迂則亦未之深思也凡諸子不必盡醇百  
家不必盡粹而人之心志耳目常交相變化故惟  
中有真宰之士爲能涉駁雜而不流習奇僻而不  
染中無主而詞之嗜鮮不敝矣彼日夕循誦浸淫  
轉移至使心術大壞而不覺以故文日綦而天真  
亦日澌滅無餘又其甚者如蘇季之讀陰符袁悅  
之棄論語而覽戰國策並蹈變詐卒以階禍則逐  
於諸子百家而不宗經之過也夫六經之理吾心  
所自有之理奇非此則軋茁正非此則萎蕪是所  
謂辭之主氣之帥而立之乎文章之先者也是故  
不佞竊有志焉唯執事裁示

與黃縝軒

謹啓敝鄉毛生襲爵事據其疏內所述又簡定策  
討逆之功世廟酬功申諭之旨文忠同功同封已  
然之例皆鑿鑿不謬事下貴部門下亦旣悉之矣  
側聞門下高誼謂文簡之功不可泯世廟之命不  
可虛而文忠之例可循慨然議覆不佞同鄉之人  
不勝欣幸已而復有所聞似謂此事必先行覈而  
後可題覆者竊以爲門下卽慎重必不爲此過慮  
也文簡諸子陰各有足而錦衣則明以屬太僕公  
渠者乃太僕之子四人獨延祀一支在耳今應襲  
者非延祀之長子而誰今必欲覈諸其鄉乎不佞  
等非異人夫亦文簡之鄉黨鄰里也卽未人人諳  
其家世固亦與有聞焉而况其家藏遺訓墨跡宛  
然縱使行覈恐亦不能有加於此此其一也夫文  
簡厚於爲國而薄於爲家其子孫曾不三世蕭索  
已極今者毛生益借資以抵都而寄食以待命力  
非能再來勢非能久寓也如貴部誠察其無他卽  
宜爲及時之甘霖不宜從掘海之緩計且一經行

覈淹速之權儘胥吏留難需索爲費不貲此必不  
與之數而停滯沉閣之左券也又不然以門下隆  
望擢在旦晚覈檄之下其不能先未擢而來也明  
矣萬一繼典其事者不以此舉爲慎重而疑其不  
任更相推諉爲說茲煩此不必行覈者又其一也  
夫毛生所援非楊氏宗吾例哉按宗吾疏以萬曆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下部而二十四日覆疏已下  
巴蜀遠矣此必非行覈而後覆者也彼其覆也抑  
何所據乎倘今者亦可做而爲之歟此又不必行  
覈之一驗也有此三者故知行覈非門下意也夫  
世廟恩典原非私一文簡門下議覆亦非私一毛  
氏之子孫不佞等之言豈其私一毛生哉獨念文  
簡之功施之宗社被於海內今海內之士得於傳  
聞者莫不欲亟舉茲典以彰朝廷報功勸忠之美  
卽東土可知在昔宣孟有後惟韓宣一言是賴叔  
敖之子淪於行乞荆楚之人實共憐之今門下方  
欲揭韓宣之義不佞等豈獨無荆楚之情冒昧奉  
懇伏惟垂察

與李瀛洲邑令

上聞之患未至而言之見以爲迂患旣至而始言  
又已無及今備倭之說是也敝邑瀕海倭犯最易  
議者徒恃其僻陋謂必不以我爲虞又或謂山陵  
原陸非倭所便皆左也而慮其必至者又大都東  
賞秣馬爲臨時逃遁之計蓋富室巨姓莫不皆然  
君侯將誰與守乎君侯英猷遠略知必有談笑而  
禦敵人者顧謀尚乎萬全愚不無一得生請以一  
得佐前箸一固城池夫城之陵夷庫薄非倉卒可  
爲馳其高不可爲其堅可爲今畚鍤且浹旬矣鄉  
官之督促未嘗不勤而以彼里閭戚識易爲寬假  
東門之哲誰則任之生以爲倭寇果至四位父母  
必且分四面而議守將來之守人當其一面則今  
日之修宜人任其一面各修信地其修必固且力  
專而易爲功以上役下下必不敢自愛其力且日  
少而功自倍如是而城池之險足憑也一選強壯  
語曰兵貴精不貴多今之所謂壯丁者逐戶而籍  
之一何多也以今庫無餘財固無所以養此屬者

卽有之亦安能以有限之財供此無用之冗爲今  
之計似宜于點驗之時擇其強幹驍勇者勒爲一  
籍而量給工食安其室家令之分番守護公私兩  
得一旦有急然後按籍而盡召之其老弱不堪者  
罷之可也一留富室夫富室巨姓人之望也藉今  
富室果去雖有強壯必且懷攜貳之心且城池非  
強壯不守強壯非富室弗供謂宜徧召上戶移之  
城內財力合則保障完耳目衆則備禦周所謂同  
舟而遇風雖胡越相援如左右手人縱不皆忠義  
其有不自爲者乎一聚貨賄夫古稱重賞之下必  
有勇夫固也顧今重賞安從得哉竊謂以卽墨之  
財供卽墨之用似無不可者我儀揆之有如寇至  
城萬分一不守人不能保其軀命室家其能有財  
貨乎是則分財之半生而身獲全室獲安人之所  
甚願也君侯試爲簿書備書鄉宦富室之名如緣  
簿之例聽其任意多寡注于名下刻期收入以爲  
工食犒賞之需生雖貧當爲諸公先之矣非生之  
迂且矯也不幸而倭至此可以得鄉兵之死力幸

而不至損此無傷也一嚴法令吾聞之人聚則亂  
軍不斬不齊及今尚暇似宜早署部伍每一父母  
統幾富室每一富室統幾壯丁各有紀律整而不  
亂而明示之法有犯無赦彼兵旣懷吾恩自不敢  
不奉吾法庶其有濟也至若公平正大以服衆心  
廣詢博訪以盡羣策征輸按期而不驟撫循勤懇  
而情溢乎法之外以固下情此君侯之雅政固然  
無喋喋矣生將抵荒庄偶有所見草草述呈伏惟  
垂察

### 與王樂安

恭惟門下奮跡帝鄉綰符巖邑洞越甫發陽春四  
播以彼道路流傳美焉盛焉卽輦轂之下可知已  
客歲門下看花釋褐正不佞捧節趣裝之時至今  
以未獲望顏色爲恨然而封壤相接才在五百里  
之內治聲耳之甚蚤望顏不啻也欣慰欣慰計不  
佞北旋當在春暮儼躬自稱賀而貴治鄉先生曰  
卜君者久羈敝邑不佞爲之惻然懼日暮途遠不  
克相待輒先此附候卜君名相往司訓敝郡因家

焉今年迫八旬老矣不佞之過里也君以向者有及門之雅親扶杖而來持之泣謀歸骸骨此仁人之所隱也顧卜君去其鄉土二十年舊產蕩然宦囊亦罄徒與其子及內姪二三人餓莩自甘無卓錫地爲資身之策其奈何幸門下收之如有意乎收之則幸有以曲全之卽如抱關擊柝者之祿亦餬口者之所急矣此舉出自鄙意一則懼衣冠宿儒遂爲異鄉之鬼一則懼丁壯如二子遂爲流離溝壑之人是吾黨之醜也惟尊裁

答謝侍東

萊子一語伏臘三十所矣干膽左右鱗羽濶疏不謂雅念之與樸悃合也門下司理奉法霜臺抗疏臣子所能已此矣樊蠅市虎不自今日風波畏路疇能自保門下何尤焉禦倭七事籌無遺畫此論一出人其舍諸上不上無論也若及別揭似宜置之夫君親一體命之東則東西則西名實何常呼之牛則牛馬則馬且吾丈方爲蟄淵之龍奮其翼有時諸公正如負嵎之虎觸其怒無益弟非甚恃



知已不敢為此言矣丈以為何如

### 與田守道

伏讀宋公祖及老公祖所檄邊海郡邑守戰之備  
 可謂勞心焦思不啻痲痺之在身矣生是以酌人  
 情相土俗罄一得之愚為瓦全之策列三條上請  
 一近選鄉兵而無養兵之費此亂之道也平居枵  
 腹而眈目臨時其誰肯竭力而死守竊意不急之  
 存留無礙之庫藏皆可借用即不然敝邑三萬戶  
 矣計每三十丁選壯一丁可以得壯丁千名而令

二十九家為此一人置器械出工食亦可為也顧  
 官未必行而無端言之則言者為怨府不奉明文  
 而有司行之則有司亦為怨府宣示固在上之人  
 矣一承平既久不但民不知兵雖武弁亦罕有知  
 者第較而論之畢竟兵機敵情為武弁之所常談  
 民間不如也今即墨營張守備雖稱忠勇得士心  
 然謂之游兵不得城守似宜于附近衛所中除見  
 任官各守信地外擇其閑任而曉兵機者委任一  
 員以為鄉兵之提調苟倭至而保全城池則叙功

重用後不至但備禦可觀亦足覘其謀畧者在重用之例以此歆之人宜有盡力者似可行也一敝邑倉穀有餘不幸而被圍足支數月所不足者草耳向者亦嘗奉明文斂草怨聲載路以白而斂之如奪之也查得邑例每墾荒一畝納穀三升今穀既有餘矣似宜暫從權宜以草代穀各准時價刻期徵入而擇善地敵人火射不及之處積之更設吏防守嚴為禁諭如京師薪場入火者死之條庶無敢犯乎似又在所可行也以上三條皆為城守者計至于女姑之屯戍似可稍增即墨營之應援似可宿戒亦知門下別有勝筭不屑于此以老親憂惶有不得不求濟者謹獻其愚垂亮幸萬

與修生憲

來書所述縣審之詞真偽已辨此惕中吉之時也伊雖再訟祇自益罪無損於汝豈有縣不可誣而郡獨可誣者乎易之訟曰利見大人貴郡之沈謝是也大人者君子之利小人之不利汝何懼焉如必欲重敵人之罪以禁其將來以快一時之忿心

此左矣以惡禁惡惡乃愈肆而不可止以仇敵仇  
仇始日深而不可解蓋汝之先世以不能忍而蹈  
此弊以至今日矣今尚不鑒之乎雖曰敵加於已  
不得已而應之非出生事然揆以彼險此捷之說  
則非一人之罪也荀子曰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  
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而與小人相校也  
豈不過甚矣呂東萊曰見於辱小人越宿而已忘見  
非於君子百世而不泯柰何以君子校小人且不  
忍小人之辱而厚取君子之譏乎凡讀書者不必  
皆顯榮而有顯榮之理卽訟者不必皆縲紲而近  
縲紲之路吾竊怪子之始而慮子終之矣何也人  
雖辱我可忍也人雖甚橫逆一不報可釋也今不  
勝憤忿仇讐相尋夫仇人在傍日夜羅織終歲傾  
陷人則知其奸矣能必官之皆見察耶一不察焉  
危道也姑毋論危不危以子之才真可取功名如  
唾手者乃日與二三市井相構疲精神於無用之  
地惜哉才也嚮者不鄙辱相從游維時吾子爲文  
不在諸生後今諸生相繼中者幾矣子獨無激勵

之意乎尚及亡羊補牢之時爲濟河焚舟之計是所深望云

答黃梓山

月之前姚公子季曾以片楮上謁姚公令吾邑害也甚於蝮鷲焉其流毒至今卽如之人亦樂盈氏所謂戮餘者生獨引而進之微直楊五叅相託之故此莫非仕宦者之子孫也其父滿載其子行乞亦足令我輩猛省矣文宦遊幾二十年蔬食不飽生兄弟每心欽之用取法焉天其將昌黃氏之後乎吾有所及觀之也文嚮來福履佳勝得之使人爲悉足用訢慰夫天下事所虞者唯是精神弗克負荷耳是以四十曰強而仕苟強矣無繁劇也吾丈以爲何如家弟狂躁賈罪其克遂東歸少申定省亦是罪故之以罪似無負於家弟也若夫復出之期則我不敢知卽家弟亦不自知敢拜垂念之辱

荅謝侍東

頃者靈霖作苦河伯助雲沉溝塍于深淵浮爛禾

于木杪鄉居水國之間人爨排墻之下東七元元  
雖曰幸免于倭斯已慘矣台札所稱去兵就粟允  
矣上策溝壑全活必此焉賴顧未卜方是時有粟  
之可就否卽有之亦周禮荒政中所謂勸分者也  
分與否在民蠲賑與否在上此皆未易言者曷以  
故蠲者蠲其租也凶荒殺人寔戶爲甚而租多出  
於素封右族藉令隨荒輒蠲民尚有不盡沾恩之  
歎而况未必輒蠲乎雖然蠲或不能遍貧而亦可  
以安富富之安貧之保也其道在速而已矣故速  
蠲之利倍賑不速蠲之害雖賑無所用之請言其  
槩昔者唐劉宴爲政郡縣雨雪旬月以白苟見荒  
端應期蠲助以故民不至流離今山以東百八郡  
縣不佞不能悉知卽如卽墨今年所輸之稅乃上  
歲之稅也往者亦嘗有荒時矣本歲雖荒而上歲  
未嘗荒則吏胥以此藉口曰俟明年蠲之明年賑  
之其言本歲納上歲之稅是也其言明歲免今歲  
之稅亦是也誰與爭辯哉以故雖有蠲令徵督如  
故馴致狼狽帑金乃發夫後所發金非前所徵金

耶今朝廷蠲賑之令尚不可知然民之困窮極矣門下瘳念痼瘵兩臺倚重勸分計必得之于下蠲賑計必得之于上不佞是以敢布杞人之私陳往轍之覆爲桑梓請命門下其亦憐之

與徐鍾嶽

恭惟門下淑問清望孚於朝野朝野仰之蔑不如景慶山斗者其爲東海之福曜可知也夫洋洋表東海則太公之遺風在焉鷹揚之烈千古如覲匪門下其疇振之今海寇歸巢戍人息肩乘此閒暇正可以講求防禦之策知門下業有定筭矣東人芘蔭寧有已極大抵借兵于鄰無益緩急宿兵於郡難爲糧餉而登萊日本正相對岝乘風汎舟頃刺而至又非可探聽而始爲備者故不佞嘗以爲諸縣武備宜無如解大紳民兵之說豫選其精籍其名稍以一二月餼廩給之而仍散之農卒然有警一呼畢集夫兵在精在將得其人耳名之兵則兵豈必其非民哉但此一時也或未可驟行耳門下以爲何如

與沈東霍

門下颺歷中外垂二十年訟獄息而庠序興所至  
爲烈唯是恬如穆如而忽已顧化矣則真誠之驗  
也有爛福曜赫臨東土彼昔人知有光明燭耳門  
下真無足繫華比灼逃亡之屋寧患不炤是歲也  
饑而不害庶再覩乎齊棠其殆可復發也夫計流  
孳所以計島夷故藩屏丕績保釐其第一義門下  
計之審矣敝邑自辛巳至乙酉凡五歲之間烈婦  
二人大江氏實倡之小江氏繼之大江氏之弟婦  
周氏又繼之皆餓而死中間小江氏已經特請大  
江氏止於類題頗不愜輿論然而猶在旌表之列  
也乃周氏遂爾泯泯其故起于敝邑教官陶姓者  
先是嘗與周氏夫江孝廉有隙及江故而周氏殉  
邑學具呈請申陶遂捏造謗語暗投學道學道駁  
斥切責之陶大惶懼轉報復爲自完之策以爲此  
之節義成則彼之官壞故上自學道吏胥下至府  
縣禮房無不厚賄屈膝囑之者於是官雖欲行吏  
率以不敢耽爲說吏本地人也至不敢耽官能無

疑乎然考陶所誣揭者二一日無子而不勸夫娶  
妾夫孝廉之子係亾弟婚乙酉年九歲其女字今  
平度崔鴻臚乙酉年且嫁會一時不幸相繼病歿  
周氏能逆料其無子而勸之納妾耶且孝廉故時  
僅三十有七耳豈前此嘗汲汲有廣嗣之意乎鄉  
鄰姻戚未之聞也陶子獨何從而聞之一曰不孝  
公姑計孝廉以廿二甲申庚午鄉試甲戌會試丁母  
憂其父故東安知縣也時年七十餘好佛庄居未  
嘗再娶然則陶教官未任之前江氏失姑已十年  
所矣豈非無兄而盜嫂之謗乎此等妄誕甚易辨  
白顧當事者既疑於左右而陶子復多請當道書  
以自爲之地勢不得不已之也今值老公祖在上  
敦崇風教又當久而論定之時儻于學憲周老公  
祖處毋惜一言覈實奏請所伸人鬼之宿憤實多  
矣

答陳芸窓

門下首衆倡議如期受事有耿無曠動與戾隨宜  
辯章之再三上未已也顧理有屈信數有利不利



理誠信不必辯數方不利雖辯必不能自明是以  
士人涉世不但反理又當反數反云者以理與數  
皆在已不在人也卽如數旣不利矣不不利於此  
必且不利於彼數在已之身不可逃也人身故焉  
如必以戾然事不然尤人竊恐戾然事然此理之  
謂過不在數君子所爲言數者其戾非也今尊數  
想屬未甚利之時故與共有他戾寧以此戾雖戾  
其猶有幸易曰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是以  
無入而不自得焉丈不啻洞之矣饒吉罪罪

與陳芸窓

客歲辱承翰貺隆情厚誼總屬破格而又詢及家  
弟所以外補惻然手足之戚也家弟卽淪落無復  
天日之望敢不羣百口戴之乎近聞之吾鄉江成  
宇丈言其部議以東事不繼頗思及家弟止救朝  
鮮一疏稍稍是之是不是未易言也然可見當是  
時少此議不得矣家弟於上歲閏月丁先伯母之  
艱其獲侍湯藥含殮益皆以擯斥之故豈謂非福  
不敢勞知己故人垂憐念也弟之子於先伯母丈

所稔知唯是賤滿在卽忍痛羈留與爲先人博一  
贈典非今冬卽明春當病去矣先伯母之合窆卜  
在明歲仗芘幸兩全也

### 與劉薇垣

吾丈數年以來政績明茂令譽蔚流二三兄弟相  
顧色喜每燕閒狎語屈指月旦尚謂相君之政宜  
冠天垣相君之面乃凜凜有霜臺之氣懼以貌取  
人者或以驄繡見迫吁乎廼有是耶語曰孰爲爲  
之誰令致之三復斯言令人短氣此所謂莫之爲  
而爲者也弟得報之夕心悸欲絕怏怏之私靡測  
從來固知垂死病中驚起坐元氏非虛言其明日  
相與推求稍聞梗槩維時黃守玄年丈在選曹弟  
卽亟詣其第白之弟不知其他但以理與辨蓋漢  
昭之尉霍光曰將軍調校尉未十日燕王何以得  
知之以彼所稱受揭登簿旋即裂去此非丈之所  
與知明矣逮確齋年丈在省中時頗善選君曾託  
之緩頰聞已得解今選君雖復易位公論殊彰彰  
也不情之鱣昭雪有時遺弓墮甌寧須再問要之

前途當無礙耳夫造化乘除達人委順疇知失馬之爲福疇知固緘之爲亡願丈繼自今唯命之信命在我升沈顯晦人不得而操也弟以上歲十二月聞先伯母之變圖歸未獲幸而窀穸之事卜以明年歸不冬暮則春初矣貴同寮入覲尚得聞起居此不喋喋

與尹中丞

廟謨不固我軍內疑海外之供未知底止所恃門下朝籌充國之策夕營鄴侯之業表裏兩顧齊魯三輔之間遂以無虞厥功隆隆被社稷矣六月初獲奉復書仰窺壯猷已持勝筭而慷慨擔當真令人激昂而增氣則所以策勵三軍者可知也頃鄉人至聞台旌親臨海上駐敝邑者三日此雖不專爲敝邑之故而敝邑徼惠多矣搖搖之衆思大定依依之客夢亦穩竊自計弁德之私辟人之於蒼蒼也卽生成無心其寧能不沐盥祝之非謂一盥一祝之足報生成亦以明此心耳聊附鱗羽以比盥祝之義伏惟願精葆神益爲東人造福以究生

成之德臨楮瞻戀

答楊錦溪

方今治平之極人情相爲體貌相惜漸於媮惰矣每傾耳神明之政未嘗不肅然拱嚮也夫古者將相之選皆于守令是以千萬人之吏厥撰卿相賢守一人勝兵三萬人無加焉適者門下旣徵其一矣其爽其二乎則皆以今日之治基之也不佞屬有天幸徃者旣獲同朝近者復親以其身臥遊寢處乎愷澤之下乃兩交臂而兩失之何也內忤積襲不可勝道已茲於嚴程之發敬馳一力少布歉思且國家以經事之任任門下可謂知人可謂深慮第我與賊共一海也大海汎舟惟風所泊何必彼能至而此不能至且藩籬可竇亦賊之利不必門戶乃始闖之彼重地此要地也入而與柄事語願一及之

與朱鑑唐

門下於斯道妙契真詮親承正脉不佞所願操筆從之舊矣曩者燕市交一臂而失之不任大恨留

都清化殊膾炙人口不佞竊嘗私語以爲門下之  
撫頑民銷逆謀于唇吻揚晉庵之視京營起積弱  
於膏肓斯皆所謂冥冥之功有用之真儒也敢遂  
以質之將世必有謂不佞爲知言者敝座師許相  
公御書樓事未知究竟媿大段許氏自以不辯爲  
高而朝廷宜以優故舊爲厚門下所以處之必有  
道矣倘亦可與聞否旆旌北上屬不佞以病行未  
及面晤茲因便羽布意伏惟諒之

與張育華

造化奈我何方寸如虛空此殆樂天有見之言不  
然揣摩想像決道此語不出所以樊蠅市虎千古  
隕涕而達人視之不啻浮雲游氣也不佞初得門  
下報方食失箸憤懣上噎嗟哉世路險巇至此乎  
因誦元微之病中驚坐之句聊借古題寫意一首  
爲門下志感已而自惟此自鄙懷身觀若此耳於  
高懷何有然微之之驚坐自不妨樂天之空虛何  
如賤恙近百日矣尚然伏枕一水脉脉後藹難與  
此時此情慘於割袂對泣也爰馳不腆少見寸悃

伏惟鑒原

答胡充寰

遠辱芳訊重以腆貺誼殷渥矣每見諸太老先生  
間自言其筮仕之初三載之內雖妻子累數月不  
暇一語精神知慮畢聚于官用能厚其基以大有  
所就故疲邑未必非福也不擇險易而蹈之古人  
以爲忠之至雖因陋就簡何傷乎宿逋帶徵每歲  
三分此洪永間例大要以新稅爲本務其宿逋止  
視國用之緩急量民力之厚薄定其分數使民無  
駭則事易集夫使我之所爲攻若茹淡勞心焦思  
者誠信於民而諒於上卽無論事之集弗集非咎  
也以公之高何難洞此聊漫及之云爾

與劉厚吾王懷泉

周再周身後事蒙丈高誼測念同袍桑梓之雅委  
曲經紀俾枯骨不至暴露孤寡不至流落此真所  
謂施恩於不報矣適其介來言勘合夫馬不足爲  
用修塗徒步少婦弱子不任也擬顧慕則無餘資  
羈於此必且有枵腹之患意欲控之門下而感門

下深恩厚德自謂業已過望業已受之跼蹐不自  
安不忍更發頰也弟謂此事丈旣注意必須左提  
右挈還之故土以竟大惠再瀆爲嫌萬萬無之輒  
草此達上儻過垂清聽許弟具聯名帖如所列同  
鄉卑內者以祈於駕部稍冀加益此外如更不足  
則煩轉白貴同年佖老公祖丐一馬牌此盛德事  
也想佖老公祖無不從者又方今風俗薄惡再周  
之訃朝至夕有凌之者矣登之道府而下渠欲各  
乞一言以希矚睇其言亦聯名致之如統賜金諾  
弟任爲書矣

與登州道尊孫郡伯徐總戎李蓬萊令宋

島奴鄰震宿重兵於牟子者累歲氓戎錯雜門下  
實懷且戢之以潛銷外侮以抒天子東顧之憂生  
輩卽未望見顏色亦已陰受其賜矣感佩何如茲  
周再周進士以謁選而來未選而死囊無一物至  
出束帶冠服以質喪具幼婦藐孤煢煢悲咽令人  
酸鼻生輩適曲爲經紀庶幾可以還故土矣第一  
貴一賤人情頓殊况生死哉孤寡固易凌也東俗

齊民之家視士夫如仇一遇物故訟田板役喧焉  
四起至旅襯入城一事迺其從來美俗慮今又或  
有倡爲拒之之說者矣伏乞門下垂青宦胤噓恩  
枯骨俾客死之魄得歸正寢未卽斬之澤暫被衰  
祚此何論激發轉移登俗歸厚卽輦轂之下當傳  
誦高義永永無窮周氏之銜德不佞輩之分榮又  
可知也誠知犯未同之戒所恃門下先得我心者  
此衰歿之同然耳原亮幸甚

答孫小溪

來諭爲避訪而求出仕爲出仕而費產以求速效  
亦一計也竊計訪誠宜避顧訪之求也一爲氣運  
不高一爲交遊非類交遊非類人事之失也人事  
者我可以絕之苟絕之而已出仕固可杜門山居  
亦可氣運不高時數之阨也阨在我命卽居鄉有  
居鄉之是非居官亦必有居官之是非今嫌居鄉  
之是非而以官當之滋舛矣且近時法網頗密居  
官若肆難爲久官誠欲久官終無富時也今先弃  
產以圖官倘異日官况不必盡如已意斯時也以



書齋集 卷之四 十一  
贖產則不足以官則已做過豈非兩失之道乎我  
爲親丈計當親丈此時門第非衰年又尚青若能  
自己養重循理守法且無論家道增盛卽二十年  
內安寧可保也待二十年後子已成立選期不廢  
產而自至加以識見老成可以用世用世數年便  
可歸而樂田園享餘福矣若當此時而急於做官  
做官而歸再有人欺何以支持與其異日以老致  
仕支持不如今日以未做官之監生支持世態炎  
涼有官未做足爲身重一做之後此身輕矣昔人  
問文中子曰寧先貧後富乎寧先富後貧乎文中  
子曰寧先疾後愈乎寧後疾先愈乎嗚呼可以思  
矣

與鄭太初

貴同年賀伯闇至獲領遠教兼辱雅儀感謝公之  
無與俗同者三公之意如歉然者然維持雅道終  
必賴之其亦足以覘品格矣夫巨室之情難盡徇  
也要之有意與左於恕施亦未行所無事是爲得  
之卽探使亦然能使彼爲我用者高手也公才誠

兩合駕馭自善聊附數言見相與茂勉之私耳

與左雲樓

敝年家王希老都諫批鱗被譴想已聞左右今其尊眷先發候諸貴治境內而都諫公方在生死之間諸縉紳既爲都諫公憂不虞於此又爲其夫人慮資護於彼因冀年丈地主一爲之處以分此慮而託弟轉懇錢青丈致之弟以爲誼在手足而必待轉致則自外於愛事屬名義而不効一言則不齒於士是以不復聞於錢丈而徑以爲請知丈篤義優厚自爾適格無俟弟饒舌也

與吳節菴

適讀大疏見黃州守事益彼以清操而見鬱抑故至此也近有對別駕者自部抄得考語有手足不能動履等語因自至撫按處舞跳自明已而舞跳吏部堂上竟得改考語之不可盡信州縣也如此丈自明炤覆盆之下要之太詳亦不爲過云

寄馬心董

都門一別景物忽又鮮妍蘭署餘香霑染彩衣長

春之酒足介北堂致足樂也唯是懸鑑持衡朝方  
有待家園展慶恐不能久駐台轅也向者舍親歸  
經貴邑適邁綠林之厄夫甌已破矣訟焉何益徒  
累境內之人而彰已之不能順受耳聞其已有所  
控幸爲弟亟已之更致意邑父母向者之控非弟  
意也

答劉靜臺

悲鬱杜門忽聞臺下使至不覺肺肝俱碎涕零如  
雨嗟乎無祿弟已作黃泉枯骨廼尚厪青雲知己  
提攜惓惓耶因而爲弟位讀台札於其前嗟乎弟  
乎尚憶去春從知己宦遊外託屬吏之名內結手  
足之懽乎尚能作詩以謝仁兄遠訊之雅乎仁兄  
厚德百口難弁死者有知自當效啣結於再世耳  
魏撫臺趙按臺處不佞此時愁思苑結未能稱謝  
願仁丈於便中道之不佞蓋自九歲無父母也撫  
育教誨雖曰伯父母之賢然向無此賢弟其能內  
而遂一視之慈外而四十餘年人竟不知其爲從  
兄弟耶心曲之言聊爲仁丈一吐臨楮哽咽

答邢崑田

大賜屢及芹悃竟闕方在赧汗佳刺忽又下矣無已之愛何以圖報生每恨秦奴餘孽代侮中國中國迷於情形渠輒得志今詘指東征者從唐以來不知幾代代不知幾人訖未有以其扼拊之長筭防禦之要領遺後人者讀茲刺倭固已在吾目中勝直將取諸掌上耳是何但驅逐掃除赫烈一時後卽不幸而遘此患惟是循故道因遺策戰必勝攻必取矣真萬世之功也此內自當藏諸圖籍之府外自當與九邊圖四夷考並傳於世生奈何而私之不以示人惟豪傑然後識豪傑世有識者誰不賞卽有忌者掉空舌而咋之以此實錄彼自捫矣且生反覆此刻無論前箸石畫盡瀝心血卽斯圖也精神真包括於華夷之外精神又不知幾往來於華夷之中難矣難矣况其冒矢石而費尋討哉敬琛襲之以見名世之業之一節

答胡隆宇

公久勞於外當事者念之矣大抵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欽召之謂也涓滴之泉衆瓶環伺推擢之謂也故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忠之至也夫擬足排跡如其初步齊和轡策勿怠勿躁此所以處末路之難耳公尚慎旃哉

### 回馬誠字

辛卯春從焦丈處得觀寫本焚書弟固已雅慕其人矣其書不能無駁要之各吐所見且夫宰我短喪子禽非聖并列孔門不失賢譽何也其不可及者自在也柳下坐懷伊尹就桀孟氏定評皆曰古聖何也其可信者自在也台論爲能俟百世不能諧當世然哉若以爲不信丈而因以不信所友恐人未必知爲丈所三千里外遠迎之友也若知之則忌者之口不能入之矣要之此等此時皆可付之一默惟靜聽徐俟完璧而歸上計也高明以爲何如

### 與徐公

邑令隕於宵人之手黃河也而竭澤此皆天地非常之變從古之所未聞者也挽回之道臣子徒儆

舌而拊心無益禍亂之來也無日三尺童子知之矣然弟之所望於丈者姑無以力爭也在易屯之五爻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願丈思其所以爲小貞者泰之上六曰勿用師自邑告命願丈圖其所以爲告命者蓋大貞用師而可天下必有治而無亂不得已而爲小貞告命之計天下雖有亂而可爲丈幸汲汲卽無如天變何人事得也

### 答畢見素

今國家愛惜名爵銓曹失操柄計長令引領欽召之典不啻候河清然則公轉雖未足爲優庶幾令意氣稍新耳優之正不必今日也扎來謂閒曹無所事事日與徐君以講業相淬此可謂善用閒曹者今日之無所用正所以成異日之大用願及斯時茂勉斯時亦未可常得未可令之容易邁去也監刻二種附覽

### 與趙裕峰

弟嘗謂起家邑令而入爲司農者然後知糧道之督責非苛起家郎署而出握郡符者然後知征輸

青囊集 卷之四  
之不前非慢蓋當其邑令時不知國之用如此其  
燃眉也當其郎署時不知民之急如此其懸磬也  
以丈之敏如迎刃細如理絲千里之控計且辨以  
咄嗟弟不爲丈多所足多者小民之心肉剗筋力  
竭嗷嗷之狀丈自今得目覩而心惻之也征輸毋  
亦從此少緩與今天下正科一雜科十朝寬一分  
暮受一分之賜矣願我丈留意焉

### 與劉景老

寵命初錫邁格先駕維是愧荷高誼不覺饒舌然  
見謏而氣浮適足亂清聽耳不謂一一留意如此  
也沂糧一查從此妄喙可息矣要之敝邑俗似稍  
澆起於民窮民窮起於糧之太重均地亦輕糧之  
一法也今新尹似能任此惟老公祖委任專一無  
使浮言播之良民自受其福又實錄漕糧敝邑原  
以遠折解今本色之解才三五年間事耳每一人  
解輒一家傾至妄謂必有弊免以致貽累者倘溯  
查源頭以釋衆疑何如若國初營設卽墨以一制  
七良有深意改膠自壬辰始一人之見耳後軍士

以不便訟故爲調停之說藉口如台諭所云如墨果無衙宇乎前二百年安駐今防汛時安止也若汛畢可以還膠乎勅書又何以云外防倭夷內防草寇也勞山深百餘里向多草寇勅書或者指此第前之議遷在有事之時遷雖不當人不敢不從今之議復在無事之時復雖當人亦以爲可已姑緩以俟來者老公祖之見是也臨楮悚側

與李瀛洲

凡地有荒熟追糧有緩急不佞前謂荒地糧可以不追者正恐追者在荒地緩者乃反在熟地也謂生員優免可以緩追者正恐所急在生員所緩乃反在百姓也何者敝縣自許父母均地之後派皆熟地矣是槩縣之全額也自某年告准水災之後除荒地而派熟地矣是熟地之全額也若荒地有派乃向者署印柳西衙爲窮民留地之計故申諸上司則曰准除矣便小民不至不耕地而納糧在本縣則尚有派焉使民田不至以無主而見奪是反覆皆爲民也歷今數年地容有昔荒而今開者



矣顧熟已有熟地之額也今又以百姓荒糧補之是必熟額之外有溢然後可也熟額不溢則是荒糧代熟糧納者誰則甘心乎若以爲荒既有派矣安得無徵則不如踏勘而明白入之總成熟地民其何辭荒既不踏勘矣又不准其荒混而徵之以故不而熟糧者亦混而託焉呌囂爭嚷不得不勝之以刑此敲朴煩而完糧之效不覩者爲此也

### 與丁前溪

語有之葭葦之親甚於金蘭則門下之於寒家是也論寒家輕於羽絮寒如冰雪而門下忘分垂顧風聞而神結此之爲好金蘭匪密矣藉言葭葦者夫有所託之也何以故諺謂中表十世或亦只本枝之說非槩一族之賢者言也故門下亦直託之云爾夫既有所託之矣不如還其本稱之爲確也適聞之孫濰洲氏稱門下之春秋向高在踰六望七之間不佞媿守官京轂不克趨賀聊具小詩馳見鄙意亦惟高明亮察焉

### 答朱平涵

丈之奉年伯母而南也弟每有羨心焉曰古人稱一日之養三公不易乃今見之若夫終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所謂不死亦在乎後之人而藥含必親寵贈有待夫何憾焉別論事敬聞命矣第聞之同羽相護同病相憐詢加於所似而不灑然變色非人情也顧乙未時弟嘗遭此矣大段木不厭秀所防在風土不厭修所防在魔風自外來者也與秀相逆故可以諉諸人魔自己出者也與修相因故可以求諸己夫士豈樂有是魔哉凡理所當爲乘時與勢而爲之則修也但見理之當爲不顧時與勢而冒爲之則魔也魔起於修心之勝故曰相因然與此旣曰勝矣勝則不能無偏未有豐於此而不能不嗇於彼者也然則魔雖始乎相因亦卒乎相反所以同歸於得諉也且諉自外來者雖諉之亦將自息自己致者雖辨之亦將愈滋何者辨者咎風所以風者咎魔魔者執理之當爲聽之者咎時與勢之未可爲故徒咎風不如反而咎魔咎風可以詘其口反而咎魔可以服其心此弟所已試之

青藜舍集 卷之四  
術未知是否試於丈質之也

與崔蘭溪

都門事不堪重陳哲人已作古人矣盛事亦成往事言之增歔歔耳老先生春秋高矣值此手足之變向以爲情佳貺爲不佞來者誼不敢槩卻若小侄孺子也詎克承大賻謹率之九頓以領雅意三肅以完重璧伏惟台鑒

答康侍御

讀大疏遼陽熒熒之狀戚然在目可與流民圖並傳矣每見鄉國遇灾明知當賑賑未至而衙役見以爲家無係戀懼或逃亡錢糧不辦懼爲官累兼限而比升合俱盡及賑之至也無論銀之一出一入增減相懸卽前之糶穀辦銀值新穀尚賤出穀多而得價少又一比之間糶多而糶少其錢又倍待賑而買穀前數斗之直不能得今之一斗矣是百姓之苦也願丈留意

與李育吾

公抵任幾月矣大抵司理之職非以出入關人之

死生則以臧否關人之進退所以秩庠而任獨重也每見居是職者率言理官如秋月言其光在夜也又曰爲理官者不可不讀陰符經言其察欲密也別職但言治人此兼保身言之故云然耳

上趙南渚

得教知老先生重念國計老成詳慎是誠何可輕議第老先生以大司農而持籌國運一以爲國計亦一以爲民生民力能濟國而國計重力不能濟而民生亦有重於國計者重民生所以重國計也且如敝邑方六七十里彈丸之邑民之富足應差者纔不過二十餘戶而止以二十餘戶而歲一遭此倉差之累如遭湯火鬻田產貨子女率以爲常卽砥之至戚故執遭此而傾蕩零落者蓋已不啻數十餘家矣彈丸之邑易盡之生可堪此無窮之歲月乎且其差之重累雖在事外亦可身處而心諒之者如東西相距越在千里之外車無能運也不過領價而往糴耳以遠方之人領價而向千里之外稱糴此數不增而彼價必騰如無論搬運那

移之費也且糴久而市棍衙胥因以爲利有彼處一錢而遠人一再倍而不能入倉者此之爲苦試一念之足憐耶不足憐耶且以砥一人言之是桑梓之私情耳敝府陳熙老公祖處心如衡執法如霜皆于砥從來未有一刺之通而獨於是事諄諄不置又上之而爲閩兵道公祖則於此事未告部之先而數次移文以乞畫于撫按者其藁具在可覆按矣又上之而方伯李公祖撫院黃公祖數次移文極殫心慮此以爲敝縣前告狀者之一窮民而力能得之乎卽砥能得諸公祖之不憚經營合謀如一乎卽曰諸公祖有地方之責不以上題而其中或有他故此亦宜在所慮但以砥窺之是役也成法難更一宜慮民情不便二宜慮顧是二者皆無之蓋敝府之有是累也不自二祖始也不知有何神手那移者於萬曆八年下之於縣縣負苦而靡控控之府府以委之上矣上控布政布政又以上委之部還復推委經今蓋三十年所而差終不可已也法終不可不易也幸值老先生主國

計於上而諸公祖一時公議藉砥爲可以悉其情以必得之於老先生此其查覆敝府之差所從來在部來歷宜甚分明者旣可據以題矣而窮民實赴部來訴原控有人何必撫按况經老先生批駁行查者已經三次上下誰爲不知撫按公祖不可謂不耐煩矣若再不行是使諸公祖不復盡心於桑梓也宜題者一若以爲民情有不便乎不知以遠方之人而糴近地之米其勢費若以本地之人任其事米可易金而有預儲待時乘賤先糴之便其勢半做邑之費而所獲之息倍之彼求之而方唯恐不得此推之而方唯恐不去况京運草料數適相當而彼之米不過上倉此之代彼起解又有道路之苦者乎民知一易而數便具也此宜題者二若夫昨赴部承狀之民張宗義者往返六次道路之費宜足以傾其一家不題而更重之以撫按之憤一命不幾立隕耶反覆展轉難爲一邑之苦與是一人之命故復不辭瑣瑣賂瀆煩乞爲國爲民細心疾苦濱海羸民咸獲聊生淵源所自敢忘

口祝

本傳

大司成周公名如砥字季平礪齋其號也公少起  
孤露力學自奮每試必壓其曹已郊舉於鄉又十  
年成進士選讀中秘書辛卯授簡討壬辰奉使榮  
藩乙未分轍禮闈旋移疾歸里戊戌補原官與撰  
誥勅遷左贊善辛丑復入闈未幾以中允署司  
業事癸卯副考南畿甲辰晉左論德丙午頒  
詔齊魯丁未進右庶子推祭酒己酉投劾歸迄乙  
卯遂不起贈禮部右侍郎此公歷官始末也公爲

人嚴重寡言笑不妄許可入館後惟閉戶事觚槩  
耻見要路人既居講筵隨時啓沃多所補益當四  
明盛時能奔走天下士公旅謁外不一造膝同館  
區宮贊輩以迂時被詘公獨訟言其枉以是不爲  
政府喜雖循資序遷名嘗居殿公夷然不屑也鄉  
會三收士必取閎正端雅者樹爲儀的至今誦得  
人焉兩典胄子首閑四維旁蒐六藝人謂履德清  
淑如劉智設科有法如胡瑗經聖人師一時標譽  
此公立朝大節也公里居之日絕跡城市郡邑大  
夫罕識其面然桑梓利弊輒昌言中窾倭警驟聞  
有欲遷卽墨營城避之者公條指要害保障所關  
輕動非策議遂寢昨歲登寇猝起猶倚恃焉文廟  
圯公請勞山廢材爲飭頡還舊觀歲儉道饑相望  
公首發粟倡賑所全活無筭墨地瘠賦繁每代旁  
邑償羨公屢請清額以甦窮黎故人子有客死輦  
下者旣歸其骨復厚恤其家同年生得罪上官將  
羅織致辟亾命請公公審其寃避室居之因力營  
解人又謂孔文舉孫賓碩不過也鄉賢毛文簡公



有定策功子孫單微無敘及者公白之於朝遂獲  
世蔭塾師紀翁亡三十年周其家終身公既伏闕  
陳情上母于安人節孝事有 旨表其宅復爲伯  
母孫孺人服心喪三年在南園日念弟綸方殯卽  
晝夜馳歸克襄乃事弟妹蚤世撫其孤至成立此  
公內行大凡也公入仕幾三十年城居迄無一椽  
嘗積奉置糴粥產因有力者爭畔遂讓爲甌脫生  
平與元配張安人相莊如賓傍無姬媵布衣蔬食  
蕭然如寒生其學以不欺幽獨爲主以簡默坐忘  
爲樂不標名不樹異視榮枯進退如四時寒暑之  
序淡如也公官至國師壽幾稀筭身沒之日朝野  
惋惜以位不配德年未酬庸終致憾於霖雨之不  
澍者亦可以知公品望繫人思者遠矣公長子士  
臯甫登第卽卒次燦次熠皆翩翩名士能世公之  
家

史氏曰元和六學士五相一漁翁達如白傳亦作  
斯語耶余榜同館者二十二人大拜者兩人而已  
其踐鄉貳者五人然馮仲好包汝鉅自以外遷至

余亦以藩臬入餘僅三叅端冢三掌成均皆不及  
中壽如我季平名位年齒又儕輩中之特出者也  
憶在館下時息影花磚見季平侃侃獨步私相目  
屬此異日正色立朝者烏知修文謝世已二十往  
哉對此茫茫奚但山陽隕涕而已雖然老子曰死  
而不亡者壽請於公所著書窺一斑見公之全耳  
崇禎六年歲在癸酉十月之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  
掌詹事府事 實錄副總裁年弟董其昌撰

### 本傳

大司成卽墨周礪齋先生沒有年華亭蒙陰二宗  
伯業爲傳不啻詳矣賢子京兆君復持見委余生  
稍晚登第後先生三紀餘媿不任傳卽傳何敢望  
二宗伯而先進衣冠之慕私自耿然聊復掇所傳  
聞附見焉傳稱先生舉南宮最爲許文穆激賞僂  
首多士自王文肅李文節而下咸器重先生獨沈  
文恭弗善也窮其故先生實跡絕相門又爲同館  
莊區二公見咄咄不平隙愈著余按區海目得

譴略以詩酒過性亦踈脫詳董華亭別記中若長沙莊公天合官少詹駁嚮用矣屬有白雲慕自講筵特請急歸不審所見詘何等也詞林不輕詣政府禮數固然沈雖睚眦或不應苛細至是然攷沈在事時先生久不調泊如落落難合頗亦有端乎其後王文肅再召自田間李文節繼相二公故先生知己意拾級同升之際矣無何攻文節者沸起尋波及焉嗚呼世路巖危夷於荆棘其弗善先生者既足滯先生飛騰而其雅善先生者亦無能爲特將無一露其衡氣機乎惟馮文敏稱周季平是聖賢地位人季平先生字也馮素善持論聞之焦弱侯馮少墟二公亦謂信然余於是折衷羣說特用國史例書曰萬曆某年某月國子監祭酒周如砥卒贈禮部右侍郎如砥山東卽墨人繇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歷今官篤學淵修確然醇正尤勇於蹈義世恒以大用期之位不配德輿論惋痛論曰讀國史至萬曆戊申己酉間未嘗不三歎也於李文節何仇群攻之至累百疏併南北二司成

亦在螯中南爲余鄉林文簡北則先生或以枌榆或以衣鉢抱蔓歸無一免者卒之身後論定何如哉文簡遂起家至大宗伯惜先生止是抑攷先生同館秩綸扉惟崇仁烏程兩公耳亦拂鬱不甚行其志士君子樹立裒然勛名其寄焉者矣余故詳敘先生事而於東阿臨胸蒙陰三君子遺旨亦間錄焉夫誠海岱靈淑之氣駢鍾非偶而已也近乃不數見何歟是在後之君子哉或曰子視子鄉前輩良媿甚毋多言則余過也夫則余過也夫

力且貽之累雲浮泡沫復何足云然觀先生所交遊取舍若是稜稜風節具見矣先生於載籍鮮所不窺詩若文質直溫厚蒼然古色同時于東阿文定馮臨胸文敏並以嫺博著齊魯間先生與相鼎立無媿性至孝少孤育伯母孫孺人所旣貴卽疏揚毋節併及孫孺人勞因狀情詞酸楚幾軼李令伯而上之余謂先生集最多茲疏獄獄第一云先後凡三衡棘試再長成均學徒半天下侍講幄尤多所發明念旣以翰墨爲職卽有竒安施乃陰爲

德於其鄉甚力歲儉首發粟倡賑會倭警聞或議  
徙卽墨營城避之先生不可躬上記主者條折要  
害且謂墨地瘠賦繁不宜代他邑償羨又爲之請  
勞山廢寺材拓新文廟聖中士感倍刺骨乃一二  
豪有力猶有以數畝宅齟齬先生者亦可笑也先  
生故嚴重生平無惰容戲語端坐嗒然或竟日不  
一聞聲侍者咸自廢而蒙陰宗伯又云先生雖恂  
恂儒者遇緩急乃奮然有烈士偉丈夫之概如代  
毛文簡後人訟功及脫同年駱生以命中事咸恠  
賜進士出身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纂修  
實錄管理文官

誥勅編纂六曹章奏克

召對記注

起居注

經筵日講官閩晉江後學黃景昉頓首拜謨

跋

先太史際會

神廟非聲

承明者任之廷讀秘書而班

侍從白



啓沃外所親鉛槧大都  
錄編代

口金至手相所欵咏撰述不  
同而至於靈敷訓皆本  
亦經不苟一字至梅子史

百家之書玄釋九流之貫  
巾機蘭典之經風后盛  
姬之錄靡不參微扶如削  
犀汰諂是以

片頰嚙字抄傳通洛同

館如

黃慎軒

董思白兩年伯更心折而目  
攝之謂咄

周郎看吾輩何所生活也

不孝等滔天遺恨敢不能

道魯陽之戈人日飲詩又邪

克附崔瞻之讌手茲

編澤惟有法然蒙陰公

周庭學士出白



先太史門牆博窮貳負才  
奪五氣飲水思源攀技  
報奉為

先太史較集凡三十有二  
卷又謂篇次浩繁或艱管

揔約成精選以為袖珍  
燦在四曹興令孫風西同  
即善駮過凡案獲

壁持歸括捲之私反慚  
系錄多在茲為凌江之

食公何焚香鈴閣用  
甬裝潢載正豕奠敬壽  
梨車適山陰王季重兵  
憲往游羅浮遊于紫  
象以探玄珠先生興

先太史通家韻學欣然  
弁之露集一行公之海內  
所謂玉山翁矣千人亦  
見為人所見者也金絲磬  
款鐘鼎河圖大貽孫子

豈必他長物也哉

崇禎壬午正月雷動之

日書於南雄郡街之

瑞雪堂男燦識

